



拍案驚奇

凌濛初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拍案惊奇

拍案惊奇卷二十
李克让竟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

诗曰：

全婚昔日称裴相，助殡千秋慕范君。
慷慨奇人难屡见，休将仗义望朝绅。

这一首诗，单道世间人周急者少，继富者多。为此，达者便说：“只有锦上添花，那得雪中送炭！”只这两句话，道尽世人情态。比如一边有财有势，那趋财慕势的多只向一边去，这便是俗语叫做“一帆风”，又叫做“鸨鸽子旺边飞”。若是财利交关，自不必说。至于婚姻大事，儿女亲情，有贪得富的，便是王公贵戚，自甘与团头作对；有嫌着贫的，便是世家巨族，不得与甲长联亲。自道有了一分势要，两贯浮财，便不把人看在眼里。况有那身在青云之上，拔人于淤泥之中，重捐己资，曲全婚配，恁般样人，实是从前寡见，近世罕闻。冥冥之中，天公自然照察。元来那“夫妻”二字，极是郑重，极宜斟酌，报应极是昭彰，世人决不可戏而不戏，胡作乱为。或者因一句话上，成就了一家儿夫妇；或者因一纸字中，拆散了一世的姻缘。就是陷于不知，因果到底不爽。

且说南直长洲有一村农，姓孙，年五十岁，娶下一个后生继妻。前妻留下一个儿子，一房媳妇，且是孝顺。但是爹娘的说话，不论好歹真假，多应在骨里的信从。那老儿和儿子，每日只是锄田耙地，出去养家过活；婆媳两个，在家绩麻拈苎，自做生理。却有一件奇怪：元来那婆子虽数上了三十多个年头，十分的不长进，——又道是“妇人家入土方休”，——见那老子是个养家经纪之人，不恁地理会这些勾当，所以闲常也与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。几番几次，漏在媳妇眼里。那媳妇自是个老实勤谨的，只以孝情为上，小心奉事翁姑，那里有甚心去捉他破绽？谁知道无心人对有心人，那婆子自做了这些话把，被媳妇每每冲着，虚心病了，自没意思，却恐怕有甚风声吹在老子和儿子耳朵里，颠倒在老子面前搬斗。又道是：“枕边告状，一说便准。”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语，带水带浆的，羞辱毁骂了儿子几次。那儿子是个孝心的人，听了这些话头，没个来历，直摆布得夫妻两口，终日合嘴合舌，甚不相安。看官听说：世上只有一夫一妻，一竹竿到底的，始终有些正气，自不甘学那小家腔派。独有最狠毒、最狡猾、最短见的是那晚婆，大概不是一婚两婚人，便是那低门小户捡剩货，与那不学好、为夫所弃的这几项人，极是老唧溜，也会得使人喜，也会得使人怒，弄得人死心塌地，不敢不从。元来世上妇人，除了那十分贞烈的，说着那话儿，无不着紧。男子汉到

“全婚”句——指唐代宰相裴度成全唐璧、黄小娥婚姻的故事，事见《太平广记》卷167，注出《玉堂闲话》，后人又多加演绎。

“助殡”句——东汉范式听到好友张劭去世的消息后，从很远的地方乘着白车白马前来吊丧。事见《搜神记》卷11。

团头——即乞丐头儿，俗称“叫化头”。

戏而不戏——似有误，《今古奇观》作“视同儿戏”。

冲着——撞见。

搬斗——搬弄是非。

合嘴合舌——吵架。

老唧溜——老滑头。

中年，筋力渐衰。那娶晚婆的，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，往往男大女小。假如一个老苍男子，娶了水也似一个娇嫩妇人，纵是千箱万斛，尽你受用，却是那话儿有些支吾不过，自觉得过意不去，随你有万分不是处，也只得依顺了他。所以那家庭间，每每被这些人炒得十清九浊。

这闲话且放过，如今再接前因。话说吴江有个秀才萧王宾，胸藏锦绣，笔走龙蛇，因家贫，在近处人家处馆，早出晚归。主家间壁，是一座酒肆，店主唤做熊敬溪。店前一个小小堂子，供着五显灵官。那王宾因在主家出入，与熊店主厮熟。忽一夜，熊店主得其一梦，梦见那五位尊神对他说道：“萧状元终日在此来往，吾等见了，坐立不安。可为吾等筑一堵短壁儿，在堂子前遮蔽遮蔽。”店主醒来，想道：“这梦甚是跷蹊，说甚么萧状元，难道便是在间壁处馆的那个萧秀才？我想恁般一个寒酸措大，如何便得做状元？”心下疑惑。却又道：“除了那个姓萧的，却又不曾与第二个姓萧的识熟。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况是神道的言语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”次日起来，当真在堂子前面堆起一堵短墙，遮了神圣，却自放在心里不题。

隔了几日，萧秀才往长洲探亲，经过一个村落人家，只见一伙人聚做一块，在那里喧嚷。萧秀才挨在人丛里看一看，只见众人指着道：“这不是一位官人？来得凑巧，是必央及这官人则个，省得我们村里去寻门馆先生。”连忙请萧秀才坐着，将过纸笔，道：“有烦官人写一写，自当相谢。”萧秀才道：“写个甚么？且说个缘故。”只见一个老儿与一个小后生走过来，道：“官人听说：我们是这村里人，姓孙，爷儿两个，一个阿婆，一房媳妇。叵耐媳妇十分不学好，到终日与阿婆斗气。我两个又是养家经纪，一年到头，没几时住在家里。这样妇人，若留着，到底是个是非堆。为此，今日将他发还娘家，任从别嫁。他每众位多是地方中见，为是要写一纸休书，这村里人没一个通得文墨。见官人经过，想必是个有才学的，因此相烦官人替写一写。”萧秀才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有甚难处！”便逞着一时见识，举笔一挥，写了一纸休书，交与他两个。他两个便将五钱银子，送秀才做润笔之资。秀才笑道：“这几行字值得甚么，我却受你银子！”再三不接，拂着袖子，撇开众人，径自去了。

这里自将休书付与妇人。那妇人可怜勤勤谨谨做了三四年媳妇，没缘没故的休了。他咽着这一口怨气，扯住了丈夫，哭了又哭，号天拍地的不肯放手。口里说道：“我委实不曾有甚歹心负了你，你听着一面之词，离异了我。我生前无分辨处，做鬼也要明白此事。今世不能和你相见了，便死也不忘记你。”这几句话，说得傍人俱各掩泪，他丈夫也觉得伤心，忍不住哭起来。却只有那婆子看着，恐怕儿子有甚变卦，流水和老儿两个拆开了手，推出门外。那妇人只得含泪去了，不题。

再说那熊店主重梦见五显灵官对他说道：“快与我等拆了面前短壁，拦着十分郁闷。”店主梦中道：“神圣前日分付小人起造，如何又要拆毁？”灵官道：“前日为萧秀才时常此间来往，他后日当中状元，我等见了，他坐立不便，所以教你筑墙遮蔽。今他于某月某日替某人写了一纸休书，拆散了一家夫妇，上天鉴知，减其爵禄。今职在吾等之下，相见无碍，以此可拆。”

五显灵官——五路财神，即民间所供奉的财神爷。

措大——穷酸的读书人。

流水——这里作急忙，赶快解。

那店主正要再问时，一跳惊醒。想道：“好生奇异，难道有这等事？明日待我问萧秀才，果有写休书一事否，便知端的。”明日当真先去拆了壁，却好那萧秀才踱将来，店主邀住道：“官人，有句说话，请店里坐地。”入到里面，坐定吃茶。店主动问道：“官人曾于某月某日，与别人代写休书么？”秀才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是曾写来。你怎地晓得？”店主遂将前后梦中灵官的说话，一一告诉了一遍。秀才听罢，目瞪口呆，懊悔不迭。后来果然举了孝廉，只做到一个知州地位。那萧秀才因一时无心失误上，白送了一个状元。世人做事，决不可不检点。曾有诗道得好：

人生常好事，作者不自知。
起念埋根际，须思决局时。
动止虽微渺，干连已弥滋。
昏昏罹天网，方知悔是迟。

试看那拆人夫妇的，受祸不浅，便晓得那完人夫妇的，获福非轻。如今单说前代一个公卿，把几个他州外族之人，认做至亲骨肉，撮合了才子佳人，保全了孤儿寡妇，又安葬了朽骨枯骸。如此阴德，又不止是完人夫妇了，所以后来受天之报，非同小可。

这话文出在宋真宗时，西京洛阳县有一官人，姓刘，名弘敬，字元普，曾任过青州刺史，六十岁上告老还乡，继娶夫人王氏，年尚未满四十。广有家财，并无子女，一应田园、典铺，俱托内侄王文用管理。自己只是在家中广行善事，仗义疏财，挥金如土。从前至后，已不知济过多少人了，四方无人不闻其名。只是并无子息，日夜忧心。

时遇清明节届，刘元普分付王文用整备了牲醴，往坟茔祭扫。与夫人各乘小轿，仆从在后相随，不逾时到了坟上。浇奠已毕，元普拜伏坟前，口中说着几句道：

堪怜弘敬年垂迈，不孝有三无后大。
七十人称自古稀，残生不久留尘界。
今朝夫妇拜坟茔，他年谁向坟茔拜？
膝下萧条未足悲，从前血食何容艾？
天高听远实难凭，一脉宗亲须悯爱。
诉罢中心泪欲枯，先灵英爽知何在！

当下刘元普说到此处，放声大哭，旁人俱各悲凄。那王夫人极是贤德的，拭着泪上前劝道：“相公请免愁烦，虽是年纪将暮，筋力未衰。妾身纵不能生育，当别娶少年为妾，子嗣尚有望。徒悲无益。”刘元普见说，只得勉强收泪，分付家人，送夫人乘轿先回。自己留一个家僮相随，闲行散闷，徐步回来。

将及到家之际，遇见一个全真先生，手执招牌，上写道：“风鉴通神。”元普见是相士，正要卜问子嗣，便延他到家中来坐。吃茶已毕，元普端坐，求先生细相。先生仔细相了一回，略无忌讳，说道：“观使君气色，非但无嗣，寿亦在旦夕矣。”元普道：“学生年近古稀，死亦非夭；子嗣之事，至

牲醴（quán 全）——纯色的全牲。

血食——承受祭祀。古时杀牲祭祀，故称“血食”。

全真先生——即道士。金代王重阳主张儒、道、释三教合一，创立了全真道，成为道教中一个重要流派。

使君——旧时对州郡长官的尊称。刘元普因任过刺史，所以这样称呼他。

此暮年，亦是水中捞月了。但学生自想生平虽无大德，济弱扶倾，矢心已久，不知如何罪业，遂至殄绝祖宗之祀？”先生微笑道：“使君差矣。自古道：‘富者怨之丛。’使君广有家私，岂能一一综理？彼在事者，只顾肥家，不存公道，大斗小秤，侵剥百端，以致小民愁怨。使君纵然行善，只好功过相酬耳，恐不能获福也。使君但当悉杜其弊，益广仁慈，多福、多寿、多男，特易易耳。”元普闻言，默然听受。先生起身作别，不受谢金，飘然去了。元普知是异人，深信其言。随取田园典铺帐目，一一稽查；又潜往街市乡间，各处探听，尽知其实。遂将众管事人，一一申饬，并妻侄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。自此益修善事，不题。

却说汴京有个举子李逊，字克让，年三十六岁。亲妻张氏，生子李彦青，小字春郎，年方十七。本是西粤人氏，只为与京师穹远，十分孤贫，不便赴试。数年前挈妻携子，流寓京师，却喜中了新科进士，除授钱塘县尹，择个吉日，一同到了任所。李克让看见湖山佳胜，宛然神仙境界，不觉心中爽然。谁想贫儒命薄，到任未及一月，犯了个不起之症。正是：

浓霜偏打无根草，祸来只奔福轻人。

那张氏与春郎请医调治，百般无效，看看待死。一日，李克让唤妻子到床前，说道：“我苦志一生，得登黄甲，死亦无恨。但只是无家可奔，无族可依，撇下寡妇孤儿，如何是了？可痛！可怜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张氏与春郎在傍劝住。克让想道：“久闻洛阳刘元普，仗义疏财，名传天下，不论识认不识认，但是以情相求，无有不应。除是此人，可以托妻寄子。”便叫：“娘子，扶我起来坐了。”又叫儿子春郎，取过文房四宝。正待举笔，忽又停止，心中好生踌躇，道：“我与他从来无交，难叙寒温，这书如何写得？”疾忙心生一计，分付妻儿，取汤取水，把两人都遣开了。及至取得汤水来时，已自把书重重封固，上面写十五字，乃是“辱弟李逊书呈洛阳恩兄刘元普亲拆”。把来递与妻儿收好，说道：“我有个八拜为交的故人，乃青州刺史刘元普，本贯洛阳人氏。此人义气干霄，必能济汝母子。将我书前去投他，料无阻拒。可多多拜上刘伯父，说我生前不及相见了。”随分付张氏道：“二十载恩情，今长别矣！倘蒙伯父收留，全赖小心相处，必须教子成名，补我未逮之志。你已有遗腹两月，倘得生子，使其仍读父书；若生女时，将来许配良人，我虽死而瞑目。”又分付春郎道：“汝当事刘伯父如父，事刘伯母如母。又当孝敬母亲，励精学业，以图荣显，我死犹生。如违我言，九泉之下，亦不安也。”两人垂泪受教。又嘱付道：“身死之后，权寄棺木浮丘寺中，俟投过刘伯父，徐图殡葬。但得安土埋藏，不须重到西粤。”说罢，心中哽咽，大叫道：“老天！老天！我李逊如此清贫，难道要做满一个县令也不能勾？”当时蓦然倒在床上，已自叫唤不醒了。正是：

君恩新荷喜相随，谁料天年已莫追。

休为李君伤夭逝，四龄已可傲颜回。

张氏、春郎，各各哭得死而复苏。张氏道：“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！倘刘君不肯相容，如何处置？”春郎道：“如今无计可施，只得依从遗命。我

相酬——相抵、相等。

穹（diào掉）远——遥远。

“四龄”句——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，品学兼优，可惜命短，仅活了三十二岁。此句是说李逊“年三十六岁”，已超过颜回“四龄”，可以无须遗憾了。

爹爹最是识人，或者果是好人，也不见得。”张氏即将囊橐检点，那曾还剩分文？元来李克让本是极孤极贫的，做人甚是清方，到任又不上一月，虽有些少，已为医药废尽了。还亏得同僚相助，将来买具棺木盛殓，停在衙中。母子二人，朝夕哭奠，过了七七之期，依着遗言，寄柩浮丘寺内。收拾些少行李盘缠，带了遗书，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取路投洛阳县来。

却说刘元普，一日正在书斋闲玩古典，只见门上人报道：“外有母子二人，口称西粤人氏，是老爷至交亲戚，有书拜谒。”元普心下着疑，想道：“我那里来这样远亲？”便且叫请进。母子二人走到跟前，施礼已毕。元普道：“老夫与贤母子在何处识面，实有遗忘，伏乞详示。”李春郎答道：“家母、小侄，其实不曾得会。先君却是伯父至交。”元普便请姓名。春郎道：“先君李逊，字克让；母亲张氏；小侄名彦青，字春郎。本贯西粤人氏。先君因赴试流落京师，以后得第，除授钱塘县尹，一月身亡。临终时，怜我母子无依，说有洛阳刘伯父，是幼年八拜至交，特命亡后贻了手书，自任所前来拜恳。故此母子造宅，多有惊动。”元普闻言，茫然不知就里。春郎便将书呈上。元普看了封签上十五字，好生诧异。及至拆封看时，却是一张白纸，吃了一惊，默然不语。左思右想了一回，猛可里心中省悟，道：“必是这个缘故无疑。我如今不要说破，只教他母子得所便了。”张氏母子见他沉吟，只道不肯容纳，岂知他却是天大一场美意。元普收过了书，便对二人说道：“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，指望再得相会，谁知已作古人，可怜！可怜！今你母子就是我家骨肉，在此居住便了。”便叫请出王夫人来，说知来历，认为妯娌。春郎以子侄之礼自居。当时摆设筵席，款待二人。酒间说起李君灵柩在任所寺中，元普一力应承殡葬之事。王夫人又与张氏细谈，已知他有遗腹两月了。酒散后，送他母子到南楼安歇，家火器皿，无一不备，又拨几对僮仆服侍。每日三餐，十分丰美。张氏母子得他收留，已自过望，谁知如此殷勤，心中感激不尽。过了几时，元普见张氏德性温存，春郎才华英敏，更兼谦逊老成，愈加敬重。又一面打发人往钱塘去扶柩了。

忽一日，正与王夫人闲坐，不觉掉下泪来。夫人忙问其故。元普道：“我观李氏子，仪容志气，后来必然大成。我若得这般一个儿子，真可死而无恨。今年华已去，子息杳然，为此不觉伤感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屡次劝相公娶妾，只是不允。如今定为相公觅一侧室，管取宜男。”元普道：“夫人休说这话。我虽垂暮，你却尚是中年，若是天不绝我刘门，难道你不能生育？若是命中该绝，纵使姬妾盈前，也是无干。”说罢，自出去了。

夫人这番却主意要与丈夫娶妾。晓得与他商量，定然推阻，便私下叫家人唤将做媒的薛婆来，说知就里。又嘱付道：“直待事成之后，方可与老爷得知。必用心访个德容兼备的，或者老爷才肯相爱。”薛婆一一应诺而去。过不多日，薛婆寻了几头来说，领来看了，没一个中夫人的意。薛婆道：“此间女子只好恁样，除非汴梁帝京，五方杂聚去处，才有出色女子。”恰好王文用有别事要进京，夫人把百金密托了他，央薛婆与他同去寻觅。薛婆也有一头媒事要进京，两得其便，就此起程，不题。

清方——清白正直。

管取宜男——定会生个儿子。宜男，萱草的别名。相传孕妇佩了它的花就会生男孩子，故旧时祝颂妇人多子为“宜男”。

主意——拿定主意。主，动词，立定的意思。

如今再表一段缘因。话说汴京开封府祥符县，有一进士，姓裴，名习，字安卿。年登五十，夫人郑氏早亡，单生一女，名唤兰孙，年方二八，仪容绝世。裴安卿做了郎官几年，升任襄阳刺史。有人对他说道：“官人向来清苦，今得此美任，此后只愁富贵不愁贫了。”安卿笑道：“富自何来？每见贪酷小人，惟利是图，不过使这几家治下百姓卖儿贴妇，充其囊橐。此真狼心狗行之徒！天子教我为民父母，岂是教我残害子民？我今此去，唯吃襄阳一杯淡水而已。贫者人之常，叨朝廷之禄，不至冻馁足矣，何求富为？”裴安卿立心要做个好官，选了吉日，带了女儿起程赴任。不则一日，到了襄阳。莅任半年，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，词清讼简。民间造成几句谣词，说道：

襄阳府前一条街，一朝到了裴天台。

六房吏书去打盹，门子皂隶去砍柴。

光阴荏苒，又早六月炎天。一日，裴安卿与兰孙吃过午饭暴暑难当。安卿命汲井水解热。霎时井水将到，安卿吃了两钟，随后叫女儿吃。兰孙饮了数口，说道：“爹爹，恁样淡水，亏爹爹怎生吃下偌多！”安卿道：“休说这般折福的话。你我有得这水吃时，也便是神仙了。岂可嫌淡？”兰孙道：“爹爹，如何便见得折福？这样时候，多少王孙公子，雪藕调冰，浮瓜沉李，也不为过。爹爹身为郡侯，饮此一杯淡水，还道受用，也太迂阔了。”安卿道：“我儿不谙事务，听我道来。假如那王孙公子，倚傍着祖宗的势耀，顶戴着先人积攒下的浮财，不知稼穡，又无甚事业，只图快乐，落得受用。却不知乐极悲生，也终有马死黄金尽的时节。纵不然，也是他生来有这些福气。你爹爹贫寒出身，又叨朝廷民社之责，须不能勾比他。还有那一等人，假如当此天道，为将边廷，身披重铠，手执戈矛，日夜不能安息，又且死生朝不保暮。更有那荷锄农夫，经商工役，辛勤陇陌，奔走泥涂，雨汗通流，还禁不住那当空日晒。你爹爹比他不已是神仙了？又有那下一等人，一时过误，问成罪案，困在囹圄，受尽鞭捶，还要肘手镣足，这般时节，拘于那不见天日之处，休说冷水，便是泥汁也不能勾；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父娘皮肉，痛痒一般，难道偏他们受得苦起？你爹爹比他，岂不是神仙？今司狱司中见有一二百名罪人，吾意欲散禁他每在狱，日给凉水一次，待交秋再作理会。”兰孙道：“爹爹未可造次。狱中罪人，皆不良之辈，若轻松了他，倘有不测，受累不浅。”安卿道：“我以好心待人，人岂负我？我但分付牢子紧守监门便了。”也是合当有事，只因这一节，有分教：

应死囚徒俱脱网，施仁郡守反遭殃。

次日安卿升堂，分付狱吏将囚人散禁在牢，日给凉水与他，须要小心看守。狱卒应诺了，当日便去牢里松放了众囚，各给凉水。牢子们紧紧看守，不致疏虞。过了十来日，牢子们就懈怠了。

忽又是七月初一日，狱中旧例，每逢月朔，便献一番利市。那日烧过了纸，众牢子们都去吃酒散福，从下午吃起，直吃到黄昏时候，一个个酩酊烂醉。那一干囚犯，初时见狱中宽纵，已自起心越牢。内中有几个有亲识的，

祥符——旧县名，故治在今河南省开封市。

郎官——在京中六部任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等官职的泛称。

六房吏书——旧时州府衙门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房处理日常事务。

司狱司——州府衙门下设置的管理牢狱的机构。

利市——吉利。

密地教对付些利器，暗藏在身边。当日见众人已醉，就便乘机发作。约莫到二更时分，狱中一片声喊起，一二百罪人一齐动手，先将那当牢的禁子杀了。打出牢门，将那狱吏牢子，一个个砍翻，撞见的多是一刀一个。有的躲在黑暗里听时，只听得喊道：“太爷平时仁德，我每不要杀他。”直反到各衙，杀了几个佐贰官。那时正是清平时节，城门还未曾闭，众人呐声喊，一哄逃走出城。正是：

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那时裴安卿听得喧嚷，在睡梦中惊觉，连忙起来，早已有人报知。裴安卿听说，却正似顶门上失了三魂，脚底下荡了七魄，连声只叫得苦。悔道：“不听兰孙之言，以至于此。谁知道将仁待人，被人不仁。”一面点起民壮，分头追捕，多应是海底捞针，那寻一个？

次日，这桩事早报与上司知道，少不得动了一本。不上半月，已到汴京。奏章早达天听，天子与群臣议处。若是裴安卿是个贪赃刻剥、阿谀谄佞的，朝中也还有人喜他。只为平素心性刚直，不肯趋奉权贵，况且一清如水，俸资之外毫不苟取，哪有钱财夤缘势要？所以无一人与他辨冤。多道：“纵囚越狱，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又且杀了佐贰，独留刺史，事属可疑，合当拿问。”天子准奏，即便批下本来，着法司差官扭解到京。那时裴安卿便是重出世的召父，再生来的杜母，也只得低头受缚。却也道自己素有政声，还有辨白之处，叫兰孙收拾了行李，父女两个，同了押解人起程。

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。那裴安卿旧日住居，已奉圣旨抄没了，僮仆数人，分头逃散，无地可以安身。还亏得郑夫人在时，与清真观女道往来，只得借他一间房子，与兰孙住下了。次日，青衣小帽，同押解人到朝候旨。奉圣旨，下大理狱鞫审，即刻便自进牢。兰孙只得将了些钱钞，买上告下，去狱中传言寄语，担茶送饭。元来裴安卿年衰力迈，受了惊惶，又受了苦楚，日夜忧虞，饮食不进。兰孙设处送饭，枉自费了银子。一日，见兰孙正到狱门首来，便唤住女儿，说道：“我气塞难当，今日大分必死。只为为人慈善，以致召祸，累了我儿。虽然罪不及孥，只是我死之后，无路可投，作婢为奴，定然不免。”那安卿说到此处，好如万箭钻心，长号数声而绝。还喜未及会审，不受那三木囊头之苦。兰孙跌脚捶胸，哭得个发昏章第十一。欲要领取父亲尸首，又道是朝廷罪人，不得擅便。当时兰孙不顾死生利害，闯进大理寺衙门，哭诉越狱根由，哀感傍人。幸得那大理寺卿还是个有公道的人，见了这般情状，恻然不忍，随即进一道表章。上写着：

大理寺卿臣某，勘得襄阳刺史裴习，抚字心劳，提防政拙。虽法禁

佐贰官——州府衙门里的辅佐官吏。

夤缘——攀附、暗中贿赂结交。

典守者——负责州府事务的长官，这里指刺史。

召父、杜母——召，指召信臣，西汉时人。杜，指杜诗，东汉时人。召、杜二人都做过南阳太守，都极有政绩，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，曾有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”的赞歌。

大理狱——宋代的中央治狱机构，负责审理各地奏报中央的重大案件。

三木囊头——三木指加于犯人颈、手、足上的刑具。囊头，蒙起头来。

发昏章第十一——意即“发昏”。这是小说家仿照古籍篇章次第而编造的，因其具有幽默色彩，遂成为定式俗语。

抚字——抚爱百姓。

多疏，自干天谴；而反情无据，可表臣心。今已毙囹圄，宜从宽贷。伏乞速降天恩，赦其遗尸归葬，以彰朝廷优待臣下之心。臣某惶恐上言。那真宗也是个仁君，见裴习已死，便自不欲苛求，即批准了表章。兰孙得了这个消息，还算是黄连树下弹琴，苦中取乐。将身边所剩馀银，买口棺木，雇人抬出尸首，盛殓好了，停在清真观中。做些羹饭，浇奠了一番，又哭得一佛出世。

那裴安卿所带盘费，原无几何，到此已用得干干净净了；虽是已有棺木，殡葬之资，毫无所出。兰孙左思右想，道：“只有个舅舅郑公，见任西川节度使，带了家眷在彼。却是路途险远，万万不能搭救。”真正无计可施，事到头来不自由，只得手中拿个草标，将一张纸写着“卖身葬父”四字，到灵柩前拜了四拜，祷告道：“爹爹阴灵不远，保奴前去，得遇好人。”拜罢起身，噙着一把眼泪，抱着一腔冤恨，忍着一身羞耻，沿街喊叫。可怜裴兰孙是个娇滴滴的闺中处子，见了一个募生人，也要面红耳热的，不想今日出头露面，思念父亲临死言词，不觉寸肠俱裂。正是：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生来运蹇时乖，只得含羞忍辱。
父兮桎梏亡身，女兮街衢痛哭。
纵交血染鹃红，彼苍不念茆独。

又道是天无绝人之路。正在街上卖身，只见一个老妈妈走近前来，欠身施礼，问道：“小娘子，为着甚事卖身？又恁般愁容可掬？”仔细认认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不是裴小姐？如何到此地位？”原来那妈妈正是洛阳的薛婆。郑夫人在时，薛婆有事到京，常在裴家往来的，故此认得。兰孙抬头见是薛婆，就同他走到一个僻静所在，含泪把上项事说了一遍。那婆子家最易眼泪出的，听到伤心之处，不觉也哭起来，道：“原来尊府老爷遭此大难。你是个宦家之女，如何做得以下之人？若要卖身，虽然如此娇姿，不到得便为奴作婢，也免不得是个偏房了。”兰孙道：“今日为了父亲，就是杀身也说不得，何惜其他！”薛婆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姐请免愁烦。洛阳县刘刺史老爷年老无儿，夫人王氏要与他取个偏房。前日曾嘱付我，在本处寻了多时，并无一个中意的。如今因为洛阳一个大姓，央我到京中相府求一头亲事，夫人乘便嘱付亲侄王文用，带了身价，同我前来遍访。也是有缘，遇着小姐。王夫人原说要个德容两全的。今小姐之貌，绝世无双，卖身葬父，又是大孝之事，这事十有九分了。那刘刺史仗义疏财，王夫人大贤大德，小姐到彼虽则权时落后，尽可快活终身。未知尊意何如？”兰孙道：“但凭妈妈主张。只是卖身为妾，玷辱门庭，千万莫说出真情，只认做民家之女罢了。”薛婆点头道是，随引了兰孙小姐，一同到王文用寓所来。薛婆就对他说明备细。王文用远远地瞟去，看那小姐，已觉得倾国倾城，便道：“有如此绝色佳人，何怕不中姑娘之意！”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当下，一边是落难之际，一边是丰厚之家，并不消争短论长，已自一说一中。整整兑足了一百两雪花银子，递与兰孙小姐收了，就要接他起程。兰孙道：“我本为葬父，故此卖身。须是完葬事过，才好去得。”薛婆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子然一身，如何完得葬事？何不到洛阳成亲之后，那时浼刘老爷差

人埋葬，何等容易！”兰孙只得依从。

那王文用是个老成才干的人，见是要与姑夫为妾的，不敢怠慢，教薛婆与他作伴同行，自己常在前后。东京到洛阳，只有四百里之程，不上数日，早已到了刘家。王文用自往解库中去了。薛婆便悄悄地领他进去，叩见了王夫人。夫人抬头看兰孙时，果然是：

脂粉不施，有天然资格；梳妆略试，无半点尘纷。举止处态度从容，语言时声音凄婉。双蛾频蹙，浑如西子入吴时；两颊含愁，正似王嫱辞汉日。可怜妩媚清闺女，权作追随宦室人。

当时王夫人满心欢喜，问了姓名，便收拾一间房子，安顿兰孙，拨一个养娘服事他。

次日，便请刘元普来，从容说道：“老身今有一言，相公幸勿嗔怪。”刘元普道：“夫人有话即说，何必讳言！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你岂不闻‘人生七十古来稀’？今你寿近七十，前路几何？并无子息。常言道：‘无病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。’久欲与相公纳一侧室，一来为相公持正，不好妄言；二来未得其人，姑且隐忍。今娶得汴京裴氏之女，正在妙龄，抑且才色两绝，愿相公立他做个偏房，或者生得一男半女，也是刘门后代。”刘元普道：“老夫只恐命里无嗣，不欲耽误人家幼女。谁知夫人如此用心！而今且唤他出来见我。”当下兰孙小姐移步出房，倒身拜了。刘元普看见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观此女仪容动止，决不是个以下之人。”便开口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是何等样人家之女？为甚事卖身？”兰孙道：“贱妾乃汴京小民之女，姓裴，小名兰孙。父死无资，故此卖身殡葬。”口中如此说，不觉暗地里偷弹泪珠。刘元普相了又相，道：“你定不是民家之女，不要哄我。我看你愁容可掬，必有隐情，可对我一一直言，与你做主分忧便了。”兰孙初时隐讳，怎当得刘元普再三盘问，只得将那放囚得罪缘由，从前至后，细细说了一遍，不觉泪如涌泉。刘元普大惊失色，也不觉泪下，道：“我说不像民家之女，夫人几乎误了老夫。可惜一个好官，遭此屈祸！”忙向兰孙小姐连称“得罪”。又道：“小姐身既无依，便住在我这里，待老夫选择地基，殡葬尊翁便了。”兰孙道：“若得如此周全，此恩惟天可表。相公先受贱妾一拜。”刘元普慌忙扶起，分付养娘好生服事裴家小姐，不得有违。当时走到厅堂，即刻差人往汴京迎裴使君灵柩。不多日，扶柩到来，却好钱塘李县令灵柩，一齐到了。刘元普将来共停在一个庄厅之上，备了两个祭筵拜奠，张氏自领了儿子拜了亡夫，元普也领兰孙拜了亡父。又延了一个有名的地理师，拣寻了两块好地基，等待腊月吉日安葬。

一日，王夫人又对元普说道：“那裴氏女虽然贵家出身，却是落难之中，得相公救援他的。若是流落他方，不知如何下贱去了。相公又与他择地葬亲，此恩非小，他必甘心与相公为妾的。既是名门之女，或者有些福气，诞育子嗣，也不见得。若得如此，非但相公有后，他也终身有靠，未为不可。望相公思之。”夫人不说犹可，说罢，只见刘元普勃然作色道：“夫人说那里话！天下多美妇人，我欲娶妾，自可别图，岂敢污裴使君之女？刘弘敬若有此心，神天鉴察！”夫人听说，自道失言，顿口不语。刘元普心里不乐，想了一回道：“我也太呆了。我既无子嗣，何不索性认他为女，断了夫人这点念头？”便叫丫鬟请出裴小姐来，道：“我叨长尊翁多年，又同为刺史之职，年华高

迈，子息全无。小姐若不弃嫌，欲待螟蛉为女，意下何如？”兰孙道：“妾蒙相公、夫人收养，愿为奴婢，早晚服事。如此厚待，如何敢当？”刘元普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乃宦家之女，偶遭挫折，焉可贱居下流？老夫自有主意，不必过谦。”兰孙道：“相公、夫人正是重生父母，虽粉骨碎身，无可报答。既蒙不鄙微贱，认为亲女，焉敢有违？今日就拜了爹妈。”刘元普欢喜不胜，便对夫人道：“今日我以兰孙为女，可受他全礼。”当下兰孙插烛也似的拜了八拜，自此便叫刘相公、夫人为爹爹、母亲，十分孝敬，倍加亲热。

夫人又说与刘元普道：“相公既认兰孙为女，须当与他择婿。侄儿王文用，青年丧偶，管理多年，才干精敏，也不辱莫了女儿。相公何不与他成就了这头亲事？”刘元普微笑道：“内侄继娶之事，少不得在老夫身上。今日自有个主意，你只管打点妆奁便了。”夫人依言。元普当时便拣下了一个成亲吉日。到期宰杀猪羊，大排筵会，遍请乡绅亲友，并李氏母子、内侄王文用，一同来赴庆喜华筵。众人还只道是刘公纳宠，王夫人也还只道是与侄儿成婚。正是：

万丈广寒 难得到，嫦娥今夜落谁家？

看看吉时将及，只见刘元普教人捧出一套新郎衣饰，摆在堂中。刘元普拱手向众人说道：“列位高亲在此，听弘敬一言。敬闻‘利人之色不仁，乘人之危不义’。襄阳裴使君以枉事系狱身死，有女兰孙，年方及笄。荆妻欲纳为妾。弘敬宁乏子嗣，决不敢污使君之清德。内侄王文用，虽有综理之才，却非仕宦中人，亦难以配公侯之女。唯我故人李县令之子彦青者，既出望族，又值青年，貌比潘安，才过子建，诚所谓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者也。今日特为两人成其佳耦，诸公以为何如？”众人异口同声，赞叹刘公盛德。李春郎出其不意，却待推逊，刘元普那里肯从？便亲手将新郎衣巾与他穿带了。次后笙歌鼎沸，灯火荧煌，远远听得环珮之声，却是薛婆做了喜娘，几个丫鬟一同簇拥着兰孙小姐出来。二位新人立在花毡之上，交拜成礼。真是说不尽那奢华富贵，但见：

“粉孩儿”对对挑灯，“七娘子”双双执扇。观看的是“风检才”、“麻婆子”，夸称道“鹊桥仙”并进“小蓬莱”；伏侍的是“好姐姐”、“柳青娘”，帮衬道“贺新郎”同入“销金帐”。做娇客的，磨枪备箭，岂宜重问“后庭花”；做新妇的，半喜还忧，此夜定然“川拔棹”。“脱布衫”时欢未艾，“花心动”处喜非常。

当时张氏和春郎，魂梦之中也不想得到此，真正喜自天来。兰孙小姐灯烛之下，觑见新郎容貌不凡，也自暗暗地欢喜，只道嫁个老人星，谁知却嫁了个文曲星。行礼已毕，便伏侍新人上轿。刘元普亲自送到南楼，结烛合卺。又把那千金妆奁，一齐送将过来。刘元普自回去陪宾，大吹大擂，直饮至五更而散。这里洞房中一对新人，真正佳人遇着才子，那一宵欢爱，端的是如胶似漆，似水如鱼。枕边说到刘公大德，两下里感激，深入骨髓。次日天明起来，见了张氏。张氏又同他夫妇拜见刘公，十万分称谢。随后张氏就办些

广寒——指广寒宫，即月宫，传说中嫦娥奔月即居此宫。

“窈窕”二句——这是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中的两句，意谓美丽娴淑的姑娘，正是小伙子的好配偶。

“粉孩儿”——曲牌名。以下凡加引号者均是曲牌名，巧借来作成对偶韵语。

老人星——又名寿星，即南极星，这里仅作老年人的代称。

文曲星——又名文昌星，这里指有文才的读书人。

祭物，到灵柩前叫媳妇拜了公公，儿子拜了岳父。张氏抚棺哭道：“丈夫生前为人正直，死后必有英灵。刘伯父周济了寡妇孤儿，又把名门贵女做你媳妇，恩德如天，非同小可。幽冥之中，乞保佑刘伯父早生贵子，寿过百龄。”春郎夫妻，也各自默默地祷祝。自此上和和睦，夫唱妇随，日夜焚香保刘公冥福。

不觉光阴荏苒，又是腊月中旬，茔葬吉期到了。刘元普便自聚起匠役人工，在庄厅上抬取一对灵柩，到坟茔上来。张氏与春郎夫妻，各各带了重孝相送。当下埋棺封土已毕，各立一个神道碑，一书“宋故襄阳刺史安卿裴公之墓”，一书“宋故钱塘县尹克让李公之墓”。只见松柏参差，山水环绕，宛然二冢相连。刘元普设三牲礼仪，亲自举哀拜奠。张氏三人，放声大哭。哭罢，一齐望着刘元普，拜倒在荒草地上不起。刘元普连忙答拜，只是谦让无能，略无一毫自矜之色。随即回来，各自散讫。

是夜，刘元普睡到三更，只见两个人幞头象简，金带紫袍，向刘元普扑地倒身拜下，口称“大恩人”。刘元普吃了一惊，慌忙起身扶住，道：“二位尊神，何故降临？折杀老夫也！”那左手的一位说道：“某乃襄阳刺史裴习，此位即钱塘县令李公克让也。上帝怜我两人清忠，封某为天下都城隍，李公为天曹府判官之职。某系狱身死之后，幼女无投，承公大恩，赐之佳婿，又赐佳城，使我两人冥冥之中，遂为儿女姻眷。恩同天地，难效涓埃。已曾合表上奏天庭，上帝鉴公盛德，特为官加一品，寿益三旬，子生双贵。幽明虽隔，敢不报知？”那右首的一位又说道：“某只为与公无交，难诉衷曲，故此空函寓意。不想公一见即明，慨然认义，养生送死，已出殊恩；淑女承祧，尤为望外。虽益寿添嗣，未足报洪恩之万一。今有遗腹小女凤鸣，明早已当出世，敢以此女奉长郎君箕帚。公与我媳，我亦与公媳，略尽报效之私。”言讫，拱手而别。刘元普慌忙出送，被两人用手一推，瞥然惊觉，却正与王夫人睡在床上。便将梦中所见所闻，一一说了。夫人道：“妾身亦慕相公大德，古今罕有，自然得福非轻。神明之言，谅非虚谬。”刘元普道：“裴、李二公，生前正直，死后为神。他感我嫁女婚男，故来托梦，理之所有。但说我寿增三十，世间那有百岁之人？又说赐我二子，我今年已七十，虽然精力不减少时，那七十岁生子，却也难得，恐未必然。”

次日早晨，刘元普思忆梦中言语，整了衣冠，步到南楼，正要说与他三人知道。只见李春郎夫妇出来相迎。春郎道：“母亲生下小妹，方在坐草之际。昨夜我母子三人，各有异梦，正要到伯父处报知贺喜，岂知伯父已先来了。”刘元普见说张氏生女，思想梦中李君之言，好生有验；只是自己不曾有子，不好说得。当下问了张氏平安，就问梦中所见如何。李春郎道：“梦见父亲、岳父，俱已为神。口称伯父大德，感动天庭，已为延寿添子。三人所梦，总只一样。”刘元普暗暗称奇，便将自己梦中光景，一一对两人说了。春郎道：“此皆伯父积德所致，天理自然，非虚幻也。”刘元普随即回家与夫人说知，各各骇叹。又差人到李家贺喜。不逾时，又及满月，张氏抱了幼女，来见伯父、伯母。元普便问令爱何名。张氏道：“小名凤鸣，是亡夫梦中所嘱。”刘元普见与己梦相符，愈加惊异。

神道碑——旧时立在墓前记载死者事迹的石碑。

佳城——这里指坟茔。

坐草——生孩子。

话休絮烦。且说王夫人当时年已四十岁了，只觉得喜食咸酸，时常作呕。刘元普只道中年人病发，延医看脉，没有一个解说得出。就有个把有手段的忖道：“像是有喜的气脉。”却晓得刘元普年已七十，王夫人年已四十，从不曾生育的，为此都不敢下药。只说道：“夫人此病不消服药，不久自瘳。”刘元普也道：“这样小病，料是不妨。”自此也不延医，放下了心。只见王夫人又过了几时，当真病好，但觉得腰肢日重，裙带渐短，眉低眼慢，乳胀腹高。刘元普半信半疑，道：“梦中之言，果然不虚么？”日月易过，不觉又及产期。刘元普此时不由你不信是有孕，提防分娩。一面唤了收生婆进来，又雇了一个奶子。忽一夜，夫人方睡，只闻得异香扑鼻，仙音嘹亮，夫人便觉腹痛。众人齐来伏侍分娩，不上半个时辰，生下一个孩儿。香汤沐浴过了，看时，只见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十分魁伟。夫妻两人，欢喜无限。元普对夫人道：“一梦之灵验如此，若如裴、李二公之言，皆上天之赐也！”就取名刘天祐，字梦祯。此事便传遍洛阳一城，把做新闻传说。百姓们编出四句口号道：

刺史生来有奇骨，为人专好积阴鹭。

嫁了裴女换刘儿，养得头生做七十。

转眼间又是满月，少不得做汤饼会。众乡绅亲友，齐来庆贺，真是宾客填门，吃了三五日筵席。春郎与兰孙自梯已设宴贺喜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李春郎自从成婚葬父之后，一发潜心经史，希图上进，以报大恩。又得刘元普扶持，入了国子学。正与伯父、母、妻商量，到京赴学，以待试期。只见汴京有个公差到来，说是郑枢密府中所差，前来接取裴小姐一家的。元来那兰孙的舅舅郑公，数月之内，已自西川节度内召为枢密院副使。还京之日，已知姊夫被难而亡，遂到清真观问取甥女消息，说是卖在洛阳。又遣人到洛阳探问，晓得刘公仗义全婚，称叹不尽。因为思念甥女，故此欲接取他姑璋夫婿，一同赴京相会。春郎得知此信，正是两便；兰孙见说舅舅回京，也自十分欢喜。当下禀过刘公夫妇，就要择个吉日，同张氏和凤鸣起程。到期，刘元普治酒饯别，中间说起梦中之事，刘元普便对张氏说道：“旧岁老夫梦中得见令先君，说令爱与小儿有婚姻之分。前日小儿未生，不敢启齿。如今倘蒙不鄙，愿结葭莩。”张氏欠身答道：“先夫梦中曾言，又蒙伯伯不弃，大恩未报，敢惜一女？只是母子孤寒如故，未敢仰攀。倘得犬子成名，当以小女奉郎君箕帚。”当下酒散，刘公又嘱付兰孙道：“你丈夫此去，前程万里。我两人在家安乐，孩儿不必挂怀。”诸人各各流涕，恋恋不舍。临行，又自再三下拜，感谢刘公夫妇盛德，然后垂泪登程去了。洛阳与京师却不甚远，不时常有音信往来，不必细说。

再表公子刘天祐，自从生育，日往月来，又早周岁过头。一日，奶子抱了小官人，同了养娘朝云，往外边耍子。那朝云年十八岁，颇有姿色，随了奶子出来顽耍了一晌。奶子道：“姐姐，你与我略抱一抱，怕风大，我去将衣服来与他穿。”朝云接过抱了。奶子进去了一回，出来，只听得公子啼哭

奶子——即乳母、奶妈。

阴鹭（zhì 质）——即阴德，暗中做的好事。

汤饼会——又称“汤饼筵”旧时生子三日、满月、周岁时招待亲友的一种喜宴。

葭莩——本是芦苇里的薄膜，粘附内壁，故以“葭莩之亲”比喻亲属关系，此处以“葭莩”作为亲戚的代称。

之声，着了忙，两步当一步，走到面前，只见朝云一手抱了，一手伸在公子头上揉着。奶子疾忙近前看时，只见跌起老大一个跣，便大怒，发话道：“我略转得一转背，便把他跌了！你岂不晓得他是老爷、夫人的性命？若是知道，须连累我吃苦。我便去告诉老爷、夫人，看你这小贱人逃得过这一顿责罚也不？”说罢，抱了公子气愤愤的便走。朝云见他势头不好，一时性发，也接应道：“你这样老猪狗！倚仗公子势利，便欺负人，破口骂我。不要使尽了英雄！莫说你是奶子，便是公子，我也从不曾见有七十岁的养头生。知他是拖来也是抱来的人？却为这一跌，便凌辱我！”朝云虽是口强，却也心慌，不敢便走进来。不想那奶子一五一十，竟将朝云说话对刘元普说了。元普听罢，忻然说道：“这也怪他不得。七十生子，原是罕有。他一时妄言，何足计较？”当时奶子只道搬斗朝云一场，少也敲个半死。不想元普如此宽容，把一片火性，化做半杯冰水，抱了公子自进去了。

却说元普当夜与夫人吃夜饭罢，自到书房里去安歇。分付女婢道：“唤朝云到我书房里来。”众女婢只道为日里事发，要难为他，到替他担着一把干系，疾忙鹰拿燕雀的把朝云拿到。可怜朝云怀着鬼胎，战兢兢的立在刘元普面前，只打点领责。元普分付众人道：“你每多退去，只留朝云在此。”众人领命，一齐都散，不留一人。元普便叫朝云闭上了门。朝云正不知刘元普葫芦里卖出甚么药来，只见刘元普叫他近前，说道：“人之不能生育，多因交会之际，精力衰微，浮而不实，故艰于种子。若精力健旺，虽老犹少。你却道老年人不能生产，便把那抱别姓、借异种这样邪说疑我。我今夜留你在此，正要与你试一试精力，消你这点疑心。”原来刘元普初时只道自己不能生儿，所以不肯轻纳少年女子。如今已得过头生，便自放胆大了。又见梦中说尚有一子，一时间不觉通融起来。那朝云也是偶然失言，不想到此分际，却也不敢违拗，只得伏侍元普，解衣同寝。是夜刘元普便与朝云同睡。天明朝云自进去了。刘元普起身，对夫人说知此事，夫人只是笑。众女婢和奶子多道老爷一向极有正经，而今到恁般老没志气。谁想刘元普和朝云只此一宵，便受了娠。刘元普也是一时要他不疑，卖弄本事，也不道如此快杀。夫人便铺个下房，劝相公册立朝云为妾。刘元普应允了，便与朝云戴笄，纳为后房，不时往朝云处歇宿。朝云想起当初一时失言，倒得了这一个好地位。刘元普与朝云戏语道：“你如今方信公子不是拖来抱来的了么？”朝云耳红面赤，不敢言语。

转眼之间，又已十月满了。一日朝云腹痛难禁，也觉得异香满室，生下一个儿子。方才落地，只听得外边喧嚷。刘元普出来看时，却是报李春郎状元及第的。刘元普见侄儿登第，不辜负了从前认义之心，又且正值生子之时，也是个大大吉兆，心下不胜快乐。当时报喜人就呈上李状元家书。刘元普拆开看道：

侄子母孤孀，得延残息足矣。赖伯父保全终始，遂得成名，皆伯父之赐也。迩来二尊人起居，想当佳胜。本欲给假，一候尊颜，缘侍讲东宫，不离朝夕，未得如心。姑寄御酒二瓶，为伯父颐老之资；宫花二朵，为贤郎鼎元之兆。临风神往，不尽鄙忱。

侍讲东宫——做太子的侍讲官。东宫为太子所居之处，亦作太子的代称。

鼎元——意为鼎甲之首，即指状元。

刘元普看毕，收了御酒、宫花，正进来与夫人说知，只见公子天祐走将过来。刘元普唤住，递宫花与他，道：“哥哥在京得第，特寄宫花与你。愿我儿他年琼林赐宴，与哥哥今日一般。”公子欣然接去，向头上乱插，望着爹娘唱了两个深喏，引得那两个老人家欢喜无限。刘元普随即修书贺喜，并说生次子之事，打发京中人去讷，便把皇封御酒，祭献裴、李二公，然后与夫人同饮。从此，又将次子取名天锡，表字梦符。兄弟日渐长成，十分乖觉，刘元普延师训诲，以待成人。又感上天祐庇，一发修桥砌路，广行阴德。裴、李二墓，每年春秋祭扫，不题。

再表李状元在京之事。那郑枢密与夫人魏氏，止生一幼女，名曰素娟，尚在襁褓。他只为姐夫、姐姐早亡，甚是爱重甥女，故此李氏一门，在他府中十分相得。李状元自成名之后，授了东宫侍讲之职，深得皇太子之心。自此十年有馀，真宗皇帝崩了，仁宗皇帝登极，优礼师傅，便超升李彦青为礼部尚书，进阶一品。那刘元普仗义之事，自仁宗为太子时已自几次奏知，当日便进上一本，恳赐还乡祭扫，并乞褒封。仁宗颁下诏旨：“钱塘县尹李逊追赠礼部尚书，襄阳刺史裴习追复原官，各赐御祭一筵。青州刺史刘弘敬，以原官加升三级。礼部尚书李彦青，给假半年，还朝复职。”李尚书得了圣旨，便同张老夫人、裴夫人、凤鸣小姐，谢别了郑枢密，驰驿回洛阳来。一路上车马旌旗，炫耀数里，府县官员出郭迎接。那李尚书去时尚是弱冠，来时已作大臣，却又年止三十。洛阳父老，观者如堵，都称叹刘公不但有德，抑且能识好人。

当下李尚书家眷先到刘家下马。刘元普夫妇闻知，忙排香案，迎接圣旨。山呼已毕，张老夫人、李尚书、裴夫人，俱各红袍玉带，率了凤鸣小姐，齐齐拜倒在地，称谢洪恩。刘元普扶起尚书，王夫人扶起夫人、小姐，就唤两位公子出来，相见婶婶、兄、嫂。众人看见兄弟二人，相貌魁梧，又酷似刘元普模样，无不欢喜。都称叹道：“大恩人生此双璧，无非积德所招！”随即排着御祭，到裴、李二公坟茔，焚黄奠酒。张氏等四人，各各痛哭一场，彻祭而回。

刘元普开筵贺喜。食供三套，酒行数巡，刘元普起身对尚书母子说道：“老夫有一衷肠之话，含藏十馀年矣，今日不敢不说。令先君与老夫，生平实无一面之交。当贤母子来投，老夫茫然不知就里。及至拆书看时，并无半字。初时不解其意，仔细想将起来，必是闻得老夫虚名，欲待托妻寄子，却是从无一面，难叙衷情，故把空书藏着哑谜。老夫当日认假为真，虽妻子跟前，不敢说破。其实所称八拜为交，皆虚言耳。今日喜得贤侄功成名遂，耀祖荣宗，老夫若再不言，是埋没令先君一段苦心也。”言毕，即将原书递与尚书母子展看。尚书母子，号恸感谢。众人直至今日，才晓得空函认义之事，十分称叹不止。正是：

故旧托孤天下有，虚空认义古来无。

世人尽效刘元普，何必相交在始初？

当下刘元普又说起长公子求亲之事，张老夫人欣然允诺。裴夫人起身说道：“奴受爹爹厚恩，未报万一。今舅舅郑枢密生一表妹，名曰素娟，正与次弟同庚。奴家愿为作伐，成其配偶。”刘元普称谢了。当日无话。

刘元普随后就与天祐聘了李凤鸣小姐。李尚书一面写表，转达朝廷，奏闻空函认义之事；一面修书与郑公说合。不逾时，仁宗看了表章，龙颜大喜，惊叹刘弘敬盛德，随颁恩诏，除建坊旌表外，特以李彦青之官封之，以彰殊

典。那郑公素慕刘公高义，求婚之事，无有不从。李尚书既做了天祐舅舅，又做了天锡中表联襟，亲上加亲，十分美满。

以后天祐状元及第，天锡进士出身，兄弟两人，青年同榜。刘元普直看二子成婚，各各生子。然后，忽一夜梦见裴使君来拜，道：“某任都城隍已满，乞公早赴瓜期，上帝已有旨矣。”次日无疾而终，恰好百岁。王夫人也自寿过八十。李尚书夫妇痛哭倍常，认作亲生父母，心丧六年。虽然刘氏自有子孙，李尚书却自年年致祭，这教做知恩报恩。唯有裴公无后，也是李氏子孙世世拜扫。自此世居洛阳，看守先茔，不回西粤。裴夫人生子，后来也出仕贵显。那刘天祐直做到同平章事，刘天锡直做到御史大夫。刘元普屡受褒封，子孙蕃衍不绝，此阴德之报也。

这本话文出在《空城记》，如今依传编成演义一回，所以奉劝世人为善。有诗为证：

阴阳总一理，祸福唯自求。
莫道天公远，须看刺史刘。

瓜期——即“瓜代”，言任职期满，等待接替。语出《左传·庄公八年》：“及瓜而代。”

同平章事——即宰相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一
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

诗曰：

燕门壮士吴门豪，筑中注铅鱼隐刀。
感君恩重与君死，泰山一掷若鸿毛。

话说唐德宗朝有个秀才，南剑州人，姓林名积，字善甫。为人聪俊，广览诗书，九经三史，无不通晓，更兼存心梗直，在京师太学读书。给假回家，侍奉母亲之病。母病愈，不免再往学中。免不得暂别母亲，相辞亲戚邻里，教当直王吉挑着行李，迤前进。在路，但见：

或过山林，听樵歌于云岭；又经别浦，闻渔唱于烟波。或抵乡村，却遇市井。才见绿杨垂柳，影迷几处之楼台；那堪啼鸟落花，知是谁家之院宇。看处有无穷之景致。行时有不尽之驱驰。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无路登舟，不只一日，至蔡州。到个去处，天色已晚，但见：

十里俄惊雾暗，九天倏睹星明。八方商旅卸行装，七级浮屠燃夜火。六翮飞鸟，争投栖于树杪；五花画舫，尽返棹于洲边。四野牛羊皆入栈，三江渔钓悉归家。两下招商，俱说此间可宿；一声画角，应知前路难行。两个投宿于旅邸。小二哥接引，拣了一间宽洁房子，当直的安顿了担杖。善甫稍歇，讨了汤，洗了脚，随分吃了些晚食，无事闲坐则个。不觉早点灯，交当直安排宿歇，来日早行。当直王吉在床前打铺自睡。且说林善甫脱了衣裳也去睡，但觉物癭其背，不能睡着。壁上有灯尚犹未灭，遂起身，揭起荐席看时，见一布囊，囊中有一锦囊，中有大珠百颗，遂收于箱篋中。当夜不在话下。

到来朝天色已晓，但见：

晓雾装成野外，残霞染就荒郊。耕夫陇上，朦胧月色将沉；织女机边，幌荡金乌欲出。牧牛儿尚睡，养蚕女未兴。樵舍外已闻犬吠，招提内尚见僧眠。

天色将晓，起来洗漱罢，系裹毕，教当直的一面安排了行李。林善甫出房中来，问店主人：“前夕恁人在此房内宿？”店主人说道：“昨夕乃是一巨商。”林善甫见说，“此乃吾之故友也，因俟我失期。”看着那店主人道：“此人若回来寻时，可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，寻问林上舍，名积，字善甫。千万千万，不可误事！”说罢，还了房钱，相揖作别去了。王吉前面挑着行李什物，林善甫后面行，迤前进。林善甫放心不下，恐店主人忘了，遂于沿

南剑州——故治在今福建省南平市，辖境在闽江上游及金溪、沙溪流域。按南剑州之名宋代始称，唐代无之。

九经三史——泛指各种经史著作。“九经”谓九部儒家经典，具体所指说法不一，唐代科举以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为九经。“三史”指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。

当直——原意值班，此指仆人。

蔡州——故治在今河南省汝南县。

荐席——铺垫的草席。

招提——对佛教寺庙的称谓。

上舍——高年级太学生。旧时太学分外舍、内舍、上舍，上舍级别最高，太学生依年限和资历而递升。

路上，令王吉于墙壁粘手榜云：“某年某月某日，有剑浦林积，假馆上庠。有故人元珠，可相访于贯道斋。”不只一日，到于学中，参了假，仍旧归斋读书。

且说这囊珠子乃是富商张客遗下了去的，及至到于市中，取珠欲货，方知失去，唬得魂不附体。道：“苦也！我生受数年，只选得这包珠子，今已失了，归家妻子孩儿如何肯信？”再三思量，不知失于何处。只得再回，沿路店中寻讨。直寻到林上舍所歇之处，问店小二时，店小二道：“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。”张客道：“我歇之后，有恁人在此房中安歇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我便忘了。从你去后，有个官人来歇一夜了，绝早便去。临行时分付道：“有人来寻时，可千万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，问林上舍，名积。”张客见说，言语跷蹊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？”当日只得离了店中，迤迤再取京师路上来。见沿路贴着手榜，中有“元珠”之句，略略放心。

不只一日，直到上庠，未去歇泊，便来寻问。学对门有个茶坊，但见：
木匾高悬，纸屏横挂。壁间名画，皆唐朝吴道子丹青；瓯内新茶，
尽山居玉川子佳茗。

张客入茶坊吃茶。茶罢，问茶博士道：“此间有个林上舍否？”博士道：“上舍姓林的极多，不知是哪个林上舍？”张客说：“贯道斋，名积，字善甫。”茶博士见说，“这个便是个好人。”张客见说道是好人，心下又放下二三分。张客说：“上舍多年个远亲，不相见，怕忘了。若来时，相指引则个。”正说不了，茶博士道：“兀的出斋来的官人便是。他在我家寄衫帽。”张客见了，不敢造次。林善甫入茶坊，脱了衫帽，张客方才向前，看着林上舍，唱个喏便拜。林上舍道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如何拜人？”那时林上舍不识他有甚事，但见张客簌簌地泪下，哽咽了，说不得。歇定，便把这上件事一一细说一遍。林善甫见说，便道：“不要慌，物事在我处。我且问你则个：里面有甚么？”张客道：“布囊中有锦囊，内有大珠百颗。”林上舍道：“多说得是。”带他去安歇处，取物交还。张客看见了，道：“这个便是。不愿都得，但只觅得一半归家，养膳老小，感戴恩德不浅。”林善甫道：“岂有此说！我若要你一半时，须不沿路粘贴手榜，交你来寻。”张客再三不肯都领，情愿只领一半；林善甫坚执不受。如此数次相推，张客见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，感戴洪恩不已，拜谢而去。将珠子一半，于市货卖。卖得银来，舍在有名佛寺斋僧，就与林上舍建立生祠供养，报答还珠之恩。

善甫后来一举及第。诗云：

林积还珠古未闻，利心不动道心存。

暗施阴德天神助，一举登科耀姓名。

善甫后来位至三公，二子历任显宦。古人云：“积善有善报，积恶有恶

手榜——招贴、启事。

剑浦——旧县名，今为福建省南平市。前文所说“南剑州”州府所在地即剑浦。

生受——辛辛苦苦。

吴道子——名道玄，唐代著名画家，擅画道释人物及山水，有“画圣”之誉。

玉川子——唐代诗人卢仝的号。卢仝善于品茶，著有《茶歌》。

茶博士——旧时对卖茶人的通称。

三公——说法不一，或指司马、司徒、司空，或指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或指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。这

报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作恶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正是：

黑白分明造化机，谁人会解劫中危？

分明指与长生路，争奈人心着处迷。

此本话文叫做《积善阴鹭》，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。小子为何重宣这一遍？只为世人贪财好利，见了别人钱钞，昧着心就要起发了。何况是失下的，一发是应得的了，谁肯轻还本主？不知冥冥之中，阴功极重。所以裴令公相该饿死，只因还了玉带，后来出将入相；窦谏议命主绝嗣，只为还了遗金，后来五子登科。其余小小报应，说不尽许多。而今再说一个一点善念，直到得脱了穷胎，变成贵骨，说与看官们一听，方知小子劝人做好事的说话，不是没来历的。你道这件事出在何处？

国朝永乐爷爷未登帝位，还为燕王。其时有个相士，叫做袁柳庄，名珙，在长安酒肆，遇见一伙军官打扮的在里头吃酒。柳庄把内中一人看了一看，大惊，下拜道：“主公乃真命天子也。”其人摇手道：“休得胡说！”却问了他姓名，去了。明日，只见燕府中有懿旨召这相士。相士朝见，抬头起来，正是昨日酒馆中所遇之人。元来燕王装做了军官，与同护卫数人，出来微行的。就密教他仔细再相。柳庄相罢称贺。从此燕王决了大计。后来靖了内难，乃登大宝，酬他一个三品京职。其子忠彻，亦得荫为尚宝司丞。人多晓得柳庄神相，却不知其子忠彻传了父术，也是一个百灵百验的。京师显贵公卿，没一个不与他往来、求他风鉴的。

其时有一个姓王的部郎，家中人眷不时有病。一日，袁尚宝来拜，见他面有忧色，问道：“老先生尊容滞气，应主人眷不宁。然不是生成的，恰似有外来妨碍，原可趋避。”部郎道：“如何趋避，望请见教。”正说话间，一个小厮捧了茶盘出来送茶。尚宝看了一看，大惊道：“元来如此！”须臾吃罢茶，小厮接了茶钟进去了。尚宝密对部郎道：“适来送茶小童，是何名字？”部郎道：“问他怎的？”尚宝道：“使宅上人眷不宁者，此子也。”部郎道：“小厮姓郑，名兴儿，就是此间收的，未上一年，老实勤紧，颇称得用。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宁？”尚宝道：“此小厮相能妨主。若留过一年之外，便要损人口，岂止不宁而已！”部郎意犹不信，道：“怎便到此？”尚宝道：“老先生岂不闻马有的卢能妨主、手版能忤人君的故事么？”部郎省悟道：“如此，只得遣了他罢了。”部郎送了尚宝出门，进去与夫人说了适间之言。女眷们见说了这等说话，极易听信的，又且袁尚宝相术有名，那一个不晓得！部郎是读书之人，还有些倔强未服，怎当得夫人一点疑心之根，再拔不出了。部郎就唤兴儿到跟前，打发他出去。兴儿大惊道：“小的并不曾坏老爷事体，如何打发小的？”部郎道：“不为你坏事，只因家中人口不

里泛指最高的官阶。

“裴令公”三句——裴令公指唐代裴度，官至宰相，这里所述传说，见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卷九《裴晋公义还原配》“入话”。

“窦谏议”三句——窦谏议指宋代窦禹钧，官至左谏议大夫，这里所述传说，见王稚登《全德记》。

微行——指旧时帝王或高官装扮成普通人模样，到各处查看民情或出游行乐。

登大宝——即登基当了皇帝。

尚宝司丞——负责皇帝印玺的官员。

风鉴——即相术。的卢——马名，传说是一种凶马，《相马经》说这种马“奴乘客死，主乘弃市”，很不吉利。

安，袁尚宝爷相道，都是你的缘故。没奈何，打发你在外去过几时，看光景再处。”兴儿也晓得袁尚宝相术通神，如此说了，毕竟难留。却又舍不得家主，大哭一场，拜倒在地。部郎也有好些不忍，没奈何强遣了他。果然，兴儿出去了，家中人口从此平安。部郎合家越信尚宝之言，不为虚谬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兴儿含悲离了王家，未曾寻得投主，权在古庙栖身。一日走到坑厕上厕屎，只见壁上挂着一个包裹。他提下来一看，乃是布线密扎，且是沉重。解开一看，乃是二十多包银子。看见了，伸着舌头缩不进来，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有此银子，不忧贫了。就是家主赶了出来，也不妨。”又想一想，道：“我命本该穷苦，投靠了人家，尚且道是相法妨碍家主，平白无事赶了出来。怎得有福气受用这些物事？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，带了来用，因为登东司，挂在壁间失下了的，未必不关着几条性命。我拿了去，虽无人知道，却不做了阴鹭事体？毕竟等人来寻，还他为是。”左思右想，带了这个包裹，不敢走离坑厕。沉吟到将晚，不见人来。放心不下，取了一条草荐，竟在坑版上铺了，把包裹塞在头底下，睡了一夜。

明日绝早，只见一个人头蓬眼肿，走到坑中来。见有人在里头，看一看壁间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东西已不见了，如何回去得？”将头去坑墙上乱撞。兴儿慌忙止他道：“不要性急。有甚话，且与我说个明白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主人托俺将着银子到京中做事，昨日偶因登厕，寻个竹钉，挂在壁上。已后登厕已完，竟自去了，忘记取了包裹。而今主人的事既做不得，银子又无了，怎好白手回去见他？要这性命做甚！”兴儿道：“老兄不必着忙，银子是小弟拾得在此，自当奉璧。”那个人听见了，笑逐颜开，道：“小哥若肯见还，当以一半奉谢。”兴儿道：“若要谢时，我昨夜连包拿了去不得？何苦在坑版上，忍了臭气睡这一夜！不要昧了我的心。”把包裹一撩，竟还了他。那个人见是个小厮，又且说话的确，做事慷慨，便问道：“小哥高姓？”兴儿道：“我姓郑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俺的主人姓郑，河间府人，是个世袭指挥。只因进京来讨职事做，叫俺拿银子来使用，不知是昨日失了，今日却得小哥还俺。俺明日做事停当了，同小哥去见俺家主，说小哥这等好意，必然有个好处。”

两个欢欢喜喜，同到一个饭店中，殷殷勤勤，买酒请他，问他本身来历。他把投靠王家，因相被逐，一身无归，上项苦情备细述了一遍。那个人道：“小哥患难之中见财不取，一发难得。而今不必别寻道路，只在我下处同住了，待我干成了这事，带小哥到河间府罢了。”兴儿就问那个人姓名。那个人道：“俺姓张，在郑家做都管，人只叫我做张都管。不要说俺家主人，就是俺自家也盘缠得小哥一两个月起的。”兴儿正无投奔，听见如此说，也自喜欢。从此只在饭店中安歇，与张都管看守行李。张都管自去兵部做事，有银子得用了，自然无不停当，取郑指挥做了巡抚标下旗鼓官。张都管欣然走到下处，对兴儿说道：“承小哥厚德，主人已得了职事，这分明是小哥作成的。俺与你只索同到家去报喜罢了，不必在此停留。”即忙收拾行李，雇了两个牲口，做一路回来。

东司——厕所的别称。古时寺庙均在堂东建厕，故云。

奉璧——指归还原物，语自蔺相如“完璧归赵”故事演化而来。

指挥——明代负责街巷防卫的下级军官。

都管——总管家。

到了家门口，张都管留兴儿在外边住了，先进去报与家主郑指挥。郑指挥见了衙门，不胜之喜，对张都管道：“这事全亏你能干得来。”张都管道：“这事全非小人之能。一来主人福荫，二来遇个恩星，得有今日。若非那个恩星，不要说主人官职，连小人性命也不能勾回来见主人了。”郑指挥道：“是何恩星？”张都管把登厕失了银子、遇着郑兴儿厕板上守了一夜、原封还他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郑指挥大惊道：“天下有这样义气的人！而今这人在那里？”张都管道：“小人不敢忘他之恩，邀他同到此间，拜见主人。见在外面。”郑指挥道：“正该如此。快请进来！”张都管走出门外，叫了兴儿，一同进去见郑指挥。兴儿是做小厮过的，见了官人，不免磕个头下去。郑指挥自家也跪将下去，扶住了，说道：“你是俺恩人，如何行此礼？”兴儿站将起来。郑指挥仔细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此非下贱之相。况且器量宽洪，立心忠厚，他日必有好处。”讨坐来与他坐了。兴儿那里肯坐？推逊了一回，只得依命坐了。指挥问道：“足下何姓？”兴儿道：“小人姓郑。”指挥道：“忝为同姓，一发妙了。老夫年已望六，尚无子嗣。今遇大恩，无可相报。不是老夫要讨便宜，情愿认义足下做个养子，恩礼相待，少报万一。不知足下心下如何？”兴儿道：“小人是执鞭随镫之人，怎敢当此？”郑指挥道：“不如此说。足下高谊，实在古人之上。今欲酬以金帛，足下既轻财重义，岂有重赏不取，反受薄物之理？若便恁然无关，视老夫为何等负义之徒？幸叨同姓，实是天缘。只恐有屈了足下，于心不安。足下何反见外如此？”指挥执意既坚，张都管又在旁边一力撺掇，兴儿只得应承。当下拜了四拜，认义了。此后内外人多叫他郑大舍人，名字叫做郑兴邦。连张都管也让他做小家主了。

那舍人北边出身，从小晓得些弓马。今在指挥家，带了同往蓟州任所，广有了得的教师，日日教习，一发熟娴，指挥愈加喜欢。况且做人和气，又凡事老成谨慎，合家之人，无不相投。指挥已把他名字报去，做了个应袭舍人。那指挥在巡抚标下，甚得巡抚之心，年终累荐，调入京营，做了游击将军，连家眷进京，郑舍人也同往。到了京中，骑在高头骏马上，看见街道，想起旧日之事，不觉凄然泪下。有诗为证：

昔年在此拾遗金，蓝缕身躯乞丐心。

怒马鲜衣今日过，泪痕还似旧时深。

却说郑游击又与舍人用了些银子，得了应袭冠带，以指挥职衔听用。在京中往来拜客，好不气概！他自离京中，到这个地位，还不上三年。此时王部郎也还在京中。舍人想道：“人不可忘本。我当时虽被王家赶了出来，却是主人原待得我好的。只因袁尚宝有妨碍主人之说，故此听信了他，原非本意。今我自到义父家中，何曾见妨了谁来？此乃尚宝之妄言，不关旧主之事。今得了这个地步，还该去见他一见，才是忠厚。只怕义父怪道翻出旧底本，人知不雅，未必相许。”即把此事从头至尾来与义父郑游击商量。游击称赞道：“贵不忘贱，新不忘旧，都是人生实受用好处，有何妨碍？古来多少王公大人、天子宰相，在尘埃中屠沽下贱起的，大丈夫正不可以此芥蒂。”

舍人得了养父之言，即便去穿了素衣服，腰系金镶角带，竟到王部郎寓

舍人——原系官名，为官府中亲近的僚属，宋元以后成为对贵显子弟的通称，犹如说“公子”。

游击将军——明代武官名，在总兵属下，无固定编制。

所来。手本 上写着：

门下走卒应袭听用指挥郑兴邦叩见。

王部郎接了手本，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此是何人，却来见我？又且写门下走卒，是必曾在那里相会过来。”心下疑惑。元来京里部官清澹，见是武官来见，想是有些油水的，不到得作难，就叫“请进！”郑舍人一见了王部郎，连忙磕头下去。王部郎虽是旧主人，今见如此冠带换扮了，一时那里遂认得？慌忙扶住，道：“非是统属，如何行此礼？”舍人道：“主人岂不记那年的兴儿么？”部郎仔细一看，骨格虽然不同，体态还认得出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足下何自能致身如此？”舍人把认了义父，讨得应袭指挥，今义父见在京营做游击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“因不忘昔日看待之恩，敢来叩见。”王部郎见说罢，只得看坐。舍人再三不肯，道：“分该侍立。”部郎道：“今足下已是朝廷之官，如何拘得旧事？”舍人不得已，傍坐了。部郎道：“足下有如此后步，自非家下所能留。只可惜袁尚宝妄言误我，致得罪于足下，以此无颜。”舍人道：“凡事有数。若当时只在主人处，也不能得认义父，以有今日。”部郎道：“事虽如此，只是袁尚宝相术可笑，可见向来浪得虚名耳。”

正要摆饭款待，只见门上递一帖进来，道：“尚宝袁爷要来面拜。”部郎抚掌大笑，道：“这个相不着的又来了，正好取笑他一回。”便对舍人道：“足下且到里面去，只做旧时妆扮了。停一会，待我与他坐了，竟出来照旧送茶，看他认得出认不出。”舍人依言，进去卸了冠带，与旧日同伴取了一件青长衣披了。听得外边尚宝坐定讨茶，双手捧了一个茶盘，恭恭敬敬出来送茶。袁尚宝注目一看，忽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此位何人，乃在此送茶？”部郎道：“此前日所逐出童子兴儿便是。今无所归，仍来家下服役耳。”尚宝道：“何太欺我！此人不论后日，只据目下，乃是一金带武职官，岂宅上服役之人哉？”部郎大笑道：“老先生不记得前日相他妨碍主人，累家下人口不安的说话了？”尚宝方才省起向来之言，再把他端相了一回，笑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前日果有此言。却是前日之言也不差，今日之相也不差。”部郎道：“何解？”尚宝道：“此君满面阴德纹起，若非救人之命，必是还人之物，骨相已变。看来有德于人，人亦报之。今日之贵，实由于此，非学生之有误也。”舍人不觉失声道：“袁爷真神人也！”遂把厕中拾金还人，与掣到河间认义父亲，应袭冠带，前后事备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日念旧主人，所以到此。”部郎起初只晓得认义之事，不晓得还金之事，听得说罢，肃然起敬道：“郑君德行，袁公神术，俱足不朽。快教取郑爷冠带来！”穿着了，重新与尚宝施礼。部郎连尚宝多留了筵席，三人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王部郎去拜了郑游击，就当答拜了舍人。遂认为通家，往来不绝。后日郑舍人也做到游击将军而终，子孙竟得世荫。只因一点善念，脱胎换骨，享此爵禄。所以奉劝世人，只宜行好事，天并不曾亏了人。有古风一首为证：

袁公相术真奇绝，唐举许负无差别。

片言甫出鬼神惊，双眸略展荣枯决。

手本——亦称“手板”，旧时下属见上司或门生见老师所用的名帖。

后步——事后的地位、前程。

浪得——犹如说漫得、空得。

唐举、许负——古代两位相术大师。唐举为战国时梁人，许负为汉时老妇，相传他们相面识人、预卜吉凶，都极灵验。

儿童妨主运何乖，流落街衢实可哀。
还金一举堪夸羨，善念方萌已脱胎。
郑公生平原倜傥，百计思酬恩谊广。
螟蛉同姓是天缘，冠带加身报不爽。
京华重忆主人情，一见袁公便起惊。
阴功获福从来有，始信时名不浪称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艚

诗云：

菀枯 本是无常数，何必当风使尽帆？

东海扬尘犹有日，白衣苍狗 刹那间。

话说人生荣华富贵，眼前的多是空花，不可认为实相。如今人一有了时势，便自道是万年不拔之基；傍边看的人，也是一样见识。岂知转眼之间，灰飞烟灭。泰山化作冰山，极是不难的事。俗语两句话说得好：“宁可无了有，不可有了无。”专为贫贱之人，一朝变泰，得了富贵，苦尽甜来，滋味深长。若是富贵之人，一朝失势，落泊 起来，这叫做“树倒猢猻散”，光景着实难堪了。却是富贵的人，只据目前时势，横着胆，昧着心，任情做去，那里管后来有下稍 没下稍？曾有一个笑话，道是一个老翁有三子，临死时分付道：“你们尚有所愿，实对我说，我死后求之上帝。”一子道：“我愿官高一品。”一子道：“我愿田连万顷。”末一子道：“我无所愿，愿换大眼睛一对。”老翁大骇道：“要此何干？”其子道：“等我撑开了大眼，看他们富的富，贵的贵。”此虽是一个笑话，正合着古人云：

长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。

虽然如此，然那等熏天赫地富贵人，除非是遇了朝廷诛戮，或是生下子孙不肖，方是败落散场，再没有一个身上先前做了贵人，以后流为下贱，现世现报，做人笑柄的。看官，而今且听小子先说一个好笑的，做个入话。

唐朝僖宗皇帝即位，改元乾符。是时宦宦骄横。有个小 坊使内官田令孜，是上为晋王 时有宠，及即帝位，使知枢密院，遂擢为中尉。上时年十四，专事游戏，政事一委令孜，呼为阿父，迁除官职，不复关白。其时京师有一流棍，叫名李光，专一阿谀逢迎，谄事令孜。令孜甚是喜欢、信用，荐为左军使。忽一日，奏授朔方节度使。岂知其人命薄，没福消受，敕下之日，暴病卒死。遗有一子，名唤德权，年方二十馀岁。令孜老大不忍，心里要抬举他，不论好歹，署了他一个剧职。时黄巢破长安，中和元年，陈敬瑄在

菀（yú 鱼）枯——本指草木盛衰，这里比喻人生的富贫荣辱。菀，树木繁茂的样子。

白衣苍狗——缩用杜甫“天上浮云如白衣，斯须变幻为苍狗”诗意，以风云变化无常，比喻世事莫测。

实相——佛家语，意为真实面貌。

落泊——同“落魄”，穷困失意。

下稍——结果、结局。

乾符——唐僖宗李儂年号，公元 874—879 年。

上为晋王——上，皇上，指唐僖宗。据《唐书·僖宗纪》，僖宗即位前封“普王”，这里作“晋王”，误。

枢密院——按：唐代宗时始置枢密使，以宦官任之，职掌表奏，干预朝政。僖宗时尚无枢密院之名，至五代后唐始改后梁崇政院为枢密院，成为执掌国家军务的机构。

中尉——指“护军中尉”，皇帝禁卫军的统率者，以宦官充任。

关白——告知、禀报。

流棍——即流氓、恶棍，指行为不法的人。

剧职——重要官职。

中和元年——公元 881 年。中和为僖宗的年号。

成都，遣兵来迎僖皇。令孜遂劝僖皇幸蜀，令孜扈驾，即便叫了李德权同去。僖皇行在 住于成都，令孜与敬瑄相与交结，盗专国柄，人皆畏威。德权在两人左右，远近仰奉，凡奸豪求名求利者，多贿赂德权，替他两处打关节。数年之间，聚贿千万，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右仆射，一时熏灼无比。后来僖皇薨逝，昭皇 即位。大顺二年 四月，西川节度使王建屡表请杀令孜、敬瑄。朝廷惧怕二人，不敢轻许。建使人告敬瑄作乱、令孜通凤翔书，不等朝廷旨意，竟执二人杀之。草奏云：

开柙出虎，孔宣父不责他人；当路斩蛇，孙叔敖盖非利己。专杀不行于阃外，先机恐失于毂中。

于时追捕二人余党甚急，德权脱身，遁于复州。平日枉有金银财货万万千千，一毫却带不得，只走得空身。盘缠了几日，衣服多当来吃了，单衫百结，乞食通途。可怜昔日荣华，一旦付之春梦。

却说天无绝人之路。复州有个后槽健儿，叫做李安，当日李光未际时，与他相熟。偶在道上行走，忽见一人褴褛丐食，仔细一看，认得是李光之子德权，心里恻然。邀他到家里，问道：“我闻得你父子在长安富贵，后来破败，今日何得在此？”德权将官司追捕田、陈余党，脱身亡命，到此困穷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李安道：“我与汝父有交，你便权在舍下住几时。怕有人认得，你可改个名，只认做我的侄儿，便可无事。”德权依言，改名彦思，就认他这看马的做叔叔，不出街上乞化了。未及半年，李安得病将死。彦思见后槽有官给的工食，遂叫李安投状，道：“身已病废，乞将侄彦思继充后槽。”不数日，李安果死，彦思遂得补充健儿，为牧守圉人，不须忧愁衣食，自道是十分侥幸。岂知渐渐有人晓得他曾做仆射过的。此时朝政紊乱，法纪废弛，也无人追究他的踪迹。但只是起他个混名，叫他做看马李仆射。走将出来时，众人便指手点脚，当一场笑话。

看官，你道仆射是何等样大官，后槽是何等样贱役！如今一人身上，先做了仆射，收场结果，做得个看马的，岂不可笑？却又一件：那些人依附内相，原是冰山，一朝失势，破败死亡，此是常理。留得残生看马，还是便宜的事，不足为怪。如今再说当日同时有一个官员，虽是得官不正，侥幸来的，却是自己所挣。谁知天不帮衬，有官无禄。并不曾犯着一个对头，并不曾做着一件事体，都是命里所招，下稍头弄得没出豁，比此更为可笑。诗曰：

富贵荣华何足论？从来世事等浮云。

登场傀儡休相吓，请看当艄郭使君。

行在——即“行在所”，皇帝所在之处，后专指皇帝游幸时的临时住所。

昭皇——唐昭宗李晔，公元889—904年在位。

大顺二年——公元891年。大顺为唐昭宗的第二个年号。据《唐书》载，王建杀田令孜、陈敬瑄是在唐昭宗景福二年（893），此处误。

“开柙”二句——《论语·季氏》载，季氏将伐颛臾，孔子曰：“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这里借用此事。孔宣父即孔子；孔子这话的原意并非“不责他人”。柙，关猛兽的笼子。

“当路”二句——孙叔敖为春秋时楚国大夫，传说他小时曾途中遇见两头蛇。古人迷信，说是见两头蛇的人必死，孙叔敖为免他人受害，便将蛇杀死了。

阃外——这里指城门之外。

复州——今湖北省沔阳县。

后槽——马夫、养马人。后文“圉（Y 语）人”，义同此。

这本话文就是唐僖宗朝，江陵有一个人，叫做郭七郎。父亲在日，做江湘大商，七郎长随着船上去走的。父亲死过，是他当家了。真个是家资巨万，产业广延，有鸦飞不过的田宅，贼扛不动的金银山，乃楚城富民之首。江淮河朔的贾客，多是领他重本，贸易往来。却是这些富人，唯有一项不平心，是他本等：大等秤进，小等秤出。自家的，歹争做好；别人的，好争做歹。这些领他本钱的贾客，没有一个不受尽他累的。各各吞声忍气，只得受他。你道为何？只为本钱是他的，那江湖上走的人，拚得陪些辛苦在里头，随你尽着欺心算帐，还只是仗他资本营运，毕竟有些便宜处。若一下冲撞了他，收拾了本钱去，就没蛇得弄了。故此随你克剥，只是行得去的，本钱越弄越大。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。

那时有一个极大商客，先前领了他几万银子，到京都做生意，去了几年，久无音信。直到乾符初年，郭七郎在家，想着这主本钱没着落。他是大商，料无失所，可惜没个人往京去一讨。又想一想道：“闻得京都繁华去处，花柳之乡，不若借此事由，往彼一游。一来可以索债，二来买笑追欢，三来觑个方便，觅个前程，也是终身受用。”算计已定。七郎有一个老母、一弟、一妹在家，奴婢下人无数，只是未曾娶得妻子。当时分付弟妹承奉母亲，着一个都管看家，余人各守职业做生理。自己却带几个惯走长路、会事的家人在身边，一面到京都来。七郎从小在江湖边生长，贾客船上往来，自己也会撑得篙，摇得橹，手脚快便，把些饥餐渴饮之路，不在心上。不则一日到了。

元来那个大商姓张，名全，混名“张多宝”。在京都开几处解典库，又有几所缣段铺，专一放官吏债，打大头脑的。至于居间说事，买官鬻爵，只要他一口担当，事无不成。也有叫他做“张多保”的，只为凡事多是他保得过，所以如此称呼。满京人无不认得他的，郭七郎到京，一问便着。他见七郎到了，是个江湘债主，起初进京时节，多亏他的几万本钱做桩，才做得开，成得这个大气概。一见了欢然相接，叙了寒温，便摆起酒来。把轿去教坊里请了几个有名的，前来陪侍，宾主尽欢。酒散后，就留一个绝顶的妓者，叫做王赛儿，相伴了七郎，在一个书房里宿了。富人待富人，那房舍精致，帷帐华侈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起来，张多保不待七郎开口，把从前连本连利一算，约该有十来万了，就如数搬将出来，一手交兑。口里道：“只因京都多事，脱身不得。亦且挈了重资，江湖上难走，又不可轻易托人，所以迟了几年。今得七郎自身到此，交明了此一宗，实为两便。”七郎见他如此爽利，心下喜欢。便道：“在下初入京师，未有下处。虽承还清本利，却未有安顿之所。有烦兄长替在下寻个寓舍何如？”张多保道：“舍下空房尽多，闲时还要招客，何况兄长通家，怎到别处作寓？只须在舍下安歇，待要启行时，在下周置动身，管取安心无虑。”七郎大喜，就在张家间壁一所大客房住了。当日取出十两银子送与王赛儿，做昨日缠头之费。夜间七郎摆还席，就央他陪酒。张多保不肯要他破钞，自己也取十两银子来送，叫还了七郎银子。七郎那里肯？推来推去，大家多不肯收进去，只便宜了这王赛儿，落得两家都取了，两人方才

大头脑——指整笔生意、大宗买卖。

做桩——打基础、做根底。

周置——周密地安排布置。

缠头——对歌舞妓人的赏赐。据传最初赏赐歌舞妓人时，以锦彩置之头上，因而得名。

快活。是夜宾主两个与同王赛儿，行令作乐饮酒，愈加熟分有趣，吃得酩酊而散。王赛儿本是个有名的上厅行首，又见七郎有的是银子，放出十分擒拿的手段来。七郎一连两宵，已此着了迷魂汤。自此同行同坐，时刻不离左右，径不放赛儿到家里去了。赛儿又时常接了家里的姊妹，轮递来陪酒插趣，七郎赏赐无算。那鸨儿又有做生日、打差买物事、替还债许多科分出来，七郎挥金如土，并无吝惜。才是行径如此，便有帮闲钻懒一班儿人，出来诱他去跳槽。大凡富家浪子，心性最是不常，搭着便生根的，见了一处，就热一处。王赛儿之外，又有陈娇、黎玉、张小小、郑翩翩，几处往来，都一般的撒漫使钱。那伙闲汉又领了好些王孙贵戚好赌博的，牵来局赌，做圈做套，赢少输多，不知骗去了多少银子。

七郎虽是风流快活，终久是当家立计好利的人。起初见还的利钱多在里头，所以放松了些手。过了三数年，觉道用得多了，捉捉后手看，已用过了一半有多了。心里猛然想着家里头，要回家，来与张多保商量。张多保道：“此时正是濮人王仙芝作乱，剽掠郡县，道路梗塞。你带了偌多银两，待往那里去？恐到不得家里。不如且在此盘桓几时，等路上平静好走，再去未迟。”七郎只得又住了几日。

偶然一个闲汉，叫做包走空包大，说起朝廷用兵紧急，缺少钱粮，纳了些银子，就有官做；官职大小，只看银子多少。说得郭七郎动了火。问道：“假如纳他数百万钱，可得何官？”包大道：“如今朝廷昏浊，正正经经纳钱，就是得官，也只有数，不能勾十分大的。若把这数百万钱，拿去私下买嘱了主爵的官人，好歹也有个刺史做。”七郎吃一惊，道：“刺史也是钱买得的？”包大道：“而今的世界，有甚么正经？有了钱，百事可做。岂不闻崔烈五百万买了个司徒么？而今空名大将军告身，只换得一醉。刺史也不难的。只要通得关节，我包你做得来便是。”正说时，恰好张多保走出来。七郎一团高兴，告诉了适才的说话。张多保道：“事体是做得来的，在下手中也弄过几个了。只是这件事，在下不撞掇得兄长做。”七郎道：“为何？”多保道：“而今的官，有好些难做。他们做得兴头的，多是有根基，有脚力，亲戚满朝，党与四布，方能勾根深蒂固，有得钱赚，越做越高。随你去剥削小民，贪污无耻，只要有使用，有人情，便是万年无事的。兄长不过是白身人，便弄上一个显官，须无四壁倚仗，到彼地方，未必行得去。就是行得去时，朝里如今专一讨人便宜，晓得你是钱换来的，略略等你到任一两个月，

上厅行首——旧时官妓应承歌舞，色艺出众者排在行列之前，称为“上厅行首”；后来用作名妓的代称。上厅，亦作“上停”。

科分——本是古代剧本中表示动作情态的说明部分，也叫“科泛”；口语中用来指人们的举动、行为。这里指鸨儿编造名目骗取钱财。

跳槽——此指另觅新欢。

捉捉后手——估量一下日后的财物。

王仙芝——唐末农民起义领袖，濮州（治所在今山东省鄄城北）人。

崔烈——东汉时，汉灵帝公开卖官爵，崔烈以五百万钱得为司徒。司徒是古代最高的官职，为“三公”之一。

告身——旧时委任官吏的凭信，类似后来的委任状。

白身——指没有功名的人。

有了些光景，便道勾你了，一下子就涂抹着，岂不枉费了这些钱？若是官好做时，在下也做多时了。”七郎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小弟家里有的是钱，没的是官。况且身边现有钱财，总是不便带得到家，何不于此处用了些？博得个腰金衣紫，也是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就是不赚得钱时，小弟家里原不希罕这钱的。就是不做得兴时，也只是做过了一番官了。登时住了手，那荣耀是落得的。小弟见识已定，兄长不要扫兴。”多保道：“既然长兄主意要如此，在下当得效力。”当时就与包大两个商议，去打关节。那个包大走跳路数极熟，张多保又是个有身家、干大事惯的人，有甚么弄不来的事？元来唐时使用的是钱，千钱为缗。就用银子准时，也只是以钱算帐。当时一缗钱，就是今日的一两银子，宋时却叫做一贯了。张多保同包大将了五千缗，悄悄送到主爵的官人家里。那个主爵的官人，是内官田令孜的收纳户，百灵百验。又道是无巧不成话。其时有个粤西横州刺史郭翰，方得除授，患病身故，告身还在铨曹。主爵的受了郭七郎五千缗，就把籍贯改注，即将郭翰告身，转付与了郭七郎，从此改名做了郭翰。

张多保与包大接得横州刺史告身，千欢万喜，来见七郎称贺。七郎此时头轻脚重，连身子都麻木起来。包大又去唤了一部梨园子弟，张多保置酒张筵，是日就换了冠带。那一班闲汉晓得七郎得了个刺史，没一个不来贺喜撮空，大吹大擂，吃了一日的酒。又道是：“苍蝇集秽，蝼蚁集膻，鸨鸽子旺边飞。”七郎在京都，一向撒漫有名，一旦得了刺史之职，就有许多人来投靠他做使令的。少不得官不威牙爪威，做都管，做大叔，走头站，打驿吏，欺估客，诈乡民，总是这一干人了。

郭七郎身子如在云雾里一般，急思衣锦荣归，择日起身。张多保又设酒饯行。起初这些往来的闲汉、姊妹，多来送行。七郎此时眼孔已大，各各发些赏赐，气色骄傲，傍若无人。那些人让他是个见任刺史，胁肩谄笑，随他怠慢，只消略略眼梢带去，口角惹着，就算是十分殷勤好意了。如此揶揄了几日，行装打迭已备，齐齐整整起行，好不风骚！一路上想道：“我家里资产既饶，又在大郡做了刺史，这个富贵不知到那里才住。”心下喜欢，不觉日逐卖弄出来。那些原跟去京都家人，又在新投的家人面前，夸说着家里许多富厚之处。那新投的一发喜欢，道是投得着好主了，前路去耀武扬威，自不必说。

无船上马，有路登舟，看看到得江陵境上来。七郎看时，吃了一惊。但见：

人烟稀少，间井荒凉。满前败宇颓垣，一望断桥枯树。乌焦木柱，无非放火烧残；赭白粉墙，尽是杀人染就。尸骸没主，乌鸦与蝼蚁相争；鸡犬无依，鹰隼与豺狼共饱。任是石人须下泪，总教铁汉也伤心。

元来江陵渚宫一带地方，多被王仙芝作寇残灭，里闾人物，百无一存。若不

涂抹——勾掉、删除，这里指削去官职。

走跳——从中拉关系，通关节。跳，指乘船上下的“跳板”，这里有引渡之意。

铨曹——负责量才授官的衙署。唐代吏部设有三铨（尚书铨、中铨、东铨）分任选官授职事宜；这里所指就是吏部。

撮空——凑热闹，捧场。

使令——仆役、当差。

渚宫——春秋时楚国别宫，故址在湖北省沙市市内。

是水道明白，险些认不出路径来。七郎看见了这个光景，心头已自劈劈地跳个不停。到了自家岸边，抬头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都弄做了瓦砾之场。偌大的房屋，一间也不见了。母亲、弟妹、家人等，俱不知一个去向。慌慌张张，走头无路，着人四处找寻。

找寻了三四日，撞着旧时邻人，问了详细，方知地方被盜兵炒乱，弟被盜杀，妹被抢去，不知存亡。只剩得老母与一两个丫头，寄居在古庙傍边两间茅屋之内。家人俱各逃窜，囊囊尽已荡空。老母无以为生，与两个丫头替人缝针补线，得钱度日。七郎闻言，不胜痛伤，急急领了从人，奔至老母处来。母子一见，抱头大哭。老母道：“岂知你去后，家里遭此大难。弟妹俱亡，生计都无了。”七郎哭罢，拭泪道：“而今事已到此，痛伤无益。亏得儿子已得了官，还有富贵荣华日子在后面，母亲且请宽心。”母亲道：“儿得了何官？”七郎道：“官也不小，是横州刺史。”母亲道：“如何能勾得此显爵？”七郎道：“当今内相当权，广有私路，可以得官。儿子向张客取债，他本利俱还，钱财尽多在身边，所以将钱数百万，勾干得此官。而今衣锦荣归，省看家里，随即星夜到任去。”七郎叫从人取冠带过来穿着了。请母亲坐好，拜了四拜。又叫身边随从旧人，及京中新投的人，俱各磕头，称太夫人。母亲见此光景，虽然有些喜欢，却叹口气道：“你在外边荣华，怎知家丁尽散，分文也无了。若不营勾这官，多带些钱归来用度也好。”七郎道：“母亲诚然女人家识见。做了官，怕少钱财？而今那个做官的家里，不是千万百万，连地皮多卷了归家的？今家业既无，只索撇下此间，前往赴任。做得一年两年，重撑门户，改换规模，有何难处！儿子行囊中，还剩有二三千缗，尽勾使用。母亲不必忧虑。”母亲方才转忧为喜，笑逐颜开，道：“亏得儿子峥嵘有日，奋发有时，真是谢天谢地！若不是你归来，我性命只在目下了。而今何时可以动身？”七郎道：“儿子原想此一归来，娶个好媳妇，同享荣华。而今看这个光景，等不得做这事了。且待上了任，再做商量。今日先请母亲上船安息。此处既无根绊，明日换个大船，就做好日开了罢。早到得任一日，也是好的。”

当夜请母亲先搬在来船中了。茅舍中破锅、破灶、破碗、破罐，尽多撇下。又分付当直的，雇了一只往西粤长行的官船。次日搬过了行李，下了舱口停当，烧了利市神福，吹打开船。此时老母与七郎俱各精神荣畅，志气轩昂。七郎不曾受苦，是一路兴头过来的，虽是对着母亲，觉得满盈得意，还不十分怪异。那老母是历过苦难的，真是地下超升在天上，不知身子几都大了。

一路行去，过了长沙，入湘江，次永州。州北江漂有个佛寺，名唤兜率禅院，舟人打点泊船在此过夜。看见岸边有大橦树一株，围合数抱，遂将船缆结在树上，结得牢牢的，又钉好了桩橛。七郎同老母进寺随喜，从人撑起伞盖跟后。寺僧见是官员，出来迎接送茶，私问来历。从人答道：“是见任西粤横州刺史。”寺僧见说是见任官，愈加恭敬，陪侍指引，各处游玩。那老母但看见佛菩萨像，只是磕头礼拜，谢他覆庇。天色晚了，俱各回船安息。

内相——即“内官”，指宦官。

峥嵘——本义形容山势高耸，这里指出人头地、不同寻常。

根绊——犹如说牵挂。

永州——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，辖湖南南部及广西北部一带。

黄昏左侧，只听得树梢呼呼的风响。须臾之间，天昏地黑，风雨大作。但见：

封姨逞势，巽二施威。空中如万马奔腾，树杪似千军拥沓。浪涛澎湃，分明战鼓齐鸣；圩岸倾颓，恍惚轰雷骤震。山中虬虎啸，水底老龙惊。尽知巨树可维舟，谁道大风能拔木。

众人听见风势甚大，心下惊惶。那艄公心里道是：“江风虽猛，亏得船系在极大的树上，生根得牢，万无一失。”睡梦之中，忽听得天崩地裂价一声响亮。元来那株橹树年深月久，根行之处，把这些帮岸都拱得松了。又且长江巨浪，日夜淘洗，岸如何得牢？那树又大了，本等招风，怎当这一只狼狽的船，尽做力生根在这树上。风打得船猛，船牵得树重，树趁着风威，底下根在浮石中绊不住了，豁刺一声，竟倒在船上来，把只船打得粉碎。船轻树重，怎载得起？只见水乱滚进来，船已沉了。舱中碎板，片片而浮。睡的婢仆，尽没于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艄公慌了手脚，喊将起来。郭七郎梦中惊醒，他从小原晓得些船上的事，与同艄公竭力死拖住船缆，才把个船头凑在岸上，搁得住。急在舱中水里，扶得个母亲，搀到得岸上来，逃了性命。其后艄人等，舱中什物行李，被几个大浪泼来，船底俱散，尽漂没了。其时深夜昏黑，山门紧闭，没处叫唤，只得披着湿衣，三人捶胸跌脚价叫苦。

守到天明，山门开了，急急走进寺中，问着昨日的主僧。主僧出来，看见他慌张之势，问道：“莫非遇了盗么？”七郎把树倒舟沉之话，说了一遍。寺僧忙走出看，只见岸边一只破船沉在水里岸上大橹树倒来压在其上了，吃了一惊。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，一同艄公到破板舱中，遍寻东西，俱被大浪打去，没讨一些处；连那张刺史的告身，都没有了。寺僧权请进一间静室，安住老母。商量到零陵州州牧处陈告情由，等所在官司替他动了江中遭风失水的文书，还可赴任。计议已定，有烦寺僧一往。寺僧与州里人情厮熟，果然叫人去报了。谁知：

浓霜偏打无根草，祸来只奔福轻人。

那老母原是兵戈扰攘中，看见杀儿掠女，惊坏了再苏的。怎当夜来这一惊，可又不小。亦且婢仆俱亡，生资都尽，心中转转苦楚，面如腊查，饮食不进，只是哀哀啼哭，卧倒在床，起身不得了。七郎愈加慌张，只得劝母亲道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虽是遭此大祸，儿子官职还在，只要到得任所便好了。”老母带着哭道：“儿！你娘心胆俱碎，眼见得无那活的人了，还说这太平的话则甚！就是你做得官，娘看不着了。”七郎一点痴心，还指望等娘好起来，就地方起个文书，前往横州到任，有个好日子在后头。谁想老母受惊太深，一病不起。过不多两日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。

七郎痛哭一场，无计可施。又与僧家商量，只得自往零陵州哀告州牧。州牧几日前曾见这张失事的报单过，晓得是真情。毕竟官官相护，道他是隔省上司，不好推得干净身子。一面差人替他殡葬了母亲，又重重资助他盘缠，

左侧——接近、靠近。

“封姨”二句——指狂风大作。封姨、巽（xùn 逊）二，均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。

（xiào 孝）虎——怒吼咆哮的老虎。

长江——大江，这里指湘江。

零陵州州牧——零陵州即永州，唐代曾一度改永州为零陵郡。州牧是刺史的代称，因汉代称刺史为州牧；唐代只有都城或陪都的地方长官称牧。

以礼送了他出门。七郎亏得州牧周全，幸喜葬事已毕，却是丁了母忧，去到任不得了。寺僧看见他无了根蒂，渐渐怠慢，不肯相留。要回故乡，已此无家可归。没奈何，就寄住在永州一个船埠经纪人的家里，——原是他父亲在时，走客认得的。却是囊橐俱无，止有州牧所助的盘缠，日吃日减，用不得几时，看看没有了。

那些做经纪的人，有甚情谊？日逐有些怨咨起来，未免茶迟饭晏，箸长碗短。七郎觉得了，发话道：“我也是一郡之主，当是一路诸侯。今虽丁忧，后来还有日子。如何恁般轻薄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说不得一郡两郡，皇帝失了势，也要忍些饥饿，吃些粗粝。何况于你是未任的官！就是官了，我每又不是什么横州百姓，怎么该供养你？我们的人家，不做不活，须是吃自在食不起的。”七郎被他说了几句，无言可答，眼泪汪汪，只得含着羞耐了。再过两日，店主人的寻事炒闹，一发看不得了。七郎道：“主人家，我这里须是异乡，并无一人亲识可归。一向叨扰府上，情知不当，却也是没奈何了。你有甚么觅衣食的道路，指引我一个儿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你这样人，种火又长，拄门又短，郎不郎，秀不秀的。若要觅衣食，须把个官字儿阁起，照着常人佣工做活，方可度日。你却如何去得？”七郎见说到佣工做活，气忿忿地道：“我也是方面官员，怎便到此地位？”

思想零陵州州牧前日相待甚厚，不免再将此苦情告诉他一番，定然有个处法，难道白白饿死一个刺史在他地方了不成？写了个帖，又无一个人跟随，自家袖了，葳葳蕤蕤，走到州里衙门上来递。那衙门中人见他如此行径，必然是打抽丰没廉耻的，连帖也不肯收他的。直到再三央及，把上项事一一分诉，又说到替他殡葬，厚礼赙行之事，——这却衙门中都有晓得的，——方才肯接了进去，呈与州牧。州牧看了，便有好些不快活起来，道：“这人这样不达时务的。前日吾见他在本州失事，又看上司体面，极意周全他去了，他如何又在此缠扰？或者连前日之事，未必是真，多是神棍假装出来骗钱的，未可知。纵使是真，必是个无耻的人，还有许多无厌足处。吾本等好意，却叫得引鬼上门。我而今不便追究，只不理他罢了。”分付门上不受他帖，只说“概不见客”，把原帖还了。七郎受了这一场冷淡，却又想回下处不得，住在衙门上守他出来时，当街叫喊。州牧坐在轿上问道：“是何人叫喊？”七郎口里高声答道：“是横州刺史郭翰。”州牧道：“有何凭据？”七郎道：“原有告身，被大风飘舟，失在江里了。”州牧道：“既无凭据，知你是真是假？就是真的赍发已过，如何只管在此缠扰？必是光棍。姑饶打，快走！”左右虞候看见本官发怒，乱捧打来，只得闪了身子开来，一句话也不说得。有气无力的，仍旧走回下处闷坐。

店主人早已打听他在州里的光景，故意问道：“适才见州里相公，相待

丁了母忧——父母之丧谓之“丁忧”，是大丧，一般须守孝一至三年。

走客——行商。

“种火”四句——取笑不成材的人。种火，烧火，这里指“烧火棍”。郎、秀，即“稂”、“莠”的错讹，不稂不莠，意即不伦不类。

葳葳蕤蕤——葳蕤本是形容草木叶子下垂的样子，这里比喻人精神萎缩，垂头丧气。

打抽丰——即“打秋风”，指旧时一些人专靠关系骗钱、骗吃的行为。

光棍——旧时对流氓无赖的称谓。

虞候——旧时官僚的随从。

如何？”七郎羞惭满面，只叹口气，不敢则声。店主人道：“我教你把官字儿阁起，你却不听我，直要受人怠慢。而今时势，就是个空名宰相，也当不出钱来了。除是靠着自家气力，方挣得饭吃。你不要痴了！”七郎道：“你叫我做甚勾当好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你自想身上有基本事？”七郎道：“我别无本事，止是少小随着父亲涉历江湖，那些船上风水、当艄拿舵之事，尽晓得些。”店主人喜道：“这个却好了！我这里埠头上来往船只多，尽有缺少执艄的。我荐你去几时，好歹觅几贯钱来，饿你不死了。”七郎没奈何，只得依从。从此，只在往来船只上替他执艄度日。去了几时，也就觅了几贯工钱，回到店家来。永州市上人认得了他，晓得他前项事的，就传他一个名，叫他做“当艄郭使君”。但是要寻他当艄的船，便指名来问郭使君。永州市上编成他一只歌儿道：

问使君，你缘何不到横州郡？元来是天作对，不作你假斯文，把家缘结果在风一阵。舵牙当执板，绳缆是拖绅。这是荣耀的下稍头也，还是把着舵儿稳。（词名《挂枝儿》）

在船上混了两年，虽然挨得服满，身边无了告身，去补不得官。若要京里再打关节时，还须照前得这几千缗使用，却从何处讨？眼见得这话休题了。只得安心拓地，靠着船上营生。又道是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。”当初做刺史，便像个官员。而今在船上多年，状貌气质，也就是些篙工水手之类，一般无二。可笑个一郡刺史，如此收场。可见人生荣华富贵，眼前算不得帐的。上覆世间人，不要十分势利，听我四句口号：

富不必骄，贫不必怨。
要看到头，眼前不算。

“舵牙”二句——意谓将掌舵拉纤当做官。舵牙，掌舵的把手。执板，大臣朝见皇帝禀奏事情时手持的笏板。拖绅，大官束腰的宽带。

服满——指服丧期满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

诗曰：

生死由来一样情，豆萁燃豆并根生。

存亡姊妹能相念，可笑阅墙亲弟兄。

话说唐宪宗元和年间，有个侍御李十一郎，名行脩。妻王氏夫人，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，贞懿贤淑，行脩敬之如宾。王夫人有个幼妹，端妍聪慧，夫人极爱他，常领他在身边鞠养。连行脩也十分爱他，如自家养的一般。一日行脩在族人处赴婚礼喜筵，就在这家歇宿。晚间忽做一梦，梦见自身再娶夫人，灯下把新人认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夫人的幼妹。猛然惊觉，心里甚是不快活，巴到天明，连忙归家。进得门来，只见王夫人清早已起身了，闷坐着，将手频频拭泪。行脩问着，不答。行脩便问家人道：“夫人为何如此？”家人辈齐道：“今早当厨老奴在厨下自说，五更头做一梦，梦见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。夫人知道了，恐怕自身有甚山高水低，所以悲哭了一早起了。”行脩听罢，毛骨耸然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想道：“如何与我所梦正合？”他两个是恩爱夫妻，心下十分不乐，只得勉强劝谕夫人道：“此老奴颠颠倒倒，是个愚懵之人，其梦何足凭准？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下因是两梦不约而同，终久有些疑惑。

只见隔不多几日，夫人生出病来，累医不效，两月而亡。行脩哭得死而复苏，书报岳父王公。王公举家悲恸，因不忍断了行脩亲谊，回书还答，便有把幼女续婚之意。行脩伤悼正极，不忍说起这事，坚意回绝了岳父。

于时有个卫秘书卫随，最能广识天下奇人，见李行脩如此思念夫人，突然对他说道：“侍御怀想亡夫人如此深重，莫不要见他么？”行脩道：“一死永别，如何能勾再见？”秘书道：“侍御若要见亡夫人，何不去问稠桑王老？”行脩道：“王老是何人？”秘书道：“不必说破，侍御只牢牢记着‘稠桑王老’四字，少不得有相会之处。”行脩见说得作怪，切切记之于心。

过了两三年，王公幼女越长成了。王公思念亡女，要与行脩续亲，屡次着人来说，行脩不忍背了亡夫人，只是不从。此后除授东台御史，奉诏出关，行次稠桑驿。驿馆中先有敕使住下了，只得讨个官房歇宿。那店名就叫做稠桑店，行脩听得“稠桑”二字触着，便自上心。想道：“莫不甚么‘王老’正在此处？”正要跟寻问，只听得街上人乱嚷，行脩走到店门边一看，只见一伙人，团团围住一个老者，你扯我扯，你问我问，缠得一个头昏眼暗。行

“豆萁”句——据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载，曹丕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，曹植应声咏道：“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”这里用此诗意，讽喻兄弟相残。萁，豆的枝干。

阅（xi 隙）墙——指兄弟不和。语出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兄弟阅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”阅，争吵。

侍御——即侍御史，属于国家监察机构御史台中的官员。

廉使——即观察使，掌管考察州县官吏政绩的官员。

秘书——即秘书郎，掌管图书收藏及抄写的官员。

稠桑——地名，即下文所说“稠桑驿”，在河南省灵宝县西三十里。

东台御史——东都留台御史的省称。唐代以洛阳为东都，亦置御史台。

关——指潼关。

脩问店主人道：“这些人何故如此？”主人道：“这个老儿姓王，是个希奇的人，善谈禄命。乡里人敬他如神，故此见他走过，就缠住他问祸福。”行脩想着卫秘书之言道：“元来果有此人！”便叫店主人快请他到店相见。

店主人见行脩是个出差御史，不敢稽延，拨开人丛，走进去扯住他道：“店中有个李御史李十一郎奉请。”众人见说是官府请，放开围，让他出来，一哄多散了。到店相见，行脩见是个老人，不要他行礼，就把想念亡妻、有卫秘书指引来求他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便道：“不知老翁果有奇术，能使亡魂相见否？”老人道：“十一郎要见亡夫人，就是今夜罢了。”老人前走，叫行脩打发了左右，引了他，一路走入一个土山中。又升一个数丈的高坡，坡侧隐隐见有个丛林。老人便住在路傍，对行脩道：“十一郎可走去林下，高声呼‘妙子’，必有人应。应了，便说道：‘传语九娘子，今夜暂借妙子同看亡妻。’”行脩依言，走去林间呼着，果有人应。又依着前言说了。

少顷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走出来道：“九娘子差我随十一郎去。”说罢，便折竹二枝，自跨了一枝，一枝与行脩跨。跨上，便同马一般快。行勾三四十里，忽到一处，城阙壮丽，前经一大宫，宫前有门。女子道：“但循西廊直北，从南第二宫，乃是贤夫人所居。”行脩依言，趋至其处，果见十数年前一个死过的丫头出来拜迎，请行脩坐下。夫人就走出来，涕泣相见。行脩申诉离恨，一把抱住不放。却待要再讲欢会，王夫人不肯，道：“今日与君幽显异途，深不愿如此，贻妾之患。若是不忘平日之好，但得纳小妹为婚，续此姻亲，妾心愿毕矣。所要相见，只此奉托。”言罢，女子已在门外厉声催叫道：“李十一郎速出！”行脩不敢停留，含泪而出。

女子依前与他跨了竹枝同行，到了旧处，只见老人头枕一块石头，眠着正睡。听得脚步响，晓得是行脩到了，走起来问道：“可如意么？”行脩道：“幸已相会。”老人道：“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。”行脩依言，送妙子到林间，高声称谢。回来问老人道：“此是何等人？”老人道：“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。”老人复引行脩到了店中，只见壁上灯盏荧荧，槽中马啖刍如故，仆夫等个个熟睡。行脩疑道做梦，却有老人尚在可证。老人当即辞行脩而去。行脩叹异了一番，因念妻言谆恳，才把这段事情，备细写与岳丈王公，从此遂续王氏之婚，恰应前日之梦。正是：

旧女婿为新女婿，大姨夫做小姨夫。

古来只有娥皇、女英姊妹两个，一同嫁了舜帝。其他姊姊亡故，不忍断亲，续上小姨，乃是世间常事；从来没有个亡故的姊姊，怀此心愿，在地下撮合完成好事的。今日小子先说此一段异事，见得人生只有这个“情”字至死不泯的，只为这王夫人身子虽死，心中还念着亲夫恩爱，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欢的，一点情不能忘，所以阴中如此主张，了其心愿。这个还是做过夫妇多时的，如此有情，未足为怪。小子如今再说一个不曾做亲过的，只为不忘前盟，阴中完了自己姻缘，又替妹子联成婚事，怪怪奇奇，真真假假，说来好听。有诗为证：

还魂从古有，借体亦其常。

谁摄生人魄，先将宿愿偿！

这本话文乃是元朝大德年间，扬州有个富人，姓吴，曾做防御使之职，

娥皇、女英——传说中唐尧的两个女儿，同嫁虞舜。

防御使——本是晚唐在军事要地设置的掌管本区军事的官员，宋、元时此官职已无兵权，仅为武臣的寄

人都叫他做吴防御。住居春风楼侧，生有二女，一个叫名兴娘，一个叫名庆娘。庆娘小兴娘两岁，多在襁褓之中。邻居有个崔使君，与防御往来甚厚。崔家有子名曰兴哥，与兴娘同年所生。崔公即求聘兴娘为子妇，防御欣然相许。崔公以金凤钗一只为聘礼。定盟之后，崔公合家多到远方为官去了。一去一十五年，竟无消息回来。此时兴娘已一十九岁，母亲见他年纪大了，对防御道：“崔家兴哥一去十五年，不通音耗。今兴娘年已长成，岂可执守前说，错过他青春？”防御道：“一言已定，千金不移。吾已许吾故人了，岂可因他无耗，便欲食言？”那母亲终久是妇人家识见，见女儿年长无婚，眼中看不过意，日日与防御絮聒，要另寻人家。兴娘肚里，一心专盼崔生来到，再没有二三的意思。虽是亏得防御有正经，却看见母亲说起激聒，便暗地恨命自哭。又恐怕父亲被母亲缠不过，一时更变起来，心中长怀着忧虑，只愿崔家郎早来得一日也好。眼睛几望穿了，那里叫得崔家应？看看饭食减少，生出病来，沉眠枕席，半载而亡。父母与妹及合家人等，多哭得发昏章第十一。临入殓时，母亲手持崔家原聘这只金凤钗，抚尸哭道：“此是你夫家之物，今你已死，我留之何益？见了徒增悲伤，与你戴了去罢。”就替他插在髻上，盖了棺，三日之后，抬去殡在郊外了。家里设个灵座，朝夕哭奠。

殡过两个月，崔生忽然来到。防御迎进问道：“郎君一向何处？尊父母平安否？”崔生告诉道：“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，没于任所；家母亦先亡了数年。小婿在彼守丧，今已服除，完了殡葬之事。不远千里，特到府上，来完成前约。”防御听罢，不觉吊下泪来，道：“小女兴娘薄命，为思念郎君成病，于两月前饮恨而终，已殡在郊外了。郎君便早到得半年，或者还不到得死的地步。今日来时，却无及了。”说罢又哭。崔生虽是不曾认识兴娘，未免感伤起来。防御道：“小女殡葬虽行，灵位还在，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，也使他阴魂晓得你来了。”噙着泪眼，一手拽了崔生，走进内房来。崔生抬头看时，但见：

纸带飘摇，冥童 绰约。飘摇纸带，尽写着梵字金言；绰约冥童，对捧着银盆绣帔。一缕炉烟常袅，双台灯火微荧。影神图 画个绝色的佳人，白木牌 写着新亡的长女。

崔生看见了灵座，拜将下去。防御拍着桌子大声道：“兴娘吾儿，你的丈夫来了！你灵魂不远，知道也未？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合家见防御说得伤心，一齐号哭起来，直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连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眼泪。哭罢，焚了些楮钱，就引崔生在灵位前拜见了妈妈。妈妈兀自哽哽咽咽的，还了个半礼。防御同崔生出到堂前来，对他道：“郎君父母既没，道途又远，今既来此，可便在吾家住宿。不要论到亲情，只是故人之子，即同吾子，勿以兴娘没故，自同外人。”即令人替崔生搬将行李来，收拾门侧一个小书房与他住下了。朝夕看待，十分亲热。

禄官。

宣德府理官——元代宣德府辖境相当今河北省北部地区，治所在宣化。理官为掌管狱讼的官员。

冥童——旧时为死人制作的泥塑或纸糊的童男童女偶像，放置在灵位的左右。

影神图——即遗像。

白木牌——旧时丧礼所设的“灵牌”。

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——意即死去活来。佛家以生为出世，以死为生天。

楮(ch 楚)钱——即纸钱。楮为一种树木，皮可制纸，遂作纸的代称。

将及半月，正值清明节届，防御念兴娘新亡，合家到他冢上挂钱祭扫。此时兴娘之妹庆娘，已是十七岁，一同妈妈抬了轿，到姊姊坟上去了；只留崔生一个在家中看守。大凡好人家女眷出外稀少，到得时节头边，看见春光明媚，巴不得寻个事由，来外边散心耍子。今日虽是到兴娘新坟上，心中怀着凄惨的，却是荒郊野外，桃红柳绿，正是女眷们游耍去处。盘桓了一日，直到天色昏黑，方才到家。崔生步出门外等候，望见女轿二乘来了，走在门左迎接。前轿先进，后轿至前，到生身边经过，只听得地下砖上铿的一声，却是轿中掉一件物事出来。崔生待轿过了，急去抬起来看，乃是金凤钗一只。崔生知是闺中之物，急欲进去纳还，只见中门已闭。元来防御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，又各带了些酒意，进得门，便把来关了，收拾睡觉。崔生也晓得这个意思，不好去叫得门，且待明日未迟。

回到书房把钗子放好在书箱中了，明烛独坐。思念婚事不成，只身孤苦，寄迹人门，虽然相待如子婿一般，终非久计，不知如何是个结果。闷上心来，叹了几声。上了床，正要就枕，忽听得有人扣门响。崔生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不见回言。崔生道是错听了，方要睡下去，又听得敲的毕毕剥剥。崔生高声又问，又不见声响了。崔生心疑，坐在床沿，正要穿鞋到门边静听，只听得又敲响，却只不见声。崔生忍耐不住，立起身来，幸得残灯未熄，重搽亮了，拿在手里，开出门来一看。灯却明亮，见得明白，乃是十七八岁一个美貌女子，立在门外。看见门开，即便裹起布帘走将进来。

崔生大惊，吓得倒退了两步。那女子笑容可掬，低声对生道：“郎君不认得妾耶？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。适才进门时，坠钗轿下，故此乘夜来寻。郎君曾拾得否？”崔生见说是小姨，恭恭敬敬答应道：“适才娘子乘轿在后，果然落钗在地。小生当时拾得，即欲奉还，见中门已闭，不敢惊动，留待明日。今娘子亲寻至此，即当持献。”就在书箱取出，放在桌上道：“娘子请拿了去。”女子出纤手来取钗，插在头上了，笑嘻嘻的对崔生道：“早知是郎君拾得，妾亦不必乘夜来寻了。如今已是更阑时候，妾身出来了，不可复进。今夜当借郎君枕席，侍寝一宵。”崔生大惊道：“娘子说那里话？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，小生怎敢胡行，有污娘子清德？娘子请回步，誓不敢从命的。”女子道：“如今合家睡熟，并无一个人知道的，何不趁此良宵，完成好事？你我悄悄往来，亲上加亲，有何不可！”崔生道：“欲人不知，莫若勿为。虽承娘子美情，万一后边有些风吹草动，被人发觉，不要说道无颜面见令尊，传将出去，小生如何做得人成？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坏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如此良宵，又兼夜深，我既寂寥，你亦冷落。难得这个机会，同在一个房中，也是一生缘分。且顾眼前好事，管甚么发觉不发觉？况妾自能为郎君遮掩，不至败露。郎君休得疑虑，挫过了佳期。”崔生见他言词娇媚，美艳非常，心里也禁不住动火。只是想着防御相待之厚，不敢造次，好像个小儿放纸炮，真个又爱又怕。却待依从，转了一念，又摇头道：“做不得！做不得！”只得向女子哀求道：“娘子看令姊兴娘之面，保全小生行止罢！”女子见他再三不肯，自觉羞惭，忽然变了颜色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吾父以子侄之礼待你，留置书房，你乃敢于深夜诱我至此，将欲何为？我声张起来，去告诉了父亲，当官告你，看你如何折辨？不到得轻易饶你！”声色俱厉。崔

生见他反跌一着，放刁起来，心里好生惧怕。想道：“果是老大的利害！如今既见在我房中了，清浊难分。万一声张，被他一口咬定，从何分割？不若且依从了他，倒还未见得即时败露，慢慢图个自全之策罢了。”正是：

羝羊触藩，进退两难。

只得陪着笑，对女子道：“娘子休要声高。既承娘子美意，小生但凭娘子做主便了。”女子见他依从，回嗔作喜道：“元来郎君恁地胆小的。”崔生闭上了门，两个解衣就寝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旅馆羁身孤客，深闺皓齿韶容。合欢裁就两情浓，好对娇鸾雏凤。

认道良缘辐辏，谁知哑谜包笼。新人魂梦雨云中，还是故人情重。

两人云雨已毕，真是千恩万爱，欢乐不可名状。将至天明，就起身来辞了崔生，闪将进去。

崔生虽然得了些甜头，心中只是怀着个鬼胎，战兢兢的，只怕有人晓得。幸得女子来踪去迹，甚是秘密，又且身子轻捷，朝隐而入，暮隐而出，只在门侧书房私自往来快乐，并无一个人知觉。

将及一月有馀，忽然一晚对崔生道：“妾处深闺，郎处外馆，今日之事，幸而无人知觉。诚恐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，一旦声迹彰露，亲庭罪责，将妾拘系于内，郎赶逐于外，在妾便自甘心，却累了郎之清德，妾罪大矣。须与郎从长商议一个计策便好。”崔生道：“前日所以不敢轻从娘子，专为此也。不然，人非草木，小生岂是无情之物？而今事已到此，还是怎的好？”女子道：“依妾愚见，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觉，先自双双逃去，在他乡外县居住了，深自敛藏，方可优游偕老，不致分离。你心下如何？”崔生道：“此言固然有理，但我目下零丁孤苦，素少亲知。虽要逃亡，还是向那边去好？”想了又想，猛然省起来道：“曾记得父亲在日，常说有个旧仆金荣，乃是信义的人，见居镇江吕城，以耕种为业，家道从容。今我与你两个前去投他，他有旧主情分，必不拒我。况且一条水路直到他家，极是容易。”女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今夜就走罢！”

商量已定，起个五更，收拾停当了。那个书房即在门侧，开了甚便。出了门，就是水口。崔生走到船帮里，叫了一只小划子船，到门首下了女子。随即开船，径到瓜洲；打发了船，又在瓜洲另讨了一个长路船。渡了江，进了润州，奔丹阳，又四十里，到了吕城。泊住了船，上岸访问一个村人道：“此间有个金荣否？”村人道：“金荣是此间保正，家道殷富，且是做人忠厚，谁不认得？你问他则甚？”崔生道：“他与我有些亲，特来相访。有烦指引则个。”村人把手一指，道：“你看那边有个大酒坊，间壁大门就是他

反跌一着——意即反咬一口、倒打一耙。

羝（d 低）羊触藩——是下句“进退两难”的比喻词，语出《易·大壮》“羝羊触藩，羸其角”，意思是说公羊用头去撞篱笆，羊角却让篱笆给缠绕住了。羝，公羊；藩，篱笆。

镇江吕城——镇江是府名，辖境相当现在江苏省镇江市及丹阳、金坛两县地。吕城在丹阳县东南五十里，是个名镇，相传为三国时吴将吕蒙所筑。

一条水路——按从扬州到吕城，沿大运河南下可直达。

水口——河边水深岸陡之处。船只多在这种地方停泊，这里指码头。

小划子船——就是小船，小船也叫“划子”。下文“长路船”则指大船。

瓜洲——在江苏省邗江县南，大运河入长江处，与镇江市隔江相对，为水上交通的重镇。

润州——即今江苏省镇江市。

家。”

崔生问着了，心下喜欢。到船中安慰了女子，先自走到这家门首，一直走进去。金保正听得人声，在里面踱将出来，道：“是何人下顾？”崔生上前施礼。保正问道：“秀才官人何来？”崔生道：“小生是扬州府崔公之子。”保正见说了“扬州崔”三字，便吃一惊，道：“是何官位？”崔生道：“是宣德府理官，今已亡故了。”保正道：“是官人的何人？”崔生道：“正是我父亲。”保正道：“这等，是衙内了。请问当时乳名可记得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乳名叫做兴哥。”保正道：“说起来是我家小主人也。”推崔生坐了，纳头便拜。问道：“老主人几时归天的？”崔生道：“今已三年了。”保正就走去掇张椅桌，做个虚位，写一神主牌放在桌上，磕头而哭。哭罢问道：“小主人今日何故至此？”崔生道：“我父亲在日，曾聘定吴防御家小娘子兴娘，……”保正不等说完，就接口道：“正是。这事老仆晓得的，而今想已完亲事了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不想吴家兴娘为盼望吾家音信不至，得了病症。我到得吴家，死已两月。吴防御不忘前盟，款留在家，喜得他家小姨庆娘，为亲情顾盼，私下成了夫妇。恐怕发觉，要个安身之所。我没处投奔，想着父亲在时，曾说你是忠义之人，住在吕城，故此带了庆娘一同来此。你既不忘旧主，一力周全则个。”金保正听说罢，道：“这个何难！老仆自当与小主人分忧。”便进去唤嬷嬷出来拜见小主人，又叫他带了丫头，到船边接了小主人娘子起来。老夫妻两个亲自洒扫正堂，铺叠床帐，一如待主翁之礼。衣食之类，供给周备，两个安心住下。

将及一年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我和你住在此处虽然安稳，却是父母生身之恩，竟与他永绝了，毕竟不是个收场，心里也觉过不去。”崔生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说不得了。难道还好去相见得？”女子道：“起初一时间做的事，万一败露，父母必然见责，你我离合，尚未可知。思量永久完聚，除了一逃，再无别着。今光阴似箭，已及一年，我想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父母那时不见了我，必然舍不得的；今日若同你回去，父母重得相见，自觉喜欢，前事必不记恨。这也是料得出的。何不拚个老脸，双双去见他一面，有何妨碍？”崔生道：“丈夫以四方为事，只是这样潜藏在此，原非长算。今娘子主见如此，小生拚得受岳父些罪责，为了娘子，也是甘心的。既然做了一年夫妻，你家素有门望，料没有把你我重拆散了，再嫁别人之理。况有令姊旧盟未完，重续前好，正是应得。只须陪些小心往见，元自不妨。”

两人计议已定，就央金荣讨了一只船，作别了金荣，一路行去。渡了江，进瓜洲，前到扬州地方。看看将近防御家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且把船歇在此处，未要竟到门口，我还有话和你计较。”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，问女子道：“还有甚么说话？”女子道：“你我逃窜一年，今日突然双双往见，幸得容恕，千好万好了。万一怒发，不好收场。不如你先去见见，看着喜怒，说个明白。大约没有变卦了，然后等他来接我上去，岂不婉转些？我也觉得有颜采。我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见得不差。我先去见便了。”跳上了岸，正待举步，女子又把手招他转来，道：“还有一说：女子随人私奔，原非美事，万一家中忌讳，故意不认帐起来的事，也是有的。须要防他。”伸手去头上拔那只金凤钗下来，与他带去，道：“倘若言语支吾，将此钗与他们一看，便推故不得了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恁地精细！”接将钗来，袋在

袖里了，望着防御家里来。

到得堂中，传进去。防御听知崔生来了，大喜出见。不等崔生开口，一路说出来道：“向日看待不周，致郎君住不安稳，老夫有罪。幸看先君之面，勿责老夫。”崔生拜伏在地，不敢仰视，又不好直说，口里只称“小婿罪该万死”，叩头不止。防御倒惊骇起来，道：“郎君有何罪过，口出此言？快快说个明白，免老夫心里疑惑。”崔生道：“是必岳父高抬贵手，恕着小婿，小婿才敢出口。”防御说道：“有话但说，通家子侄，有何嫌疑？”崔生见他光景是喜欢的，方才说道：“小婿蒙令爱庆娘不弃，一时间结了私盟。房帷事密，儿女情多，负不义之名，犯私通之律。诚恐得罪非小，不得已夤夜奔逃，潜匿村墟。经今一载，音容久阻，书信难传。虽然夫妇情深，敢忘父母恩重？今日谨同令爱到此拜访，伏望察其深情，饶恕罪责，恩赐谐老之欢，永遂于飞之愿，岳父不失为溺爱，小婿得完美室家，实出万幸。只求岳父怜悯则个！”防御听罢，大惊道：“郎君说的是甚么话？小女庆娘卧病在床，经今一载，茶饭不进，转动要人扶靠，从不下床一步。方才的话在那里说起的？莫不见鬼了！”崔生见他说话，心里暗道：“庆娘真是有见识，果然怕玷辱门户，只推说病在床上，遮掩着外人了。”便对防御道：“小婿岂敢说谎，目今庆娘见在船中，岳父叫个人去接了起来，便见明白。”防御只是冷笑不信，却对一个家僮说：“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，与同来的是什么人，却认做我家庆娘子。岂有此理！”

家僮走到船边，向船内一望，舱中悄然，不见一人。问着船家，船家正低着头舁上吃饭。家僮道：“你舱里的人那里去了？”船家道：“有个秀才官人上岸去了，留个小娘子在舱中。适才看见也上去了。”家僮走来，回覆家主道：“船中不见有甚么人。问船家说，有个小娘子上了岸了，却是不见。”防御见无影响，不觉怒形于色道：“郎君少年，当诚实些，何乃造此妖妄，诬玷人家闺女，是何道理？”崔生见他发出话来，也着了急。急忙袖中摸出这只金凤钗来，进上防御道：“此即令爱庆娘之物，可以表信，岂是脱空说的？”防御接来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此乃吾亡女兴娘殡殓时戴在头上的钗，已殉葬多时了，如何得在你手里？奇怪！奇怪！”崔生却把去年坟上女轿归来，轿下拾得此钗，后来庆娘因寻钗夜出，遂得成其夫妇，恐怕事败，同逃至旧仆金荣处，住了一年，方才又同来的说话，备细述了一遍。防御惊得呆了，道：“庆娘见在房中床上卧病，郎君不信，可以去看得，如何说得如此有枝有叶？又且这钗如何得出世？真是蹊跷的事！”执了崔生的手，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，证辨真假。

却说庆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，下地不得。那日外厢正在疑惑之际，庆娘托地在床上走将起来，竟望堂前奔出。家人看见奇怪，同防御的嬷嬷一哄的都随了出来，嚷道：“一向动不得的，如今忽地走将起来。”只见庆娘到得堂前，看见防御便拜。防御见是庆娘，一发吃惊道：“你几时走起来的？”崔生心里还暗道是船里走进去的，且听他说甚么。只见庆娘道：“儿乃兴娘也，早离父母，远殡荒郊。然与崔郎缘分未断。今日来此，别无他意，特为崔郎方便，要把爱妹庆娘续其婚姻。如肯从儿之言，妹子病体当即痊愈；若有不肯，儿去妹也死了。”合家听说，个个惊骇。看他身体面庞是庆娘的，声音举止却是兴娘，都晓得是亡魂归来，附体说话了。防御正色责他道：“你既已死了，如何又在人世妄作胡为，乱惑生人？”庆娘又说着兴娘的话道：“儿死去见了冥司，冥公道儿无罪，不行拘禁，得属后土夫人帐下，掌传笏

奏。儿以世缘未尽，特向夫人给假一年，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姻缘。妹子向来的病，也是儿假借他精魄，与崔郎相处来。今限满当去，岂可使崔郎自此孤单，与我家遂同路人？所以特来拜求父母，是必把妹子许了他，续上前姻。儿在九泉之下，也放得心下了。”防御夫妻见他言词哀切，便许他道：“吾儿放心，只依着你主张，把庆娘嫁他便了。”兴娘见父母许出，便喜动颜色，拜谢防御道：“多感父母肯听儿言，儿安心去了。”走到崔生面前，执了崔生的手，哽哽咽咽哭起来道：“我与你恩爱一年，自此别了。庆娘亲事，父母已许我了，你好作娇客。与新人欢好时节，不要竟忘了我旧人。”言毕大哭。崔生见说了来踪去迹，方知一向与他同住的乃是兴娘之魂。今日听罢叮咛之语，虽然悲切，明知是小姨身体，又在众人面前，不好十分亲近得。

只见兴娘的魂语分付已罢，大哭数声，庆娘身体蓦然倒地。众人惊惶，前来看时，口中已无气了。摸他心头，却温温的，急把生姜汤灌下。将有一个时辰，方醒转来。病体已好，行动如常。问他前事，一毫不晓得。人丛之中，举眼一看，看见崔生站在里头，急急遮了脸，望中门奔了进去。崔生如梦初觉，惊疑了半日始定。防御就拣个黄道吉日，将庆娘与崔生合了婚。花烛之夜，崔生见过庆娘惯的，且是熟分；庆娘却不十分认得崔生的，老大羞惭。真个是：

一个闺中弱质，与新郎未经半晌交谈；一个旅邸故人，共娇面曾做一年相识。一个只觉耳畔声音稍异，面目无差；一个但见眼前光景皆新，心胆尚怯。一个还认蝴蝶梦中寻故友，一个正在海棠枝上试新红。

却说崔生与庆娘定情之夕，只见庆娘含苞未破，元红尚在，仍是处子之身。崔生悄地问他道：“你令姊借你的身体，陪伴了我一年，如何你身子还是好好的？”庆娘怫然不悦道：“你自撞见了姊姊鬼魂，做作出来的，干我甚事，说到我身上来！”崔生道：“若非令姊多情，今日如何能勾与你成亲？此恩不可忘了。”庆娘道：“这个也说得是。万一他不明不白，不来周全此事，借我的名头，出了我偌多时丑，我如何做得人成？只你心里到底认是我随你逃走了的，岂不羞死人！今幸得他有灵，完成你我的事，也是他十分情分了。”

次日，崔生感兴娘之情不已，思量荐度他。却是身边无物，只得就将金凤钗到市上货卖，卖得钞二十锭，尽买香烛楮锭，赍到琼花观中，命道士建醮三昼夜，以报恩德。

醮事已毕，崔生梦中见一个女子来到，崔生却不认得。女子道：“妾乃兴娘也。前日是假妹子之形，故郎君不曾相识，却是妾一点灵性，与郎君相处一年了。今日郎君与妹子成亲过了，妾所以才把真面目与郎相见。”遂拜谢道：“蒙郎荐拔，尚有馀情。虽隔幽明，实深感佩。小妹庆娘，禀性柔和，郎好看觑他。妾从此别矣！”崔生不觉惊哭而醒。庆娘枕边见崔生哭醒来，问其缘故。崔生把兴娘梦中说话，一一对庆娘说。庆娘问道：“你见他如何模样？”崔生把梦中所见容貌，备细说来。庆娘道：“真是我姊也。”不觉也哭将起来。庆娘再把一年中相处事情，细细问崔生。崔生逐件和庆娘备说始末根繇，果然与兴娘生前情性光景无二。两人感叹奇异，亲上加亲，越然过得和睦了。自此兴娘别无影响。——要知只是一个“情”字为重，不忘崔生，做出许多事体来；心愿既完，便自罢了。此后崔生与庆娘年年到他坟上

拜扫。后来崔生出仕，讨了前妻封诰，遗命三人合葬。曾有四句口号，道着这本话文：

大姊精灵，小姨身体。

到得圆成，无此无彼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四
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

诗曰：

王濬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
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帆出石头。
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清流。
而今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

这八句诗，唐朝刘梦得所作，乃是金陵燕子矶怀古的。这个燕子矶在金陵西北，正是大江之滨，跨江而出。在江里看来，宛然是一只燕子，扑在水面上，有头有翅。昔贤好事者恐怕他飞去，满山多用铁锁锁着。就在这燕子项上，造着一个亭子，镇住他。登了此亭，江山多在眼前，风帆起于足下，最是金陵一个胜处。就在矶边，相隔一里多路，有个弘济寺。寺左转去，一派峭壁，插在半空，就如石屏一般。壁尽处，山崖回抱将来。当时寺僧于空处建个阁，半嵌石崖，半临江水。阁中供养观世音像，像照水中，毫发皆见，宛然水月之景，就名为观音阁。载酒游观者，殆无虚日。奔走既多，灵迹颇著，香火不绝。只是清净佛地，做了吃酒的所在，未免作践。亦且这些游客，随喜的多，布施的少。那阁年深月久，没有钱粮修葺，日渐坍塌了些。

一日，有个徽商某泊舟矶下，随步到弘济寺游玩。寺僧出来迎接着，问了姓名，邀请吃茶。茶罢，寺僧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？今往何处？”徽商答道：“在扬州过江来，带些本钱，要进京城小铺中去。天色将晚，在此泊着，上来耍耍。”寺僧道：“此处走去，就是外罗城观音门了。进城止有二十里。客官何不搬了行李，到小房宿歇了？明日一肩行李，脚踏实地，绝早到了。若在船中，还要过龙江关盘验，许多担阁。又且晚间此处矶边风浪最大，是歇船不得的。”徽商见说得有理，果然走到船边，把船打发去了。搬了行李，竟到僧房中来，安顿了。寺僧就陪着登阁上观看。徽商看见阁已颓坏，问道：“如此好风景，如何此阁颓坏至此？”寺僧道：“此间来往的尽多，却多是游耍的，并无一个舍财施主。寺僧又贫，修理不起，所以如此。”徽商道：“游耍的人，必竟有大手段的在内，难道不布施些？”寺僧道：“多少王孙公子，只是带了娼妓来吃酒作乐。那些人身上，便肯撒漫；佛天面上，却不照顾。还有豪奴狠仆，家主既去，剩下酒肴，他就毁门折窗，将来烫酒煮饭。只是作践，怎不颓坏！”徽商叹惜不已。寺僧便道：“朝奉若肯喜舍时，小僧便修葺起来不难。”徽商道：“我昨日与伙计算帐，多出三十两一项银子来，我就舍在此处。修好了阁，一来也是佛天面上，二来也在此间留个名。”寺僧大喜称谢。下了阁，到寺中来。

元来徽州人心性俭啬，却肯好胜喜名，又崇信佛事。见这个万人往来自处，只要传开去，说观音阁是某人独自修好了，他心上便快活，所以一口许了三十两。走到房中，解开行囊，取出三十两一包，交付与寺僧。不想寺僧

“这八句诗”三句——此诗作者刘禹锡，字梦得，中唐著名诗人。原题为《西塞山怀古》，非“燕子矶怀古”。诗中咏晋武帝司马炎灭吴事，王濬为晋益州刺史，奉命伐吴，烧毁了东吴设置的拦江铁索，迫使吴主孙皓投降。金陵、石头，均为南京市的别称。原诗“降帆”作“降幡”，“清流”作“寒流”，“而今”作“今逢”。

大手段的——指有财力有权势的人。

一手接银，一眼瞟去，看见馀银甚多，就上了心。一面分付行童整备夜饭款待，着地奉承，殷勤相劝，把徽商灌得酩酊大醉。夜深人静，把来杀了。启他行囊来看，看见搭包多是白物，约有五百馀两，心中大喜。与徒弟计较，要把尸来抛在江里。徒弟道：“此时山门已锁，须要住持师父处取匙钥，盘问起来，遮掩不得。不但做出事来，且要分了东西去。”寺僧道：“这等如何处置？”徒弟道：“酒房中有个大瓮，莫若权把来断碎了，入在瓮中。明日觑个空便，连瓮将去抛在江中，方无人知觉。”寺僧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果然依话而行。可怜一个徽商，做了几段碎物。好意布施，得此惨祸！

那僧徒收拾净尽，安眠停当，放心睡了。自道神鬼莫测，岂知天理难容。是夜有个巡江捕盗指挥，也泊舟矶下，守候甚么公事。天早起来，只见一个妇人走到船边，将一个担桶汲水，且是生得美貌。指挥留心，一眼望他那条路去。只见不走到民家，一直走到寺门里来。指挥疑道：“寺内如何有美妇担水？必是僧徒不公不法！”带了哨兵，一路赶来。见那妇人走进一个僧房，指挥人等又赶进去，却走向一个酒房中去了。寺僧见个官带了哨兵，绝早来到，虚心病发，个个面如土色，慌慌张张。却是出其不意，躲避不及。指挥先叫把僧人押定，自己坐在堂中，叫两个兵到酒房中搜看。只见妇人进得房门，隐隐还在里头。一见人来，钻入瓮里去了。走来禀了指挥。指挥道：“瓮中必有冤枉。”就叫哨兵取出瓮来，打开看时，只见血肉狼藉，头颅劈破，是一个人碎割了的。就把僧徒两个缚了，解到巡江察院处来。一上刑罚，僧徒熬苦不过，只得从实供招。就押去寺中起赃来为证，问成大辟，立时处决。众人见僧口招，因为布施修阁，起心谋杀，方晓得适才妇人，乃是观音显灵，那一个不念一声“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”？要见佛天甚近，欺心事是做不得的。

从来说观世音极灵，固然无处不显应，却是燕子矶的还是小可。香火之盛，莫如杭州三天竺。那三天竺，是上天竺、中天竺、下天竺。三天竺中，又是上天竺为极盛。这个天竺峰，在府城之西，西湖之南。登了此峰，西湖如掌，长江如带，地胜神灵，每年间人山人海，挨挤不开的。而今小子要表白天竺观音一件显灵的，与看官们听着。且先听小子《风》、《花》、《雪》、《月》四词，然后再讲正话。

风袅袅，风袅袅。冬岭泣孤松，春郊摇弱草。收云月色明，卷雾天光早。清秋暗送桂香来，极夏频将炎气扫。风袅袅，野花乱落令人老。
(右咏风)

花艳艳，花艳艳。妖娆巧似妆，锁碎浑如剪。露凝色更鲜，风送香常远。一枝独茂逞冰肌，万朵争妍含醉脸。花艳艳，上林富贵真堪羨。
(右咏花)

雪飘飘，雪飘飘。翠玉封梅萼，青盐压竹梢。洒空翻絮浪，积槛锁银桥。千山浑骇铺铅粉，万木依稀拥素袍。雪飘飘，长途游子恨迢迢。
(右咏雪)

月娟娟，月娟娟。乍缺钩横野，方团镜挂天。斜移花影乱，低映水纹连。诗人举盞搜佳句，美女推窗迟月眠。月娟娟，清光千古照无边。
(右咏月)

巡江察院——负责巡视江上治安的官署。

大辟——古代五种刑罚中最重的一种，后来作为死刑的通称。

看官，你道这四首是何人所作？话说洪武年间，浙江盐官会骸山中，有一个老者，缙服苍颜，幅巾绳履，是个道人打扮。不见他治甚生业，日常醉歌于市间。歌毕起舞，跳木缘枝，宛转盘旋，身子轻捷，如惊鱼飞燕。又且知书善咏，诙谐笑浪，秀发如泻。有文士登游此山者，尝与他倡和谈谑。一日大醉，索酒家笔砚，题此四词在石壁上，观者称赏。自从写过，墨迹渐深，越磨越亮。山中这些与他熟识的人，见他这些奇异，疑心他是个仙人，却再没处查他的踪迹。日日往来山中，又不见个住家的所在。虽然有些疑怪，习见习闻，日月已久，也不以为意了。平日只以老道相呼而已。

离山一里之外，有个大姓仇氏。夫妻两个，年登四十，极是好善，并无子嗣。乃舍钱刻一慈悲大士像，供礼于家，朝夕香花灯果，拜求如愿。每年二月十九日，是大士生辰。夫妻两个，斋戒虔诚，躬往天竺。三步一拜，拜将上去，烧香祈祷：不论男女，求生一个，以续后代。如是三年，其妻果然有了妊孕。十月期满，晚间生下一个女孩。夫妻两个，欢喜无限，取名夜珠，因是夜里生人，取掌上珠之意；又是夜明珠宝贝一般。

年复一年，看看长成，端慧多能，工容兼妙，父母爱惜他，真个如珠似玉。倏忽已是十九岁，父母俱是六十以上了，尚未许聘人家。你道老来子，做父母的巴不得他早成配偶，奉事暮年，怎的二八当年多过了，还未嫁人？只因夜珠是这大姓的爱女，又且生得美貌伶俐，夫妻两个做了一个大指望，道是必要拣个十全、毫无嫌鄙的女婿来嫁他。等他名成利遂，老夫妇靠他终身。亦且只要入赘的，不肯嫁出的。左近人家，有几家来说的，两个老人家嫌好道歉。便有数家像意的，又要娶去，不肯入赘。有女婿人物好、学问高的，家事又或者淡薄些。有人家资财多、门户高的，女婿又或者愚蠢些。所以高不辘，低不就。那些做媒的，见这两个老人家难理会，也有好些不耐烦，所以亲事越迟了。却把仇家女子美貌、择婿难为人事之名，远近都传播开来。谁知其间动了一个人的火。

看官，你道这个人是谁？敢是石崇之富、要买绿珠的？敢是相如之才、要挑文君的？敢是潘安之貌、要引那掷果妇女的看官，若如此，这多是应得想着的了。说来一场好笑，元来是——

周时吕望，要寻个同钓鱼的对手；汉世伏生，要娶个共讲书的配头。你道是甚人？乃就是题《风》、《花》、《雪》、《月》四词的。这个老头儿，终日缠着这些媒人，央他仇家去说亲。媒人问是哪个要娶，说来便是他自己。这些媒人也只好当做笑话罢了，谁肯去说？大家说了，笑道：“随你千选万选，这家女儿臭了烂了，也轮不到说起他。正是老没志气，阴沟洞里

洪武——明太祖朱元璋年号，公元1368—1398年。

盐官——地名，今浙江省海宁县。

缙服——黑色衣服，常作僧道衣着。

慈悲大士——即观世音菩萨。佛教称佛和菩萨为大士。

嫌鄙——吴方言，使人讨厌的意思。

嫌好道歉——犹如说嫌好嫌坏，是偏义词，意即只嫌不好。

高不辘——犹如说高不成。辘是车轮中间集束车辐的部位，引伸为聚合。

“周时吕望”四句——吕望，即吕尚，字子牙，姜姓，俗称姜太公；传说他八十岁时在江边钓鱼始遇周文王，辅周灭商，成为功臣。伏生，即伏胜，汉初经学家，相传他年已九十，汉文帝始求他讲《尚书》。以上二事，盖言求婚者乃是一个老头子。

思量天鹅肉吃起来。”

那老道见没人肯替他做媒，他就老着脸，自走上仇大姓门来。大姓夫妻二人，正同在堂上，说着女儿婚事未谐，唧唧啾啾的商量。忽见老道走将进来。大姓平日晓得这人有些古怪的，起来相迎。那妈妈见是大家老人家，也不回避。三人施礼已毕，请坐下了。大姓问道：“老道今日为何光降茅舍？”老道道：“老仆特为令爱亲事而来。”两人见说是替女儿说亲的，忙叫看茶。就问道：“那一家？”老道道：“就是老仆家。”大姓见说了就是他家，正不知这老道住在那里的，心里已有好些不快意了。勉强答他道：“从来相会，不知老道有几位令郎。”老道道：“不是小儿。老仆晓得令爱不可作凡人之配，老仆自己要娶。”大姓虽怪他言语不伦，还不认真，说道：“老道平日专好说笑说耍。”老道道：“并非耍笑，老仆果然愿做门婿。是必要成的，不必推托。”大姓夫妇见他说得可恶，勃然大怒，道：“我女闺中妙质，等闲的不敢求聘。你是何人？辄敢胡言乱语！”立起身，把他一搨。老道从容不动，拱立道：“老丈差了。老丈选择东床，不过为养老计耳。若把令爱嫁与老仆，老仆能孝养吾丈于生前，礼祭吾丈于身后，大事已了，可谓极得所托的。这个不为佳婿，还要怎的才佳么？”大姓大声叱他道：“人有贵贱，年有老少。贵贱非伦，老少不偶。也不肚里想一想，敢来唐突，戏弄吾家。此非病狂，必是丧心！何足计较？”叫家人们持杖赶逐。仇妈妈只是在傍边夹七夹八的骂。老道笑嘻嘻，且走且说道：“不必赶逐，我去罢了。只是后来追悔，要求见我，就无门了。”大姓又指着他骂道：“你这个老枯骨！我要求见你做甚么？少不得看见你早晚倒在路傍，被狗拖鸦啄的日子在那里。”老道把手掀着须髯，长笑而退。

大姓叫闭了门，夫妻二人气得个憋胸塞肚。两相埋怨道：“只为女儿不受得人聘，受此大辱！”分付当直的，分头去寻媒婆来说亲。这些媒婆走将来，闻知老道自来求亲之事，笑一个不住，道：“天下有此老无知！前日也曾央我们几次，我们没一个肯替他说，他只得自来了。”大姓道：“此老腹中有些文才，最好调戏。他晓得吾家择婿太严，未有聘定，故此奚落我。你们如今留心，快与我寻寻人家，差不多的也罢了。我自重谢则个！”媒人应承自去了，不题。

过得两日，夜珠靠在窗上绣鞋，忽见大蝶一双飞来，红翅黄身，黑须紫足，且是好看。旋绕夜珠左右不舍，恰像眷恋他这身子芳香的意思。夜珠又喜又异，轻以罗帕扑他，扑个不着，略略飞将开去。夜珠忍耐不定，笑呼丫鬟，回来扑他。看看飞得远了，夜珠一同丫鬟，随他飞去处赶将来，直至后园牡丹花侧，二蝶渐大如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飞近夜珠身边来，各将翅攥定夜珠两腋，就如两个大箬笠一般，扶挟夜珠，从空而起。夜珠口里大喊。丫鬟惊报大姓，夫妻急忙赶至园中，已见夜珠同两蝶在空中，向墙外飞去了。大姓惊喊号叫，没法救得。老夫妻两个放声大哭，道：“不知是何妖术，撮将去了！”却没个头路猜得出。从此各处探访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夜珠被两蝶夹起在空中，如登云雾。心里明知堕了妖术，却是脚不点地，身不自主。眼望下去，却见得明白，看见过了好些荆榛路径，几个嶮

搨(s ng 簪)——推、搯。

东床——晋代郗鉴到丞相王导家求婚，相中正在“东床坦腹”的王羲之；后世遂以“东床”作为女婿的代称。

峻山头，到一巉岈山窟中，方才渐渐放下。看见小小一洞，止可容头，此外别无走路。那两蝶已自不见了。只见洞边一个老人家，道者装扮，拱立在那里。见了夜珠，欢欢喜喜，伸手来拽了夜珠的手，对洞口喝了一声。听得轰雷也似响亮，洞忽开裂，老道同夜珠身子已在洞内。夜珠急回头看时，洞已抱合如旧，出去不得了。夜珠慌忙之中，偷眼看那洞中，宽敞如堂。有人面猴形之辈二十余个，皆来迎接这老道，口称“洞主”。老道分付道：“新人到了，可设筵席。”猴形人应诺。又看见傍边一房，甚是精洁，颇似僧室。几窗间有笔砚书史，竹床石磴摆列两行。又有美妇四五人，丫鬟六七人。妇人坐，丫鬟立侍。床前特设一席，不见荤腥，只有香花酒果。老道对众道：“吾今且与新人成礼则个。”就来牵夜珠同坐。夜珠又恼又怕，只是站立不动。老道着恼，喝叫猴形人四五个来揪采将来，按住在坐上。夜珠到此无奈，只得坐了。老道大喜，频频将酒来劝，夜珠只推不饮。老道自家大碗价吃，不多时，大醉了。一个妇人、一个丫鬟，扶去床中相伴寝了。夜珠只在石磴之下蹲着，心中苦楚。想着父母，只是哭泣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明早起来，老道看见夜珠泪痕不干，双眼尽肿，将手抚他背，安慰他道：“你家中甚近，胜会方新，何乃不趁少年取乐，自苦如此？若从了我，就同你还家拜见爹娘，骨肉完聚，极是不难。你若执迷不从，凭你石烂海枯，此中不可复出了。只凭你算计，走那一条路！”夜珠闻言，自想：“我断不从他，料无再出之日了！要这性命做甚？不如死休。”将头撞在石壁上去，要求自尽。老道忙使众妇人拦住，好言劝他道：“娘子既已到此，事不由己。且从容住着，休得如此轻生。”夜珠只是啼哭，从此不进饮食，欲要自饿而死。不想不吃了十多日，一毫无事。夜珠求死不得，无计可施，自怕不免污辱。只是心里暗祷观世音，求他救援。老道日与众妇淫戏，要动夜珠之心。曾奈夜珠心如铁石，毫不为动。老道见他不快，也不来强他，只是在他面前百般弄法弄巧，要图他笑颜开了，欢喜成事。所以日逐把些奇怪的事，做与他看，一来要他快活，二来卖弄本事高强，使他绝了出外之念，死心塌地随他。你道他如何弄法？他秋时出去，取田间稻花，放好在石柜中了。每日只将花合馥爨起，开锅时，满锅多是香米饭。又将一瓮水，用米一撮，放在水中，纸封了口，藏于松间。两三日，开封取吸，多变做扑鼻香醪。所以供给满洞人口，酒米不须营求，自然丰足。若是天雨不出，就剪纸为戏，或蝶或凤，或狗或燕，或狐狸、猿猴、蛇鼠之类皆有。嘱他去到某家取某物来用，立刻即至。前取夜珠的双蝶，即是此法。若取着家火什物之类，用毕无事，仍教拿去还了。桃梅果品，日轮猴形人两个供办，都是带叶连枝，是山中树上所取，不是撮将来的。夜珠日日见他如此作用，虽然心里也道是奇怪，再没有一毫随顺他的意思。老道略来缠缠，即便要死要活，大哭大叫。老道不耐烦，便去搂着别个妇女去适兴了。还亏得老道心性只爱喜欢，不爱烦恼的，所以夜珠虽摄在洞里多时，还得全身不损。

一日，老道出去了，夜珠对众妇人道：“你我俱是父母遗体，又非山精木魅，如何随顺了这妖人，自受其辱？”众美叹息，对夜珠道：“我辈皆是人身，岂甘做这妖人野偶？但今生不幸，被他用术陷在此中。撇父母，弃糟

巉岈（cuánwán 攒完）——险峻尖锐的山。

合（g 葛）——容量单位，一升的十分之一。

糠，虽朝暮忧思，竟成无益。所以忍耻偷生，譬如做了一世猪羊犬马罢了。事势如此，你我拗他何用？不若放宽了心度日去，听命于天，或者他罪恶有个终时，那日再见人世。”言罢，各各泪下如雨。有《商调醋葫芦》一篇，咏着众妇云：

众娇娥，黯自伤，命途乖，遭魍魉。虽然也颠鸾倒凤喜非常，觑形容不由心内慌。总不过匆匆完帐，须不是桃花洞里老刘郎。

又有一篇咏着仇夜珠云：

夜光珠，世所希，未登盘，坠淤泥。清光到底不差池，笑妖人枉劳色自迷。有一日天开日霁，只怕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。

众人正自各道心事，哀伤不已，忽见猴形人传来道：“洞主回来了！”众人恐怕他知觉，掩泪而散，只有夜珠泪不曾干。老道又对他道：“多时了，还哭做甚？我只图你渐渐厮熟，等你心顺了我，大家欢畅，省得逼你做事，终久不像我意，故不强你。今日子已久，你只不转头。不要讨我恼怒起来，叫几个按住了你，强做一番，不怕你飞上天去！”夜珠见说，心慌不敢啼哭，只是心中默祷观音救护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仇大姓夫妻二人，自不见了女儿，终日思念。出一单榜在通衢，道：“有能探访得女儿消息来报者，罄赔家产，将女儿与他为妻。”虽然如此，荏苒多时，并无影响。又且目见他飞升去的，晓得是妖人摄去，非人力可及。设计奈何，只好日日在慈悲大士像前，悲哭拜祝，道：“灵感菩萨，女儿夜珠，元是在菩萨面前求得的。今遭此妖术摄去，若菩萨不救拔还我，当时何不不要见赐，也到罢了。望菩萨有灵有感！”日日如此叫号。精诚所感，真是叫得泥神也该活现起来的。

一日，会骸山岭上，忽然有一根幡竿，逼直竖将起来，竿末挂着一件物事。这岭上从无此竿的，一时哄动了许多人，万众齐观。竿末之物，俱各不识明白，胡猜乱讲。内中有一秀士，姓刘，名德远，乃是名家之子，少年饱学，极是个负气好事的人。他见了这个异事，也是书生心性，心里毕竟要跟寻着一个实实下落。便叫几个家人，去拿了些粗布绳索，做了软梯，带些挠钩、钢叉、木板之类。叫一声道：“有高兴要看的，都随我来！”你看他使出聪明，山高无路处，将钢叉叉着软梯，搭在大树上去；不平处，用板衬着；有路险难走处，用挠钩吊着。他一个上前，赶兴的就不少了，连家人共有一二十人，一直吊了上去。到得岭上，地却宽平。立定了脚，望下一看，只见山腰一个巉岬之处，有洞甚大。妇女十数个，或眠或坐，多如醉迷之状。有老猴数十，皆身首二段，血流满地。站得高了，自上看下，纤细皆见。然后看那幡竿及所挂之物，乃是一个老猕猴的骷髅。刘德远大加惊异。先此，那仇家失女出榜，是他一向知道的。当时便自想道：“这些妇女里头，莫不仇氏之女也在？”急忙下岭来，叫人报了县里；自己却走去报了仇大姓。大姓喜出非常，同他到县里，听候遣拨施行。县令随即差了一队兵快，到彼收勘。兵快同了刘德远，再上岭来。大姓年老，走不得山路，只在县前伺候。德远指与兵快路径，一拥前来。元来那洞在高处方看得见，在山下却与外不通，所以妖魅藏得许多人在里头。今在岭上，却都在目前了。兵快看见了这些妇女，攀藤附葛，开条路径，一个个领了出来。到了县里，仇大姓还不知女儿

糟糠——本是对妻子的谦称，这里用来指丈夫。

赶兴——跟随着看希罕、看热闹。

果在内否。远远望去，只见夜珠头蓬发乱，杂随在妇女队里。大姓吊住夜珠，父子抱头大哭。

到了县堂，县令叫众妇上来，问其来历备细。众妇将始终所见、日逐事体说了。县令晓得多是良家妇女，为妖术所迷的。又问道：“今日谁把这些妖物斩了？”众妇道：“今日正要强奸仇夜珠，忽然天昏地暗。昏迷之中，只听得一派喧嚷啼哭之声，刀剑乱响，却不知个缘故。直等兵快人众来救，方才苏醒，只见群猴多杀倒在地，那老妖不见了。”刘德远同众人献上骷髅与幡竿，禀道：“那骷髅标示在幡竿之首，必竟此是老妖，为神明所诛的。”县令道：“那幡竿一向是岭上的么？”众人道：“岭上并无。”县令道：“奇怪！这却那里来的？”叫刘德远把竿验看，只见上有细数字行，乃是上天竺大士殿前之物，年月犹存。县令晓得是观音显见，不觉大骇，随令该房出示。把妇女逐名点明，召本家认领。

那仇大姓在外边伺候，先具领状，领了夜珠出来。真就是黑夜里得了一颗明珠，“心肝肉”的，口里不住叫。到家里，见了妈妈，又哭个不住。问夜珠道：“你那时被妖法摄起半空，我两个老人家赶来，已飞过墙了。此后将你到那里去？却怎么？”夜珠道：“我被两个大蝶抬在空中，心里明白的，只是身子下来不得。爹妈叫喊，都听得。到得那里，一个道装的老人家迎着，进了洞去。这些妖怪，叫老人家做‘洞主’，逼我成亲。这里头先有这几个妇女在内，却是同类之人，被他摄在洞奸宿的，也来相劝。我到底只是执意不肯。”妈妈便道：“儿只要今日归来，再得相见便好了！随是破了身子，也是出于无奈，怪不得你的。”夜珠道：“娘，不是这话。亏我死要活，那老妖只去与别个淫媾了，不十分来缠我，幸得全身。今日见我到底不肯，方才用强，叫几个猴形人拿住手脚，两三个妇女来脱小衣。正要奸淫，儿晓得此番定是难免，心下发极，大叫‘灵感观世音’起来。只听得一阵风过处，天昏地黑，鬼哭神嚎，眼前伸手不见五指，一时晕倒了。直到有许多人进洞相救，才醒转来，看见猴形人个个被杀了，老妖不见了。正不知是个甚么缘故。”大姓道：“自你去后，爹妈只是拜祷观世音，日夜不休。人多见我虔诚，十分怜悯，替我体访，却再无消耗。谁想今日果是观世音显灵，诛了妖邪。前日这老道便来求亲时，我们只怪他不揣，岂知是个妖魔。今日也现世报了。虽然如此，若非刘秀才做主为头，定要探看幡竿上物事下落，怎晓得洞里有人？又得他报县救取，又且先来报我，此恩不可忘了。”

正说话处，只见外边有几个妇女，同了几家亲识，来访夜珠并他爹妈。三人出来接进，乃是同在洞中还家的。各人自家里相会过了，见外边传说仇家爹妈祈祷虔诚，又得夜珠力拒妖邪，大呼菩萨，致得神明感应，带挈他们重见天日，齐来拜谢。爹妈方晓得夜珠所言全身是真话。众人称谢已毕，就要商量被害几家协力出资，建庙山顶，奉祠观世音。尽皆喜跃。

正在议论间，只见刘秀才也到仇家相访。他书生好奇，只要来问洞中事体备细，去书房里纪录新闻，原无他意。恰好撞见许多人在内，问着，却多是洞里出来的与亲眷人等，尽晓得是刘秀才，是为头到岭上、看见了报县的，方得救出，乃是大恩人，尽皆罗拜称谢。秀才便问：“你们众人都聚此一家，是甚缘故？”众人把仇老虔诚祷神，女儿拒奸呼佛，方得观音灵感，带挈众

领状——领取到人、物之后所留字据，相当于现在的收条、收据。

不揣——不估量估量，含有不自量力的意思。揣，揣测。

人脱难，故此一来走谢，二来就要商量敛资造庙。“难得秀才官人在此，也是一会之人，替我们起个疏头，说个缘起，明日大家稟了县里，一同起事。”刘秀才道：“这事在我身上。我明日到县间，与县官说明，一来是造庙的事，二来难得仇家小娘子贞坚感应，也该表扬的。”那仇大姓口里连称“不敢”。看见刘秀才语言慷慨，意气轩昂，也就上心了。便问道：“秀才官人，令岳是那家？”秀才道：“年幼蹉跎，尚未娶得。”仇大姓道：“老夫有誓言在先：有能探访女儿消息来报者，罄赔家产，将女儿与他为妻。这话人人晓得。今日得秀才亲至岭上，探得女儿归来，又且先报老夫，老夫不敢背前言。趁着众人都在舍下，做个证见，结此姻缘，意下如何？”众人大家喝采起来，道：“妙！妙！正是女貌郎才，一双两好。”刘秀才不肯起来，道：“老丈休如此说。小生不过是好奇高兴，故此不避险阻，穷讨怪迹，偶得所见如此。想起宅上失了令爱，沿街贴榜已久，故此一时喜事，走来奉报，原无心望谢。若是老丈今日如此说，小觑了小生，是一团私心了。不敢奉命！”众人共相撺掇，刘秀才反觉得没意思，不好回答得，别了自去。众人约他明日县前相会。

刘秀才去了，众人多称赞他果是个读书君子，有义气，好人难得。仇大姓道：“明日老夫央请一人为媒，是必完成小女亲事。”众人中有个老成的，走出来道：“我们少不得到县里动公举呈词，何不就把此事稟知知县相公，倒凭知县相公做个主，岂不妙哉？”众人齐道：“有理！”当下散了。大姓与妈妈、女儿说知此事，又说刘秀才许多好处，大家赞叹不题。

且说次日县令升堂，先是刘秀才进见，把大士显灵，众心喜舍造庙，及仇女守贞，感得神力诛邪等事，一一稟知已过，众人才拿连名呈词进见。县令批准建造，又自取库中公费银十两，开了疏头，用了印信，就中给与老成耆民收贮了讫。众人谢了，又把仇老女儿要招刘生报德的情稟出来。县令问仇老道：“此意如何？”仇老道：“女儿被妖摄去，固然感得大士显应诛杀妖邪，若非刘生出力梯攀至岭，妖邪虽死，女儿到底也是洞中枯骨了。今一家完聚，庆幸非浅，情愿将女儿嫁他，实系真心。不道刘秀才推托，故此公同稟知爷爷，望与老汉做一个主。”县令便请刘秀才过来，问道：“适才仇某所言姻事，众口一词。此美事也，有何不可？”刘秀才道：“小生一时探奇穷异，实出无心。若是就了此亲，外人不晓得的，尽道是小生有所贪求而为此，反觉无颜。亦且方才对父母大人说仇氏女守贞好处，若为己妻，此等言语皆是私心。小生读几行书，义气廉耻为重，所以不敢应承。”县令跌足道：“难得！难得！仇女守贞，刘生尚义，仇某不忘报，皆盛事也。本县幸而躬逢目击，可未完成其美？本县权做个主婚，贤友万不可推托。”立命库上取银十两，以助聘礼。即令鼓乐送出县来，竟到仇家先行聘定了。拣个吉日，入赘仇家，成了亲事。

一月之后，双双到上天竺烧香，拜谢大士，就送还前日幡竿。过不多时，众人齐心协力，山岭庙也自成了，又去烧香点烛，自不消说。后来刘秀才得第，夫荣妻贵。仇大姓夫妻俱登上寿，同日念佛而终。此又后话。

又说会骸山石壁，自从诛邪之后，那《风》、《花》、《雪》、《月》四词，却像那个刷洗过了一番的，毫无一字影迹。众人才悟前日老道便是老

疏头——也就是下句所说的“缘起”，是一种记叙事情缘由始末的通俗文体。

耆民——年迈而又德高望重的人。

妖，不是个好人，踪迹方得明白。有诗为证：
巉岬石洞老光阴，只此幽栖致自深。
诛殛忽然烦大士，方知佛戒重邪淫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五
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

诗曰：

青楼原有掌书仙，未可全归露水缘。
多少风尘能自拔，淤泥本解出青莲。

这四句诗，头一句“掌书仙”，你道是甚么出处？列位听小子说来。

唐朝时，长安有一个倡女，姓曹，名文姬。生四五岁，便好文字之戏。及到笄年，丰姿艳丽，俨然神仙中人。家人教以丝竹宫商，他笑道：“此贱事，岂吾所为？惟墨池笔冢，使吾老于此间足矣。”他出口落笔，吟诗作赋，清新俊雅，任是才人，见他钦伏。至于字法，上逼锺、王，下欺颜、柳，真是重出世的卫夫人。得其片纸只字者，重如拱璧，一时称他为“书仙”。他等闲也不肯轻与人写。长安中富贵之家，豪杰之士，辇输金帛，求聘他为偶的，不记其数。文姬对人道：“此辈岂我之偶！如欲偶吾者，必先投诗，吾当自择。”此言一传出去，不要说吟坛才子争奇斗异，各献所长，人人自以为得大将；就是张打油、胡钉铰也来做首把，撮个空。至于那强斯文、老脸皮，虽不成诗，叶韵而已的，也偏不识廉耻，谄他娘两句，出丑一番。谁知投去的，好歹多选不中。这些人还指望出张续案，放遭告考，把一个长安的子弟，弄得如醉如狂的。文姬只是冷笑。

最后有个岷江任生，客于长安，闻得此事，喜道：“吾得配矣！”旁人问之，他道：“凤栖梧，鱼跃渊，物有所归，岂妄想乎？”遂投一诗云：

玉皇殿上掌书仙，一染尘心谪九天。
莫怪浓香熏骨腻，霞衣曾惹御炉烟。

文姬看诗毕，大喜道：“此真吾夫也。不然，怎晓得我的来处？吾愿与之为妻。”即以此诗为聘定，留为夫妇。自此春朝秋夕，夫妇相携，小酌微吟，此唱彼和。真如比翼之鸟，并头之花，欢爱不尽。

如此五年后，因三月终旬，正是九十日春光已满，夫妻二人，设酒送春。对饮间，文姬忽取笔砚，题诗云：

仙家无夏亦无秋，红日清风满翠楼。
况有碧霄归路稳，可能同驾五云虬？

题毕，把与任生看。任生不解其意，尚在沉吟。文姬笑道：“你向日投诗，已知吾来历，今日何反生疑？吾本天上司书仙人，偶以一念情爱，谪居人间二纪。今限已满，吾欲归，子可偕行。天上之乐，胜于人间多矣。”说罢，只闻得仙乐飘空，异香满室。家人惊异间，只见一个朱衣吏，持一玉版，朱

“上逼锺王”三句——极言曹文姬书法造诣之高。锺，指三国魏杰出的书法家锺繇。王，指晋代“书圣”王羲之。颜，指颜真卿；柳，指柳公权；二人齐名，都是唐代大书法家。卫夫人，名铄，字茂漪，晋代著名女书法家，王羲之曾拜她为师。

拱璧——大的圆形玉璧。拱，两手合围。

张打油、胡钉铰——据宋钱易《南部新书》载：“有胡钉铰、张打油二人，皆能为诗。”此二人皆唐时人，其诗俚俗、诙谐。

出张续案——意为再考一次。旧时公布考试结果称“出案”。下文“放遭告考”意同。

二纪——二十四年。古时以十二年为一纪。

书篆文，向文姬前稽首道：“李长吉新撰《白玉楼记》成，天帝召汝写碑。”文姬拜命毕，携了任生的手，举步腾空而去。云霞闪烁，鸾鹤缭绕。于时观者万计，以其所居地为书仙里。这是“掌书仙”的故事，乃是倡家第一个好门面话柄。

看官，你道倡家这派起于何时？元来起于春秋时节。齐大夫管仲，设女闾七百，征其合夜之钱以为军需。传至于后，此风大盛。然不过是侍酒陪歌，追欢买笑，遣兴陶情，解闷破寂，实是少不得的，岂至遂为人害！争奈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”。才有欢爱之事，便有迷恋之人；才有迷恋之人，便有坑陷之局。做姊妹的，飞絮飘花，原无定主；做子弟的，失魂落魄，不惜馀生。怎当得做鸨儿龟子的，吮血磨牙，不管天理。又且转眼无情，回头是计。所以弄得人倾家荡产，败名失德，丧躯殒命，尽道这娼妓一家是陷人无底之坑，填雪不满之井了。总由子弟少年浮浪，没主意的多，有主意的少；娼家习惯风尘，有圈套的多，没圈套的少。至于那雏儿们，一发随波逐浪，那晓得叶落归根？所以百十个姊妹里头，讨不出几个要立妇名、从良到底的。就是从良了，非男负女，即女负男，有结果的也少。却是人非木石，那鸨儿只以钱为事，愚弄子弟，是他本等，自不必说。那些做妓女的，也一样娘生父养，有情有窍，日陪欢笑，夜伴枕席，难道一些心也不动，一些情也没有，只合着鸨儿做局骗人过日不成？这却不然。其中原有真心的，一意绸缪，生死不变，原有肯立志的，亟思超脱，时刻不忘。从古以来，不止一人。而今小子说一个妓女，为一情人相思而死，又周全所爱妹子，也得从良，与看官们听。见得妓女也有好的。有诗为证，诗云：

有心已解相思死，况复留心念连理。
似此多情世所稀，请君听我歌天水。
天水才华席上珍，苏娘相向转相亲。
一官各阻三年约，两地同归一日魂。
遗言弱妹曾相托，敢谓冥途忘旧诺。
爰推同气了良缘，麋歌一绝于飞乐。

话说宋朝钱塘有个名妓苏盼奴，与妹苏小娟，两人俱俊丽工诗，一时齐名。富豪子弟到临安者，无不愿识其面，真个车马盈门，络绎不绝。他两人没有嬷嬷，只是盼儿当门抵户，却是姊妹两个多自家为主的。自道品格胜人，不耐烦随波逐浪，虽在繁华绮丽所在，心中长怀不足。只愿得遇个知音之人，随他终身，方为了局的。姊妹两人，意见相同，极是过得好。

盼奴心上有一个人，乃是皇家宗人，叫做赵不敏，是个太学生。元来宋

李长吉——李贺，字长吉，唐代杰出诗人。他只活了二十七岁，相传他临终前曾见绯衣人来报上帝建成白玉楼，召他去作记，这里用此故事。

管仲——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，官至齐相，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。

女闾——古时宫中设集市，叫女子居此经商；以后借指娼妓住处。据《战国策·东周策》记载：“齐桓公宫中七市，女闾七百，国人非之。”文中即指此事。

姊妹——这里指妓女。

子弟——这里指嫖客。

雏儿——即雏妓，指初入娼门的少女。

从良——旧称妓女嫁人为从良。

临安——即钱塘（今杭州市）的别称，因宋代临安府治在钱塘。

时宗室，自有本等禄食，本等职衔，若是情愿读书应举，就不在此例了。所以赵不敏有个房分 兄弟赵不器，就自去做了个院判；惟有赵不敏自恃才高，务要登第，通籍在太学。他才思敏捷，人物风流。风流之中，又带些志诚真实。所以盼奴与他相好。盼奴不见了他，饭也是吃不下的。赵太学是个书生，不会经管家务，家事日渐萧条。盼奴不但不嫌他贫，凡是他一应灯火酒食之资，还多是盼奴周给他，恐怕他因贫废学。常对他道：“妾看君决非庸下之人，妾也不甘久处风尘。但得君一举成名，提掇了妾身出去，相随终身，虽布素亦所甘心。切须专心读书，不可懈怠，又不可分心他务。衣食之需，只在妾的身上，管你不缺便了。”

小娟见姐姐真心待赵太学，自也时常存一个拣人的念头，只是未曾有个中意的。盼奴体着小娟意思，也时常替他留心。对太学道：“我这妹子性格极好，终久也是良家的货。他日你若得成名，完了我的事，你也替他寻个好主，不枉了我姊妹一对儿。”太学也自爱着小娟，把盼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了。

太学虽在盼奴家往来情厚，不曾破费一个钱，反得他资助读书，感激他情意，极力发愤。应过科试，果然高捷南宫。盼奴心中不胜欢喜。正是：

银 斜背解鸣珰，小语低声唤玉郎。

从此不知兰麝贵，夜来新惹桂枝香。太学榜下，未授职，只在盼奴家里。两情愈浓，只要图个终身之事。却有一件：名妓要落籍，最是一件难事。官府恐怕缺了会承应的人，上司过往嗔怪，许多不便，十个到有九个不肯。所以有的批从良牒上道：“慕《周南》之化，此意良可矜；空冀北之群，所请宜不允。”官司每每如此。不是得个极大的情分，或是撞个极帮衬的人，方肯周全。而今苏盼奴是个有名的能诗妓女，正要插趣，谁肯轻轻便放了他？前日与太学往来虽厚，太学既无钱财，也无力量，不曾替他营脱得乐籍。此时太学固然得第，盼奴还是个官身，却就娶他不得。正在计较间，却选下官来了，除授了襄阳司户之职。初授官的人，碍了体面，怎好就与妓家讨分上脱籍？况就是自家要取的，一发要惹出议论来。欲待别寻婉转，争奈凭上日子有限，一时等不出个机会。没奈何，只得相约到了襄阳，差人再来营干。当下司户与盼奴两个抱头大哭。小娟在傍，也陪了好些眼泪。当时作别了，盼奴自掩着泪眼归房，不题。司户自此赴任襄阳，一路上鸟啼花落，触景伤情，只是想着盼奴。自道一到任所，便托能干之人，进京做这件事。谁知到任事忙，匆匆过了几时，急切里没个得力心腹之人可以相托。虽是寄了一两番信，又差了一两次人，多是不尴不尬、要能不勾的。也曾写书相托在京友人，替他脱籍了当，然后图谋接到任所。争奈路途既远，亦且寄信做事，所

房分——家族的分支。

高捷南宫——在“礼部试”中及第。南宫，即礼部。科举属礼部掌管，因称在京城举行的“会试”为“礼部试”。

玉郎——旧时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爱称。

桂枝——隐喻科举及第。语出《晋书·郗诜传》：“臣举贤良对策，为天下第一，犹桂林之一枝，昆山之片玉。”

落籍——指妓女从良。

空冀北之群——原是说相马的伯乐一经过冀北，那里便没有好马了；意指名妓从良，就“缺了会承应”官府的妓女。

托之人不过道是娼妓的事，有紧没要，谁肯知痛着热，替你十分认真做的？不过讨得封把书信儿，传来传去，动不动便是半年多。司户得一番信，只添得悲哭一番，当得些甚么？

如此三年，司户不遂其愿，成了相思之病。自古说得好：“心病还须心上医。”眼见得不是盼奴来，医药怎得见效？看看不起。只见门上传进来道：“外边有个赵院判，称是司户兄弟，在此候见。”司户闻得，忙叫请进相见了。道：“兄弟你便早些个来，你哥哥不见得如此。”院判道：“哥哥为何病得这等了？你要兄弟早来便怎么？”司户道：“我在京时有个教坊妓女苏盼奴，与我最厚。他资助我读书成名，得有今日。因为一时匆匆，不替他落得籍，同他到此不得。原约一到任所，差人进京图干此事。谁知所托去的，多不得力，我这里好不盼望。不甫能勾回个信来，定是东差西误的。三年以来，我心如火，事冷如冰，一气一个死。兄弟，你若早来几时，把这个事托你替哥哥干去，此时盼奴也可来，你哥哥也不死。如今却已迟了！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院判道：“哥哥且请宽心。哥哥千金之躯，还宜调养，望个好日。如何为此闲事，伤了性命？”司户道：“兄弟，你也是个中人，怎学别人说谈话？情上的事，各人心知。正是性命所关，岂是闲事？”说得痛切，又发昏上来。隔不多两日，恍惚见盼奴在眼前，愈加沉重。自知不起，呼院判到床前嘱咐道：“我与盼奴不比寻常，真是生死交情。今日我为彼而死，死后也还不忘的。我三年以来，其有俸禄馀费若干，你与我均匀分作两分：一分是你收了，一分你替我送与盼奴去。盼奴知我既死，必为我守。他有妹小娟，俊雅能吟，盼奴曾托我替他寻人。我想兄弟风流才俊，能了小娟之事。你到京时，可将我言传与他家，他家必然肯纳。你若得了小娟，诚是佳配，不可错过了。一则完了我的念头，一则接了我的瓜葛。此临终之托，千万记取！”院判涕泣领命。司户言毕而逝。院判勾当丧事了毕，带了灵柩，归葬临安。一面收拾东西，竟望钱塘进发，不题。

却说苏盼奴自从赵司户去后，足不出门，一客不见，只等襄阳来音。岂知来的信虽有两次，却不曾见干着了当的实事。他又是个女流，急得乱跳也无用，终日盼望，纳闷而已。一日，忽有个於潜商人，带着几箱官绢，到钱塘来。闻着盼奴之名，定要一见。缠了几番，盼奴只是推病不见。以后果然病得重了。商人只认做推托，心怀愤恨。小娟虽是接待两番，晓得是个不在行的蠢物，也不把眼稍带着他。几番要研在小娟处宿歇，小娟推道：“姐姐病重，晚间要相伴，伏侍汤药，留客不得。”毕竟缠不上，商人自到别家嫖宿去了。以后盼奴相思之极，恍恍惚惚。一日忽对小娟道：“妹子好住，我如今要去会赵郎了。”小娟只道他要出门，便道：“好不远的途程，你如此病体，怎好去得！可不是痴话么？”盼奴道：“不是痴话，相会只在霎时间了。”看看声丝气咽，连呼赵郎而死。

小娟哭了一回，买棺盛贮，设个灵位，还望乘便捎信赵家去。只见门外

个中人——深知其中内情的人。

勾当——这里是处置、料理的意思。

了当——这里是“了结”与“妥当”的合意。

於潜——旧县名，在杭州市西，今并入临安县。

研(yà 迓)——本义是指用来磨光东西的细质石头，这里用作动词，即俗语所说的“磨”：故意拖延纠缠。

两个公人大刺刺的走将进来，说道府判衙里唤他姊妹，去对甚么官绢词讼。小娟不知事由，对公人道：“姊姊亡逝已过，见有棺柩灵位在此。我却随上下去回覆就是。”免不得赔酒赔饭，又把使用钱送了公人。分付丫头看家，锁了房门，随着公人到了府前，才晓得於潜客人被同伙首发，将官绢费用宿娼，拿他到官。怀着旧恨，却把盼奴、小娟攀着。小娟好生负屈，只待当官分诉。带到时，府判正赴堂上公宴，没工夫审理。知是钱粮事务，喝令权且寄监。可怜——

粉黛丛中艳质，囹圄队里愁形。

凶吉全然未保，青龙白虎同行。

不说小娟在牢中受苦。却说赵院判扶了兄柩，来到钱塘，安厝已了。奉着遗言，要去寻那苏家。却想道：“我又不曾认得他一个，突然走去，那里晓得真情？虽是吾兄为盼奴而死，知他盼奴心事如何？近日行径如何？却便孟浪去打破了！”猛然想道：“此间府判是我宗人，何不托他去唤他到官来，当堂问他明白，自见下落。”一直径到临安府来，与府判相见了。叙寒温毕，即将兄长亡逝已过，所托盼奴、小娟之事，说了一遍，要府判差人去唤他姊妹二人到来。府判道：“果然好两个妓女。小可着人去唤来，宗丈自与他说端的罢了。”随即差个祇候人，拿根签去唤他姊妹。祇候领命去了，须臾来回话道：“小人到苏家去，苏盼奴一月前已死，苏小娟见系府狱。”院判、府判俱惊道：“何事系狱？”祇候回答道：“他家里说，为於潜客人诬攀官绢的事。”府判点头道：“此事正在我案下。”院判道：“看亡兄分上，宗丈看顾他一分则个。”府判道：“宗丈且到敝衙一坐。小可叫来问个明白，自有区处。”院判道：“亡兄有书札与盼奴，谁知盼奴已死了。亡兄却又把小娟托在小可，要小可图他终身。却是小可未曾与他一面，不知他心下如何。而今小弟且把一封书打动他，做个媒儿。烦宗丈与小可婉转则个。”府判笑道：“这个当得。只是日后不要忘了媒人。”大家笑了一回，请院判到衙中坐了。

自己升堂，叫人狱中取出小娟来，问道：“於潜商人缺了官绢百疋，招道在你家花费，将何补偿？”小娟道：“亡姊盼奴在日，曾有个於潜客人来了两番。盼奴因病不曾留他，何曾受他官绢？今姊以亡故无证，所以客人落得诬攀。判府若赐周全开豁，非惟小娟感荷，盼奴泉下也得蒙恩了。”府判见他出语宛顺，心下喜他，便问道：“你可认得襄阳赵司户么？”小娟道：“赵司户未第时，与姊盼奴交好，有婚姻之约，小娟故此相识。以后中了科第，做官去了。屡有书信，未完前愿。盼奴相思，得病而亡，已一月多了。”府判道：“可伤！可伤！你不晓得，赵司户也去世了！”小娟见说，想着姊姊，不觉凄然吊下泪来，道：“不敢拜问，不知此信何来？”府判道：“司户临死之时，不忘你家盼奴，遣人寄一封书、一罨礼物与他。此外，又有司户兄弟赵院判，有一封书与你。你可自开看。”小娟道：“自来不认得院判

安厝——安置棺柩待葬。

孟浪——鲁莽、莽撞。

宗丈——对同宗男性的尊称。

端的——清楚、确实。

祇(zh 支)候人——侍从、仆人。

一罨(y n 掩)——犹如说一兜。罨，捕鱼鸟的网，这里作量词用。

是何人，如何有书？”府判道：“你只管拆开，看是甚话，就知分晓。”

小娟领下书来，当堂拆开读着。元来不是甚么书，却是一首七言绝句。诗云：

当时名伎镇东吴，不好黄金只好书。

借问钱塘苏小小，风流还似大苏无？

小娟读罢诗，想道：“此诗情意，甚是有情于我。若得他提挈，官事易解。但不知这院判何等人品。看他诗句清俊，且是赵司户的兄弟，多应也是风流人物，多情种子。”心下踌躇，默然不语。府判见他沉吟，便道：“你何不依韵和他一首？”小娟对道：“从来不会做诗。”府判道：“说那里话？有名的苏家姊妹能诗，你如何推托？若不和诗，就要断赔官绢了。”小娟谦道：“只好押韵献丑。请给纸笔。”府判叫取文房四宝与他。小娟心下道：“正好借此打动他官绢之事。”提起笔来，毫不思索，一挥而就，双手呈上府判。府判读之，诗云：

君住襄江妾在吴，无人人寄有情书。

当年若也来相访，还有於潜绢也无？

府判读罢，道：“既有风致，又带诙谐玩世的意思。如此女子，岂可使溷于风尘之中？”遂取司户所寄盼奴之物，尽数交与了他，就准他脱了乐籍。官绢着商人自还，小娟无干，释放宁家。小娟既得辨白了官绢一事，又领了若干物件，更兼脱了籍。自想姊姊如此烦难，自身却如此容易，感激无尽，流涕拜谢而去。

府判进衙，会了院判，把适才的说话与和韵的诗，对院判说了。道：“如此女子，真是罕有。小可体贴宗文之意，不但免他偿绢，已把他脱籍了。”院判大喜，称谢万千，函辞了府判，竟到小娟家来。

小娟方才到得家里，见了姊姊灵位，感伤其事，把司户寄来的东西，一件件摆在灵位前，看过了。哭了一场，收拾了。只听得外面叩门响，叫丫头问明白了开门。丫头问：“是那个？”外边答道：“是适来寄书赵院判。”小娟听得“赵院判”三字，两步移做了一步，叫丫头急开了门迎接。院判进了门，抬眼看那小娟时，但见：

脸际芙蓉掩映，眉间杨柳停匀。若教梦里去行云，管取襄王错认。

殊丽全繇带韵，多情正在含颦。司空见惯也销魂，何况风流少俊！

说那院判一见了小娟，真个眼迷心荡，暗道：“吾兄所言佳配，诚不虚也！”小娟接入堂中，相见毕。院判笑道：“适来和得好诗。”小娟道：“若不是院判的大情分，妾身官事何繇得解？况且乘此又得脱籍，真莫大之恩，杀身难报。”院判道：“自是佳作打动，故此府判十分垂情。况又有亡兄所嘱，非小可一人之力。”小娟垂泪道：“可惜令兄这样好人，与妾亡姊真个如胶似漆的，生生的阻隔两处，俱谢世去了。”院判道：“令姊是几时没有的？”小娟道：“方才一月前某日。”院判吃惊道：“家兄也是此日。可见两情不舍，同日归天，也是奇事！”小娟道：“怪道姊姊临死，口口说去会赵郎。他两个而今必定做一处了。”院判道：“家兄也曾累次打发人进京，当初为何不脱籍，以致阻隔如此？”小娟道：“起初令兄未第，他与亡姊恩爱，已

苏小小——六朝时南齐名妓，家居钱塘。这里借指苏小娟，下句“大苏”则指苏盼奴。按苏小娟实有其人，且亦有人径称为“苏小小”，见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。

函辞——即告辞。函，表敬称。

同夫妻一般，未及虑到此地，匆匆过了日子。及到中第，来不及了。虽然打发几次人来，只因姊姊名重，官府不肯放脱。这些人见略有些难处，丢了就走，那管你死活？白白里把两个人的性命误杀了！岂知今日，妾身托赖着院判，脱籍如此容易。若是令兄未死，院判早到这里一年半，连姊姊也超脱去了。”院判道：“前日家兄也如此说，可惜小可浪游薄宦，到家兄衙里迟了，故此无及。这都是他两人数定，不必题了。前日家兄说，令姊曾把娟娘终身的事，托与家兄寻人。这话有的么？”小娟道：“不愿迎新送旧，我姊妹两人同心。故此，姊姊以妾身托令兄寻人，实有此话的。”院判道：“亡兄临终，把此言对小可说了，又说娟娘许多好处，撺掇小可来会令姊与娟娘，就与娟娘料理其事。故此不远千里，到此寻问。不想盼娘过世，娟娘被陷。而今幸得保全了出来，脱了乐籍，已不负亡兄与令姊了。但只是亡兄所言，娟娘终身之事，不知小可当得起否？凭娟娘意下裁夺。”小娟道：“院判是贵人，又是恩人，只怕妾身风尘贱质，不敢仰攀。赖得令兄与亡姊一脉，亲上之亲。前日蒙赐佳篇，已知属意。若蒙不弃，敢辞箕帚？”

院判见说得入港，就把行李什物都搬到小娟家来。是夜即与小娟同宿。赵院判在行之人，况且一个念着亡兄，一个念着亡姊，两个只恨相见之晚，分外亲热。此时小娟既已脱籍，便可自由。他见院判风流蕴藉，一心待嫁他了。只是亡姊灵柩未殓，有此牵带，与院判商量。院判道：“小可也为扶亡兄灵柩至此，殓事未完。而今择个日子，将令姊之柩，与亡兄合葬于先茆之侧，完他两人生前之愿，有何不可？”小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亡魂俱称心快意了。”院判一面择日，如言殡葬已毕，就央府判做个主婚，将小娟娶到家里，成其夫妇。

是夜小娟梦见司户、盼奴，如同平日坐在一处，对小娟道：“你的终身有托，我两人死亦瞑目。又谢得你夫妻，将我两人合葬，今得同栖一处，感恩非浅。我在冥中，保佑你两人后福，以报成全之德。”言毕，小娟惊醒。把梦中言语对院判说了。院判明日设祭，到司户坟上致奠。两人感念他生前相托，指引成就之意，俱各恸哭一番而回。此后，院判同小娟花朝月夕，麋酬唱和，诗咏成帙。后来生二子，接了书香。小娟直与院判齐白而终。

看官，你道此一事，苏盼奴助了赵司户成名，又为司户而死，这是他自己多情，已不必说。又念着妹子终身之事，毕竟所托得人，成就了他从良。那小娟见赵院判出力救了他，他一心遂不改变，从他到了底。岂非多是好心的伎女？而今人自没主见，不识得人，乱迷乱撞，着了道儿，不要冤枉了这一家人，一概多似蛇蝎一般的。所以有编成《青泥莲花记》，单说的是好姊妹出处，请有情的自去看。有诗为证：

血躯总属有情伦，宁有章台独异人？
试看死生心似石，反令交道愧沉沦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六
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

诗云：

美色从来有杀机，况同释子讲于飞。

色中饿鬼真罗刹，血污游魂怎得归？

话说临安有一个举人，姓郑，就在本处庆福寺读书。寺中有个西北房，叫做净云房。寺僧广明，做人俊爽风流，好与官员士子每往来。亦且衣钵充牣，家道从容，所以士人每喜与他交友。那郑举人在他寺中最久，与他甚是说得着，情意最密。凡是精致禅室，曲折幽居，广明尽引他游到。只有极深奥的所在一间小房，广明手自锁闭出入，等闲也不开进去，终日关着的，也不曾有第二个人走得进。虽是郑举人如此相知，无有不到的所在，也不领他进去。郑举人也只道是僧家藏叠资财的去处，大家凑趣，不去窥觑他。

一日，殿上撞得钟响，不知是什么大官府来到。广明正在这小房中，慌忙趋出山门外迎接去了。郑生独自闲步，偶然到此房前，只见门开在那里。郑生道：“这房从来锁着，不曾看见里面，今日为何却不锁？”一步步进房中来，却是地板铺的房。四下一看，不过是摆设得精致，别无甚奇怪珍秘、与人看不得的东西。郑生心下道：“这些出家人，毕竟心性古撇。此房有何秘密，直得转手关门？”带眼看去，那小床帐钩上，吊着一个紫檀的小木鱼，连槌系着，且是精致滑泽。郑生好戏子，除下来，手里捏了看看，有要没紧的，把小槌敲他两下。忽听得床后地板“铛”的一声铜铃响，一扇小地板推起，一个少年美貌妇人钻头出来。见了郑生，吃了一惊，缩了下去。郑生也吃了一惊。仔细看去，却是认得的中表亲戚某氏。元来那个地板做得巧，合缝处推开来就当是扇门，关上了原是地板。里头顶得上，外头开不进。只听木鱼为号，里头铃声相应，便出来了。里头是个地窖，别开窗牖，有暗弄地道，到灶下通饮食，就是神仙也不知道的。郑生看见了道：“怪道贼秃关门得紧，元来有此缘故。我却不该撞破了他，未必无祸。”心下慌张，急挂木鱼在原处了，疾忙走出来，劈面与广明撞着。

广明见房门开锁，已自心惊。又见郑生有些仓惶气质，面上颜色红紫。再眼瞟去，小木鱼还在帐钩上摇动未定，晓得事体露了。问郑生道：“适才何所见？”郑生道：“不见什么。”广明道：“便就房里坐坐何妨？”挽着郑生手进房，就把门闩了。床头掣出一把刀来，道：“小僧虽与足下相厚，今日之事，势不两立。不可使吾事败，死在别人手里。只是足下自己悔气到了，错进此房。急急自裁，休得怨我。”郑生哭道：“我不幸自落火坑，晓得你们不肯舍我，我也逃不得死了。只是容我吃一大醉，你断我头去，庶几醉后无知，不觉痛苦。我与你往来多时，也须怜我。”广明也念平日相好的，说得可怜，只得依从。反锁郑生在里头了，带了刀，走去厨下，取了一大锡壶酒来，就把大碗来灌郑生。郑生道：“寡酒难吃，须赐我盐菜少许。”广明又依他，到厨下去取菜了。郑生寻思：“走脱无路，要寻一件物事暗算他！”

罗刹——佛教中对恶人恶鬼的称谓。

衣钵充牣（rèn 认）——指财物充裕，生活富足。牣，满。

古撇——亦作“古 ”、“撇古”，性情古怪。

戏子——这里是戏耍、玩弄的意思。

房中多是轻巧物件，并无砖石棍棒之类。见酒壶壘巨，便心生一计。扯下一幅衫子，急把壶口塞得紧紧的，连酒连壶约有五六斤重了。一手提着，站在门背后。只见广明搪门进来，郑生估着光头，把这壶尽着力一下打去。广明打得头昏眼暗，急伸手摸头时，郑生又是两下，打着脑袋，扑的晕倒。郑生索性把酒壶在广明头上似砧杵槌衣一般，连打数十下，脑浆迸出而死，眼见得不活了。

郑生反锁僧尸在房了，走将出来，外边未有人知觉，忙到县官处说了。县官差了公人，又添差兵快，急到寺中。把这本房围住。打进房中，见一个僧人脑破血流，死于地下。搜不出妇女来。只见郑生嘻嘻笑道：“我有一法，包得就见。”伸手去帐钩上取了木鱼，敲得两下，果然一声铃响，地板顶将起来，一个妇女钻出。公人看见，发一声喊，抢住地板。那妇人缩进不迭，一伙公人，打将进去，元来是一间地窖子。四围磨砖砌着，又有周围栅栏，一面开窗，对着石壁天井，乃是人迹不到之所。有五六个妇人在内，一个个领了出来。问其来历，多是乡村人家拐将来的。郑生的中表，乃是烧香求子，被他灌醉了轿夫，溜了进去的。家里告了状。两个轿夫还在狱中。这个广明既有世情，又无踪迹，所以累他不着。谁知正在他处。县官把这一房僧众，尽行屠戮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些僧家，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，不忧吃，不忧穿，收拾了干净房室，精致被窝，眠在床里，没事得做，只想得是这件事体。虽然有个把行童解馋，俗语道：“吃杀馒头当不得饭。”亦且这些妇女们偏要在寺里来烧香拜佛，时常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。看见了美貌的，叫他静夜里怎么不想？所以千方百计，弄出那奸淫事体来。只这般奸淫，已是罪不容诛了。况且不毒不秃，不秃不毒；转毒转秃，转秃转毒。为那色事上，专要性命相搏，杀人放火的。就是小子方才说这临安僧人，既与郑举人是相厚的，就被他看见了破绽，只消求告他，买嘱他，要他不泄漏罢了；何至就动了杀心，反丧了自己？这须是天理难容处，要见这些和尚狠得没道理的。而今再讲一个狠得诧异的，来与看官们听着。有诗为证：

奸杀本相寻，其中妒更深。

若非男色败，何以警邪淫！

话说四川成都府汶川县，有一个庄农人家，姓井名庆。有妻杜氏，生得有些姿色，颇慕风情。嫌着丈夫粗蠢，不甚相投，每日寻是寻非的激聒。一日，也为有两句口面，走到娘家去。住了十来日，大家厮劝，气平了，仍旧转回夫家来。两家隔不上三里多路，杜氏长独自个来去惯了的。也是合当有事，正行之间，遇着大雨下来。身边并无雨具，又在荒野之中，没法躲避。远远听得铃声响，从小径里望去，有所寺院在那里。杜氏只得冒着雨，迂道走去避着，要等雨住再走。

那个寺院叫做太平禅寺，是个荒僻去处。寺中共有十来个僧人。门首一房，师徒三众。那一个老的叫做大觉，是他掌家。一个后生的徒弟，叫做智圆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风流可喜，是那老和尚心头的肉。又有一个小沙弥，叫

壘（léi 雷）巨——像壘那么大。壘，古代用以盛酒或水的容器，体积较大。

搪门——身体紧贴着门。

世情——指社会交往广泛，有人情关系。

汶川县——旧县名，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。

做慧观，止有十一二岁。这个大觉年有五七八了，却是极淫毒的心性，不异少年。夜夜搂着这智圆，做一床睡了。两个说着妇人家滋味，好生动兴，就弄那话儿消遣一番，淫褻不可名状。

是日，师徒正在门首闲站，忽见个美貌妇人走进来避雨，正似老鼠走到猫口边，怎不动火？老和尚看见了，丢眼色对智圆道：“观音菩萨进门了，好生迎接着。”智圆头颠尾颠，走上前来，问杜氏道：“小娘子，敢是避雨的么？”杜氏道：“正是。路上逢雨，借这里避避则个。”智圆嘻着脸笑道：“这雨还有好一会下。这里没好坐处，站着不雅，请到小房坐了，奉杯清茶，等雨住了，走路何如？”那妇人家若是个正气的，由他自说，你只外边站站，等雨过了走路便罢。那僧房里好是轻易走得进的？谁知那杜氏是个爱风月的人，见小和尚生得青头白脸，语言聪俊，心里先有几分看上了。暗道：“总是雨大，在此闲站，便依他进去坐坐，也不妨事。”就一步步随了进来。那老和尚见妇人挪动了脚，连忙先走进去，开了卧房等候。小和尚陪了杜氏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同走了进门，到得里头坐下了。小沙弥掇了茶盘送茶，智圆拣个好磁碗，把袖子展一展，亲手来递与杜氏。杜氏连忙把手接了，看了智圆丰度，越觉得可爱。偷眼觑着，有些魂出了，把茶侧翻了一袖。智圆道：“小娘子，茶泼湿了衣袖，到房里熏笼上烘烘。”杜氏见要他房里去，心里已瞧科了八九分。怎当得是要在里头的，并不推阻，反问他那个房里是。智圆领到师父房前，晓得师父在里头等着，要让师父，不敢抢先。见杜氏进了门里，指着熏笼道：“这个上边烘烘就是，有火在里头的。”却把身子倒退了出来。

杜氏见他不进来，心里不解，想道：“想是他未敢轻动手。”正待将袖子去熏笼上烘，只见床背后一个老和尚，托地跳出来，一把抱住。杜氏杀猪也似叫将起来。老和尚道：“这里无人，叫也没干。谁教你走到我房里来？”杜氏却待奔脱，外边小和尚凑趣，已把门拽上了。老和尚擒住了杜氏身子，杜氏虽推拒了一番，不觉也有些兴动。问道：“适才小师父那里去了？却换了你。”老和尚道：“你动火我的徒弟么？这是我心爱的人儿，你作成我完了事，我叫他与你快活。”杜氏心里道：“我本看上他小和尚，谁知被这老厌物缠着。虽然如此，到这地位，料应脱不得手。不如先打发了他，他徒弟少不得有分的了。”只得勉强顺着老和尚，搂到床上，行起云雨来。

那老和尚淫兴虽高，精力不济。起初搂抱推拒时，已此有好些流精淌出来，及至干事，不多一会就弄倒了。杜氏本等不耐烦的，又见他如此光景，未免有些不足之意。一头走起来系裙，一头怨怅道：“如此没用的老东西，也来厌世，死活缠人做甚么？”老和尚晓得扫了兴，自觉没趣，急叫徒弟把门开了。门开处，智圆迎着，问师父道：“意兴如何？”老和尚道：“好个知味的人！可惜今日本事不帮衬，弄得出了丑。”智圆道：“等我来助兴。”急跑进房，把门掩了。回身来抱着杜氏，道：“我的亲亲，你被老头儿缠坏了！”杜氏道：“多是你哄我进房，却叫这厌物来摆布我！”智圆道：“他是我师父，没奈何。而今等我陪礼罢。”一把搂着就要床上去。杜氏刚被老和尚一出完得也觉没趣，拿个班道：“那里有这样没廉耻的？师徒两个，轮替缠人！”智圆道：“师父是冲头阵，垫刀头的。我与娘子须是年貌相当，不可错过了姻缘。”扑的跪将下去。杜氏扶起道：“我怪你让那老物先将人

厌世——吴方言，又称“现世”，北方叫做“现眼”，出丑的意思。

奚落，故如此说。其实我心上也爱你的。”智圆就势抱住，亲了个嘴，挽到床上，弄将起来。这却与先前的情趣大不相同。

说这小和尚正是后生之年，精神旺相。亦且杜氏见他标致，你贪我爱，一直弄了一个多时辰，方才歇手。弄得杜氏心满意足。杜氏道：“一向闻得僧家好本事，若如方才老厌物，羞死了人；元来你如此着人。我今夜在此与你睡了罢。”智圆道：“多蒙小娘子不弃，不知小娘子何等人家，可是住在此不妨的？”杜氏道：“奴家姓杜，在井家做媳妇，家里近在此间。只因前日与丈夫有两句话说，跑到娘家这几日，方才独自个回转家去。遇着雨，走进来避，撞着你这冤家的。我家未知道我回，与娘家又不打照会，便私下住在此两日，无人知觉。”智圆道：“如此却侥幸，且图与娘子做个通宵之乐。只是师父要做一床。”杜氏道：“我不要这老厌物来。”智圆道：“一家是他做主，须却不得他，将就打发他罢了。”杜氏道：“羞人答答的，怎好三人在一块做事？”智圆道：“老和尚是个骚头，本事不济。南北齐来，或是你，或是我，做一遭不着，结识了他，他就没用了。我与你自在快活，不要管他。”

两人说得着，只管说了去，怎当得老和尚站在门外，听见床响了半日，已自恨着自己忒快，不曾插得十分趣，倒让他们恣意去了，好些妒忌。等得不耐烦，再不出来，忍不住开房进去。只见两个紧紧搂抱，舌头还在口里。老和尚便有些怒意，暗想道：“方才待我，怎肯如此亲热？”就不觉撻酸起来，嚷道：“得了些滋味，也该商量个长便。青天白日，没廉没耻的，只顾关着门睡甚么？”智圆见师父发话，笑道：“好教师父得知，这滋味长哩！”老和尚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智圆道：“那娘子今晚不去了。”老和尚放下笑脸，道：“我们也不肯放他就去。”智圆道：“我们强主张不放，须防干系。而今是这娘子自家主意，说道可以住得的，我们就放心得下了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这小娘子何宅？”智圆把方才杜氏的言语述了一遍。老和尚大喜，急整夜饭，摆在房中，三人共桌而食。杜氏不十分吃酒，老和尚劝他，只是推故。智圆斟来，却又吃了。坐间眉来眼去，与智圆甚是肉麻。老和尚硬挨光，说得句把风话，没着没落的，冷淡的当不得。老和尚也有些看得出，却如狗热煎盘，恋着不放。夜饭撤去，毕竟赖着三人一床睡了。

天明了，杜氏起来梳洗罢，对智圆道：“我今日去休。”智圆道：“娘子昨日说多住几日不妨的，况且此地僻静，料无人知觉。我与你方得欢会，正在好头上，怎舍得就去，说出这话来？”杜氏悄悄说道：“非是我舍得你去，只是吃老头子缠得苦。你若要我住在此，我须与你两个自做一床睡，离了他才使得。”智圆道：“师父怎么肯？”杜氏道：“若不肯时，我也不住在此。”智圆没奈何，只得走去对师父说道：“那杜娘子要去，怎么好？”老和尚道：“我看他和你好得紧，如何要去？”智圆道：“他须是良人家出身，有些羞耻，不肯三人同床，故此要去。依我愚见，不若等我另铺下一床，在对过房里，与他两个同睡晚把，哄住了他。师父乘空，便中取事。等他熟分了，然后团做一块不迟。不然逆了他性，他走了去，大家多没分了。”老和尚听说罢，想着夜间三人一床，枉动了许多火，讨了许多厌，不见快活。又恐怕他去了，连寡趣多没绰处。不如便等他们背后去做事，有时我要他房

着人——惹人，迷人。

没绰处——没有地方寻找。

里来，独享一夜也好，何苦在旁边惹厌？便对智圆道：“就依你所见也好。只要留得他住，毕竟大家有些滋味。况且你是我的心，替你好了，也是好的。”老和尚口里如此说，心里原有许多醋意，只得且如此许了他，慢慢再看，智圆把铺房另睡的话回了杜氏。杜氏千欢万喜，住下了，只等夜来欢乐。

到了晚间，老和尚叫智圆分付道：“今夜我养养精神，让你两个去快活一夜，须把好话哄住了他。明日却要让我。”智圆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今夜若不是我伴住他，只如昨夜混搅，大家不爽利，留他不住的。等我团熟了他，牵与师父，包你像意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这才是知心着意的肉！”智圆自去与杜氏关了房睡了。此夜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快活不尽。

却说那老和尚一时怕妇人去了，只得依了徒弟的言语。是夜独自个在房里，不但没有了妇人，反去了个徒弟，弄得孤眠独宿了，好些不像意。又且想着他两个此时快乐，一发睡不去了，倒枕捶床了一夜。次日起来，对智圆道：“你们好快活，撇得我清冷！”智圆道：“要他安心留住，只得如此。”老和尚道：“今夜须等我像心像意一晚。”到得晚间，智圆不敢逆师父，劝杜氏到师父房中去。杜氏死也不肯，道：“我是替你说过了方住在此的，如何又要我去陪这老厌物？”智圆道：“他须是吾主家的师父。”杜氏道：“我又不是你师父讨的，我怕他做甚？逼得我紧，我连夜走了家去！”智圆晓得他不肯去，对师父道：“他毕竟有些害羞，不肯来。师父，你到他房里去罢。”老和尚依言，摸将进去。杜氏先自睡好了，只待等智圆来干事，不晓得是老和尚走来，跳上床去。杜氏只道是智圆，一把抱来亲个嘴，老和尚骨头都酥了。直等做起事来，杜氏才晓得不是了，骂道：“又是你这老厌物，只管缠我做甚么？”把自家身子一歪，将他尽力一推，推下床来。老和尚地上爬起来，心里道：“这婆娘如此狠毒！”恨恨地走了自房里去。智圆见师父已出来了，然后自己进去补空。杜氏正被老和尚引起了兴头，没收场的，却得智圆来，正好解渴。两个不及讲话，搂着就弄，好不热闹。只有老和尚到房中，气还未平。想道：“我出来了，他们又自快活。且去听他一番。”走到房前，只听得山摇地动的，在床里淫戏。磨拳擦掌的道：“这婆娘直如此分厚薄！你便多少分些情趣与我，也图得大家受用。只如此让了你两个罢！明日拚得个大家没帐。”闷闷的自去睡了。

一觉睡到天明起来，一发恨道：“受这歹婆娘这样累！”及至杜氏起来了，老和尚还皮着脸撩拨他几句。杜氏一句话也不来招揽，老大没趣。又见他智圆交头接耳，嘻嘻哈哈，心怀忿毒。

到得夜来，智圆对杜氏道：“省得老和尚又来歪厮缠，等我先去弄倒了他。”杜氏道：“你快去，我睡着等你。”智圆走到老和尚房中，装出平日的媚态，说道：“我两夜抛撇了师父，心里过意不去，今夜同你睡休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见放着雌儿在家里，却自寻家常饭吃？你好好去叫他来相伴我一夜。”智圆道：“我叫他不肯来，除非师父自去求他。”老和尚发狠道：“我今夜不怕他不来！”一直的走到厨下，拿了一把厨刀，走进杜氏房来，道：“看他若再不知好歹，我结果了他！”杜氏见智圆去了好一会，一定把师父安顿过。听得床前脚步响，只道他来了，口里叫道：“我的哥，快来关门罢！我只怕老厌物又来缠。”老和尚听得明白，真个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厉声道：“老厌物今夜偏要你去睡一觉！”就把一只手去床上拖他下来。杜

氏见他来得狠，便道：“怎地如此用强？我偏不随你去！”吊住床楞，狠命挣住。老和尚力拖不休。杜氏喊道：“杀了我，我也不去！”老和尚大怒道：“真个不去，吃我一刀！大家没得弄。”按住脖子一勒。老和尚是性发的人，使得力重，早把咽喉勒断。杜氏跳得两跳，已此呜呼了。

智圆自师父出了房门，且眠在床里，等师父消息。只听得对过房里叫喊罢，就劈扑的响。心里疑心，跑出看时，正撞着老和尚拿了把刀，房里出来。看见智圆，便道：“那鸟婆娘可恨，我已杀了！”智圆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师父当真做出来？”老和尚道：“不当真，只让你快活？”智圆移个火，进房一看，只叫得苦道：“师父直如此下得手！”老和尚道：“那鸟婆娘嫌我，我一时性发了。你不要怪我。而今事已如此，不必迟疑，且并叠过了。明日另弄个好的来，与你快活便是。”智圆苦在肚里说不出，只得随了老和尚，拿着锹镢，背到后园中埋下了。智圆暗地垂泪道：“早知这等，便放他回去了也罢，直恁地害了他性命！”老和尚又怕智圆烦恼，越越的撻哄他欢喜，瞒得水泄不通。只有小沙弥怪道不见了这妇人，却是娃子家，不来跟究，以此无人知道，不题。

却说杜氏家里，见女儿回去了两三日，不知与丈夫和睦未曾，叫个人去望望。那井家正叫人来杜家接着，两下里都问个空。井家又道杜家因夫妻不睦，将来别嫁了；杜家又道井家夫妻不睦，定然暗算了。两边你赖我，我赖你，争个不清。各写一状，告到县里。

县里此时缺大尹，却是一个都司断事在那里署印。这个断事姓林，名大合，是个福建人。虽然太学出身，却是吏才敏捷，见事精明。提取两家人犯审问。那井庆道：“小的妻子向来与小的争竞口舌，别气归家的。丈人欺心，藏过了，不肯还了小的。须有王法！”杜老道：“专为他夫妻两个不和，归家几日。三日前，老夫妻已相劝他气平了，打发他到夫家去。又不知怎地相争，将来磨灭死了，反来相赖。望青天做主！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林断事看那井庆是个朴野之人，不像恶人，便问道：“儿女夫妻，为甚么不和？”井庆道：“别无甚差池，只是平日嫌小的粗卤，不是他对头，所以寻非闹吵。”断事问道：“你妻子生得如何？”井庆道：“也有几分颜色的。”断事点头，叫杜老问道：“你女儿心嫌错了配头，鄙薄其夫。你父母之情，未免护短。敢是赖着，另要嫁人？这样事也有。”杜老道：“小的家里与女婿家差不多路，早晚婚嫁之事，瞒得那个？难道小的藏了女儿，舍得私下断送在他乡外府，再不往来不成？是必有个人家，人人晓得的，这样事怎么做得！小的藏他何干？自然是他家摆布死了，所以无影无踪。”林断事想了一回，道：“都不是这般说。必是一边归来，两不照会，遇不着好人，中途差池了。且各召保，听候缉访。”遂出了一纸广缉的牌，分付公人四下探访。过了多时，不见影响。

却说那县里有一门子，姓俞，年方弱冠，姿容娇媚，心性聪明。元来这家男风是福建人的性命，林断事喜欢他，自不必说。这门子未免恃着爱宠，

并叠——这里是收拾、掩藏的意思。

大尹——指县尹，县里的最高长官。

都司断事——都司是明代掌管一省军事的官署，断事是都司里的属官。

磨灭——折磨。

门子——旧时官衙的管门人。

做件把不法之事。一日当堂犯了出来。林断事虽然要护他，公道上却去不得。便思量一个计较周全他，等他好将功折罪。密叫他到衙中分付道：“你罪本当革役，我若轻恕了你，须被衙门中谈议。我而今只得把你革了名，贴出墙上，塞了众人之口。”门子见说要革他名字，叩头不已，情愿领责。断事道：“不是这话，我有周全你处。那井、杜两家不见妇人的事，其间必有缘故。你只做得罪于我，逃出去，替我密访。只在两家相去的中间路里，不论乡村市井，道院僧房，俱要走到，必有下落。你若访得出来，我不但许你复役，且有重赏。那时别人就议论我不得了。”门子不得已，领命而去。果然东奔西撞，无处不去探听。他是个小厮家，就到人家去处，绰着嘴闲话，带着眼瞧科，人都不十分疑心的。却不见甚么消息。

一日，有一伙闲汉聚坐闲谈，门子挨去听着。内中一个抬眼看见了，对众人道：“好个小官儿！”又一个道：“这里太平寺中有个和尚，还标致得紧哩！可恨那老和尚又骚又吃醋，极不长进。”门子听得，只做不知，洋洋的走了开来。想道：“怎么样的一个小和尚，这等赞他？我便去寻他看看，有何不可？”元来门子是行中之人，风月心性，见说小和尚标致，心里就有些动兴。问着太平寺的路走来，进得山门，看见一个僧房门槛上，坐着一个和尚，果然清秀异常。心里道：“这个想是了。”那小和尚见个美貌小厮来到，也就起心，立起身来迎接道：“小哥何来？”门子道：“闲着进寺来顽耍。”小和尚殷勤请进奉茶。门子也贪着小和尚标致，欢欢喜喜，随了进去。老和尚在里头，看见徒弟引得个小伙子进来，道是个道地货来了，笑逐颜开，来问他姓名居址。门子道：“我原是衙中门官，为了些事，逐了出来。今无处栖身，故此游来游去。”老和尚见说大喜，说道：“小房尽可住得，便宽留几日不妨。”便同徒弟留茶留酒，着意殷勤。老僧趁着两杯酒兴，便溜他进房，褪下裤儿，行了一度。门子是个惯家，就是老僧也承受了。不比那庄家妇女，见人不多，嫌好道歉的。老和尚喜之不胜。事毕，智圆来对师父说：“这小哥是我引进来的，到让你得了先头。晚间须与我同榻。”老和尚笑道：“应得，应得。”那门子也要在里头的，晚间果与智圆宿了。

第二日，老和尚只管来绰趣，又要缠他到房里干事。智圆经过了前边的毒，这番倒有些吃醋起来，道：“天理人心，这个小哥该让与我，不该又来抢我的。”老和尚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智圆道：“你终日把我泄火，我须没讨还伴处，忍得不好过。前日这个头脑，正有些好处，又被你乱炒弄断绝了。而今我引得这小哥来，明该让我与他乐乐，不为过分。”老和尚见他说得倔强，心下好些着恼，又不敢冲撞他。嘴骨都的，彼此不快活。那门子是有心的，晚间兑得高兴时，问智圆道：“你日间说，前日甚么头脑弄断绝了？”智圆正在乐头上，不觉说道：“前日有个邻居妇女，被我们留住，大家耍耍罢了。且是弄得兴头。不匡老无知，见他与我相好，只管吃醋捻酸，搅得没收场。至今想来可惜！”门子道：“而今这妇女那里去了？何不再寻将他来走走？”智圆叹个气道：“还再那里寻处？”门子见说得有些缘故，还要探他备细，智圆却再不把以后的话漏出来。门子没计奈何。

明日，见小沙弥在没人处，轻轻问道：“你这门中前日有个妇女来？”小沙弥道：“有一个。”门子道：“在此几日？”小沙弥道：“不多几日。”

头脑——对象，暗指杜氏。

不匡——不料。

门子道：“而今那里去了？”小沙弥道：“不曾那里去，便是这样一夜不见了。”门子道：“在这里这几日做些甚么？”小沙弥道：“不晓得做些甚么。只见老师父与小师父，搅来搅去了两夜，后来不见了，两个常自激激聒聒的一番。我也不知一个清头。”门子虽不曾问得根由，却想得是这件来历了。只做无心的走来，对他师徒二人道：“我在此两日了，今日外边去走走再来。”老和尚道：“是必再来，不要便自去了！”智圆调个眼色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他自不去的。掉得你下，须掉我不下。”门子也与智圆调个眼色，道：“我就来的。”

门子出得寺门，一径的来见林公，把智圆与小沙弥话，备细述了一遍。林公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只是这样看起来，那妇人必死于恶僧之手了。不然，三日之后，既不见在寺中了，怎不到他家里来？却又到那里去？以致争讼半年，尚无踪影。”分付门子：“不要把言语说开了。”

明日起早，率了随从人等，打轿竟至寺中。分付头踏先来报道：“林爷做了甚么梦，要来寺中烧香。”寺中纠了合寺众僧，都来迎接。林公下轿，拜神焚香已毕。住持送茶过了，众僧正分立两傍。只见林公走下殿阶来，仰面对天看着，却像听甚说话的。看了一回，忽对着空中打个躬，道：“臣晓得这事了。”再仰面上去，又打一躬道：“臣晓得这个人了。”急走进殿上来，喝一声：“皂隶那里？快与我拿杀人贼！”众皂隶吆喝一声，答应了。林公偷眼去看，众僧虽然有些惊异，却只恭敬端立，不见慌张。其中独有一个半老的，面如土色，牙关寒战。林公把手指定，叫皂隶捆将起来。对众僧道：“你们见么？上天对我说道：‘杀井家妇人杜氏的，是这个大觉。’快从实招来！”众僧都不知详悉，却疑道：“这老爷不曾到寺中来，如何晓得他叫大觉？分明是上天说话是真了。”却不晓得尽是门子先问明了去报的。那老和尚出于突然，不曾打点。又道是上天显应，先吓软了，那里还遮饰得来？只是叩头，说不出一句。林公叫取夹棍夹起，果然招出前情，是长是短，为与智圆同奸，争风致杀。林公又把智圆夹起。那小和尚柔脆，一发禁不得。套上未收，满口招承，“是师父杀的，尸见埋后园里。”林公叫皂隶押了二僧到园中，掘下去，果然一个妇人，项下勒断，血迹满身。林公喝叫带了二僧，到县里来，取了供案。大觉因奸杀人，问成死罪。智圆同奸不首，问徒三年，满日还俗当差。随唤井、杜两家进来，认尸领埋，方才两家疑事得解。

林公重赏了俞门子，准其复役。合县颂林公神明，恨和尚淫恶。后来上司详允，秋后处决了，人人称快。都传说林公精明，能通天上，辨出无头公事。至今蜀中以为美谈。有诗为证：

庄家妇拣汉太分明，色中鬼争风忒没情。
舍得去后庭俞门子，妆得来鬼脸林县君。

清头——吴方言，意为清楚、明白。

头踏——旧时官员外出，在前面开道、安置事务的差役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七
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

诗曰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

若是遗珠还合浦，却教拂拭更生辉。

话说宋朝汴梁有个王从事，同了夫人到临安调官，赁一民房。居住数日，嫌他窄小不便。王公自到大街坊上，寻得一所宅子，宽敞洁净，甚是像意。当把房钱赁下了，归来与夫人说：“房子甚是好住。我明日先搬东西去了，临完，我雇轿来接你。”次日并叠箱笼，结束齐备，王公押了行李，先去收拾。临出门，又对夫人道：“我先去，你在此等等，轿到便来就是。”王公分付罢，到新居安顿了，就叫一乘轿，到旧寓接夫人。轿去已久，竟不见到。王公等得心焦，重到旧寓来问。旧寓人道：“官人去不多时，就有一乘轿来接夫人，夫人已上轿去了。后边又是一乘轿来接，我回他夫人已有轿去了，那两个就打了空轿回去。怎么还未到？”王公大惊，转到新寓来看，只见两个轿夫来讨钱，道：“我等打轿去接夫人，夫人已先来了。我等虽不抬得，却要赁轿钱与脚步钱。”王公道：“我叫的是你们的轿，如何又有甚人的轿先去接着？而今竟不知抬向那里去了！”轿夫道：“这个我们却不知道。”王公将就拿几十钱打发了去，心下好生无主，暴躁如雷，没个出豁处。

次日，到临安府进了状。拿得旧主人来，只如昨说，并无异词。问他邻舍，多见是上轿去的。又拿后边两个轿夫来问，说道：“只打得空轿往回一番，地方街上人多看见的，并不知馀情。”临安府也没奈何，只得行个缉捕文书，访拿先前的两个轿夫，却又不知姓名住址，有影无踪，海中捞月。眼见得一个夫人，送在别处去了。王公凄凄惶惶，苦痛不已。自此失了夫人，也不再娶。

五年之后，选了衢州教授。衢州首县是西安县附郭的，那县宰与王教授时相往来。县宰请王教授衙中饮酒，吃到中间，嘎饭中拿出鳖来。王教授吃了两箸，便停了箸，哽哽咽咽，眼泪如珠，落将下来。县宰惊问缘故。王教授道：“此味颇似亡妻所烹调，故此伤感。”县宰道：“尊阃夫人几时亡故？”王教授道：“索性亡故，也是天命。只因在临安移寓，相约命轿相接，不知是甚奸人，先把轿来骗拙妻，错认是家里轿，上的去了。当时告了状，至今未有下落。”县宰色变了道：“小弟的小妾，正是在临安用三十万钱娶的外方人。适才叫他治庖，这鳖是他烹煮的。其中有些怪异了。”登时起身进来，问妾道：“你是外方人，如何却在临安嫁得在此。”妾垂泪道：“妾身自有丈夫，被奸人赚来卖了。恐怕出丈夫的丑，故此不敢声言。”县宰问道：“丈夫何姓？”妾道：“姓王，名某，是临安听调的从事官。”县宰大惊失色，走出对王教授道：“略请先生移步到里边，有一个人要奉见。”王教授随了进去。县宰声唤处，只见一个妇人走将出来。教授一认，正是失去的夫人，两下抱头大哭。王教授问道：“你何得在此？”夫人道：“你那夜

从事——本是汉代以后高级官员自辟的僚属，但到宋代已经废除，这里指州府的从属官员。

教授——官职名，宋代各州县设置的掌管学校课试的官员。

“衢州首县”句——宋时衢州的治所即在西安县，故称西安县为“首县”；县的城郭也就是州的城郭，故称“附郭”。西安县即今浙江省衢县。

晚间说话时，民居浅陋，想当夜就有人听得把轿相接的说话。只见你去不多时，就有轿来接。我只道是你差来的，即便收拾上轿去。却不知把我抬到一个甚么去处，乃是一个空房，有三两个妇女在内，一同锁闭了一夜。明日把我卖在官船上了。明知被赚，我恐怕你是调官的人，说出真情，添你羞耻。只得含羞忍耐，直至今日。不期在此相会。”那县官好生过意不去，传出外厢，忙唤直日轿夫，将夫人送到王教授衙里。王教授要赔还三十万原身钱。县宰道：“以同官之妻为妾，不曾察听得备细，恕不罪责勾了，还敢说原钱耶？”教授称谢而归。夫妻欢会，感激县宰不尽。

元来临安的光棍，欺王公远方人，是夜听得了说话，即起谋心，拐他卖到官船上。又是到任去的，他州外府，道是再无有撞着的事了。谁知恰恰选在衢州，以致夫妻两个失散了五年，重得在他方相会。也是天缘未断，故得如此。

却有一件：破镜重圆，离而复合，固是好事；这美中有不足处：那王夫人虽是所遭不幸，却与人为妾，已失了身；又不曾查得奸人跟脚出，报得冤仇。不如崔俊臣芙蓉屏故事，又全了节操，又报了冤仇，又重会了夫妻，这个话本好听。看官，容小子慢慢敷演。先听《芙蓉屏歌》一篇，略见大意。歌云：

画芙蓉，妾忍题屏风，屏间血泪如花红。败叶枯梢两萧索，断缣遗墨俱零落。去水奔流隔死生，孤身只影成漂泊。成漂泊，残骸向谁托？泉下游魂竟不归，图中艳姿浑似昨。浑似昨，妾心伤，那禁秋雨复秋霜！宁肯江湖逐舟子，甘从宝地礼医王。医王本慈悯，慈悯超群品。逝魄愿提撕，莹莹赖将引。芙蓉颜色娇，夫婿手亲描。花萎因折蒂，干死为伤苗。蕊乾心尚苦，根朽恨难消！但道章台泣韩翃，岂期甲帐遇文箫？芙蓉良有意，芙蓉不可弃。幸得宝月再团圆，相亲相爱莫相捐。谁能听我《芙蓉篇》？人间夫妇休反目，看此芙蓉真可怜！

这篇歌是元朝至正年间真州才士陆仲暘所作。你道他为何作此歌？只因当时本州有个官人，姓崔，名英，字俊臣。家道丰厚，自幼聪明，写字作画，工绝一时。娶妻王氏，少年美貌，读书识字，写染皆通。夫妻两个，真是才子佳人，一双两好，无不厮称，恩爱异常。是年辛卯，俊臣以父荫得官，补浙江温州永嘉县尉，同妻赴任。就在真州闸边，有一只苏州大船，惯走杭州路的，船家姓顾。赁定了，下了行李，带了家奴使婢，由长江一路进发，包送到杭州交卸。行到苏州地方，船家道：“告官人得知：来此已是家门首了，求官人赏赐些，并买些福物纸钱，赛赛江湖之神。”俊臣依言，拿出些钱钞，

跟脚——根底，底细。

《芙蓉屏歌》——原载明李昌祺《剪灯馀话》卷四《芙蓉屏记》，题为《画芙蓉屏歌》，并云乃真州（今江苏省仪征县）才士陆仲暘作。

章台泣韩翃（yì 意）——韩翃为唐代诗人，相传他与柳氏相爱，后柳氏为番将掠去，韩翃寄《章台柳》词以达思念之情，终得团聚。事见许尧佐《柳氏传》。

甲帐遇文箫——文箫为唐代进士，相传他在钟陵西山遇美女吴彩鸾，闻其歌道：“若能相伴陟仙坛，应与文箫嫁彩鸾；自有绣襦并甲帐，琼台不怕雪霜寒。”二人遂结为夫妇，后俱跨虎成仙。事见《艳异编》。

至正——元惠宗（即元顺帝）孛儿只斤妥欢帖睦尔年号，公元1341—1368年，也是元朝最后一个年号。

写染——写字与绘画。染，着色。

县尉——县里的辅佐官员。元代县尉负责防盗治安工作。

教如法置办。完事毕，船家选一桌牲酒到舱里来。俊臣叫家僮接了，摆在桌上，同王氏暖酒少酌。俊臣是宦家子弟，不晓得江湖上的禁忌。吃酒高兴，把箱中带来的金银杯觥之类，拿出与王氏欢酌。却被船家后舱头张见了，就起不良之心。

此时是七月天气，船家对官舱里道：“官人、娘子，在此闹处歇船，恐怕热闷。我们移船到清凉些的所在泊去，何如？”俊臣对王氏道：“我们船中闷躁得不耐烦，如此最好。”王氏道：“不知晚间谨慎否？”俊臣道：“此处须是内地，不比外江。况船家是此间人，必知利害。何妨得呢？”就依船家之言，凭他移船。那苏州左近太湖，有的是大河大洋。官塘路上还有不测，若是傍港中去，多是贼的家里。俊臣是江北人，只晓得扬子江有强盗，道是内地港口小了，境界不同，岂知这些就里？

是夜，船家直把船放到芦苇之中，泊定了。黄昏左侧，提了刀，竟奔舱里来，先把一个家人杀了。俊臣夫妻见不是头，磕头讨饶，道：“是有的东西都拿了去，只求饶命。”船家道：“东西也要，命也要！”两个只是磕头。船家把刀指着王氏道：“你不必慌，我不杀你。其余都饶不得！”俊臣自知不免，再三哀求道：“可怜我是个书生，只教我全尸而死罢！”船家道：“这等，饶你一刀。快跳在水中去！”也不等俊臣从容，提着腰胯，“扑通”的撩下水去。其余家僮、使女，尽行杀尽，只留得王氏一个。对王氏道：“你晓得免死的缘故么？我第二个儿子未曾娶得媳妇，今替人撑船到杭州去了，再是一两个月才得归来，就与你成亲。你是吾一家人了，你只安心住着，自有好处，不要惊怕。”一头说，一头就把船中所有，尽检点收拾过了。王氏起初怕他来相逼，也拚一死。听见他说了这些话，心中略放宽些道：“且到日后再处。”果然，此后船家只叫王氏做媳妇，王氏假意也就应承。凡是船家教他做些甚么，他千依百顺。替他收拾零碎，料理事务，真像个掌家的媳妇伏侍公公一般，无不任在身上，是件停当。船家道是寻得个好媳妇，真心相待。看看熟分，并不提防他有外心了。

如此一月有馀，乃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令。船家会聚了合船亲属、水手人等，叫王氏治办酒肴，盛设在舱中，饮酒看月。个个吃得酩酊大醉，东倒西歪。船家也在船里宿了。王氏自在船尾，听得鼾睡之声彻耳。于时月光明亮如昼，仔细看看舱里，没有一个不睡沉了。王氏想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喜得船尾贴岸泊着，略摆动一些些，就好上岸。王氏轻身跳了起来，趁着月色，一气走了二三里路。走到一个去处，比旧路绝然不同，四望尽是水乡，只有芦苇、菰蒲，一望无际。仔细认去，芦苇中间有一条小小路径。草深泥滑，且又双弯纤细，鞋弓袜小，一步一跌，吃了万千苦楚。又恐怕后边追来，不敢停脚，尽力奔走。

渐渐东方亮了，略略胆大了些。遥望林木之中，有屋宇露出来。王氏道：“好了，有人家了！”急急走去，到得面前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一个庵院的模样，门还关着。王氏欲待叩门，心里想道：“这里头不知是男僧女僧，万一敲开门来是男僧，撞着不学好的，非礼相犯，不是才脱天罗，又罹地网？且不可造次。总是天已大明，就是船上有人追着，此处有了地方，可以叫喊求救，须不怕他了。只在门首坐坐，等他开出来的是。”

须臾之间，只听得里头“托”的门栓响处，开将出来，乃是一个女僮，出门担水。王氏心中喜道：“元来是个尼庵。”一径的走将进去。院主出来见了，问道：“女娘子是何处来的？大清早到小院中。”王氏对募生人，未

知好歹，不敢把真话说出来，哄他道：“妾是真州人，乃是永嘉崔县尉次妻。大娘子凶悍异常，万般打骂。近日家主离任归家，泊舟在此。昨夜中秋赏月，呼妾取金杯饮酒，不料偶然失手，落在河里去了。大娘子大怒，发愿必要置妾死地。妾自想料无活理，乘他睡熟，逃出至此。”院主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娘子不敢归舟去了。家乡又远，若要别求匹偶，一时也未有其人。孤苦一身，何处安顿是好？”王氏只是哭泣不止。院主见他举止端重，情状凄惨，好生慈悯，有心要收留他。便道：“老身有一言相劝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王氏道：“妾身患难之中，若是师父有甚么处法，妾身敢不依随？”院主道：“此间小院，僻在荒滨，人迹不到。茭葑为邻，鸥鹭为友，最是个幽静之处。幸得一二同伴，都是五十以上之人；侍者几个，又皆淳谨。老身在此住迹，甚觉清修味长。娘子虽然年芳貌美，争奈命蹇时乖，何不舍离爱欲，披缁削发，就此出家？禅榻佛灯，晨飧暮粥，且随缘度其日月，岂不强如做人婢妾，受今世的苦恼，结来世的冤家么？”王氏听说罢，拜谢道：“师父若肯收留做弟子，便是妾身的有结果了，还要怎的？就请师父替弟子落了发，不必迟疑。”果然院主装起香，敲起磬来，拜了佛，就替他落了发。——

可怜县尉孺人，忽作如来弟子。

落发后，院主起个法名，叫做慧圆。参拜了三宝，就拜院主做了师父。与同伴都相见已毕，从此在尼院中住下了。

王氏是大家出身，性地聪明，一月之内，把经典之类，一一历过，尽皆通晓，院主大相敬重。又见他知识事体，凡院中大小事务，悉凭他主张，不问过他，一件事也不敢轻做。且是宽和柔善，一院中的人，没一个不替他相好，说得来的。每日早晨，在白衣大士前礼拜百来拜，密诉心事。任是大寒大暑，再不间断。拜完，只在自己静室中清坐。自怕貌美，惹出事来，再不轻易露形，外人也难得见他面的。如是一年有馀。

忽一日，有两个人到院随喜，乃是院主认识的近地施主，留他吃了些斋。这两个人是偶然闲步来的，身边不曾带得甚么东西来回答。明日，将一幅纸画的芙蓉来施在院中张挂，以答谢昨日之斋。院主受了，便把来裱在一格素屏上面。王氏见了，仔细认了一认，问院主道：“此幅画是那里来的？”院主道：“方才檀越布施的。”王氏道：“这檀越是何姓名？住居何处？”院主道：“就是同县顾阿秀兄弟两个。”王氏道：“做甚么生理的？”院主道：“他两个原是个船户，在江湖上赁载营生。近年忽然家事从容了。有人道他劫掠了客商，以致如此。未知真否如何。”王氏道：“长到这里来的么？”院主道：“偶然来来，也不长到。”王氏问得明白，记了顾阿秀的姓名，就提起笔来，写一首词在屏上。词云：

少日风流张敞笔，写生不数今黄筌。芙蓉画出最鲜妍。岂知娇艳色，翻抱死生冤。粉绘凄凉馀幻质，只今流落有谁怜？素屏寂寞伴枯禅。今生缘已断，愿结再生缘。（右调《临江仙》）

院中之尼虽是识得经典上的字，文义不十分精通。看见此词，只道是王氏卖弄才情，偶然题咏，不晓中间缘故。谁知这画来历，却是崔县尉自己手笔画的，也是船中劫去之物。王氏看见物在人亡，心内暗暗伤悲。又晓得强

替——吴方言，此处作介词用，即跟、同的意思。

张敞——字子高，西汉时大臣，善书法，又尝为其妻画眉，传为美谈。

黄筌——五代后蜀的画家，擅长绘花鸟。

盗踪迹已有影响，只可惜是个女身，又已做了出家人，一时无处申理。忍在心中，再看机会。却是冤仇当雪，姻缘未断，自然生出事体来。

姑苏城里有一人，名唤郭庆春。家道殷富，最肯结识官员士夫，心中喜好的是文房清玩。一日游到院中来，见了这幅芙蓉画得好，又见上有题咏，字法俊逸可观，心里喜欢不胜，问院主要买。院主与王氏商量。王氏自忖道：“此是丈夫遗迹，本不忍舍。却有我的题词在上，中含冤仇意思在里面。遇着有心人，玩着词句，究问根因，未必不查出踪迹来。若只留在院中，有何益处？就叫师父卖与他罢！”庆春买得，千欢万喜去了。

其时有个御史大夫高公，名纳麟。退居姑苏，最喜欢书画。郭庆春想要奉承他，故此出价钱买了这幅纸屏去献与他。高公看见画得精致，收了他的，忙忙里也未看着题词，也不查着款字，交与书僮，分付且张在内书房中。送庆春出门来别了，只见外面一个人，手里拿着草书四幅，插个标儿要卖。高公心性既爱这行物事，眼里看见，就不肯便放过了，叫取过来看。那人双手捧过，高公接上手一看：

字格类怀素，清劲不染俗。

若列法书中，可载《金石录》。

高公看毕，道：“字法颇佳。是谁所写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是某自己学写的。”高公抬起头来看他，只见一表非俗，不觉失惊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何处人氏？”那个人吊下泪来，道：“某姓崔，名英，字俊臣，世居真州。以父荫补永嘉县尉，带了家眷，同往赴任。自不小心，为船人所算，将英沉于水中。家财妻小，都不知怎么样了。幸得生长江边，幼时学得泅水之法。伏在水底下多时，量他去得远了，然后爬上岸来，投一民家。浑身沾湿，并无一钱在身。赖得这家主人良善，将干衣出来换了，待了酒饭，过了一夜。明日又赠盘缠少许，打发道：‘既遭盗劫，理合告官；恐怕连累，不敢奉留。’英便问路进城，陈告在平江路案下了。只为无钱使用，缉捕人役不十分上紧。今听候一年，查无消耗。无计可奈，只得写两幅字卖来度日，乃是不得已之计，非敢自道善书。不意恶札，上达钧览。”高公见他说罢，晓得是衣冠中人，遭盗流落，深相怜悯。又见他字法精好，仪度雍容，便有心看顾他。对他道：“足下既然如此，目下只索付之无奈。且留吾西塾，教我诸孙写字，再作道理，意下如何？”崔俊臣欣然道：“患难之中，无门可投。得明公提携，万千之幸！”高公大喜，延入内书房中，即治酒榼相待。

正欢饮间，忽然抬起头来，恰好前日所受芙蓉屏正张在那里。俊臣一眼睃去见了，不觉泫然垂泪。高公惊问道：“足下见此芙蓉，何故伤心？”俊臣道：“不敢欺明公，此画亦是舟中所失物件之一，即是英自己手笔。只不

文房清玩——指供文人赏玩的琴棋书画一类东西。

标儿——即标记、记号。旧时常插根草棍作出售的记号。

怀素——唐代僧人，字藏真，本姓钱，长沙人。擅长书法，尤善“狂草”。

《金石录》——宋代赵明诚编撰的一部关于金石学的巨著。金石，指刻在钟鼎、碑石上的文字。

平江路——元代行政区划名，辖境相当今江苏省南部地区，治所在今吴县。

钧览——意即给您看。钧，旧时下级对上级的敬称。

衣冠中人——属于宦宦士绅中的人物。

明公——旧时对尊贵者的敬称。

睃（su 梭）——吴方言，即看、瞧。

知何得在此？”站起身来，再看看，只见上有一词。俊臣读罢，又叹息道：“一发古怪！此词又即是英妻王氏所作。”高公道：“怎么晓得？”俊臣道：“那笔迹从来认得。且词中意思有在，真是拙妻所作无疑。但此词是遭变后所题，拙妇想是未曾伤命，还在贼处。明公推究此画来自何方，便有个根据了。”高公笑道：“此画来处有因，当为足下任捕盗之责。且不可泄漏！”是日酒散，叫两个孙子出来拜了先生，就留在书房中住下了。自此俊臣只在高公门馆，不题。

却说高公明日密地叫当直的，请将郭庆春来，问道：“前日所惠芙蓉屏，是那里得来的？”庆春道：“买自城外尼院。”高公问了去处，别了庆春，就差当直的到尼院中，仔细盘问这芙蓉屏是那里来的，又是那个题咏的。王氏见来问得蹊跷，就叫院主转问道：“来问的是何处人？为何问起这些缘故？”当直的回言：“这画而今已在高府中，差来问取来历。”王氏晓得是官府门中来问，或者有些机会在内，叫院主把真话答他道：“此画是同县顾阿秀舍的，就是院中小尼慧圆题的。”当直的把此言回覆高公。高公心下道：“只须赚得慧圆到来，此事便有着落。”进去与夫人商议定了。

隔了两日，又差一个当直的，分付两个轿夫，抬了一乘轿，到尼院中来。当直的对院主道：“在下是高府的管家。本府夫人喜诵佛经，无人作伴。闻知贵院中小师慧圆了悟，愿礼请拜为师父，供养在府中。不可推却。”院主迟疑道：“院中事务，大小都要他主张，如何接去得？”王氏闻得高府中接他，他心中怀着复仇之意，正要官府门中走走，寻出机会来。亦且前日来盘问芙蓉屏的，说是高府，一发有些疑心。便对院主道：“贵宅门中礼请，岂可不去？万一推托了，惹出事端来，怎生当抵？”院主晓得王氏是有见识的，不敢违他。但只是道：“去便去，只不知几时可来？院中有事怎么办？”王氏道：“等见夫人过，住了几日，觑个空便，可以来得就来。想院中也没甚事，倘有疑难的，高府在城不远，可以来问信商量得的。”院主道：“既如此，只索就去。”当直的叫轿夫打轿进院，王氏上了轿，一直的抬到高府中来。

高公未与他相见，只叫他到夫人处见了，就叫夫人留他在卧房中同寝，高公自到别房宿歇。夫人与他讲些经典，说些因果，王氏问一答十，说得夫人十分喜欢敬重。闲中问道：“听小师父口谈，不是这里本处人。还是自幼出家的？还是有过丈夫，半路出家的？”王氏听说罢，泪如雨下，道：“覆夫人，小尼果然不是此间，是真州人。丈夫是永嘉县尉，姓崔名英。一向不曾敢把实话对人说，而今在夫人面前，只索实告，想自无妨。”随把赴任到此，舟人盗劫财物，害了丈夫全家，自己留得性命，脱身逃走，幸遇尼僧留住，落发出家的说话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，哭泣不止。夫人听他说得伤心，恨恨地道：“这些强盗，害得人如此！天理昭彰，怎不报应？”王氏道：“小尼躲在院中，一年不见外边有些消耗。前日，忽然有个人拿一幅画芙蓉到院中来施。小尼看来，却是丈夫船中之物。即向院主问施人的姓名，道是同县顾阿秀兄弟。小尼记起丈夫赁的船，正是船户顾姓的。而今真赃已露，这强盗不是顾阿秀是谁？小尼当时就把舟中失散的意思，做一首词，题在上面。后来被人买去了。前日贵府有人来院，查问题咏芙蓉下落。其实即是小尼所题，有此冤情在内。”即拜夫人一拜，道：“强盗只在左近，不在远处了。只求夫人转告相公，替小尼一查。若是得了罪人，雪了冤仇，以下报亡夫，相公、夫人恩同天地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有了这些影迹，事不难查。且自宽

心，等我与相公说就是。”

夫人果然把这些备细，一一与高公说了。又道：“这人且是读书识字，心性贞淑，决不是小家之女。”高公道：“听他这些说话，与崔县尉所说正同。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题，崔县尉又认得是妻子笔迹，此是崔县尉之妻，无可疑心。夫人只是好好看待他，且不要说破。”高公出来见崔俊臣时，俊臣也屡屡催高公替他查查芙蓉屏的踪迹。高公只推未得其详，略不题起慧圆的事。高公又密密差人问出顾阿秀兄弟居址所在，平日出没行径，晓得强盗是真。却是居乡的官，未敢轻自动手。私下对夫人道：“崔县尉事查得十有七八了，不久当使他夫妻团圆。但只是慧圆还是个削发尼僧，他日如何相见，好去做孺人？你须慢慢劝他长发改妆才好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正理。只是他心里不知道丈夫还在，如何肯长发改妆？”高公道：“你自去劝他。或者肯依固好；毕竟不肯时节，我另自有说话。”

夫人依言，来对王氏道：“吾已把你所言，尽与相公说知。相公道，捕盗的事，多在他身上，管取与你报冤。”王氏稽首称谢。夫人道：“只有一件，相公道，你是名门出身，仕宦之妻，岂可留在空门，没个下落？叫我劝你长发改妆，你若依得，一力与你擒盗便是。”王氏道：“小尼是个未亡之人，长发改妆何用？只为冤恨未申，故此上求相公做主。若得强盗歼灭，只此空门静守，便了终身。还要甚么下落？”夫人道：“你如此妆饰在我府中，也不为便。不若你留了发，认义我老夫妇两个，做个孀居寡女，相伴终身，未为不可。”王氏道：“承蒙相公、夫人抬举。人非木石，岂不知感？但重整云鬟，再施铅粉，丈夫已亡，有何心绪？况老尼相救深恩，一旦弃之，亦非厚道。所以不敢从命。”夫人见他说话坚决，一一回报了高公。高公称叹道：“难得这样立志的女人！”又叫夫人对他说道：“不是相公苦苦要你留头，其间有个缘故。前日因去查问此事，有平江路官吏相见，说旧年曾有人告理，也说是永嘉县尉。只怕崔生还未必死。若是不长得发，他日一时擒住此盗，查得崔生出来，此时僧俗各异，不好团圆，悔之何及！何不权且留了头发，等事体尽完，崔生终无下落，那时任凭再净了发，还归尼院，有何妨碍？”王氏见说是有人还在此告状，心里也疑道：“丈夫从小会没水，是夜眼见得囫圇抛在水中的，或者天幸留得性命，也不可。”遂依了夫人的话，虽不就改妆，却从此不剃发，权扮做道姑模样了。

又过了半年，朝廷差个进士薛溥化为监察御史，来按平江路。这个薛御史乃是高公旧日属官。他吏才精敏，是个有手段的。到了任所，先来拜谒高公。高公把这件事，密密托他，连顾阿秀姓名、住址、去处，都细细说明白了。薛御史谨记在心，自去行事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顾阿秀兄弟，自从那年八月十五夜，一觉直睡到天明。醒来不见了王氏，明知逃去，恐怕形迹败露，不敢明明追寻。虽在左近打听两番，并无踪影。这是不好告诉人的事，只得隐忍罢了。此后一年之中，也曾做个十来番道路，虽不能如崔家之多，侥幸再不败露，甚是得意。一日，正在家欢呼饮酒间，只见平江路捕盗官带着一哨官兵，将宅居围住。拿出监察御史发下的访单来，顾阿秀是头一名强盗；其余许多名字，逐名查去，不曾走了一个。又拿出崔县尉告的赃单来，连他家里箱笼，悉行搜卷，并盗船一只，即停泊

空门——即佛门。因佛教主张“诸法皆空”，只有悟“空”才能进入圣界。

没水——潜水。

门外港内，尽数起到了官，解送御史衙门。

薛御史当堂一问，初时抵赖；及查物件，见了永嘉县尉的敕牒尚在箱中，赃物一一对款。薛御史把崔县尉旧日所告失盗状，念与他听，方各俯首无词。薛御史问道：“当日还有孺人王氏，今在何处？”顾阿秀等相顾，不出一语。御史喝令严刑拷讯。顾阿秀招道：“初意实要留他配小的次男，故此不杀。因他一口应承，愿做新妇，所以再不防备。不期当年八月中秋，乘睡熟逃去，不知所向。只此是实情。”御史录了口词，取了供案。凡是在船之人，无分首从，尽问成梟斩死罪，决不待时。原赃照单给还失主。

御史差人回覆高公，就把赃物送到高公家来，交与崔县尉。俊臣出来，一一收了，晓得敕牒还在，家物犹存。只有妻子没查下落处，连强盗肚里也不知去向了，真个是渺茫的事。俊臣感新思旧，不觉恸哭起来。有诗为证：

堪笑聪明崔俊臣，也应落难一时浑。

既然因画能追盗，何不寻他题画人？

元来高公有心，只将画是顾阿秀施在尼院的说与俊臣知道，并不曾题起题画的人就在院中为尼。所以俊臣但得知盗情因画败露，妻子却无查处，竟不知只在画上可以跟寻得出来的。

当时俊臣恸哭已罢，想道：“既有敕牒，还可赴任。若再稽迟，便恐另补有人，到不得地方了。妻子既不见，留连于此无益。”请高公出来，拜谢了他，就把要去赴任的意思说了。高公道：“赴任是美事；但足下青年无偶，岂可独去？待老夫与足下做个媒人，娶了一房孺人，然后夫妻同往，也未为迟。”俊臣含泪答道：“糟糠之妻，同居贫贱多时。今遭此大难，流落他方，存亡未卜。然据着芙蓉屏上，尚及题词，料然还在此方。今欲留此寻访，恐事体渺茫，稽迟岁月，到任不得了。愚意且单身到彼，差人来高揭榜文，四处追探。拙妇是认得字的，传将开去，他闻得了，必能自出。除非忧疑惊恐，不在世上了。万一天地垂怜，尚然留在，还指望伉俪重谐。英感明公恩德，虽死不忘。若别娶之言，非所愿闻。”高公听他说得可怜，晓得他别无异心，也自凄然道：“足下高谊如此，天意必然相佑，终有完全之日。吾安敢强逼？只是相与这几时，容老夫少尽薄设奉钱，然后起程。”

次日开宴饯行，邀请郡中门生、故吏，各官与一时名士毕集，俱来奉陪崔县尉。酒过数巡，高公举杯告众人道：“老夫今日为崔县尉了今生缘。”众人都不晓其意，连崔俊臣也一时未解。只见高公命传呼后堂，请夫人打发慧圆出来。俊臣惊得木呆，只道高公要把甚么女人强他纳娶，故设此宴，说此话，也有些着急了。梦里也不晓得他妻子叫得甚么慧圆。当时夫人已知高公意思，把崔县尉在馆内多时，昨已获了强盗，问了罪名，追出敕牒，今日饯行赴任，特请你到堂厮认团圆，逐项逐节的事情，说了一遍。王氏如梦方醒，不胜感激。先谢了夫人，走出堂前来。此时王氏发已半长，照旧妆饰。崔县尉一见，乃是自家妻子，惊得如醉里梦里。高公笑道：“老夫原说道与足下为媒，这可做得着么？”崔县尉与王氏相持大恸。说道：“自料今生死别了，谁知在此却得相见！”座客见此光景，尽有不晓得详悉的，向高公请问根繇。高公便叫书童去书房里取出芙蓉屏来，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要知此事，须看此屏。”众人争先来看，却是一画一题。看的看，念的念，却不明白这个缘故。高公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只这幅画，便是崔县尉夫妻一段大因缘。这画即是崔县尉所画，这词即是崔孺人所题。他夫妻赴任到此，为船上所劫。崔孺人脱逃于尼院出家，遇人来施此画，认出是船中之物，故题此词。后来

此画却入老夫之手，遇着崔县尉到来，又认出是孺人之笔。老夫暗地着人细细问出根由，乃知孺人在尼院，叫老妻接将家来住着。密行访缉，备得大盗踪迹。托了薛御史，究出此事，强盗俱已伏罪。崔县尉与孺人在家下各有半年，多只道失散在那里，竟不知同在一处多时了。老夫一向隐忍，不通他两人知道，只为崔孺人头发未长，崔县尉敕牒未获，不知事体如何，两人心事如何，不欲造次漏泄。今罪人既得，试他义夫节妇，两下心坚。今日特地与他团圆这段因缘，故此方才说替他了今生缘，即是崔孺人词中之句。方才说请慧圆，乃是崔孺人尼院中所改之字，特地使崔君与诸公不解，为今日酒间一笑耳。”崔俊臣与王氏听罢，两个哭拜高公。连在座之人，无不下泪，称叹高公盛德，古今罕有。王氏自到里面去拜谢夫人了。高公重入座席，与众客尽欢而散。是夜特开别院，叫两个养娘伏侍王氏与崔县尉在内安歇。

明日，高公晓得崔俊臣没人伏侍，赠他一奴一婢，又赠他好些盘缠，当日就道。他夫妻两个感念厚恩，不忍分别，大哭而行。王氏又同丈夫到尼院中来。院主及一院之人，见他许久不来，忽又改妆，个个惊异。王氏备细说了遇合缘故，并谢院主看待厚意。院主方才晓得顾阿秀劫掠是真，前日王氏所言妻妾不相容，乃是一时掩饰之词。院中人个个与他相好的，多不舍得他去。事出无奈，各各含泪而别。夫妻两个，同到永嘉去了。

在永嘉任满回来，重过苏州，差人问候高公，要进来拜谒。谁知高公与夫人俱已薨逝，殡葬已毕了。崔俊臣同王氏大哭，如丧了亲生父母一般。问到他墓下，拜奠了，就请旧日尼院中各众，在墓前建起水陆道场 三昼夜，以报大恩。王氏还不忘经典，自家也在里头持诵。事毕，同众尼再到院中，崔俊臣出宦赏，厚赠了院主。王氏又念昔日朝夜祷祈观世音暗中保佑，幸得如愿，夫妇重谐，出白金十两，留在院主处，为烧香点烛之费。不忍忘院中光景，立心自此长斋，念观音不辍，以终其身。当下别过众尼，自到真州宁家，另日赴京补官，这是后事，不必再题。此本话文，高公之德，崔尉之谊，王氏之节，皆是难得的事。各人存了好心，所以天意周全。好人相逢，毕竟冤仇尽报，夫妇重完。此可为世人之劝。

诗云：

王氏藏身有远图，间关 到底得逢夫。

舟人妄想能同志，一月空将新妇呼。

又云：

芙蓉本似美人妆，何意飘零在路傍？

画笔词锋能巧合，相逢犹自墨痕香。

又有一首赞叹御史大夫高公云：

高公德谊薄云天，能结今生未了缘。

不使初时轻逗漏，致令到底得团圆。

芙蓉画出原双蒂，萍藻浮来亦共联。

可惜白杨堪作柱，空教洒泪及黄泉。

水陆道场——也叫做“水陆斋”、“悲济会”，是佛家一种隆重盛大的宗教活动，以广施饮食超度水陆饿鬼为主要内容。

间关——历尽路途的艰难险阻。

拍案惊奇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玉虚尊者悟前身

诗云：

近有人从海上回，海山深处见楼台。
中有仙童开一室，皆言此待乐天来。

又云：

吾学空门不学仙，恐君此语是虚传。
海山不是吾归处，归即应归兜率天。

这两首绝句，乃是唐朝侍郎白香山白乐天所作，答浙东观察使李公的。乐天一生精究内典，勤修上乘之业，一心超脱轮回，往生净土。彼时李公师稷观察浙东，有一个客商，在他治内明州，同众下海，遭风飘荡，不知所止。一月有馀，才到一个大山，瑞云奇花，白鹤异树，尽不是人间所见的。山侧有人出来，迎问道：“是何等人来得到此？”客商具言随风飘到。岸上人道：“既到此地，且系定了船，上岸来见天师。”同舟中胆小，不知上去有何光景，个个退避。只有这一个客商，跟将上去。岸上人领他到一个所在，就像大寺观一般。客商随了这人，依路而进。见一个道士，须眉皆白，两傍侍卫数十人，坐大殿上。对客商道：“你本中国人，此地有缘，方得一到。此即世传所称蓬莱山也。你既到此地，可要各处看看去么？”客商口称要看。道士即命左右领他宫内游观。玉台翠树，光彩夺目。有数十处院宇，多有名号。只有一院关锁得紧紧的，在门缝里窥进去，只见满庭都是奇花，堂中设一虚座，座中有裊褥，阶下香烟扑鼻。客商问道：“此是何处？却如此空锁着！”那人答道：“此是白乐天前生所驻之院。乐天今在中国未来，故关闭在此。”客商心中原晓得白乐天是白侍郎的号，便把这些去处光景一一记着。别了那边人，走下船来。顺风使帆，不上十日，已到越中海岸。客商将所见之景，备细来禀知李观察。李观察尽录其所言，书报白公。白公看罢笑道：“我修净业多年，西方是我世界，岂复往海外山中去做法仙耶？”故此把这两首绝句回答李公，见得他修的是佛门上乘，要到兜率天宫，不希罕蓬莱仙岛意思。

后人评论，道是白公脱履烟埃，投弃轩冕，一种非凡光景，岂不是个谪仙人？海上之说，未为无据。但今生更复勤修精进，直当超脱玄门，上证大

乐天—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，字乐天，晚号香山居士。所引两首诗，第一首题为《客有说》，第二首题为《答客说》。

兜率天——佛家所谓欲界六天之一。兜率为梵文音译，意思是受乐知足而心生欢喜。

内典——佛教徒称佛家经典为“内典”，以此与佛家以外的经典“外典”对称。

上乘——即“大乘”，佛教的一个重要流派，含有普度众生之义。

净土——佛教中所说的极乐世界。

明州——唐置，以境内有四明山而得名，治所在今浙江省鄞县。

蓬莱山——传说中东海上的仙山之一，为神仙居所。神仙是道教之说，白乐天信奉佛教，故后文说他“不希罕蓬莱仙岛”。

净业——指佛教。

轩冕——古代卿大夫的车服，代指高官显位。

玄门——即《老子》所说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的缩语，道家用来形容教义的深奥和微妙，这里代指道教。

觉，后来果位，当胜前生。这是正理。要知从来名人达士、巨卿伟公，再没一个不是有宿根再来的人，若非仙官谪降，便是古德转生，所以聪明正直，在世间做许多好事。如东方朔是岁星，马周是华山素灵宫仙官，王方平是琅琊寺僧，真西山是草庵和尚，苏东坡是五戒禅师。就是死后，或原归故处，或另补仙曹，如卜子夏为修文郎，郭璞为水仙伯，陶弘景为蓬莱都水监，李长吉召撰《白玉楼记》，皆历历可考，不能尽数。至如奸臣叛贼，必是药叉、罗刹、修罗鬼王之类，决非善根。乃有小说中说：李林甫遇道士，卢杞遇仙女，说他本是仙种，特来度他；他两个都不愿做仙人，愿做宰相，以至堕落。此多是其家门生故吏一党之人，撰造出来，以掩其平生过恶的。若依他说，不过迟做得仙人五六百年，为何阴间有李林甫十世为牛九世倡之说？就是说道业报尽了，还归本处，五六百年后便不可知，为何我朝万历年间，河南某县雷击死娼妇，背上还有“唐朝李林甫”五字？此却六百年不止了。可见说恶人也是仙种，其说荒唐，不足凭信。

小子如今引白乐天的故事，说这一番话，只要有好根器的人，不可在火坑欲海恋着尘缘，忘了本来面目。待小子说一个宋朝大臣，在当生世里，看见本来面目的一个故事，与看官听一听。诗云：

昔为东掖垣中客，今作西方社里人。

手把杨枝临水坐，寻思往事是前身。

却说西方双摩诃池边，有几个洞天。内中有两个洞，一个叫做金光洞，一个叫做玉虚洞。凡是洞中，各有一个尊者，在内做洞主。住居极乐胜境，同修无上菩提。忽一日，玉虚洞中尊者来对金光洞中尊者道：“吾佛以救度众生为本。吾每静修洞中，固是正果。但只独善其身，便是辟支小乘。吾意欲往震旦地方打一转轮回，游戏他七八十年，做些济人利物的事，然后回来复居于此，可不好么？”金光洞尊者道：“尘世纷嚣，有何好处？虽然可以济人利物，只怕为欲火所烧，迷恋起来。没人指引回头，忘却本来面目，便要堕落轮回道中，不知几劫才得重修圆满。怎么说得复居此地这样容易话？”玉虚洞尊者见他说罢，自悔错了念头。金光洞尊者道：“此念一起，吾佛已知，伽蓝韦驮即有密报，岂可复悔？须索向阎浮界中去走一遭，受享些荣华富贵，就中做些好事，切不可迷了本性。倘若恐怕浊界汨没，一时记不起，到得五十年后，我来指你个境头，等你心下洞彻罢了。”玉虚洞尊者当下别了金光洞尊者，自到洞中，分付行童：“看守着洞中，原自早夜焚香诵经。我到人间走一遭去也。”一灵真性，自去拣那善男信女、有德有福的人家，好处投生不题。

却说宋朝鄂州江夏有个官人，官拜左侍禁，姓冯，名式，乃是个好善积德的人。夫人一日梦一金身罗汉下降，产下一子。产时异香满室。看那小厮时，生得天庭高耸，地角方圆，两耳垂珠，是个不凡之相。两岁时就颖

大觉——大彻大悟，摒除了世间一切欲望。这是佛教最高的精神境界。

辟支小乘——即佛教中的小乘教派。小乘主张自我解脱。辟支，即梵语“独觉”之义，意思是独自悟道。

震旦——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。

伽蓝韦驮——韦驮是古印度神话传说中南方的八神将之一，佛教以之为护法神。伽蓝，指佛教寺院。

阎浮界中——佛教中对人世间的称谓。

鄂州江夏——宋代鄂州辖境相当现在湖北省东部地区，治所在江夏，即今武汉市的武昌。

左侍禁——宋代宫廷内侍。

悟非凡，看见经卷上字，恰像原是认得的，一见不忘。送入学中，取名冯京，表字当世。过目成诵，万言立就。虽读儒书，却又酷好佛典，敬重释门，时常瞑目打坐，学那禅和子的模样。不上二十岁，连中了三元。

说话的，你错了。据着《三元记》戏本上，他父亲叫做冯商，是个做客的人，如何而今说是做官的，连名字多不是了？看官听说：那戏文本子多是胡诌，岂可凭信？只如南北戏文极顶好的，多说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。那蔡伯喈汉时人，未做官时，父母双亡，庐墓致瑞，公府举他孝廉，何曾为做官不归，父母饿死？且是汉时不曾有状元之名；汉朝当时，正是董卓专权，也没有个牛丞相。郑恒是唐朝大官，夫人崔氏，皆有封号，何曾有失身张生的事？后人虽也有晓得是元微之不遂其欲，托名丑诋的；却是戏文倒说崔、张做夫妻到底，郑恒是个花脸衙内，撞阶死了，却不是颠倒得没道理？只这两本出色的，就好笑起来，何况别本，可以准信得的？所以小子要说冯当世的故事，先据正史，把父亲名字说明白了，免得看官每信着戏文上说话，千古不决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那冯公自中三元以后，任官累典名藩，到处兴利除害，流播美政，护持佛教，不可尽述。后来入迁政府，做了丞相。忽一日，体中不快，遂告个朝假，在寓静养调理。其时英宗皇帝圣眷方隆，连命内臣问安，不绝于道路。又诏令翰苑有名医人数个，到寓诊视。圣谕尽心用药，期在必愈。服药十来日，冯相病已好了。却是羸瘦了好些，拄了杖才能行步。久病新愈，气虚多惊，倦视绮罗，厌闻弦管，思欲静坐养神。乃策杖徐步入后园中来。后园中花木幽深之处，有一所茅庵，名曰“容膝庵”，乃是取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中语，见得庵小，只可容着两膝的话。冯相到此，心意欣然，便叫侍妾每都各散去。自家取龙涎香焚些在博山炉中，叠膝瞑目，坐在禅床中蒲团上。

默坐移时，觉神清气和，肢体舒畅。徐徐开目，忽见一个青衣小童，神貌清奇，冰姿潇洒，拱立在禅床之右。冯相问小童道：“婢仆皆去，你是何人？独立在此。”小童道：“相公久病新愈，心神忻悦。恐有所游，小童愿为参从，不敢擅离。”公伏枕日久，沉疾既愈，心中正要闲游。忽闻小童之言，意思甚快。乘兴离榻，觉得体力轻健，与平日无病时节无异。步至庵外，小童禀道：“路径不平，恐劳尊重。请登羊车，缓游园圃。”冯相喜小童如此慧黠，笑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说话之间，小童挽羊车一乘，来到面前。但见：帘垂斑竹，轮斫香檀。同心结带系蛟，盘角曲栏雕美玉。坐褥铺锦褥，盖顶覆青毡。

禅和子——佛教禅宗称参禅的人。

连中了三元——指在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科考中都得了第一名，即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。

南北戏文——元代杂剧兴起，南北并盛。南方以永嘉（今浙江温州市）为中心，形成南曲戏文；北方以元大都（今北京市）为中心，形成北曲杂剧。下面所举高明的《琵琶记》即南曲，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即北曲。

庐墓——古人父母死后，于墓旁盖屋守丧，称为“庐墓”。

“后人”二句——《西厢记》系根据唐代诗人元稹（字微之）的传奇小说《莺莺传》改编的。《莺莺传》写张生对莺莺先乱后弃的故事，而张生一般认为即元稹自己，所以说是“托名丑诋”。

“容膝庵”——取意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中的“审容膝之易安”。

博山炉——盛行于汉魏时期的一种名贵的焚香炉，炉盖铸成山形，饰以花草鸟兽。

冯相也不问羊车来历，忻然升车而坐。小童挥鞭在前驭着，车去甚速，势若飘风。冯相惊怪道：“无非是羊，为何如此行得速？”低头前视，见驾车的全不似羊，也不是牛马之类。凭轼仔细再看，只见背尾皆不辨，首尾足上毛五色光彩射人。奔走挽车，稳如磐石。冯相公大惊。方欲询问小童，车行已出京都北门，渐渐路入青霄。行去多是翠云深处，下视尘寰，直在底下。虚空之中，过了好些城郭。将有一饭时候，车才着地住了。小童前禀道：“此地胜绝，请相公下观。”

冯相下得车来，小童不知所向，连羊车也不见了。举头四顾，身在万山之中，但见：

山川秀丽，林麓清佳。出没万壑烟霞，高下千峰花木。静中有韵，细流石眼水涓涓；相逐无心，闲出岭头云片片。溪深绿草茸茸茂，石老苍苔点点斑。

冯相身处朝市，向为尘俗所役。乍见山光水色，洗涤心胸，正如酷暑中行，遇着清泉百道。多时病滞，一旦消释。冯相心中喜乐，不觉拊腹而叹道：“使我得顶笠披蓑，携锄趁犊，躬耕数亩之田，归老于此地。每到秋苗熟后，稼穡登场，旋煮黄鸡，新白酒，与邻叟相邀，瓦盆磁甌，量晴较雨。此乐虽微，据我所见，虽玉印如霜，金印如斗，不足比之。所恨者，君恩未报，不敢归田。他日必欲遂吾所志！”

方欲纵步玩赏，忽闻清磬一声，响于林杪。冯相举目仰视，向松阴竹影疏处，隐隐见山林间，有飞檐碧瓦，栋宇轩窗。冯相道：“适才磬声必自此出，想必有幽人居止，何不前去寻访？”遂穿云踏石，历险登危，寻径而走。过往处，但闻流水松风，声喧于步履之下。渐渐林麓两分，峰峦四合。行至一处，溪深水漫，风软云闲，下枕清流，有千门万户。但见：

巍巍宫殿，虬松镇碧瓦朱扉。寂寂回廊，凤竹映雕栏玉砌。

玲珑楼阁，干霄覆云，工巧非人世之有。岩畔洞门开处，挂一白玉牌，牌上金书“金光第一洞”。冯相见了洞门，知非人世，惕然不敢进步入洞。因是走得路多了，觉得肢体倦怠，暂歇在门阙石上坐着。

坐还未定，忽闻大声起于洞中，如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大声方住，狂风复起，松竹低偃，瓦砾飞扬，雄气如奔，顷刻而止。冯相惊骇，急回头看时，一巨兽自洞门奔出外来。你道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目光闪烁，毛色斑斓。剪尾岩谷风生，移步郊园草偃。山前一吼，摄将百兽潜形；林下独行，威使群毛震悚。满口利牙排剑戟，四蹄刚爪利锋铓。

奔走如飞，将至坐侧。冯相惶惶，欲避无计。忽闻金锡之声震地，那个猛兽恰像有人赶逐他的，窜伏亭下，敛足瞑目，犹如待罪一般。冯相惊异未定，见一个胡僧自洞内走将出来。你道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修眉垂雪，碧眼横波。衣披烈火七幅鲛，杖拄降魔九环金锡。若非圆寂光中客，定是楞伽峰顶人。将至洞门，将锡杖横了，稽首冯相道：“小兽无知，惊恐丞相。”冯相答礼道：“吾师何来？得救残喘。”胡僧道：“贫

剪尾——摇动尾巴。

“若非”二句——意谓来者定是佛门有修行的高僧。圆寂，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。楞伽，传说中师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的山名，是佛的所在地。

僧即此间金光洞主也。相公别来无恙？粗茶相邀，丈室闲话则个。”冯相见他说“别来无恙”的话，举目细视胡僧面貌，果然如旧相识，但仓卒中不能记忆。遂相随而去。

到方丈室中，啜茶已罢。正要款问仔细，金光洞主起身对冯相道：“敝洞荒凉，无以看玩。若欲游赏烟霞，遍观云水，还要邀相公再游别洞。”遂相随出洞后而去。但觉天清景丽，日暖风和，与世俗溪山迥然有异。

须臾到一处，飞泉千丈，注入清溪；白石为桥，斑竹夹径。于巅峰之下见一洞门，门用玻璃为牌，牌上金书“玉虚尊者之洞”。冯相对金光洞主道：“洞中景物，料想不凡。若得一观，此心足矣！”金光洞主道：“所以相邀相公远来者，正要相公游此间耳。”遂排扉而入。冯相本意，只道洞中景物可赏；既到了里面，尘埃满地，门户寂寥，似若无人之境。但见：

金炉断炷，玉磬无声。绛烛光消，仙扃昼掩。蛛网遍生虚室，宝钩低压重帘。壁间纹幕空垂，架上金经生蠹。闲庭悄悄，芊绵碧草侵阶；幽槛沉沉，散漫绿苔生砌。松阴满院鹤相对，山色当空人未归。

冯相犹豫不决，逐步走至后院。忽见一个行童，凭案诵经。冯相问道：“此洞何独无僧？”行童闻言，掩经离榻，拱揖而答道：“玉虚尊者游戏人间，今五十六年，更三十年方回此洞。缘主者未归，是故无人相接。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不必问，后当自知。此洞有个空寂楼台，迥出群峰，下视千里。请相公登楼，款歇而归。”遂与登楼。

看那楼上时，碧瓦甃地，金兽守扃。饰异宝于虚檐，缠玉虬于巨栋。犀轴仙书，堆积架上。冯相正要取卷书来看看，那金光洞主指楼外云山，对冯相道：“此处尽堪寓目，何不凭栏一看？”冯相就不去看书，且凭栏凝望。遥见一个去处：

翠烟掩映，绛雾氤氲。美木交枝，清阴接影。琼楼碧瓦玲珑，玉树翠柯摇曳。波光泊岸，银涛映天。翠色逼人，冷光射目。

其时日影下照，如万顷琉璃。冯相驻目细视，良久，问金光洞主道：“此是何处？其美如此！”金光洞主愕然而惊，对冯相道：“此地即双摩诃池也。此处溪山，相公多曾游赏，怎么就不记得了？”冯相闻得此语，低头仔细回想：自儿童时，直至目下，一一追算来，并不记曾到此；却又有些依稀认得。正不知甚么缘故，乃对金光洞主道：“京心为事夺，壮岁旧游，悉皆不记。不知几时曾到此处，隐隐已如梦寐。人生劳役，至于如此，对景思之，令人伤感。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儒者，当达大道，何必浪自伤感！人生寄身于太虚之中，其间荣瘁悲欢，得失聚散，彼死此生，投形换壳，如梦一场。方在梦中，原不足问；及到觉后，又何足悲？岂不闻《金刚经》云：‘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。’自古皆以浮生比梦。相公只要梦中得觉，回头即是，何用伤感？此尽正理，愿相公无轻老僧之言。”

冯相闻语，贴然敬伏。方欲就坐款话，忽见虚檐日转，夜色将催。冯相意要告归，作别金光洞主道：“承挈游观，今兴尽而返。此别之后，未知何日再会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是何言也？不久当与相公同为道友，相从于林下，日子正长。岂无相见之期？”冯相道：“京病既愈，旦夕朝参，职事相索，自无暇日。安能再到林下，与吾师游乐哉？”金光洞主笑道：“浮世

丈室——即下文所说的“方丈室”，禅寺住持的居室。

甃——(zhòu 绉)修整、铺饰。

光阴迅速，三十年只同瞬息。老僧在此，转眼间伺候相公来，再居此洞便了。”冯相道：“京虽不才，位居一品。他日若荷君恩，放归田野，苟不就宫祠微禄，亦当为田舍翁，躬耕自乐，以终天年。况自此再三十年，京已寿登耄耋，岂更削发披缁，坐此洞中为衲僧耶？”金光洞主但笑而不答。冯相道：“吾师相笑，岂京之言有误也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久羁浊界，认杀了现前身子，竟不知身外有身耳！”冯相道：“岂非除此色身之外，别有身耶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色身之外，元有前身。今日相公到此，相公的色身又是前身了。若非身外有身，相公前日何以离此？今日怎得到此？”冯相道：“吾师何术使京得见身外之身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欲见何难？”就把手指向壁间画一圆圈，以气吹之，对冯相道：“请相公观此景界！”冯相遂近壁视之，圆圈之内，莹洁明朗，如挂明镜。注目细看，其中见有：

风轩水榭，月坞花畦。小桥跨曲水横塘，垂柳笼绿窗朱户。

遍看池亭，皆似曾到，但不知是何处园圃在此壁间。冯相疑心是障眼之法，正色责金光洞主道：“我佛以正法度人，吾师何故将幻术变现，惑人心目？”金光洞主大笑而起，手指园圃中东南隅道：“如此景物，岂是幻也？请相公细看，真伪可见！”冯相走近前边，注目再看，见园圃中有粉墙小径，曲槛雕栏，向花木深处，有茅庵一所：

半开竹牖，低下疏帘。闲阶日影三竿，古鼎香烟一缕。茅庵内有一人，叠足瞑目，靠蒲团坐禅床上。冯相见此，心下踌躇。金光洞主将手拍着冯相背上道：“容膝庵中，尔是何人？”大喝一偈道：

五十六年之前，各占一所洞天。

容膝庵中莫误，玉虚洞里相延。

向冯相耳畔叫一声“咄！”冯相于是顿省：游玉虚洞者乃前身，坐容膝庵者乃色身。不觉失声道：“当时不晓身外身，今日方知梦中梦！”因此顿悟无上菩提，喜不自胜。

方欲参问心源，印证禅觉，回顾金光洞主已失所在。遍视精舍迦蓝，但只见：

如云藏宝殿，似雾隐回廊。审听不闻钟磬之清音，仰视已失峰岩之险势。玉虚洞府，想却在海上瀛洲；空寂楼台，料复归极乐国土。只疑看罢僧繇画，卷起丹青十二图。

一时廊殿、洞府、溪山，捻指皆无踪迹。单单剩得一身，俨然端坐后园容膝庵中禅床之上。觉茶味犹甘，松风在耳。鼎内香烟尚袅，座前花影未移。入定一晌之间，身游万里之外。冯相想着境界了然，语话分明，全然不像梦境。晓得是禅静之中，显见宿本。况且自算其寿，正是五十六岁，合着行童说尊者游戏人间之年数，分明己身是金光洞主的道友玉虚尊者的转世。

自此，每与客对，常常自称老僧。后三十年，一日无疾而终。自然仍归玉虚洞中去矣！

诗曰：

衲僧——指正式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。衲，僧衣。

色身——佛教对肉体人身的称谓。

偈(jì)——佛经中的颂词，多用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以至多言为句，四句合为一偈。

无上菩提——意谓追求觉悟成道才是终极目的。菩提，这里指修成正果。

僧繇——本姓张，南朝梁的著名画家，擅画云龙人物，多作寺庙宗教壁画。

玉虚洞里本前身，一梦回头八十春。
要识古今贤达者，阿谁不是再来人？

拍案惊奇卷二十九 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图圖捷报旗铃

诗云：

世间何物是良图？惟有利名救急符。

试看人情翻手变，窗前可不下功夫！

话说自汉以前，人才只是举荐征辟，故有贤良方正、茂材异等之名。其高尚不出，又有不求闻达之科。所以野无遗贤，人无匿才，天下尽得其用。自唐宋以来，俱重科名。虽是别途进身，尽能致位权要，却是惟以此为华美。往往有只为不得一第，情愿老死京华的。到我国朝，初时三途并用，多有名公大臣，不由科甲出身，一般也替朝廷干功立业，青史标名不朽，那见得只是进士才做得事？直到近来，把这件事越重了。不是科甲的人，不得当权。当权所用的，不是科甲的人不与他好衙门、好地方，多是一帆布置。见了以下出身的，就不是异途，也必拣个惫懒所在打发他。不上几时，就勾销了。总是不把这几项人看得在心上。所以别项人内便尽有英雄豪杰在里头，也无处展布。晓得没甚长筵广席，要做好官也没干，都把那志气灰了，怎能勾有做得出头的？及至是个进士出身，便贪如柳盗跖，酷如周兴、来俊臣，公道说不去，没奈何，考察坏了或是参论坏了，毕竟替他留些根。又道是：“百足之虫，至死不僵。”跌仆不多时，转眼就高官大禄，仍旧贵显。岂似科贡的人，一勾了帐？只为世道如此重他，所以一登科第，便像升天。却又一件好笑，就是科第的人，总是那穷酸秀才做的，并无第二样人做得。及至肉眼愚眉，见了穷酸秀才，谁肯把眼稍来管顾他？还有一等豪富亲眷，放出倚富欺贫的手段，做尽了恶薄腔子待他。到得忽一日榜上有名，掇将转来，呵腴捧卵，偏是平日做腔欺负的，头名就是他上前出力。真个世间惟有这件事，贱的可以立贵，贫的可以立富；难分难解的冤仇，可以立消；极险极危的道路，可以立平。遮莫做了没脊梁、惹羞耻的事，一床锦被可以遮盖了。

说话的，怎见得便如此？看官，你不信，且先听在下说一件势利好笑的事。

唐时有个举子，叫做赵琮。累随计吏，赴南宫春试，屡次不第。他的妻父，是个锺陵大将。赵琮贫穷，只得靠着妻父度日。那妻家武职官员，宗族兴旺，见赵琮是个多年不利市的寒酸秀才，没一个不轻薄他的。妻父、妻母看见别人不放他在心上，也自觉得没趣，道女婿不争气，没长进。虽然是自

举荐征辟——晋代以前选拔统治人才的一种主要手段，先由地方官吏或王公大臣推荐各方面的有识之士，然后再由朝廷选用，授以官职。征辟，征召、录用。

贤良方正、茂才——均为汉代选任官吏的科目。汉文帝时始诏举贤良方正，汉武帝时称贤良文学，也简称贤良。茂才，即秀才，“举荐征辟”的优异人才。

没干——没份、做不得。

柳盗跖（zhí 直）——春秋末年奴隶起义领袖，旧时统治阶级污蔑为“强盗”。

周兴、来俊臣——均为唐代武则天时代人，有名的酷吏，都以治狱暴虐著称。

呵腴捧卵——指卑劣下流的谄媚行为。腴，膀胱。

遮莫——或者、即便。

南宫春试——即礼部试、会试。

不利市——不喜庆。这里的含义相当俗语所说的“不开张”，指多次会试都落第了。

家骨肉，未免一科厌一科，弄做个老厌物了。况且有心嫌鄙了他，越看越觉得寒酸，不足敬重起来。只是不好打发得他开去，心中好些不耐烦。赵琮夫妻两个，不要说看了别人许多眉高眼低，只是父母身边，也受多少两般三样的怠慢。没奈何，争气不来，只得怨命忍耐。

一日，赵琮又到长安赴试去了。家里撞着迎春日子，军中高会，百戏施呈，唐时名为“春设”。倾城士女，没一个不出来看。大户人家搭了棚厂，设了酒席在内，邀请亲戚共看。大将阖门多到棚上去，女眷们各各盛妆斗富，惟有赵娘子衣衫褴褛。虽是自心里觉得不入队，却是大家多去，又不好独自一人推掉不去得。只得含羞忍耻，随众人之后，一同上棚。众女眷们憎嫌他妆饰弊陋，恐怕一同坐着外观不雅，将一个帷屏遮着他，叫他独坐在一处，不与他同席。他是受憎嫌惯的，也自揣己，只得凭人主张，默默坐下了。

正在摆设酣畅时节，忽然一个吏典走到大将面前，说道：“观察相公特请将军，立等说话。”大将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此与民同乐之时，料无政务相关，为何观察相公见召？莫非有甚不测事体？”心中好生害怕。捏了两把汗，到得观察相公厅前。只见观察手持一卷书，笑容可掬，当厅问道：“有一个赵琮，是公子婿否？”大将答道：“正是。”观察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适才京中探马来报，令婿已及第了。”大将还谦逊道：“恐怕未能有此地步。”观察即将手中所持之书，递与大将，道：“此是京中来的金榜，令婿名在其上，请公自拿去看。”大将双手接着，一眼瞟去，赵琮名字朗朗在上，不觉惊喜。谢别了观察，连忙走回。远望见棚内家人，多在那里驻目看外边，大举着榜，对着家人大呼道：“赵郎及第了！赵郎及第了！”众人听见，大家都吃一惊。掇转头来看那赵娘子时，兀自寂寂寞寞，没些意思，在帷屏外坐在那里，却是耳朵里已听见了。心下暗暗地叫道：“惭愧！谁知也有这日！”众亲着急把帷屏散开，到他跟前称喜道：“而今就是夫人县君了！”一齐来拉他去同席。赵娘子回言道：“衣衫蓝缕，玷辱诸亲，不敢来混。只是自坐了看看罢！”众人见他说呕气的话，一发不安，一个个强陪笑脸道：“夫人说那里话？”就有献勤的，把带来包里的替换衣服拿出来，与他穿了。一个起头，个个争先。也有除下簪的，也有除下钗的，也有除下花钿的、耳珰的，霎时间把一个赵娘子打扮的花一团，锦一簇，还恐怕他不喜欢。是日，那里还有心想看春会？只个个撺哄赵娘子，看他眉头眼后罢了。本是一个冷落的货，只为丈夫及第，一时一霎，更变起来。人也原是这个人，亲也原是这些亲，世情冷暖，至于如此。

在下为何说这个做了引头？只因有一个人，为些风情事，做了出来。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忽然登第。不但免了罪过，反得团圆了夫妻。正应着在下先前所言：做了没脊梁、惹羞耻的事，一床锦被可以遮盖了的说话。看官每试听。有诗为证：

同年同学，同林宿鸟。好事多磨，受人颠倒。私情败露，官非难了。

一纸捷书，真同月老。

这个故事，在宋朝端平年间。浙东有一个饱学秀才，姓张，字忠父，是

揣己——犹如说“识相”，自知道境况。

县君——唐代对五品官之妻封县君。宋代改县君封号为室人、安人、孺人。

引头——引子，即书中常说的“入话”。

端平——宋理宗赵昀年号，公元1234—1236年。

衣冠宦族。只是家道不足，靠着人家聘出去，随任做书记，馆谷为生。邻居有个罗仁卿，是崛起白屋人家，家事尽丰厚。两家同日生产：张家得了个男子，名唤幼谦；罗家得了个女儿，名唤惜惜。多长成了。因张家有个书馆，罗家把女儿寄在学堂中读书。旁人见他两个年貌相当，戏道：“同日生的，合该做夫妻。”他两个多是娃子家心性，见人如此说，便信杀道是真，私下密自相认。又各写了一张券约，罚誓必同心到老。两家父母，多不知道的。同学堂了四五年，各有十四岁了，情窦渐渐有些开了。见人说做夫妻的要做那些事，便两个合了伴，商议道：“我们既是夫妻，也学着他每做做。”两个你欢我爱，亦且不晓得些利害，有甚么不肯？书房前有株石榴树，树边有一只石凳。罗惜惜就坐在凳上，身靠着树；张幼谦早把他脚来跷起，就搂抱了弄将起来。两个小小年纪，未知甚么大趣味，只是两个心里喜欢，作做耍笑。以后见弄得有些好处，就日日做番把，不肯住手了。

冬间先生散了馆，惜惜回家去过了年。明年惜惜已是十五岁，父母道他年纪长成，不好到别人家去读书，不教他来了。幼谦屡屡到罗家门首探望，指望撞见惜惜。那罗家是个富家，闺院深邃，怎得轻易出来？惜惜有一丫鬟，唤名蜚英，常到书房中伏侍惜惜，相伴往返的。今惜惜不来读书，连蜚英也不来了。只为早晨采花去与惜惜插戴，方得出门。到了冬日，幼谦思想惜惜不置，做成新词两首，要等蜚英来时，递去与惜惜。词名《一剪梅》，词云：

同年同日又同窗。不似鸾凰，谁似鸾凰？石榴树下事匆忙。惊散鸳鸯，拆散鸳鸯！一年不到读书堂。教不思量，怎不思量？朝朝暮暮只烧香。有分成双，愿早成双！

写词已罢，等那蜚英不来，又做诗一首。诗云：

昔人一别恨悠悠，犹把梅花寄陇头。
咫尺花开君不见，有人独自对花愁。

诗毕，恰好蜚英到书房里来采梅花。幼谦折了一枝梅花，同二词一诗，递与他去。又密嘱蜚英道：“此花正盛开，你可托折花为名，递个回信来。”蜚英应诺，带了去与惜惜看了。惜惜只是偷垂泪眼，欲待依韵答他，因是年底匆匆，不曾做得。竟无回信。

到得开年，越州太守请幼谦的父亲忠父去做记室。忠父就带了幼谦去自教他。去了两年，方得归家。惜惜知道了，因是两年前不曾答得幼谦的信，密遣蜚英持一小篋子来赠他。幼谦收了，开篋来看，中有金钱十枚，相思子一粒。幼谦晓得是惜惜藏着哑谜：钱取团圆之象，相思子自不必说。心下大喜，对蜚英道：“多谢小娘子好情记念，何处再会得一会便好！”蜚英道：“姐姐又不出来，官人又进去不得，如何得会？只好传消息罢了。”幼谦复作诗一首，与蜚英拿去做回柬。诗云：

一朝不见似三秋，真个三秋愁不愁？

白屋——用白茅草盖的简陋房屋，穷人所居，后来便代称贫困人家。

词两首——按所引词《一剪梅》，当是一首。

开年——吴方言，即明年。

越州——辖境相当现在浙江省浦阳江、曹娥江流域，治所在会稽（今绍兴市）。

记室——掌管文书档案的职员，相当现在所说的“秘书”。

相思子——又名“红豆”，扁圆，色殷红。王维《相思子》诗：“红豆生南国，秋来发几枝？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

金钱难买尊前笑，一粒相思死不休！

蜚英去后，幼谦将金钱系在着肉的汗衫带子上，想着惜惜时节，便解下来跌卦问卜，又当耍子。被他妈妈看见了，问幼谦道：“何处来此金钱？自幼不曾见你有的。”幼谦回母亲道：“娘面前不敢隐情，实是与孩儿同学堂读书的罗氏女近日所送。”张妈妈心中已解其意，想道：“儿子年已弱冠，正是成婚之期。他与罗氏女幼年同学堂，至今寄着物件往来，必是他两情相爱。况且罗氏女在我家中，看他德容俱备。何不央人去求他为子妇，可不两全其美？”隔壁有个卖花杨老妈，久惯做媒，在张罗两家多走动。张妈妈就接他到家来，把此事对他说道：“家里贫寒，本不敢攀他富室。但罗氏小娘子自幼在我家，与小官人同窗。况且是同日生的，或者为有这些缘分，不弃嫌肯成就，也不见得。”杨老妈道：“孺人怎如此说？宅上虽然清淡些，到底是官宦人家。罗宅眼下富盛，却是个暴发。两边扯来相对，还亏着孺人宅上些哩。待老媳妇去说就是。”张妈妈道：“有烦妈妈委曲则个。”幼谦又私下叮嘱杨老妈许多说话，教他见惜惜小娘子时，千万致意。杨老妈多领诺去了，一径到罗家来。

罗仁卿同妈妈问其来意，杨老妈道：“特来与小娘子作伐。”仁卿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杨老妈道：“说起来连小娘子吉帖都不消求。那小官人就是同年月日的。”仁卿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就是张忠父家了？”杨老妈道：“正是。且是好个小官人！”仁卿道：“他世代儒家，门第也好。只是家道艰难，靠着终年出去处馆过日，有甚么大长进处？”杨老妈道：“小官人聪俊非凡，必有好日。”仁卿道：“而今时势，人家只论见前，后来的事那个包得！小官人看来是好的，但功名须有命，知道怎么？若他要来求我家女儿，除非会及第做官，便与他了。”杨老妈道：“依老媳妇看起来，只怕这个小官人这日子也有。”仁卿道：“果有这日子，我家决不失信。”罗妈妈也是一般说话。杨老妈道：“这等，老媳妇且把这话回覆张老孺人，教他小官人用心读书，巴出身则个。”罗妈妈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杨老妈道：“老媳妇也到小娘子房里去走走。”罗妈妈道：“正好在小女房里坐坐，吃茶去。”杨老妈原在他家走熟的，不消引路，一直到惜惜房里来。惜惜请杨老妈坐了，叫蜚英看茶，就问道：“妈妈何来？”杨老妈道：“专为隔壁张家小官人求小娘子亲事而来。小官人多多拜上小娘子，说道：‘自小同窗，多时不见，无刻不想。’今特教老身来到老员外、老安人处做媒，要小娘子怎生从中自做个主，是必要成。”惜惜道：“这个事须凭爹妈做主，我女儿家怎开得口？不知方才爹妈说话何如？”杨老妈道：“方才老员外与安人的意思，嫌张家家事澹泊些。说道‘除非张小官人中了科名才许他。’”惜惜道：“张家哥哥这个日子倒有。只怕爹妈性急，等不得，失了他信。既有此话，有烦妈妈上覆他，叫他早自挣挫，我自一心一意守他这日罢了。”惜惜要杨老妈替他传语，密地取两个金指环送他，道：“此后有甚说话，妈妈悄悄替他传与我知道，当有厚谢。不要在爹妈面前说了。”——看官，你道这些老妈家是马泊六的领袖，有甚么解不出的意思？晓得两边说话多有情，就做不成媒，还好私下牵合他两个，赚主大钱。又且见了两个金指环，一面堆下笑来道：“小

暴发——即暴发户，骤然富有起来的人家。

作伐——说亲。

挣挫——即“挣扎”，勉力争取的意思。

娘子凡有所托，只在老身身上，不误你事。”

出了罗家门，再到张家来回覆，把这些说话一一与张妈妈说了。张幼谦听得，便冷笑道：“登科及第是男子汉分内事，何足为难！这老婆稳取是我的了。”杨老妈道：“他家小娘子也说道，官人毕竟有这日，只怕爹娘等不得，或有变卦。他心里只守着你，教你自要奋发。”张妈妈对儿子道：“这是好说话，不可负了他！”杨老妈又私下对幼谦道：“罗家小娘子好生有情于官人。临动身，又分付老身道：下次有说话，悄地替他传传。送我两个金指环。这个小娘子，实是贤慧。”幼谦道：“他日有话相烦，是必不要推辞则个！”杨老妈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当下别了去。

明年，张忠父在越州打发人归家，说要同越州太守到京候差，恐怕幼谦在家失学，接了同去。幼谦只得又去了，不题。

却说罗仁卿主意，嫌张家贫穷，原不要许他的。这句做官方许的说话，是句没头脑的话。做官是期不得的，女儿年纪一年大似一年，万一如姜太公八十岁才遇文王，那女儿不等做老婆婆了？又见张家只是远出，料不成事。他那里管女儿心上的事？其时同里有个巨富之家，姓辛，儿子也是十八岁了。闻得罗家女子才色双全，央媒求聘。罗仁卿见他家富盛，心里喜欢。又且张家只来口说得一番，不曾受他一丝，不为失约，那里还把来放在心上？一口许下了辛家，择日行聘。惜惜闻知这消息，只叫得苦。又不好对爹娘说得出心事，暗暗纳闷。私下对蜚英这丫头道：“我与张官人同日同窗，谁不说是天生一对？我两个自小情如姊妹，谊等夫妻。今日却叫我嫁着别个，这怎使得？不如早寻个死路，倒得干净！只是不曾会得张官人一面，放心不下。”蜚英道：“前日张官人也问我要会姐姐，我说没个计较，只得罢了。而今张官人不在家；就是在时，也不便相会。”惜惜道：“我到想上一计，可以相会。只等他来了便好。你可时常到外边去打听打听。”蜚英谨记在心。

且说张幼谦京中回来得，又是一年。闻得罗惜惜已受了辛家之聘，不见惜惜有甚么推托不肯的事，幼谦大恨道：“他父母是怪不得，难道惜惜就如此顺从，并无说话？”一气一个死，提起笔来，做词一首，词名《长相思》云：

天有神，地有神，海誓山盟字字真。如今墨尚新。

过一春，又一春，不解金钱变作银。如何忘却人？

写毕了，放在袖中，急急走到杨老妈家里来。杨老妈接进了，问道：“官人有何事见过？”幼谦道：“妈妈晓得罗家小娘子已许了人家么？”杨老妈道：“也见说，却不是我做媒的。好个小娘子，好生注意官人，可惜错过了。”幼谦道：“我不怪他父母，到怪那小娘子，如何凭父母许别人不则一声？”杨老妈道：“叫他女孩儿家怎好说得？他必定有个主意，不要错怪了人！”幼谦道：“为此要妈妈去通他一声，我有首小词，问他口气的。烦妈妈与我带一带去。”袖中摸出词来，并越州太守所送贶礼一两，转送与杨老妈做脚步钱。杨老妈见了银子，如苍蝇见血，有甚事不肯做？欣然领命去了。

把卖花为由，竟到罗家，走进惜惜房中来。惜惜接着，问道：“一向不见妈妈来走走。”杨老妈道：“一向无事，不敢上门。今张官人回来了，有话转达，故此走来。”惜惜见说幼谦回了，道：“我正叫蜚英打听，不知他

纳闷——这里是“发闷”的意思。

贶(jìn 尽)礼——送行的礼银。

已回来！”杨老妈道：“他见说小娘子许了辛家，好生不快活。有封书，托我送来小娘子看。”袖中摸出书来，递与惜惜。惜惜叹口气接了，拆开，从头至尾一看，却是一首词。落下泪来道：“他错怪了我也。”杨老妈道：“老身不识字，书上不知怎地说？”惜惜道：“他道我忘了他。岂知受聘，多是我爹妈的意思，怎由得我来？”杨老妈道：“小娘子，你而今怎么发付他？”惜惜道：“妈妈，你肯替张郎递信，必定受张郎之托。我有句真心话，对你说不妨么？”老妈道：“去年受了小娘子尊赐，至今丝毫不曾出得力，又且张官人相托。随你分付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，尽着老性命做得的，只管做去。决不敢泄漏半句话的！”惜惜道：“多感妈妈盛心。先要你去对张郎说明白我的心事。我只为未曾面会得张郎，所以含忍至今。若得张郎当面一会，我就情愿同张郎死在一处，决不嫁与别人，偷生在世间的。”老妈道：“你心事我好替你去说得，只是要会他却不能勾。你家院宇深密，张官人又不会飞，我衣袖里又袋他不下，如何弄得他来相会？”惜惜道：“我有一计，尽可使张郎来得，只求妈妈周全，十分稳便。”老妈道：“老身方才说过了，但凭使唤。只要早定妙计，老身无不尽心。”惜惜道：“奴家卧房在这阁儿上，是我家中落末一层，与前面隔绝。阁下有一门，通后边一个小圃。圃周围有短墙，墙外便是荒地，通着外边的了。墙内有四五株大山茶花树，可以上得墙去的。烦妈妈相约张郎在墙外等。到夜来，我教丫头打从树枝上登墙，将个竹梯挂在墙外来。张郎从梯上上墙，也从山茶树上下地，可以径到我房中阁上了。妈妈可怜我两人情重如山，替奴家备细传与张郎则个。”走到房里，摸出一锭银子来，约有四五两重，望杨老妈袖中就塞，道：“与妈妈将就买些点心吃。”杨老妈假意道：“未有功劳，怎么当这样重赏？只一件，若是不受，又恐怕小娘子反要疑心我未是一路，只得斗胆收了。”谢别了惜惜出来，一五一十，走来对张幼谦说了。

幼谦得了这个消息，巴不得立时间天黑将下来。张、罗两家相去原不甚远，幼谦日间先去把墙外路数看看，望进墙去，果然四五枝山茶花树透出墙外来。幼谦认定了，晚上只在这墙边等候。等了多时，并不见墙里有些些声响，不要说甚么竹梯不竹梯。等到后半夜，街鼓将动，方才闷闷回来了。到第二晚、第三晚，又复如此。白白守了三个深夜，并无动静。想道：“难道耍我不成？还是相约里头有甚么说话参差了？不然，或是女孩儿家贪睡忘记了，不知我外边人守候之苦。”不免再央杨老妈去问个明白。又题一诗于纸云：

山茶花树隔东风，何啻云山万万重！

销金帐暖贪春梦，人在月明风露中。

写完，走到杨老妈家，央他递去，就问失约之故。

元来罗家为惜惜能事，一应家务俱托他所管。那日央杨老妈约了幼谦，不想有个姨娘到来，要他支陪自不必说，晚间送他房里同宿，一些手脚做不得了。等得这日才去，杨老妈恰好走来，递他这诗。惜惜看了，道：“张郎又错怪了奴也！”对杨老妈道：“奴家因有姨娘在此房中宿，三夜不曾合眼，无半点空隙机会，非奴家失约。今姨娘已去，今夜点灯后，叫他来罢，决不误期了！”杨老妈得了消息，走来回覆张幼谦说：“三日不得机会说话，准

落末——最后、最末。

街鼓——即更鼓，古代以击鼓报时，兼有警夜作用。

期在今夜点烛后了。”

幼谦等到其时，踱到墙外去看，果然有一条竹梯倚在墙边。幼谦喜不自禁，蹑了梯子，一步一步走上去。到得墙头上，只见山茶树枝上有个黑影，吃了一惊，却是蜚英在此等候。咳嗽一声，大家心照了，攀着树枝多挂了下去。蜚英引他到阁底下，惜惜也在了，就一同挽了手，登阁上来。灯下一看，俱觉长成得各别了。大家欢极，齐声道：“也有这日相会也！”也不顾蜚英在面前，大家搂抱定了。蜚英会意，移灯到阁外来了。于时月光入室，两人厮偎厮抱，竟到卧床上云雨起来。

云雨既散，各诉衷曲。幼谦道：“我与你欢乐，只是暂时。他日终须让别人受用。”惜惜道：“哥哥兀自不知奴心事？奴自受聘之后，常拚一死。只为未到得嫁期，且贪图与哥哥落得欢会。若他日再把此身伴别人，犬豕不如矣！直到临时便见。”两人唧唧啾啾，讲了一夜的话。将到天明，惜惜叫幼谦起来，穿衣出去。幼谦问晚间事如何，惜惜道：“我家中时常有事，未必夜夜方便。我把个暗号为你：我阁之西楼，墙外远望可见，此后楼上若点起三个灯来，便将竹梯来度你进来；若望来只是一灯，就是来不得的了，不可在外边痴等，似前番的样子，枉吃了辛苦。”如此约定而别。幼谦仍旧上山茶树，蹑竹梯而下。随后，蜚英就登墙抽了竹梯起来，真个神鬼不觉。

以后幼谦只去远望，但是楼西点了三个灯，就步至墙外来，只见竹梯早已安下了，即便进去欢会。如此每每四五夜，连宵行乐。若遇着不便，不过隔得夜把儿。往来一月有多，正在快畅之际，真是好事多磨。——有个湖北大帅慕张忠父之名，礼聘他为书记。忠父辞了越州太守的馆，回家收拾去赴约，就要带了幼谦，到彼乡试。幼谦得了这个消息，心中舍不得惜惜，甚是烦恼，却违拗不得。只得将情告知惜惜，就与哭别。惜惜拿出好些金帛来，赠他做盘缠，哭对他道：“若是幸得未嫁，还好等你归来再会。倘若你未归之前，有了日子，逼我嫁人，我只是死在阁前井中，与你再结来世姻缘。今世无及，只当永别了。”哽哽咽咽，两个哭了半夜。虽是交欢，终带惨凄，不得如常尽兴。临别，惜惜执了幼谦的手，叮咛道：“你勿忘恩情，觑个空，便只是早归来得一日也是好的。”幼谦道：“此不必分付。我若不为乡试，定寻个别话，推着不去了。今却有此便，须推不得，岂是我的心愿？归得便归，早见得你一日也是快活！”相抱着多时，不忍分开，各含眼泪而别。

幼谦自随父亲到湖北去，一路上触景伤心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那边，正值试期。幼谦痴心自想：“若夺得魁名，或者亲事还可挽回得转，也未可料。”尽着平生才学，做了文赋。出场来，就对父亲说道：“掉母亲家里不下，算计要回家。”忠父道：“怎不看了榜去？”幼谦道：“揭榜不中，有何颜面？况且母亲家里孤寂，早晚悬望。此处离家须是路远，比不得越州时节，信息常通的，做儿的怎放心得下？那功名是外事，有分无分，已前定了。看那榜何用？”缠了几日，忠父方才允了，放回家来。不则一日，到了家里。

元来辛家已拣定是年冬里的日子，来娶罗惜惜了。惜惜心里着急，日望幼谦到家，真是眼睛多望穿了，时时叫蜚英寻了头由，到幼谦家里打听。此日，蜚英打听得幼谦已回，忙来对惜惜说了。惜惜道：“你快去约了他，今夜必要相会。原仍前番的法儿进来就是！”又写一首词，封好了，一同拿去与他看。蜚英领命，走到张家门首，正撞见了张幼谦。幼谦道：“好了！好

掉——这里作“抛舍”解。

了！我正走出来，要央杨老妈来通信，恰好你来了。”蜚英道：“我家姐姐盼官人不来，时常啼哭，日日叫我打听。今得知官人到了，登时遣我来约官人，今夜照旧竹梯上进来相会。有一个柬帖在此。”幼谦拆开来，乃是一首《卜算子》词。词云：

幸得那人归，怎便教来也？一日相思十二时，直是情难舍。本是好姻缘，又怕姻缘假。若是教随别个人，相见黄泉下。

幼谦读罢词，回他说：“晓得了。”蜚英自去，幼谦把词来珍藏过了。

到得晚间，远望楼西已有三灯明亮，急急走去墙外看，竹梯也在了，进去见了惜惜。惜惜如获珍宝，双手抱了，口里埋怨道：“亏你下得，直到这时节才归来！而今已定下日子了，我与你就是无夜不会，也只得两月多，有限的了。当与你极尽欢娱而死，无所遗恨。你少年才俊，前程未可量。奴不敢把世俗儿女态，强你同死。但日后对了新人，切勿忘我！”说罢大哭。幼谦也哭道：“死则俱死，怎说这话！我一从别去，那日不想你？所以试毕，不等揭晓就回。只为不好违拗得父亲，故迟了几日。我认个不是罢了，不要怪我。蒙寄新词，我当依韵和一首，以见我的心事。”取过惜惜的纸笔，写道：

去时不由人，归怎由人也？罗带同心结到成，底事教拚舍？心是十分真，情没些儿假。若道归迟打掉篦，甘受三千下。

惜惜看了词中之意，晓得他是出于无奈，也不怨他。同到罗帏之中，极其缱绻。俗语道：“新婚不如远归。”况且晓得会期有数，又是一刻千金之价，你贪我爱，尽着心性做事，不顾死活。

如是半月，幼谦有些胆怯了，对惜惜道：“我此番无夜不来，你又早睡晚起，觉得忒胆大了些。万一有些风声，被人知觉，怎么了？”惜惜道：“我此身早晚拚是死的，且尽着快活！就败露了，也只是一死，怕他甚么？”果然，惜惜忒放泼了些。

罗妈妈见她日间做事有气无力，长打呵欠，又有时早晨起来，眼睛红肿的，心里疑惑起来，道：“这丫头有些改常了，莫不做下甚么事来？”就留了心。到人静后，悄悄到女儿房前察听动静。只听得女儿在阁上，低低微微与人说话。罗妈妈道：“可不作怪！这早晚，难道还与蜚英这丫头讲甚么话不成？就讲话，何消如此轻的，听不出落句来？”再仔细听了一回，又听得阁底下房里打鼾响，一发惊异道：“上边有人讲话，下边又有人睡下，可不是三个人了？睡的若是蜚英丫头，女儿却与那个说话？这事必然跷蹊！”急走去对老儿说了这些缘故。罗仁卿大惊道：“吉期近了，不要做将出来！”对妈妈道：“不必迟疑，竟闯上阁去一看，好歹立见！那阁上没处去的。”妈妈去叫起两个养娘，拿了两灯火，同妈妈前走，仁卿执着杆棒押后，一径到女儿房前来。见房内关得紧紧的，妈妈出声叫：“蜚英丫头！”蜚英还睡着不应，阁上先听见了。惜惜道：“娘来叫，必有甚家事。”幼谦慌张起来。惜惜道：“你不要慌，悄悄住着。待我迎将下去，夜晚间他不走起来的。”忙起来穿了衣服，一面走下楼来。张幼谦有些心虚，怕不尴尬，也把衣服穿起。却是没个走路，只得将就闪在暗处静听。惜惜只认做母亲一个来问甚么

下得——意即舍得。

放泼——即“撒泼”，原意为耍无赖，这里是不管不顾、执意而行的意思。

杆棒——即“杆面杖”，擗面的木棍。

话的，道是迎住就罢了。岂知一开了门，两灯火照得通红，连父亲也在，吃了一惊。正说不及话出来，只见母亲抓了养娘手里的火，父亲带着杆棒，望阁上直奔。惜惜见不是头，情知事发，便走向阁外来，望井里要跳。一个养娘见他走急，带了火来照；一个养娘是空手的，见他做势，连忙抱住，道：“为何如此？”便喊道：“姐姐在此投井！”蜚英惊醒，走起来看，只见姐姐正在那里苦挣，两个养娘尽力拖住。蜚英走去，伏在井栏上了，口里哼道：“姐姐使不得！”

不说下边鸟乱，且说罗仁卿夫妻，走到阁上暗处，搜出一个人来。仁卿举起杆棒正待要打，妈妈将灯上前一照，仁卿却认得，是张忠父的儿子幼谦。且歇了手，骂道：“小畜生！贼禽兽！你是我通家子侄，怎干出这等没道理的勾当来，玷辱我家？”幼谦只得跪下，道：“望伯伯恕小侄之罪，听小侄告诉。小侄自小与令爱，只为同日同窗，心中相契。前年曾着人相求为婚，伯伯口许道：‘等登第方可。’小侄为此，发愤读书，指望完成好事。岂知宅上忽然另许了人家，故此令爱不忿，相招私合。原约同死同生，今日事已败露，令爱必死，小侄不愿独生。凭伯伯打死罢！”仁卿道：“前日此话固有，你几时又曾登第了来？却怪我家另许人！你如此无行的禽兽，料也无功名之分。你罪非轻，自有官法，我也不私下打你！”一把扭住。妈妈听见阁前嚷得慌，也恐怕女儿短见，忙忙催下了阁。仁卿拖幼谦到外边堂屋，把条索子捆住，关好在书房里，叫家人看守着他，只等天明送官。自家复身进来，看女儿时，只见鬓得头髻发乱，妈妈与养娘们还搅做了一团，在那里嚷。仁卿怒道：“这样不成器的，等他死了罢！拦他何用？”举起杆棒要打，却得妈妈与养娘们搀的搀，驮的驮，拥上阁去了。剩得仁卿一个在底下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蜚英还在井栏边。仁卿一肚子恼怒，正无发泄处，一手揪住头发，拖将过来便打，道：“多是你做了牵头，牵出事来的！还不实说，是怎样起头的？”蜚英起初还推一向在阁下睡，不知就里；被打不过，只得把来踪去迹，细细招了。又说道：“姐姐与张官人时常哭泣，只求同死的。”仁卿见说了这话，喝退了蜚英。心里也有些懊悔，道：“前日便许了他，不见得如此。而今却有辛家在那里，其事难处，不得不经官了。”

闹嚷了大半夜，早已天明。元来但是人家有事，觉得天也容易亮些。妈妈自和养娘窝伴住了女儿，不容他寻死路。仁卿却押了幼谦，一路到县里来。县宰升堂，收了状词，看是奸情事，乃当下捉获的，知是有据。又见状中告他是秀才，就叫张幼谦上来，问道：“你读书知礼，如何做此败坏风化之事？”幼谦道：“不敢瞒大人，这事有个委曲，非孟浪男女宣淫也。”县宰道：“有何委曲？”幼谦道：“小生与罗氏女，同年月日所生。自幼罗家即送在家下读书，又系同窗，情孚意洽，私立盟书，誓成偕老。后来曾央媒求聘，罗家回道：‘必待登第方许成婚。’小生随父游学，两年归家。谁知罗家不记前言，竟自另许了辛家。罗氏女自道难负前誓，只待临嫁之日，拚着一死，以谢小生。所以约小生去，靛面永诀。踪迹不密，却被擒获。罗女强嫁必死。小生义不独生。事既败露，不敢逃罪。”县宰见他人材俊雅，言词慷慨，有心要周全他。问罗仁卿道：“他说的是实否？”仁卿道：“话多实的，这事

堂屋——俗指靠外边供会客的客厅。

髻（péng 朋）——头发蓬乱。

窝伴——吴方言，意为紧紧陪伴住。

却是不该做。”县宰要试他才思，取过纸笔来与他，道：“你情既如此，口说无凭，可将前后事写一供状来看。”幼谦当堂提笔，一挥而就。供云：

窃惟情之所钟，正在吾辈；义之不歉，何恤人言？罗女生同月日，曾与共塾而作书生；幼谦契合金兰，匪仅逾墙而搂处子。长卿之悦，不为挑琴；宋玉之招，宁关好色？原许乘龙须及第，未曾经打鼐鼐；却教跨凤别吹箫，忍使顿成怨旷！临嫁而期永诀，何异十年不字之贞？赴约而愿捐生，无忝千里相思之谊。既藩篱之已触，总桎梏而自甘。伏望悯此缘慳，巧赐续貂奇遇；怜其情至，曲施解网深仁。寒谷逢乍转之春，死灰有复燃之色。施同种玉，报拟衔环。上供。

县宰看了供词，大加叹赏。对罗仁卿道：“如此才人，足为快婿。尔女已是覆水难收，何不宛转成就了他？”罗仁卿道：“已受过辛氏之聘，小人如今也不得自由。”县宰道：“辛氏知此风声，也未必情愿了。”

县宰正待劝化罗仁卿，不想辛家知道，也来补状，要追究奸情。那辛家是大富之家，与县宰平日原有往来的，这事是他理直，不好曲拗得。又恐怕张幼谦出去，被他两家气头上蛮打坏了。只得准了辛家状词，把张幼谦权且收监。还要提到罗氏，再审虚实，

却说张妈妈在家，早晨不见儿子来吃早饭，到书房里寻他却又不見，正不知那里去了。只见杨老妈走来，慌张道：“孺人知道么？小官人被罗家捉奸，送在牢中去了！”张妈妈大惊道：“怪道他连日有些失张失智，果然做出来！”杨老妈道：“罗、辛两家都是富豪，只怕官府处，难为了小官人。怎生救他便好。”张妈妈道：“除非着人去对他父亲说知，讨个商量。我是妇人家，干不得甚么事，只好管他牢中送饭罢了！”张妈妈叫着一个走使的家人，写了备细书一封，打发他到湖北去，通张忠父知道，商量寻个方便。家人星夜去了。

这边张幼谦在牢中，自想：“县宰十分好意，或当保全。但不知那晚惜惜死活何如，只怕今生不能再会了。”正在思念流泪，那牢中人来索常例钱、油火钱。亏得县宰曾分付过，不许难为他，不致动手动脚，却也言三语四，絮聒得不好听。幼谦是个书生，又兼心绪不快时节，怎耐烦得这些模样？分解不开之际，忽听得牢门外一片锣声筛着，一伙人从门上直打进来。满牢中多吃一惊。幼谦看那为头的，肩上掬着一面红旗，旗上挂下铜铃，上写帅府捷报。乱嚷道：“那一位是张幼谦秀才？”众人指着幼谦道：“这个便是。你们是做甚么的？”那伙人不来分说，一拥将来，团团把幼谦围住了，道：“我们是湖北帅府特来报秀才高捷的，快写赏票！”就有个摸出纸笔来，揪住他手，要写五百贯、三百贯的乱嘈。幼谦道：“且不要忙，拿出单来看是何名次，写赏未迟。”报的人道：“高哩！高哩！”取出一张红单来，乃是第三名。幼谦道：“我是犯罪被禁之人，你如何不到我家里报去，却在此狱中罗唆？知县相公知道，须是不便。”报的人道：“咱们到府上来，见说秀

“长卿”二句——汉代司马相如（字长卿）与卓文君相爱，弹琴致意。

“宋玉”二句——用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记东邻美女对其爱慕的故事。

鼐鼐（mào o 冒臊）——烦恼。

“却教”句——这里反用箫史与弄玉夫妇乘风成仙故事，表示拆散了幼谦与惜惜的婚事。

不字——不出嫁。

失张失智——慌慌张张、恍恍惚惚。

才在此，方才也曾着人禀过知县相公的。这是好事，知县相公料不嗔怪。”幼谦道：“我身命未知如何，还要知县相公做主，我枉自写赏何干？”报的人只是乱嚷，牢中人从傍撮哄，把一个牢里闹做了一片。

只听得喝道之声，牢中人乱撞了去，喊道：“知县相公来了！”须臾，县宰笑嘻嘻的踱进牢来，见众人尚拥住幼谦不放，县宰喝道：“为甚么如此？”报的人道：“正要相公来。张秀才自道在牢中，不肯写赏，要请相公做主。”县宰笑道：“不必喧嚷，张秀才高中，本县原有公费，赏钱五十贯文，在我库上来领。”取过笔来，写与他了。众人嫌少，又添了十贯，然后散去。县宰请过张幼谦来，换了衣巾，施礼过，拱他到公厅上，称贺道：“恭喜高掇！”幼谦道：“小生蒙覆庇之恩，虽得侥幸，所犯愆尤，还仗大人保全。”县宰道：“此纤芥之事，不必介怀。下官自当宛转。”此时正出牌去拘罗惜惜出官对理未到，县宰当厅就发个票下来，票上写道：“张子新捷，鼓乐送归。罗女免提，候申州定夺。”写毕，就唤吏典取花红、鼓乐、马匹伺候。县宰敬幼谦酒三杯，上了花红，送上了马，鼓乐前导，送出县门来。正是：

昨日牢中囚犯，今朝马上郎君。

风月场添彩色，氤氲使也欢欣。

却说幼谦迎到半路上，只见前面两个公人，押着一乘女轿，正望着县里而来。轿中隐隐有哭声。这边领票的公人认得，知是罗惜惜在内，高叫道：“不要来了，张秀才高中免提了！”就取出票来，与那边的公人看。惜惜在轿中分明听得，顶开轿帘窥看，只见张生气昂昂、笑欣欣，骑在马上，到面前来，心中暗暗自乐。幼谦望去，见惜惜在轿中，晓得那晚不曾死，心中放下了一个大疙瘩。当下四目相视，悲喜交集。抬惜惜的转了轿，正在幼谦马的近边，先先后后，一路同走，恰像新郎迎着新人轿的一般，单少的是轿上结彩。直到分路处，两人各丢眼色而别。

幼谦回来，见了母亲，拜过了。赏赐了迎送之人，俱各散讫。张妈妈道：“你做了不老成的事！几把我老人家急死。若非有此番天救星，这事怎生了结？今日报事的打进来，还只道是官府门中人来嚷，慌得娘没躲处哩！直到后边说得明白，方得放心。我说你在县牢里，他们一径来了，却是县间如何就肯放了你？”幼谦道：“孩儿不才，为儿女私情，做下了事，连累母亲受惊。亏得县里大人好意，原有周全婚姻之意，只碍着辛家不肯。而今侥幸有了这一步，县里大人十分欢喜，送孩儿回来，连罗氏女也免提了。孩儿痴心想着：不但可以免罪，或者还有些指望，也不见得。”妈妈道：“虽然知县相公如此，却是闻得辛家恃富，不肯住手，要到上司陈告，恐怕对他不过。我起初曾着人到你父亲处商量去了，不知有甚关节来否？”幼谦道：“这事且只看县里申文到州，州里旨意如何，再作道理。娘且宽心。”须臾之间，邻舍人家多来叫喜，杨老妈也来了。母亲欢喜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本州太守升堂，接得湖北帅使的书一封，拆开来看，却为着张幼谦、罗氏事，托他周全。此书是张忠父得了家信，央求主人写来的。总是就托忠父代笔，自然写得十分恳切。那时帅府有权，太守不敢不尽心，只不知这件事的头脑备细。正要等县宰来时问他，恰好是日本县申文也到。太守看过，方知就里。又晓得张幼谦新中，一发要周全他了。只见辛家来告状道：“张

喝道——即吆喝开道，为旧时官吏出外时的排场。

愆尤——罪过深重。

幼谦犯奸禁狱，本县为情擅放，不行究罪，实为枉法。”太守叫辛某上来，晓谕他道：“据你所告，那罗氏已是失行之妇，你争他何用？就断与你家了，你要了这媳妇，也坏了声名。何不追还了你原聘的财礼，另娶了一房好的，毫无瑕玷，可不是好？你须不比罗家，原是干净的门户，何苦争此闲气？”辛某听太守说得有理，一时没得回答。叩头道：“但凭相公做主。”太守即时叫吏典取纸笔与他，要他写了情愿休罗家亲事一纸状词，行移本县，在罗仁卿名下追辛家这项聘财还他。辛家见太守处分，不敢生词说，叩头而出。太守当下密写一书，钉封在文移中，与县宰道：

张、罗佳偶也。茂宰可为了此一段姻缘。此奉帅府处分，毋忽。

县宰接了州间文移，又看了这书，具两个名帖，先差一个吏典，去请罗仁卿公厅相见；又差一个吏典，去请张幼谦。分头去了。罗仁卿是个白身富翁，见县官具帖相请，敢不急赴？即忙换了小帽，穿了大摆褶子，来到公厅。县宰只要完成好事，优礼相待。对他道：“张幼谦是个快婿，本县前日曾劝足下纳了他。今已得成名，若依我处分，诚是美事。”罗仁卿道：“相公分付，小人怎敢有违！只是已许下辛家，辛家断然要娶。小人将何辞回得他？有此两难，乞相公台鉴。”县宰道：“只要足下相允，辛家已不必虑。”笑嘻嘻的，叫吏典在州里文移中，取出辛家那纸休亲的状来，把与罗仁卿看。县宰道：“辛家已如此，而今可以贺足下得佳婿矣！”仁卿沉吟道：“辛家如何就肯写这一纸？”县宰笑道：“足下不知，此皆州守大人主意，教他写了，以便令婿完姻的。”就在袖里摸出太守书来，与仁卿看了。仁卿见州县如此为他，怎敢推辞？只得谢道：“儿女小事，劳烦各位相公费心，敢不从命？”只见张幼谦也请到了，县宰接见，笑道：“适才令岳亲口许下亲事了。”就把密书并辛氏休状，与幼谦看过，说知备细。幼谦喜出望外，称谢不已。县宰就叫幼谦当堂拜认了丈人，罗仁卿心下也自喜欢。县宰邀进后堂，治酒待他翁婿两人。罗仁卿谦逊不敢与席。县宰道：“有令婿面上，一坐何妨？”当下尽欢而散。

幼谦回去，把父亲求得湖北帅府关节，托太守，太守又把县宰如此如此，备细说一遍，张妈妈不胜之喜。那罗仁卿吃了知县相公的酒，身子也轻了好些，晓得是张幼谦面上带挈的，一发敬重女婿。罗妈妈一向护短女儿，又见仁卿说州县如此做主，又是个新得中的女婿，得意自不必说。次日是黄道吉日，就着杨老妈为媒，说不舍得放女儿出门，把张幼谦赘了过来。洞房花烛之夜，两新人原是旧相知，又多是吃惊吃吓、哭哭啼啼死边过的，竟得团圆，其乐不可名状。成亲后，夫妇同到张家拜见妈妈。妈妈看见佳儿佳妇，十分美满。又分付道：“州县相公之恩，不可有忘。既已成亲，须去拜谢。”幼谦道：“孩儿正欲如此。”遂留下惜惜在家，相伴婆婆闲话。张妈妈从幼认得媳妇的，愈加亲热。幼谦却去拜谢了州县归来。州县各遣人送礼致贺。打发了毕，仍旧一同到丈人家里来了。

明年，幼谦上春官，一举登第。仕至别驾，夫妻偕老而终。

诗曰：

漫说囡囡是福堂，谁知在内报新郎。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

上春官——即参加礼部会试。

别驾——刺史的佐官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

诗云：

冤业相报，自古有之。一作一受，天地无私。

杀人还杀，白刃何疑？有如不信，听取谈资。

话说天地间，最重的是生命。佛说戒杀，还说杀一物要填还一命。何况同是生人，欺心故杀，岂得不报？所以律法上最严杀人偿命之条。汉高祖除秦苛法，止留下三章，尚且头一句就是“杀人者死”，可见杀人罪极重。但阳世间不曾败露，无人知道，那里正得许多法？尽有漏了网的，却不那死的人落得一死了？所以就有阴报。那阴报事也尽多，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，虽是分毫不爽，无人看见。就有人死而复苏，传说得出来，那口强心狠的人，只认做说的是梦话，自己不曾经见，那里肯个个听？却有一等，即在阳间受着再生冤家现世花报的，事迹显著，明载史传，难道也不足信？还要口强心狠哩？

在下而今不说那彭生惊齐襄公，赵王如意赶吕太后，窦婴、灌夫鞭田蚡。这还是道“时衰鬼弄人”，又道是“疑心生暗鬼”，未必不是阳命将绝，自家心上的事发，眼花撩花上头起来的。只说些明明白白的现世报，但是报法有不同。看官不嫌絮烦，听小子多说一两件，然后入正话。

一件是唐《逸史》上说的。长安城南，曾有僧日中求斋，偶见桑树上有一女子在那里采桑，合掌问道：“女菩萨，此间侧近何处有信心檀越，可化得一斋的么？”女子用手指道：“去此三四里，有个王家，见在设斋之际。见和尚来到，必然喜舍。可速去。”僧随他所指处前往，果见一群僧，正要就坐吃斋。此僧来得恰好，甚是喜欢。斋罢，王家翁姥见他来得及时，问道：“师父像个远来的，谁指引到此？”僧道：“三四里外，有一个小娘子在那里采桑。是他教导我的。”翁姥大惊道：“我这里设斋，并不曾传将开去，三四里外女子从何知道？必是个未卜先知的异人，非凡女也。”对僧道：“且烦师父与某等同往，访这女子则个。”翁姥就同了此僧，到了那边，那女子还在桑树上。一见了王家翁姥，即便跳下树来，连桑篮丢下了，望前极力奔走。僧人自去了，翁姥随后赶来。女子走到家，自进去了。王翁认得这家，是村人卢叔伦家里，也走进来。女子跑进到房里，掇张床来抵住了门，牢不可开。卢母惊怪他两个老人家赶着女儿，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王翁、王母道：“某今日家内设斋，落末有个远方僧来投斋，说是小娘子指引他的。某家做此功德，并不曾对人说，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，故来问一声，并无甚么别故？”

“汉高祖”三句——秦末刘邦率军攻入咸阳，曾约法三章：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”这里便指此事。

现世花报——犹如说眼前的报应。花报，即“华报”，亦即“果报”。《往生要集》：“应知念佛修善为业因，往生极乐为华报，证大菩提为果报。”

“在下”三句——这里提及三个冤魂索命的故事。春秋时齐国公子彭生被齐襄公所杀；西汉初赵王如意被吕太后害死；汉武帝时大臣窦婴、灌夫均为丞相田蚡诬陷而受诛。以上均有历史记载。《左传》还记载齐襄公打猎时遇一大豕，从者谓是彭生，襄公受惊而死。

《逸史》——书名，已佚，非南宋蒋芾所撰《逸史》。下文所述故事，见《太平广记》卷125所载《逸史》。

信心——信奉佛教而又心诚。

卢母见说，道：“这等打甚么紧！老身去叫他出来。”就走去敲门叫女儿，女儿坚不肯出。卢母大怒道：“这是怎的起？这小奴才作怪了！”女子在房内回言道：“我自不愿见这两个老货，也没甚么罪过。”卢母道：“邻里翁婆看你，有甚不好意思，为何躲着不出？”王翁、王姥见他躲避得紧，一发疑心道：“必有奇异之处。”在门外着实恳求，必要一见。女子在房内大喝道：“某年月日，有贩胡羊的父子三人，今在何处？”王翁、王姥听见说了这句，大惊失色，急急走出，不敢回头一看，恨不得多生两只脚，飞也似的去了。女子方开出门来，卢母问道：“适才的话，是怎么说？”女子道：“好叫母亲得知：儿再世前曾贩羊，从夏州来到此翁姥家里投宿，父子三人尽被他谋死了，劫了资货，在家里受用。儿前生冤气不散，就投他家做了儿子，聪明过人，他两人爱同珍宝。十五岁害病，二十岁死了。他家里前后用过医药之费，已比劫得的多过数倍了。又每年到了亡日，设了斋供，夫妻啼哭，总算他眼泪也出了三石多了。儿今虽生在此处，却多记得前事。偶然见僧化饭，所以指点他。这两个是宿世冤仇，我还要见他怎么？方才提破他心头旧事，吃这一惊不小，回去即死，债也完了。”卢母惊异，打听王翁夫妻果然到得家里，虽不知这些清头，晓得冤债不了，惊悸恍惚成病。不多时，两个多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女儿三生，一生被害，一生索债，一生证明讨命，可不利害么！略听小子胡诌一首诗：

采桑女子实堪奇，记得为儿索债时。

导引僧家来乞食，分明追取赴阴司。

这是三生的了。再说个两世的，死过了鬼来报冤的。这一件在宋《夷坚志》上，说吴江县二十里外因渎村，有个富人吴泽，曾做个将仕郎，叫做吴将仕。生有一子，小字云郎，自小即聪明勤学，应进士第，预待补籍，父母望他指日峥嵘。绍兴五年八月，一病而亡。父母痛如刀割，竭尽资财替他追荐超度，费了若干东西，心里只是苦痛，思念不已。明年冬，将仕有个兄弟，做助教的，名滋，要到洞庭东山妻家去。未到数里，暴风打船，船行不得，暂泊在福善王庙下，躲过风势。登岸闲步，望庙门半掩，只见庙内一人，着皂绋背子缓步而出，却像云郎。助教走上前仔细一看，元来正是他，吃了一大惊。明知是鬼魂，却对他道：“你父母晓夜思量你，不知赔了多少眼泪，要会你一面不能勾。你却为何在此？”云郎道：“儿为一事，拘系在此，留连证对，况味极苦。叔叔可为我致此意于二亲，若要相见，须亲自到这里来乃可，我却去不得。”叹息数声而去。助教得此消息，不到妻家去了，急还家来对兄嫂说知此事。三个人大家恸哭了一番，就下了助教这只原船，三人同到庙前来。只见云郎已立在水边，见了父母，奔到面前哭拜，具述幽冥中苦恼之状。父母正要问他详细，说自家思念他的苦楚，只见云郎忽然变

夏州——北魏置，辖境相当现在陕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一带地区，唐时治所在朔方（今陕西省靖边县）。

《夷坚志》——笔记小说集，南宋洪迈撰，今已散佚过半。下文所述故事，《夷坚志补》卷六有载。

将仕郎——据《宋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将仕郎是宋代最易补得的一种官职。

助教——学官名，在国学里负责协助传授经学。

洞庭东山——在江苏太湖中。

背子——一种半臂短衣。

了面孔，挺竖双眉，摔住父衣，大喊道：“你陷我性命，盗我金帛，使我衔冤茹痛四五十年。虽曾费耗过好些钱，性命却要还我。今日决不饶你！”说罢，便两相击搏，滚入水中。助教慌了，喝叫仆从及船上人，多跳下水去捞救。那太湖边人多是会水的，救得上岸，还见将仕指手画脚，挥拳相争，到夜方定。助教不知甚么缘故，却听得适才的说话，分明晓得定然有些蹊跷的阴事。来问将仕，将仕蹙着眉头道：“昔日壬午年间，虜骑破城，一个少年子弟相投寄宿，所赍囊金甚多。吾心贪其所有，数月之后，乘醉杀死，尽取其货。自念冤债在身，从壮至老，心中长怀不安。此儿生于壬午，定是他冤魂再世。今日之报，已显然了。”自此忧闷不食，十馀日而死。

这个儿子只是两生，一生被害，一生讨债，却就做了鬼来讨命。比前少了一番，又直捷些。再听小子胡诌一首诗：

冤魂投托原财耗，落得悲伤作利钱。

儿女死亡何用哭，须知作业在生前。

这两件希奇些的说过，至于那本身受害，即时做鬼取命的，就是年初一起，说到年晚除夜，也说不尽许多，小子要说正话，不得工夫了。——说话的，为何还有一个正话？——看官，小子先前说这两个，多是一世再世，心里牢牢记得前生，以此报了冤仇，还不希罕。又有一个再世转来，并不知前生甚么的，遇着各别道路的一个人，没些意思，定要杀他。谁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，天理自然果报，人多猜不出来。报的更为直捷，事儿更为奇幻。听小子表白来。

这本话，却在唐朝贞元年间，有一个河朔 李生，从少时膂力过人，恃气好侠，不拘细行。常与这些轻薄少年，成群作队，驰马试剑，黑夜里往来太行山道上，不知做些甚么不明不白的事。后来家事忽然好了，尽改前非，折节读书，颇善诗歌，有名于时，做了好人了。累官河朔，后至深州 录事参军。李生美风仪，善谈笑，曲晓吏事，又且廉谨明干，甚为深州太守所知重。至于击鞠、弹棋、博弈诸戏，无不曲尽其妙。又饮量尽大，酒德又好，凡是宴会酒席，没有了他，一坐多没兴。太守喜欢他，真是时刻少不得的。

其时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，自恃曾为朝廷出力，与李抱真同破朱滔，功劳甚大；又兼兵精马壮，强横无比，不顾法度。属下州郡太守，个个惧怕他威令，心胆俱惊。其子士真，就受武俊之节，官拜副大使。少年骄纵，倚着父亲威势，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。一日，武俊遣他巡行属郡，真个是：

轰天吓地，掣电奔雷。喝水成冰，驱山开路。川岳为之震动，草木尽是披靡。深林虎豹也潜形，村舍犬鸡都不乐。

别郡已过，将次到深州来。太守畏惧武俊，正要奉承得士真欢喜，好效殷勤，预先打听他前边所经过，喜怒行径详悉。闻得别郡多因陪宴的言语举动，每每触犯忌讳，不善承颜顺旨，以致不乐。太守于是大具牛酒，精治肴馔，广备声乐，妻孥手自烹庖，太守躬亲陈设。百样整齐，只等副大使来。只见前驱探马来报，副大使头踏到了。但见：

没些意思——这里是无缘无故、没有一点儿干系的意思。

河朔—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。

深州——辖境在今河北省中部，唐时治所在陆泽（今河北省深县）。

“其时”四句——王武俊与朱滔均为中唐时人，各自藩镇割据，公元782年二人勾结叛唐，王自封赵王，朱自封冀王，两年后，经李抱真劝说，王武俊降唐，并一举击败朱滔。这里说的就是这段史事。

旌旗蔽日，鼓乐喧天。开山斧闪烁生光，还带杀人之血；流星锤蓓蕾出色，犹闻磕脑之腥。铁链响琅琅，只等悔气人冲节过；铜铃声杂沓，更无拚死汉逆前来。蹂躏得地上草不生，蒿恼得梦中魂也怕。

士真既到，太守郊迎过，请在极大的一所公馆里安歇了。登时酒筵，嘎程礼物，抬将过来。太守恐怕有人触犯，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，一应僚吏宾客，一个也不召来与席。士真见他酒肴丰美，礼物隆重，又且太守谦恭谨慎，再无一个杂客敢轻到面前，心中大喜。道是经过的各郡，再没有到得这郡齐整谨饬了。饮酒至夜。

士真虽然威严，却是年纪未多，兴趣颇高。饮了半日酒，止得一个太守在面前唯喏趋承，心中虽是喜欢，觉得没些韵味。对太守道：“幸蒙使君雅意相待，如此之厚，欲尽欢于今夕。只是我两人对酌，觉得少些高兴，再得一两个人同酌，助一助酒兴为妙。”太守道：“敝郡偏僻，实少名流。况兼惧副大使之威，恐忤尊旨，岂敢以他客奉陪宴席？”士真道：“饮酒作乐，何所妨碍？况如此名郡，岂无嘉宾？愿得召来，帮我们鼓一鼓兴，可以尽欢。不然，酒伴寂寥，虽是盛筵，也觉吃不畅些。”太守见他说得在行，想道：“别人卤莽不济事，难得他恁地喜欢高兴。不要请个人不凑趣，弄出事来。只有李参军风流蕴藉，且是谨慎，又会言谈戏艺，酒量又好。除非是他方可中意，我也放得心下。第二个就使不得了。”想了一回，方对士真说道：“此间实少韵人，可以佐副大使酒政。止有录事参军李某，饮量颇洪，兴致亦好，且其人善能诙谐谈笑，广晓技艺，或者可以赐他侍坐，以助副大使雅兴万一。不知可否？未敢自专，仰祈尊裁。”士真道：“使君所举，必是妙人。召他来看。”太守呼唤从人，速请李参军来。

看官，若是说话的人那时也在深州地方，与李参军一块儿住着，又有个未卜先知之法，自然拦腰抱住，劈胸揪着，劝他不吃得这样吕太后筵席也罢，叫他不要来了。只因李生闻召，虽是自觉有些精神恍惚，却是副大使的钧旨，本郡太守命令，召他同席，明白是抬举他，怎敢不来？谁知此一去，却似：

猪羊入屠户之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

说话的，你差了！无非叫他去帮吃杯酒儿，是个在行的人，难道有甚么言语冲撞了他，闯出祸来不成？看官，你听，若是冲撞了他，惹出祸来，这是本等的事，何足为奇？只为不曾说一句，白白的就送了性命，所以可笑。且待我接上前因，便见分晓。

那时，李参军随命而来，登了堂，望着士真就拜。拜罢，抬起头来。士真一看，便勃然大怒。既召了来，免不得赐他坐了。李参军勉强坐下，心中悚惧，状貌益加恭谨。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来。看他揎拳裸袖，两眼睁得铜铃也似，一些笑颜也没有，一句闲话也不说，却像个怒气填胸、寻事发作的一般，比先前竟似换了一个人了。太守慌得无所措手足，且又不知所谓，只得偷眼来看李参军。但见李参军面如土色，冷汗淋漓，身体颤抖抖的，坐不住；连手里拿的杯盘，也只是战，几乎掉下地来。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参军，说着句把话，发个甚么喜欢出来便好。争奈一个似鬼使神差，一个似失

嘎程——吴方言，送行的礼物。

韵人——意同下文所说的“妙人”，指高雅知趣的人。

吕太后筵席——吕太后，即刘邦之妻吕雉。传说吕太后喜怒无常，她的筵席是不好吃得的。

魂落魄。李参军平日枉自许多风流倜傥，谈笑科分，竟不知撩在爪哇国那里去了。比那泥塑木雕的，多得一味抖。连满堂伏侍的人，都慌得来没头没脑，不敢说一句话，只冷眼瞧他两个光景。只见不多几时，士真像个忍耐不住的模样，忽地叫一声：“左右那里？”左右一伙人，暴雷也似答应了一声：“喏！”士真分付把李参军拿下。左右就在席上如鹰拿雁雀，揪了下来听令。士真道：“且收郡狱。”左右即牵了李参军衣袂，付在狱中，来回话了。士真冷笑了两声，仍旧欢喜起来，照前发兴吃酒。他也不说出甚么缘故来。太守也不敢轻问，战战兢兢陪他酒散，早已天晓了。

太守只这一出，被他惊坏。又恐怕因此惹恼了他，连自家身子立不勾。却又不见得李参军触恼他一些处，正是不知一个头脑。叫着左右伏侍的人，逐个盘问道：“你们傍观仔细，曾看出甚么破绽么？”左右道：“李参军自不曾开一句口，在那里触犯了来？因是众人多疑心这个缘故，却又不知李参军如何便这般惊恐，连身子多主张不住，只是个颤抖抖的。”太守道：“既是这等，除非去问李参军，他自家或者晓得甚么冲撞他处，故此先慌了，也不见得。”太守说罢，密地叫个心腹的祇候人，去到狱中，传太守的说话。问李参军道：“昨日的事，参军貌甚恭谨，且不曾出一句话，原没处触犯了副大使。副大使为何如此发怒？又且系参军在狱！参军自家可晓得甚么缘故么？”李参军只是哭泣，把头摇了又摇，只不肯说甚么出来。祇候人又道是奇怪，只得去告诉太守道：“李参军不肯说话，只是一味哭。”太守一发疑心了，道：“他平日何等一个精细爽利的人，今日为何却失张失智到此地位！真是难解。”只得自己走进狱中来问他。

他见了太守，想着平日知重之恩，越哭得悲切起来。太守忙问其故。李参军沉吟了半晌，叹了一口气，才拭眼泪说道：“多感君侯垂问，某有心事，今不敢隐。曾闻释家有现世果报，向道是感人的说话，今日方知此话不虚了。”太守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李参军道：“君侯不要惊怪，某敢尽情相告。某自少贫，无以自资衣食。因恃有几分膂力，好与侠士剑客往来，每每掠夺里人的财帛，以充己用。时常驰马腰弓，往还太行道上。每日走过百来里路，遇着单身客人，便劫了财物归家。一日，遇着一个少年，手执皮鞭赶着一个骏骡，骡背负着两个大袋。某见他沉重，随了他一路走去。到一个山坳之处，左右岩崖万仞。彼时天色将晚，前无行人，就把他尽力一推，推落崖下，不知死活。因急赶了他这头骏骡，到了下处，解开囊来一看，内有绉缣百馀匹，自此家事得以稍贍。自念所行非谊，因折弓弃矢，闭门读书，再不敢为非，遂出仕至此官位。从那时算至今岁，凡二十七年了。昨蒙君侯台旨，召侍王公之宴。初召时就有些心惊肉颤，不知其由。自料道决无他事，不敢推辞。及到席间灯下，一见王公之貌，正是我向时推在崖下的少年，相貌一毫不异。一拜之后，心中悚惕，魂魄俱无。晓得冤业见在面前了，自然死在目下，只消延颈待刃，还有甚别的说话来？幸得君侯知我甚深，不敢自讳。而今再无可逃，敢以身后为托，不使吾暴露尸骸足矣。”言毕大哭。太守也不觉惨然，欲要救解，又无门路。又想道：“既是有此冤业，恐怕到底难逃。”似信不信的，且看怎么。

太守叫人悄地打听，副大使起身了来报；再伺候有甚么动静，快来回话。

倜傥（zhu 卓）——潇洒俊俏。

立不勾——站不住。

太守怀着一肚子鬼胎，正不知葫芦里卖出甚么药来。还替李参军希冀道：“或者酒醒起来，忘记了便好。”须臾之间，报说副大使睡醒了，即叫了左右进去，不知有何分付。太守叫再去探听。只见士真刚起身来，便问道：“昨夜李某，今在何处？”左右道：“蒙副大使发在郡狱。”士真便怒道：“这贼还在？快枭他首来！”左右不敢稍迟，来禀太守。早已有探事的人飞报过了。太守大惊失色，叹道：“虽是他冤业，却是我昨日不合举荐出来，害了他也！”好生不忍，没计奈何，只得任凭左右到狱中斩了李参军之首。正是：

阎王注定三更死，并不留人到四更。

眼见得李参军做了一世名流，今日死于非命。左右取了李参军之头，来士真跟前献上取验。士真反覆把他的头看了又看，哈哈大笑，喝叫：“拿了去！”

士真梳洗已毕，太守进来参见。心里虽有此事恍惚，却妆做个不以为意的坦然模样，又请他到自家郡斋赴宴。逢迎之礼，一发小心了。士真大喜，比昨日之情，更加款洽。太守几番要问他，嗫嚅数次，不敢轻易开口。直到见他欢喜头上，太守先起请罪道：“有句说话，斗胆要请教副大使。副大使恕某之罪，不嫌唐突，方敢启口。”士真道：“使君相待甚厚，我与使君相与甚欢，有话尽情直说，不必拘忌。”太守道：“某本不才，幸得备员，叨守一郡。副大使车驾枉临，下察弊政，宽不加罪，恩同天地了。昨日副太使酒间，命某召他客助饮。某属郡僻小，实无佳宾可以奉欢宴者。某愚不揣事，私道李某善能饮酒，故请命召之。不想李某愚戆，不习礼法，触忤了副大使，实系某之大罪。今副大使既已诛了李某，李某已伏其罪，不必说了。但某心愚鄙，窃有所未晓，敢此上问，不知李某罪起于何处？愿得副大使明白数他的过误，使某心下洞然。且用诫将来之人，晓得奉上的礼法，不致舛错，实为万幸。”士真笑道：“李某也无罪过。但吾一见了他，便忿然激动吾心，就有杀之之意。今既杀了，心方释然，连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缘故。使君但放心吃酒罢，再不必提起他了！”宴罢，士真欢然致谢而行，又到别郡去了。来这一番，单单只结果得一个李参军。

太守得他去了，如释重负，背上也轻松了好些。只可惜无端害了李参军，没处说得苦。太守记着狱中之言，密地访问王士真的年纪，恰恰正是二十七岁。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杀之年，士真已生于王家了。真是冤家路窄，今日一命讨了一命，那心上事，只有李参军知道。连讨命的做了事，也不省得，不要说旁看的人，那里得知这些缘故！太守嗟叹怪异，坐卧不安了几日。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，又是举他陪客，致害了他，只得自出家财，厚葬了李参军。常把此段因果劝人，教人不可行不义之事。有诗为证：

冤债原从隔世深，相逢便起杀人心。

改头换面犹相报，何况容颜俨在今！

拍案惊奇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

诗云：

天命从来自有真，岂容奸术恣纷纭？

黄巾张角徒生乱，大宝何曾到彼人！

话说唐乾符年间，上党铜鞮县山村有个樵夫，姓侯，名元。家道贫穷，靠着卖柴为业。己亥岁，在县西北山中采樵回来，歇力在一个谷口。旁有一大石岿然，像几间屋大。侯元对了大石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命中直如此辛苦！”叹息声未绝，忽见大石砉然豁开如洞，中有一老叟，羽衣乌帽，鬓发如霜，拄杖而出。侯元惊愕，急起前拜。老叟道：“吾神君也。你为何如此自苦？学吾法自能取富，可随我来。”老叟复走入洞，侯元随他走去。走得数十步，廓然清朗，一路奇花异草，修竹乔松；又有碧槛朱门，重楼复榭。老叟引了侯元，到别院小亭子坐了，两个童子请他进食。食毕，复请他到便室，具汤沐浴，进新衣一袭。又命他冠带了，复引至亭上。老叟命僮设席于地，令侯元跪了。老叟授以秘诀数万言，多是变化隐秘之术。侯元素性蠢蠢，到此一听不忘。老叟诫他道：“你有些小福分，该在我至法中进身。却是面有败气未除，也要谨慎。若图谋不轨，祸必丧生。今且归去习法。如欲见吾，但至心叩石，自当有人应门，与你相见。”元因拜谢而出。老叟仍令一童送出洞门。既出来了，不见了洞穴，依旧是块大石，连樵采家火多不见了。

到得家里，父母兄弟多惊喜道：“去了一年多，道是死于虎狼了，幸喜得还在。”其实侯元只在洞中得一日。家里又见他服装华洁，神气飞扬，只管盘问他。他晓得瞒不得，一一说了。遂入静室中，把老叟所传术法尽行习熟。不上一月，其术已成。变化百物，役召鬼魅，遇着草木土石，念念有词，便多是步骑甲兵。神通既已广大，传将出去，便自有人来扶从。于是收好些乡里少年勇悍的为将卒。出入陈旌旗，鸣鼓吹，宛然像个小国诸侯，自称曰“贤圣”。设立官爵，有三老、左右粥、左右将军等号。每到初一、十五，即盛饰往谒神君。神君每见，必戒道：“切勿称兵。若必欲举事，须待天应。”侯元唯唯。

到庚子岁，聚兵已有数千人了。县中恐怕妖术生变，乃申文到上党节度使高公处，说他行径。高公令潞州郡将以兵讨之。侯元已知其事，即到神君处问事宜。神君道：“吾向已说过，但当偃旗息鼓以应之。彼见我不与他敌，必不乱攻。切记不可交战。”侯元口虽应着，心里不伏，想道：“出我奇术，制之有馀。且此是头一番小敌，若不能当抵，后有大敌来，将若之何？且众人见吾怯弱，必不伏我，何以立威！”归来不用其言，戒令党与勒兵以待。是夜潞兵离元所三十里，据险扎营。侯元用了术法，潞兵望来，步骑戈甲，蔽满山泽，尽有些胆怯。明日，潞兵结了方阵前来。侯元领了千余人，直突其阵，锐不可当。潞兵少却。侯元自恃法术，以为无敌，且叫拿酒来吃，以壮军威。谁知手下之人，多是不习战阵乌合之人，毫无纪律。侯元一个吃酒，大家多乱窜起来。潞兵乘乱，大队赶来，多四散落荒而走。刚剩得侯元一个，

大宝——旧时对皇位的俗称。

铜鞮（chí迟）县——古县名，故治在今山西省沁县南，唐时属上党郡。

至法——高超的法术。

带了酒性，急念不出咒语，被擒住了。送至上党，发在潞州府狱，重枷枷着，团团严兵卫守。

天明看枷中，只有灯台一个，已不见了侯元。却连夜遁到铜鞮，径到大石边见神君谢罪。神君大怒，骂道：“庸奴不听吾言，今日虽然幸免，到底难逃刑戮。非吾徒也！”拂衣而入，洞门已闭，止是块大石。侯元悔之无及，虔心再叩，竟不开了。自此，侯元心中所晓符咒，渐渐遗忘；就记得的，做起来也不十分灵了。却是先前相从这些党与，不知缘故，聚着不散，还推他为主。自恃其众，是秋率领了人，在并州大谷地方劫掠。也是数该灭了，恰好并州将校偶然领了兵马经过，知道了，围之数重。侯元极了，施符念咒，一毫不灵，被斩于阵。党与遂散。不听神君说话，果然没个收场。

可见悖叛之事，天道所忌。若是得了道术，辅佐朝廷，如张留侯、陆信州之类，自然建功立业，传名后世。若是萌了私意，打点起兵谋反，不成见有妖术成功的。从来张角、徵侧、徵贰、孙恩、卢循等，非不也是天赐的兵书法术，毕竟败亡。所以《平妖传》上也说道“白猿洞天书后边深戒着谋反一事”的话。就如侯元，若依得神君分付，后来必定有好处，都是自家弄杀了。事体本如此明白，不知这些无主意的愚人，住此清平世界，还要从着白莲教，到处哨聚倡乱，死而无怨，却是为何！而今说一个得了妖书，倡乱被杀的，与看官听一听。有诗为证：

早通武艺杀亲夫，反获天书起异图。

扰乱青州旋被戮，福兮祸伏理难诬。

话说国朝永乐中，山东青州府莱阳县有个妇人，姓唐，名赛儿。其母少时，梦神人捧一金盒，盒内有灵药一颗，令母吞之。遂有娠，生赛儿。自幼乖觉伶俐，颇识字，有姿色，尝剪纸人马厮杀为儿戏。年长，嫁本镇石麟街王元椿。这王元椿弓马熟娴，武艺精通，家道丰裕。自从娶了赛儿，贪恋女色，每日饮酒取乐。时时与赛儿说些弓箭刀法，赛儿又肯自去演习戏耍。光阴撚指，不觉陪费五六年，家道萧索，衣食不足。

赛儿一日与丈夫说：“我们枉自在在此忍饥受饿，不若将后面梨园卖了，买匹好马，干些本分求财的勾当，却不快活？”王元椿听得说，道：“贤妻何不早说！今日天晚了，不必说。”明日，王元椿早起来，写个出帐，央李媒为中，卖与本地财主贾包，得银二十馀两。王元椿就去青州镇上，买一匹快走好马回来。弓箭腰刀自有。拣个好日子，元椿打扮做马快手的模样，与赛儿相别，说：“我去便回。”赛儿说：“保重，保重。”元椿叫声：“惭愧！”飞身上马，打一鞭，那马一道烟去了。来到酸枣林，是琅琊后山，止有中间一条路，若是阻住了，不怕飞上天去。王元椿只晓得这条路上好打劫人，不想着来这条路上走的人，只贪近，都不是依良本分的人，不便道白白

张留侯、陆信州——指西汉建国功臣张良、陆贾。

“从来”句——张角为东汉末黄巾起义首领。徵侧、徵贰是姐妹，东汉初年在交趾起事称王，后兵败被杀。孙恩为东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；卢循是孙恩妹夫，同时起义领袖之一。

《平妖传》——长篇小说，明代罗贯中著，后经冯梦龙增补，写北宋王则、永儿夫妇起义的故事。

白莲教——也叫“白莲社”，起源于宋末，历经元、明、清，成为民间流布极广的秘密宗教组织。

青州——明代设青州府，治所在今山东省青州市。

出帐——卖物的契约。

马快手——捕盗的差役。

的等你拿了财物去。也是元椿合当悔气，却好撞着这一起客人。望见褡连颇有些油水，元椿自道：“造化了！”把马一扑，攒风的一般，前后左右都跑过了。见没人，元椿就扯开弓，搭上箭，飘地一箭射将来。那客人伙里有个叫做孟德，看见元椿跑马时，早已防备。拿起弓稍，拨过这箭，落在地下。王元椿见头箭不中，杀住马，又放第二箭来。孟德又照前拨过了，就叫：“汉子，我也回礼。”把弓虚扯一扯，不放。王元椿只听得弦响，不见箭，心里想道：“这男女不会得弓马的，他只是虚张声势。”只有五分防备，把马慢慢的放过来。孟德又把弓虚扯一扯，口里叫道：“看箭！”又不放箭来。王元椿不见箭来，只道是真不会射箭的，放心赶来。不晓得孟德虚扯弓时，就乘势搭上箭射将来，正对元椿当面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元椿却好抬头看时，当面门上中一箭，从脑后穿出来，翻身跌下马来。孟德赶上，拔出刀来，照元椿喉咙里连搠上几刀，眼见得元椿不活了。诗云：

剑光动处悲流水，羽簇飞时送落花。

欲寄兰闺长夜梦，清魂何自得还家？

孟德与同伙这五六个客人说：“这个男女也是才出来的，不曾得手。我们只好去罢，不要耽误了程途。”一伙人自去了。

且说唐赛儿等到天晚，不见王元椿回来，心里记挂。自说道：“丈夫好不了事，这早晚还不回来！想必发市迟，只叫我记挂。”等到一二更，又不见王元椿回来。只得关上门，进房里，不脱衣裳去睡，只是睡不着。直等到天明，又不见回来。赛儿正心慌撩乱，没做道理处，只听得街坊上说道：“酸枣林杀死个兵快手。”赛儿又惊又慌，来与间壁卖豆腐的沈老儿——叫做沈印时——两老口儿说这个始末根由。沈老儿说：“你不可把真话对人说。大郎在日，原是好人家，又不惯做这勾当的，又无赃证。只说因无生理，前日卖个梨园，得些银子，买马去青州镇上贩卖，身边止有五六钱盘缠银子，别无馀物。且去酸枣林看得真实，然后去见知县相公。”赛儿就与沈印时一同来到酸枣林。看见王元椿尸首，赛儿哭起来。惊动地方里甲人等都来，说得明白，就同赛儿一千人，都到莱阳县见史知县相公。赛儿照前说一遍。知县相公说：“必然是强盗劫了银子并马去了。你且去殡葬丈夫，我自去差人去捕缉强贼。拿得着时，马与银子都给还你。”

赛儿同里甲人等，拜谢史知县，自回家里来。对沈老儿公婆两个说：“亏了干爷干娘，瞒到瞒得过了，只是衣衾棺槨，无从置办，怎生是好？”沈老儿说道：“大娘子，后面园子既卖与贾家，不若将前面房子再去戏典他几两银子来，殡葬大郎。他必不推辞。”赛儿就央沈公沈婆同到贾家，一头哭，一头说这缘故。贾包见说，也哀怜王元椿命薄，说道：“房子你自住着，我应付你饭米两担，银子五两，待卖了房子，还我。”赛儿得了银米，急忙买口棺木，做些衣服，来酸枣林盛贮王元椿尸首了当，送在祖坟上安厝，做些羹饭。看匠人攒砌得了时，急急收拾回来，天色已又晚了。与沈公沈婆三口儿取旧路回家。

来到一个林子里古墓间，见放出一道白光来，正值黄昏时分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三个人见了，吃这一惊不小。沈婆惊得跌倒在地上，赛儿与沈公还

褡连——亦作“褡褢”、“搭连”，一种长方形的口袋，中央开口，两端各成一个盛钱物的袋子。

发市——买卖首次得利。

典（*gǎi* 盖）典——即典当，以物作抵押借钱。

耐得住。两个人走到古墓中，看这道光，从地下放出来。赛儿随光将根竹杖头儿拄将下去。拄得一拄，这土就似虚的一般，脱将下去，露出一个小石匣来。赛儿乘着这白光看里面时，有一口宝剑，一副盔甲，都叫沈公拿了。赛儿扶着沈婆，回家里来。吹起灯火，开石匣看时，别无他物，止有抄写得一本天书。沈公、沈婆又不识字，说道：“要他做甚么？”赛儿看见天书卷面上写道：“《九天玄元混世真经》。”旁有一诗，诗云：

唐唐女帝州，赛比玄元诀。

儿戏九环丹，收拾朝天阙。

赛儿虽是识字的，急忙也解不得诗中意思。沈公两口儿辛苦了，打熬不过，别了赛儿自回家里去睡。赛儿也关上了门睡，方才合得眼，梦见一个道士，对赛儿说：“上帝特命我来，教你演习九天玄旨，普救万民。与你宿缘未了，辅你做女主。”醒来，犹有馥馥香风，记得且是明白。次日，赛儿来对沈公夫妻两个备细说夜里做梦一节，便道：“前日得了天书，恰好又有此梦。”沈公说：“却不怪哉？有这等事！”

元来世上的事最巧。赛儿与沈公说话时，不想有个玄武庙道士何正寅，在间壁人家诵经，备细听得。他就起心，因日常里走过，看见赛儿生得好，就要乘着这机会来骗他。晓得他与沈家公婆往来，故意不走过沈公店里，倒大宽转往上头走回玄武庙里来。独自思想道：“帝主非同小可，只骗得这个妇人做一处，便死也罢。”当晚置办些好酒食来，请徒弟董天然、姚虚玉，家童孟靖、王小玉一处坐了，同吃酒。这道士何正寅殷富，平日里作聪明、做模样，今晚如此相待，四个人心疑。齐说道：“师傅若有用着我四人处，我们水火不避，报答师傅。”正寅对四个人悄悄的说唐赛儿一节的事，“要你们相帮我做这件事，我自当好看待你们，决不有负。”四人应允了，当夜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正寅起来梳洗罢，打扮做赛儿梦儿里说的一般，齐齐整整。且说何正寅如何打扮？诗云：

秋水盈盈玉绝尘，簪星闲雅碧纶巾。

不求金鼎长生药，只恋桃源洞里春。

何正寅来到赛儿门首，咳嗽一声，叫道：“有人在此么？”只见布幕内走出一个美貌年少的妇人来。何正寅看着赛儿，深深的打个问讯，说：“贫道是玄武殿里道士何正寅。昨夜梦见玄帝分付贫道，说：‘这里有个唐某，当为此地女主，尔当辅之。汝可急急去讲解天书，共成大事。’”赛儿听得这话，一来打动梦里心事，二来又见正寅打扮与梦里相同，三来见正寅生得聪俊，心里也欢喜，说：“师傅真天神也。前日送丧回来，果然掘得个石匣，盔甲、宝剑、天书，奴家解不得，望师傅指迷。请到里边看。”赛儿指引何正寅到草堂上坐了，又自去央沈婆来相陪。赛儿忙来到厨下，点三盏好茶，自托个盘子拿出来。正寅看见赛儿尖松松雪白一双手，春心摇荡，说道：“何劳女主亲自赐茶！”赛儿说：“因家道消乏，女使伴当都逃亡了，故此没人用。”正寅说：“若要小厮，贫道着两个来服事。再讨大些的女子在里面用。”又见沈婆在旁边，想道：“世上虔婆无不爱财，我与他些甜头滋味，就是我心

玄帝——即“太上玄元皇帝”的省称，指老子。唐高宗尊奉道教，追封老子此称号。

消乏——贫穷、困苦。

虔婆——犹言“贼婆”，是宋元以来常用作骂妇女的话。

腹，怕不依我使唤？”就身边取出十两一锭银子来，与赛儿说：“央干爷、干娘作急去讨个女子。如少，我明日再添。只要好，不要计较银子。”赛儿只说：“不消得。”沈婆说：“赛娘你权且收下，待老拙去寻。”赛儿就收了银子，入去烧炷香，请出天书来，与何正寅看。却是金书玉篆，韬略兵机。

正寅自幼曾习举业，晓得文理。看了面上这首诗，偶然心悟，说：“女主解得这首诗么？”赛儿说：“不晓得。”正寅说：“唐唐女帝州，头一字是个唐字。下边这二句，头上两字，说女主的名字。末句头上是‘收’字，说收了，就成大事。”赛儿被何道点破机关，心里痒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万望师傅扶持。若得成事时，死也不敢有忘。”正寅说：“正要女主抬举，如何恁的说？”又对赛儿说：“天书非同小可，飞沙走石，驱逐虎豹，变化人马，我和你日间演习，必致疏漏，不是耍处。况我又是出家人，每日来往不便。不若夜间打扮着平常人来演习，到天明，依先回庙里去。待法术演得精熟，何用怕人？”赛儿与沈婆说：“师傅高见。”赛儿也有意了，巴不得到手，说：“不要迟慢了，只今夜便请起手。”正寅说：“小道回庙里收拾，到晚间便来。”赛儿与沈婆相送到门边。赛儿又说：“晚间专等，不要有误。”

正寅回到庙里，对徒弟说：“事有六七分了，只今夜便可成事。我先要董天然、王小玉你两个，只扮做家里人模样到那里，务要小心在意，随机应变。”又取出十来两碎银子，分与两个。两个欢天喜地，自去收拾衣服箱笼，先去赛儿家里来。到王家门首，叫道：“有人在这里么？”赛儿知道是正寅使来的人，就说道：“你们进里面来。”二人进到堂前，歇下担子，看着赛儿，跪将下去。叫道：“董天然、王小玉，叩奶奶的头。”赛儿见二人小心，又见他生得俊俏，心里也欢喜。说道：“阿也！不消如此。你二人是何师傅使来的人，就是自家人一般。”领到厨房小侧间，打扫铺床。自来拿个篮、秤，到市上用自已的碎银子买些东西，无非是鸡、鹅、鱼、肉，时鲜果子、点心回来。赛儿见天然拿这许多物事回来，说道：“在我家里，怎么叫你们破费，是何道理？”天然回话道：“不多大事，是师傅分付的。”又去拿了酒回来，到厨下自去整理。要些油酱柴火，“奶奶”不离口，不要赛儿费一些心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何正寅儒巾便服，扮做平常人，先到沈婆家里，请沈公、沈婆吃夜饭。又送二十两银子与沈公，说：“凡百事，要老爹、老娘看取，后日另有重报。”沈公、沈婆自暗里会意道：“这贼道来得跷蹊，必然看上赛儿，要我们做脚。我看这妇人日里也骚托托的，做妖撒娇，捉身不住。我不应承他，两个夜里演习时，也自要做出来。我落得做人情，骗些银子。”夫妻两个回覆道：“师傅但放心。赛娘没了丈夫，又无亲人，我们是他心腹。凡百事奉承，只是不要忘了我两个。”何正寅对天说誓。

三个人同来到赛儿家里，正是黄昏时分。关上门，进到堂上坐定，赛儿自来陪侍。董天然、王小玉两个来摆列果子下饭，一面烫酒出来。正寅请沈公坐客位，沈婆、赛儿坐主位，正寅打横坐。沈公不肯坐，正寅说：“不必推辞。”各人多依次坐了。吃酒之间，不是沈公说何道好处，就是沈婆说何

奶奶——吴方言，对已婚妇人的尊称。

阿也——惊叹词，犹如说“哎呀”。

看取——指点、关照。

做脚——做引线、做内应、当帮手。

道好处，兼入些风情话儿，打动赛儿。赛儿只不做声。正寅想道：“好便好了，只是要个杀着，如何成事！”就里生这计出来。原来何正寅有个好本钱，又长又大，道：“我不卖弄与他看，如何动得他？”此时是十五六天色，那轮明月，照耀如同白日一般。何道说：“好月！略行一行再来坐。”沈公众人都出来，堂前黑地里立着看月。何道就乘此机会，走到女墙边月亮去处，假意解手，护起那物来，拿在手里撒尿。赛儿暗地里看明处，最是明白。见了何道这条物件，累累垂垂，且是长大。赛儿夫死后，旷了这几时，怎不动火？恨不得抢了过来。何道也没奈何，只得按住，再来邀坐。说话间，两个不时丢个情眼儿，又冷看一看，别转头暗笑。何道就假装个要吐的模样，把手拊着肚子，叫：“要不得！”沈老儿夫妻两个会意，说道：“师傅身子既然不好，我们散罢了。师傅胡乱在堂前权歇，明日来看师傅。”相别了自去，不在话下。

赛儿送出沈公，急忙关上门。略略温存何道了，就说：“我入房里去，便来。”一径走到房里来，也不关门，就脱了衣服，上床去睡，意思明是叫何道走入来。不知何道已此紧紧跟入房里来，双膝跪下道：“小道该死，冒犯花魁，可怜见小道则个。”赛儿笑着说：“贼道不要假小心，且去拴了房门来说话。”正寅慌忙拴上房门，脱了衣服，扒上床来，尚自叫“女主”不迭。诗云：

绣枕鸳衾叠紫霜，玉楼并卧合欢床。

今宵别是阳台梦，惟恐银灯剔不长。

且说二人做了些不伶不俐的事，枕上说些知心的话，那里管天晓日高，还不起身！董天然两个早起来，打点面汤、早饭齐整，等着。正寅先起来穿了衣服，又把被来替赛儿塞着肩头，说再睡睡起来。开得房门，只见天然托个盘子，拿两盏早汤过来。正寅拿一盏放在桌上，拿一盏在手里，走到床头傍着赛儿，口叫“女主吃早汤。”赛儿撒娇，抬起头来，吃了两口，就推与正寅吃。正寅也吃了几口。天然又走进来，接了碗去，依先扯上房门。赛儿说：“好个伴当，百能百俐。”正寅说：“那灶下是我的家人，这个是我心腹徒弟，特地使他来伏侍你。”赛儿说：“这等，难为他两个。”又摸索了一回，赛儿也起来。只见天然就拿着面汤进来，叫：“奶奶，面汤在这里。”赛儿脱了上盖衣服，洗了面，梳了头。正寅也梳洗了头。天然就请赛儿吃早饭。正寅又说道：“去请问壁沈老爹、老娘来同吃。”沈公夫妻二人也来同吃。沈公又说道：“师傅不要去了，这里人眼多，不见走入来，只见你走出去，人要生疑。且在此再歇一夜，明日要去时，起个早去。”赛儿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正寅也正要如此。沈公别了，自过家里去。

话不细烦。赛儿每夜与正寅演习法术符咒，夜来晓去，不两个月，都演得会了。赛儿先剪些纸人纸马来试看，果然都变得与真的人马一般。二人且来拜谢天地，要商量起手。

却不防街坊邻里，都晓得赛儿与何道两个有事了。又有一等好闲的，就

杀着——指保准成功的手段、办法。

花魁——对美貌女子的雅称。

面汤——吴方言，对洗脸水的称谓。

起手——动手、起事；指造反。

要在这里用手钱。有首诗说这些闲中人，诗云：

每日张鱼又捕虾，花街柳陌是生涯。

昨宵除酒秦楼醉，今日帮闲进李家。

为头的叫做马绶，一个叫做福兴，一个叫做牛小春，还有几个没三没四帮闲的，专一在街上寻些空头事过日子。当时马绶先得知了，撞见福兴、牛小春，说：“你们近日得知沈豆腐隔壁有一件好事么？”福兴说：“我们得知多日了。”马绶道：“我们捉破了他，赚些油水何如？”牛小春道：“正要来见阿哥，求带挈。”马绶说：“好便好，只是一件，何道那厮也是个了得的，广有钱钞，又有四个徒弟。沈公、沈婆得那贼道东西，替他做眼。一伙人干这等事，如何不做手脚？若是毛团把戏，做得不好，非但不得东西，反遭毒手，到被他笑。”牛小春说：“这不打紧。只多约几个人同去，就不妨了。”马绶又说道：“要人多不打紧，只是要个安身去处。我想陈林住居，与唐赛儿远不上十来间门面，他那里最好安身。小牛即今便可去约石丢儿、安不着、褚偏嘴、朱百闲一班兄弟，明日在陈林家取齐。陈林我须自去约他。”各自散了。

且说马绶径来石麟街，来寻陈林。远远望见陈林立在门首，马绶走近前，与陈林深喏一个。陈林慌忙回礼，就请马绶来里面客位上坐。陈林说：“连日少会，阿哥下顾，有何分付？”马绶将众人要拿唐赛儿的奸，就要在他家里安身的事，备细对陈林说一遍。陈林道：“都依得。只一件，这是被头里做的事，兼有沈公、沈婆，我们只好在外边做手脚，如何俟候得何道着？我有一计：王元椿在日，与我结义兄弟，彼此通家。王元椿杀死时，我也曾去送殡。明日，叫老妻去看望赛儿。若何道不在罢了，又别做道理。若在时，打个暗号，我们一齐入去。先把他大门关了，不要大惊小怪，替别人做饭。等捉住了他，若是如意，罢了；若不如意，就送两个到县里去，没也许出有来。此计如何？”马绶道：“此计极妙。”两个相别。陈林送得马绶出门，慌忙来对妻子钱氏要说这话。钱氏说：“我在屏风后都听得了，不必烦絮。明日只管去便了。”当晚过了。

次日，陈林起来，买两个荤素盒子。钱氏就随身打扮，不甚穿带，也自防备。到时分，马绶一起，前后各自来陈林家里躲着。陈林就打发钱氏起身。是日却好沈公下乡去取帐，沈婆也不在。只见钱氏领着挑盒子的小厮在后，一径来到赛儿门首。见没人，悄悄的直走到卧房门口，正撞着赛儿与何道同坐在房里说话。赛儿先看见，疾忙跑出来，迎着钱氏，厮见了。钱氏假做不晓得，也与何道万福。何道慌忙还礼。赛儿红着脸，气塞上来，舌滞声涩，指着何道说：“这个是我嫡亲的堂兄，自幼出家，今日来望我。不想又起动老娘来。”正说话未了，只见一个小厮挑两个盒子进来。钱氏对着赛儿说：“有几个枣子，送来与娘子点茶。”就叫赛儿去出盒子，要先打发小厮回去。赛儿连忙去出盒子时，顾不得钱氏，被钱氏走到门首，见陈林把嘴一努，仍又忙走入来。陈林就招呼众人，一齐赶入赛儿家里，拴上门。正要拿何道与赛儿，不晓得他两个妖术已成，都遁去了。那一伙人眼花撩乱，倒把钱氏拿住，口里叫道：“快拿索子来，先捆了这淫妇。”就踩倒在地下。只见是个妇人，那里晓得是钱氏？元来众人从来不认得钱氏，只早晨见得一见，也不

用手钱——敲诈勒索些钱财来使用。

毛团把戏——做事草率，如同儿戏。毛团，原指禽兽，骂人的话。

认得真。钱氏在地喊叫起来，说：“我是陈林的妻子。”陈林慌忙分开人，叫道：“不是！”扯得起来时，已自旋得蓬头乱鬼了。众人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不是着鬼？明明的看见赛儿与何道在这里，如何就不见了？”元来他两个有化身法，众人不看见他，他两个明明看众人乱窜，只是暗笑。

牛小春说道：“我们一齐各处去搜。”前前后后，搜到厨下，先拿住董天然，柴房里又拿得王小玉。将条索子缚了，吊在房门前柱子上，问道：“你两个是甚么人？”董天然说：“我两个是何师傅的家人。”又道：“你快说，何道、赛儿躲在那里？直直说，不关你事；若不说时，送你两个到官，你自去拷打。”董天然说：“我们只在厨下伏侍，如何得知前面的事？”众人又说道：“也没处去，眼见得只躲在家里。”小牛说：“我见房侧边，有个黑暗的阁儿，莫不两个躲在高处？待我掇梯子扒上去看。”何正寅听得小牛要扒上阁儿来，就拿根短棍子，先伏在阁子黑地里等。小牛掇得梯子来，步着阁儿口，走不到梯子两格上，正寅照小牛头上，一棍打下来。小牛儿打昏晕了，就从梯子上倒跌下来。正寅走去空处，立了看。小牛儿醒转来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有鬼！”众人扶起小牛来看时，见他血流满面，说道：“梯子又不高，扒得两格，怎么就跌得这样凶？”小牛说：“却好扒得两格梯子上，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头上，又不见人，却不是作怪？”众人也没做道理处。

钱氏说：“我见房里床侧首空着一段，有两扇纸风窗门，莫不是里边还有藏得身的去处？我领你们去搜一搜去看。”正寅听得说，依先拿着棍子在这里等。只见钱氏在前，陈林众人在后，一齐走进来。正寅又想道：“这花娘吃不得这一棍子。”等钱氏走近来，伸出那一只长大的手来，撑起五指，照钱氏脸上一掌打将去。钱氏着这一掌，叫声：“阿也，不好了！”鼻子里鲜血奔流出来，眼睛里都是金圈儿。又得陈林在后面扶得住，不跌倒。陈林道：“却不作怪！我明明看见一掌打来，又不见人。必然是这贼道有妖法的，不要只管在这里缠了，我们带了这两个小厮径送到县里去罢。众人说：“我们被活鬼弄这一日，肚里也饿了，做些饭吃了去见官。”陈林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

钱氏带着疼，就在房里打米出来，去厨下做饭。石丢儿说：“小牛吃打坏了，我去做。”走到厨下，看见风炉子边有两坛好酒在那里，又看见几只鸡在灶前，丢儿又说道：“且杀了吃。”这里方要淘米做饭，且说赛儿对正寅说：“你耍了两次，我只文耍一耍。”正寅说：“怎么叫做文耍？”赛儿说：“我做出你看。”石丢儿一头烧着火，钱氏做饭，一头拿两只鸡来杀了，破洗了，放在锅里煮。那饭也却好将次熟了。赛儿就扒些灰与鸡粪，放在饭锅里，搅得匀了，依先盖了锅。鸡在锅里正滚得好，赛儿又挽几杓水浇灭灶里火。丢儿起去作用，并不晓得灶底下的事。此时众人也有在堂前坐的，也有在房里寻东西出来的。丢儿就把这两坛好酒提出来，开了泥头，就兜一碗好酒先敬陈林吃。陈林说：“众位都不曾吃，我如何先吃？”丢儿说：“老兄先尝一尝。”随后又敬，陈林吃过了。丢儿又兜一碗，送马绶吃。陈林说：“你也吃一碗。”丢儿又倾一碗，正要吃时，被赛儿劈手打一下，连碗都打坏。赛儿就走一边。三个人说道：“作怪！就是这贼道的妖法。”三个说：“不要吃了。留这酒，待众人来同吃。”众人看不见赛儿，赛儿又去房里，拿出一个夜壶来，每坛里倾半壶尿在酒里，依先盖了坛头。众人也不晓得。众人又说道：“鸡想必好了，且捞起来切来吃酒。”丢儿揭开锅盖看时，这鸡还是半生半熟，锅里汤也不滚。众人都来埋怨丢儿说：“你不管灶里，故

此鸡也煮不熟。”丢儿说：“我烧滚了一会，又添许多柴，着得好了才去。不晓得怎么不滚？”低倒头去张灶里时，黑洞洞都是水，那里有个火种？丢儿说：“那个把水浇灭了灶里火？”众人说道：“终不然是我们伙里人？必是这贼道又弄神通。我们且把厨里见成下饭，切些去吃酒罢！”众人依次坐定，丢儿拿两把酒壶出来装酒。不开坛罢了，开来时，满坛都是尿骚臭的酒。陈林说：“我们三个吃时，是喷香的好酒，如何是恁的！必然那个来偷吃，见浅了，心慌撩乱，错拿尿做水，倒在坛里。”众人鬼厮闹。

赛儿、正寅两个，看了只是笑。赛儿对正寅说：“两个人被缚在柱子上了一日了，肚里饥。趁众人在堂前，我拿些点心下饭与他吃。”又拿些碎银子与两个，来到柱边，傍着天然耳边轻轻的说：“不要慌，若到官直说，不要赖了吃打，我自来救你。东西、银子，都在这里。”天然说：“全望奶奶救命。”赛儿去了。

众人说：“酒便吃不得了，败杀老兴，且胡乱吃些饭罢。”丢儿厨下去盛饭，都是乌黑，臭的闻也闻不得，那里吃得？说道：“又着这贼道的手了。可恨这厮无礼，被他两个侮弄这一日。我们带这两个尿鳖送去县里，添差人来拿人。”一起人开了门，走出去。

只因里面嚷得多时了，外边晓得是捉奸，看的老幼男妇，立满在街上。只见人丛里缚着两个俊俏后生，又见陈林妻子跟在后头，只道是了。一齐抬起砖头土块来，口里喊着，望钱氏、两个道童乱打将来。那时那里分得清洁？钱氏吃得头开额破。救得脱，一道烟逃走去了。

一行人离了石麟街，径往县前来。正值相公坐晚堂点卯。众人等点了卯，一齐跪过去，禀知县相公。从沈公做脚，赛儿、正寅通奸，妖法惑众，扰害地方情由，说了一遍。“两个正犯脱逃，只拿得为从的两个董天然、王小玉送在这里。”知县相公就问董天然两个道：“你直说，我不拷打你。”董天然答应道：“不须拷打，小人只直说，不敢隐情。”备细都招了。知县对众人说：“这奸夫淫妇还躲在家里。”就差兵快头吕山、夏盛两个，带领一千余人，押着这一千人，认拿正犯。两个小厮权且收监。

吕山领了相公台旨，出得县门时，已是一更时分。与众人商议道：“虽是相公立等的公事，这等乌天黑地，去那里敲门打户惊觉他，他又遁了去，怎生回相公的话？不若我们且不要惊动他，去他门外埋伏，等待天明了拿他。”众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又请吕山两个到熟的饭铺里，赊些酒饭吃了，都到赛儿门首埋伏，连沈公也不惊动他，怕走了消息。

且说姚虚玉、孟清两个，在庙见说师傅有事，恰好走来打听。赛儿见众人已去，又见这两个小厮，问得是正寅的人，放他进来，把门关了，且去收拾房里。一个收拾厨下，做饭吃了。对正寅说：“这起男女去县禀了，必然差人来拿，我与你终不成坐待死。预先打点在这里，等他那悔气的来着毒手。”赛儿就把符咒、纸人马、旗仗打点齐备了，两个自去宿歇。

直待天明起来，梳洗饭毕了，叫孟清去开门。孟清开得门，只见吕山那伙人一齐跑进来。孟清见了，慌忙转过身，望里面跑，口里一头叫。赛儿看见兵快来拿人，嘻嘻的笑，拿出二三十纸人马来，望空一撒，叫声：“变！”只见纸人都变做彪形大汉，各执枪刀，就里面杀出来。又叫姚虚玉把小皂旗

点卯——旧时官署卯时（相当现在五时至七时）开始办公，长官按册呼名称“点卯”，犹如说点名。

兵快头——巡捕头目。

招动，只见一道黑气从屋里卷出来。吕山两个还不晓得，只管催人赶入来，早被黑气遮了，不看见人。赛儿是王元椿教的武艺，尽去得，被赛儿一剑一个，都斫下头来。众人见势头不好，都慌了，转身齐跑。前头走的还跑了几个，后头走的，反被前头的拉住，一时跑不脱。赛儿说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”随手杀将去。也被正寅用棍打死了好几个。又去追赶前头跑得脱的，直喊杀过石麟桥去。

赛儿见众人跑远了，就在桥边收了兵。回来对正寅说：“杀的虽然杀了，走的必去禀知县，那厮必起兵来杀我们。我们不先下手，更待何时？”就带上盔甲，变二三百纸人马，竖起七星旗号来招兵。使人叫道：“愿来投兵者，同去打开库藏，分取钱粮财宝！”街坊远近人因昨日这番，都晓得赛儿有妖法，又见变得人马多了，道是气概兴旺。城里城外人喉极的，齐来投他。有地方豪杰方大、康昭、马效良、戴德如四人为头，一时聚起二三千人。又抢得两匹好马，来与赛儿、正寅骑。鸣锣擂鼓，杀到县里来。

说这史知县听见走的人说赛儿杀死兵快一节，慌忙请典史来商议时，赛儿人马早已跑入县来，拿住知县、典史。就打开库藏门，搬出金银来，分给与入。监里放出董天然、王小玉两个；其余狱囚，尽数放了。愿随顺的，共有七八十人。到申未时，有四个人原是放响马的，风闻赛儿有妖法，都来归顺赛儿。此四人叫做郑贯、王宪、张天禄、祝洪，各带小娄罗，共有二千馀名，又有四五十匹好马。赛儿见了，十分欢喜。这郑贯，不但武艺出众，更兼谋略过人，来禀赛儿说道：“这是小县，僻在海角头。若坐守日久，朝廷起大军，把青州口塞住了，钱粮没得来，不须厮杀，就坐困死了。这青州府人民稠密，钱粮广大，东据南徐之险，北控渤海之利，可战可守。兵贵神速，莱阳县虽破，离青州府颇远，一日之内，消息未到。可乘此机会，连夜去袭了，权且安身。养成蓄锐，气力完足，可以横行。”赛儿说：“高见。”每人各赏元宝二锭，四表礼，权受都指挥，说：“待取了青州，自当升赏重用。”四人去了。

赛儿就到后堂，叫请史知县、徐典史出来，说道：“本府知府是你至亲，你可与我写封书。只说这县小，我在这里安身不得，要过东去打汶上县，必由府里经过。恐有疏虞，特着徐典史领三百名兵快，协同防守。你若替我写了，我自厚赠盘缠，连你家眷同送回去。”知县初时不肯，被赛儿逼勒不过，只得写了书。赛儿就叫兵房吏做角公文，把这私书都封在文书里，封筒上用个印信。仍送知县、典史软监在衙里。赛儿自来调方大、康昭、马效良、戴德如四员骁将，各领三千人马，连夜悄悄的到青州曼草坡，听候炮响，都到青州府东门策应。又寻一个像徐典史的小卒，着上徐典史的纱帽、圆领，等候赛儿。又留一班投顺的好汉，协同正寅守着莱阳县。自选三百精壮兵快，并董天然、王小玉二人，指挥郑贯四名，各与酒饭了。赛儿全装披挂，骑上马，领着人马连夜起行。

行了一夜，来到青州府东门时，东方才动，城门也还未开。赛儿就叫人拿着这角文书，朝城上说：“我们是莱阳县差捕衙里来下文书的。”守门军

尽去得——满可应付。

响马——指旧时专门拦截客商的强盗，因动手前先放响箭，故得名。

东据南徐之险——此句疑有误，古代曾以京口为南徐州，青州以东无“南徐”之称。或当作“南据东徐之险”，南朝宋置东徐州，治所在今山东沂水县，恰在青州之南，且有沂山作屏障，堪称为“险”。

就放下篮来，把文书吊上去。又晓得是徐典史，慌忙拿这文书，径到府里来。正值知府温章坐衙，就跪过去，呈上文书。温知府拆开文书，看见印信图书都是真的，并不疑忌。就与递文书军说：“先放徐典史进来。兵快人等，且住着在城外。”守门军领知府钧语，径来开门。说道：“太爷只叫放徐老爹进城，其余且不要入去。”赛儿叫人答应说：“我们走了一夜，才到得这里，肚饿了，如何不进城去寻些吃？”三百人一齐都踉入门里去，五六个人怎生拦得住？一搅入得门，就叫人把住城门。一声炮响，那曼草坡的人马，都趲入府里来，填街塞巷。赛儿领着这三百人，真个是疾雷不及掩耳，杀入府里来。知府还不晓得，坐在堂上等徐典史。见势头不好，正待起身要走，被方大赶上，望着温知府一刀，连肩砍着，一交跌倒，在地下挣命。又复一刀，就割下头来，提在手里，叫道：“不要乱动！”惊得两廊门隶人等，尿流屁滚，都来跪下。康昭一伙人，打入知府衙里来，只获得两个美妾，家人并媳妇共八名。同知、通判都越墙走了。赛儿就挂出安民榜子，不许诸色人等抢掳人口、财物，开仓赈济，招兵买马。随行军官兵将都随功升赏。莱阳知县、典史，不负前言，连他家眷放了还乡，俱各抱头鼠窜而去，不在话下。

只见指挥王宪，押两个美貌女子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。这个后生比这两个女子更又标致，献与赛儿。赛儿问王宪道：“那里得来的？”王宪禀道：“在孝顺街绒线铺里萧家得来的。这两个女子，大的叫做春芳，小的叫做惜惜，这小厮叫做萧韶：三个是姐妹兄弟。”赛儿就将这大的赏与王宪做妻子；看上了萧韶，欢喜，倒要偷他。与萧韶说：“你姐妹两个，只在我身边服事，我自看待你。”赛儿又把知府衙里的两个美妾紫兰、香娇，配与董天然、王小玉。赛儿也自叫萧韶去宿歇。说这萧韶，正是妙年好头上，带些惧怕，夜里尽力奉承赛儿，只要赛儿欢喜。赛儿得意非常，两个打得热了，一步也离不得萧韶，那里记挂何正寅？

且说府里有个首领官周经历，叫做周雄。当时逃出府，家眷都被赛儿软监在府里。周经历躲了几日，没做道理处，要保全老小，只得假意来投顺赛儿。见赛儿下个礼，说道：“小官原是本府经历，自从奶奶得了莱阳县、青州府，爱军惜民，人心悦服，必成大事。经历去暗投明。家眷俱蒙奶奶不杀之恩，周某自当倾心竭力，图效犬马。”赛儿见他说话家眷在府里，十分疑也只有五六分，就与周经历商议守青州府，并取傍县的事务。周经历说：“这府上倚滕县，下通临海卫，两处为青府门户。若取不得滕县与这卫，就如没了门户的一般，这府如何守得住？实不相瞒，这滕县许知县是经历姑表兄弟，经历去，必然说他来降。若说得滕县下了，这临海卫就如没了一臂一般，他如何支撑得住？”赛儿说：“若得如此，事成与你同享富贵。家眷我自好好的供养在这里，不须记挂。”周经历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恐他那里做了手脚。”赛儿忙拨几个伴当，一匹好马，就送周经历起身。

周经历来到滕县，见了许知县。知县吃一惊，说：“老兄如何走得脱来到这里？”周经历将假意投顺赛儿，赛儿使来说降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许知县回话道：“我与你虽是假意投顺，朝廷知道，不是等闲的事。”周经历道：“我们一面去约临海卫戴指挥同降，一面申闻各该抚按上司，计取赛儿。日后复了地方，有何不可？”许知县忙使人去请戴指挥，来见周经历。三个商议伪降计策定了。许知县又说：“我们先备些金花表礼羊酒去贺，说离不得

钧语——犹如说口头指示。钧，下级对上级的敬辞。

地方，恐有疏失。”周经历领着一行拿礼物的人来见赛儿，递上降书。赛儿接着降书看了，受了礼物，伪升许知县为知府，戴指挥做都指挥，仍着二人各照旧守着地方。戴指挥见了这伪升的文书，就来见许知县，说：“赛儿必然疑忌我们，故用阳施阴夺的计策。”许知县说道：“贵卫有一班女乐小侑儿，不若送去与赛儿做谢礼，就做我们里应外合的眼目。”戴指挥说：“极妙！”就回衙里，叫出女使王娇莲、小侑头儿陈鸚儿来，说：“你二人是我心腹，我欲送你们到府里去，做个反间细作。若得成功，升赏我都不要，你们自去享用富贵。”二人都欢喜应允了。戴指挥又做些好锦绣鲜明衣服、乐器，县、卫各差两个人，送这两班人来，献与赛儿。且看这歌童舞女如何？诗云：

舞袖香茵第一春，清歌婉转貌超群。

剑霜飞处人星散，不见当年劝酒人。

赛儿见人物标致，衣服齐整，心中欢喜。都受了，留在衙里，每日吹弹歌舞取乐。

且说赛儿与正寅相别半年有余，时值冬尽年残，正寅欲要送年礼与赛儿，就买些奇异吃食，蜀锦文葛，金银珍宝，装做一二十小车，差孟清同车脚人等送到府里来。世间事最巧，也是正寅合该如此。两月前，正寅要去奸宿一个女子，这女子苦苦不从，自缢死了。怪孟清说是“唐奶奶起手的，不可背本，万一知道，必然见怪”，谏得激切，把孟清一顿打得几死；却不料孟清仇恨在心里。孟清领着这车从，来到府里见赛儿。赛儿一见孟清，就如见了自家里人一般，叫进衙里去安歇。孟清又见董天然等都有好妻子，又有钱财，自思道：“我们一同起手的人，他两个有造化，落在这里。我如何能勾也同来这里受用？”自思量道：“何不将正寅在县里的所为，说他一番？倘或赛儿欢喜，就留在衙里，也不见得！”

到晚，赛儿退了堂来到衙里，乘间叫过孟清，问正寅的事。孟清只不做声。赛儿心疑，越问得紧，孟清越不做声。问不过，只得哭将起来。赛儿就说道：“不要哭，必然在那里吃亏了。实对我说，我也不打发你去了。”孟清假意口里咒着道：“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爷爷在县里，每夜捱去排门轮要两个好妇人好女子，送在衙里歇。标致得紧的多歇几日，少不中意的，一夜就打发出来。又娶了个卖唱的妇人李文云。时常乘醉打死人，每日又要轮坊的一百两坐堂银子。百姓愁怨思乱，只怕奶奶这里，不敢。两月前，蒋监生有个女子，果然生得美貌。爷爷要奸宿他，那女子不从，逼迫不过，自缢死了。小人说：‘奶奶怎生看取我们，别得半年，做出这勾当来，这地方如何守得住？’怪小人说，将小人来吊起，打得几死，半月扒不起来。”赛儿听得说了，气满胸膛，顿着足说道：“这禽兽忘恩负义，定要杀这禽兽，才出得这口气！”董天然并伙妇人都来劝道：“奶奶息怒！只消取了老爷回来便罢。”赛儿说：“你们不晓得这般事。从来做事的人，一生嫌隙，不知伙并了多少！如何好取他回来？”一夜睡不着。

次日来堂上，赶开人，与周经历说：正寅如此淫顽不法，全无仁义，要

小侑(yòu又)儿——旧时专以陪侍别人饮酒作乐的年轻男女。

排门——逐家、挨门挨户。

坊——这里指市街、村镇。

伙并——同伙相残。

自领兵去杀他。周经历回话道：“不知这话从那里得来的，未知虚实。倘或是反间，也不可。地方重大，方才取得，人心未固，如何轻易自相厮杀？不若待周雄同个奶奶的心腹去访得的实，任凭奶奶裁处也不迟。”赛儿道：“说得极是，就劳你一行。若访得的实，就与我杀了那禽兽。”周经历又说道：“还得几个同去才好。若周雄一个去时，也不济事。”赛儿就令王宪、董天然领一二十人去，又把一口刀与王宪，说：“若这话是实，你便就取了那禽兽的头来。违误者以军法从事！”又与郑贯一角文书：“若杀了何正寅，你就权摄县事。”一行人辞别了赛儿，取路望莱阳县来。

周经历在路上，还恐怕董天然是何道的人，假意与他说：“何公是奶奶的心腹，若这事不真，谢天地，我们都好了。若有这话，我们不下手时，奶奶要军法从事。这事如何处？”董天然说：“我那老爷是个多心的人，性子又不好，若后日知道你我去访他，他必仇恨。羹里不着饭里着，倒遭他毒手。若果有事，不若奉法行事，反无后患。”郑贯打着鞞鼓儿，巴不得杀了何正寅，他要权摄县事。周经历见众人都是为赛儿的，不必疑了。又说：“我们先在外边访得的确。若要下手时，我捻须为号，方可下手。”一行人入得城门，满城人家，都是咒骂何正寅的。董天然说：“这话真了。”一行径入县里来见何正寅。正寅大落落坐着，不为礼貌。看着董天然说：“拿得甚么东西来看我？”董天然说：“来时慌忙，不曾备得，另差人送来。”又对周经历说：“你们来我这县里来何干？”周经历假小心，轻轻的说：“因这县里有人来告奶奶，说大人不肯容县里女子出嫁，钱粮又比较得紧，因此奶奶着小官来禀上。”正寅听得这话，拍案高喷，大骂道：“泼贱婆娘！你亏我夺了许多地方，享用快活。必然又搭上好的了，就这等无礼。你这起人，不晓得事体，没上下的！”王宪见不是头，紧紧的帮着周经历，走近前说：“息怒消停，取个长便，待小官好回话。”正寅又说道：“不取长便，终不成不去回话！”周经历把须一捻，王宪就人嚷里拔出刀来，望何正寅项上一刀，早斫下头来，提在手里，说：“奶奶只叫我们杀何正寅一个，余皆不问。”郑贯就把权摄的文书来晓谕各人。就把正寅先前强留在衙里的妇人女子都发出，着娘家领回，轮坊银子也革了。满城百姓，无不欢喜。衙里有的是金银，任凭各人取了些，又拿几车并绫段，送到府里来。周经历一起人到府里回了话，各人自去方便，不在话下。

说这山东巡按金御史，因失了青州府，杀了温知府，起本到朝廷。兵部尚书按着这本是地方重务，连忙转奏朝廷。朝廷就差总兵官傅奇充兵马副元帅，两个游骑将军黎晓、来道明充先锋，领京军一万，协同山东巡抚都御史杨汝待，克日进剿扑灭。钱粮兵马，除本省外，河南、山西两省，任从调用。傅总兵带领人马来到总督府，与杨巡抚一班官军说朝廷紧要擒拿唐赛儿一节。杨巡抚说：“唐赛儿妖法通神，急难取胜。近日周经历与滕县许知县、临海卫戴指挥诈降。我们去打他后面莱阳县，叫戴指挥、许知县从那青州府后面杀出来，叫他首尾不能相顾，可获全胜。”杨巡抚说：“此计大妙。”傅总兵就分五千人马与黎晓充先锋，来取莱阳县。又调都指挥杜总、吴秀，指挥六员——高雄、赵贵、赵天汉、崔球、密宣、郭谨，各领新调来二万人

打着鞞鼓儿——也叫“敲边鼓”，本指奏乐中击鼓点儿配合演奏，借喻从旁帮腔。

大落落——又作“大刺刺”，大模大样、自以为是的样子。

长便——妥善的办法。

马，离莱阳县二十里下寨，次日准备厮杀。

郑贯得了这个消息，闭上城门，连夜飞报到府里来。赛儿接得这报子，就集各将官说：“如今傅总兵领大军来征剿我们，我须亲自领兵去杀退他。”着王宪、董天然守着这府，又调马效良、戴德如各领人马一万，去滕县、临海卫三十里内，防备袭取的人马，就是滕县、临海卫的人马也不许放过来。周经历暗地叫苦，说：“这妇人这等利害！”赛儿又调方大领五千人马先行，随后赛儿自也领二万人马到莱阳县来。离县十里，就着个大营，前、后、左、右、正中五寨，又置两支游兵在中营。四下里摆放鹿角、蒺藜、铃索齐整，把辕门闭上。造饭吃了，将息一回，就有人马来冲阵，也不许轻动。

且说黎先锋领着五千人马，喊杀半日，不见赛儿营里动静，就着人来禀总兵，如此如此。傅总兵同杨巡抚领一班将官到阵前来，扒上云梯，看赛儿营里布置整齐，兵将猛勇，旗帜鲜明，戈戟光耀，褐罗伞下坐着那个英雄美貌的女将。左右立着两个年少标致的将军，一个是萧韶，一个是陈鸚儿，各拿一把小七星皂旗。又有两个俊俏女子，都是戎装，一个是萧惜惜，捧着一口宝剑；一个是王娇莲，捧着一袋弓箭。营前树着一面七星玄天上帝皂旗，飘扬飞绕。总兵看得呆了，走下云梯来，令先锋领着高雄、赵贵、赵天汉、崔球等，一齐杀入去，且看赛儿如何。诗云：

剑光动处见玄霜，战罢归来意气狂。

堪笑古今妖妄事，一场春梦到高唐。

赛儿就开了辕门，令方大领着人马也杀出来，正好接着。两员将斗不到三合，赛儿不慌不忙，口里念起咒来，两面小皂旗招动，那阵黑气从寨里卷出来，把黎先锋人马罩得黑洞洞的，你我不看见。黎晓慌了手脚，被方大拦头一方天戟，打下马来，脑浆奔流。高雄、赵天汉俱被拿了。傅总兵见先锋不利，就领着败残人马，回大营里来纳闷。方大押着，把高雄两个解入寨里见赛儿。赛儿道：“监候在县里，我回军时发落便了。”赛儿又与方大说：“今日虽赢得他一阵，他的大营人马还不损折，明日又来厮杀。不若趁他喘息未定，众人慌张之时，我们赶到，必获全胜。”留方大守营，令康昭为先锋，赛儿自领一万人马，悄悄的赶到傅总兵营前，呐声喊，一齐杀将入去。傅总兵只防赛儿夜里来劫营，不防他日里乘势就来，都慌了手脚，厮杀不得。傅总兵、杨巡抚二人骑上马，往后逃命。二万五千人，杀不得一二千人，都齐齐投降。又拿得千馀匹好马，钱粮器械，尽数搬掳，自回到青州府去了。

军官有逃得命的，跟着傅总兵到都堂府来商议，再欲起奏，另自添遣兵将。杨巡抚说：“没了三四万人马，杀了许多军官，朝廷得知，必然加罪我们。我晓得滕县许知县是个清廉能干忠义的人，与周经历、戴指挥委曲协同，要保这地方无事，都设计诈降。而今周经历在贼中，不能得出。许、戴二人，原在本地方，不若密密取他来，定有破敌良策。”傅总兵慌忙使人请许知县、戴指挥到府，计议要破赛儿一事。许知县近前轻轻的与傅总兵、杨巡抚二人说：“如此如此，不出旬日，可破赛儿。”傅总兵说：“若得如此，我自当保奏升赏。”许知县辞了总制，回到县里，与戴指挥各备礼物，各差个的当心腹人来贺赛儿，就通消息与周经历。

却不知周经历先有计了。元来周经历见萧韶甚得赛儿之宠，又且乖觉聪

鹿角、蒺藜、铃索——均为旧时营寨的防卫设施。鹿角为带枝杈的木桩，蒺藜为铁制带刺物，铃索为报警装置。

明，时时结识他，做个心腹，着实奉承他。萧韶不过意，说：“我原是治下子民，今日何当老爷如此看觑？”周经历说：“你是奶奶心爱的人，怎敢怠慢？”萧韶说道：“一家被害了，没奈何偷生，甚么心爱不心爱！”周经历道：“不要如此说。你姐妹都在左右，也是难得的。”萧韶说：“姐姐嫁了个响马贼；我虽在被窝里，也只是伴虎眠，有何心绪？妹妹只当得丫头。我一家怨恨，在何处说！”周经历见他如此说，又说：“既如此，何不乘机反邪归正？朝廷必有酬报。不然，他日一败，玉石俱焚。你是同衾共枕之人，一发有口难分了。不要说被害冤仇没处可报。”萧韶道：“我也晓得事体，果然如此。只是没个好计脱身。”周经历说：“你在身伴，只消如此如此。外边接应，都在于我。”却把许、戴来的消息，通知了他。萧韶欢喜，说：“我且通知妹子，做一路则个。”计议得熟了，只等中秋日起手，后半夜点天灯为号。周经历就通这个消息与许知县、戴指挥。这是八月十二日的话。

到十三日，许知县、戴指挥各差能事兵快、应捕，各带士兵军官三四十人，预先去府里四散埋伏，只听炮响，策应周经历拿贼。许知县又密令亲子许德，来约周经历。十五夜放炮夺门的事，都得知了，不必说。且说萧韶姐妹二人，来对王娇莲、陈鸚儿通知外边消息。他两人原是戴家细作，自然留心。

至十五日晚上，赛儿就排筵宴来赏月。饮了一回，只见王娇莲来禀赛儿说：“今夜八月十五日，难得清明，更兼破了傅总兵，得了若干钱粮人马。我等蒙奶奶抬举，无可报答，每人各要与奶奶上寿。”王娇莲手执檀板，唱一歌。歌云：

虎渡三江迅若风，龙争四海竞长空。

光摇剑术和星落，狐兔潜藏一战功。

赛儿听得，好生欢喜，饮过三大杯。女人都依次奉酒，但是不会唱的，就是王娇莲代唱，众人只要灌得赛儿醉了，好行事。陈鸚儿也要上寿。赛儿又说道：“我吃得多了。你们恁的好心，每一人只喝一杯罢。”又饮了二十馀杯，已自醉了。又复歌舞起来，轮番把盏，灌得赛儿烂醉。赛儿就倒在位上。萧韶说：“奶奶醉了，我们扶奶奶进房里去罢。”萧韶抱住赛儿，众人齐来相帮，抬进房里床上去。萧韶打发众人出来，就替赛儿脱了衣服，盖上被，拴上房门。众人也自去睡；只有与谋知因的人都不睡，只等赛儿消息。萧韶又恐假醉，把灯剔得明亮，仍上床来搂住赛儿，扒在赛儿身上，故意着实耍戏，赛儿那里知得，被萧韶舞弄得久了。料算外边人都睡静了，自想道：“今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”起来慌忙再穿上衣服，床头拔出那口宝刀来，轻轻的掀开被来，尽力朝着赛儿项上，剁一刀来，连肩斫做两段。赛儿醉得凶了，一动也动不得。

萧韶慌忙走出房来，悄悄对妹妹、王娇莲、陈鸚儿说道：“赛儿被我杀了！”王娇莲说：“不要惊动董天然这两个，就暗去袭了他。”陈鸚儿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拿着刀来敲董天然的房门，说道：“奶奶身子不好，你快起来！”董天然听得这话，就瞌睡里慌忙披着衣服，来开房门。不防备被陈鸚儿手起刀落，斫倒在房门边挣命；又复一刀，就放了命。这王小玉也醉了，不省人事，众人把来杀了。众人说：“好到好了，怎么我们得出去？”萧韶说：“不要慌，约定的。”就把天灯点起来，扯在灯竿上。

不移时，周经历领着十来名火夫，平日收留的好汉，敲开门，一齐涌入衙里来。萧韶对周经历说：“赛儿、董天然、王小玉都杀了。这衙里人都是

被害的，望老爷做主。”周经历道：“不须说。衙里的金银财宝，各人尽力拿了些；其余山积的财物，都封锁了入官。”周经历又把三个人头割下来，领着萧韶一起，开了府门，放个铙。只见兵快应捕，共有七八十人，齐来见周经历，说：“小人们是县卫两处差来兵快，策应拿强盗的。”周经历说：“强盗多拿了，杀的人头在这里。都跟我来。”到得东门城边，放三个炮，开得城门，许知县、戴指挥各领五百人马，杀入城来。周经历说：“不关百姓事。赛儿杀了，还有馀党不曾剿灭。”各人分投去杀。

且说王宪、方大听得炮响，都起来，不知道为着甚么。正没做道理处，周经历领的人马，早已杀入方大家里来。方大正要问备细时，被侧边一枪搠倒，就割了头。戴指挥拿得马效良、戴德如；阵上许知县杀死康昭、王宪一十四人。沈印时两月前害疫病死了，不曾杀得。又恐军中有变，急忙传令：只杀有职事的，小卒良民一概不究。多属周经历招抚。

许知县对众人说：“这里与莱阳县相隔四五十里，他那县里未便知得。兵贵神速，我与戴大人连夜去袭了那县，留周大人守着这府。”二人就领五千人马，杀奔莱阳县来。假说道：“府里调来的军，去取傍县的。”城上径放入县里来。郑贯正坐在堂上，被许知县领了兵齐抢入去，将郑贯杀了。张天禄、祝洪等慌了，都来投降。把一千人犯解到府里监禁，听候发落。安了民，许知县仍回到府里，同周经历、萧韶一班，解赛儿等首级来见傅总兵、杨巡抚，把赛儿事说一遍。傅总兵说：“足见各官神算。”称誉不已。就起奏捷本，一边打点回京。

朝廷升周经历做知州，戴指挥升都指挥，萧韶、陈鸚儿各授个巡检，许知县升兵备副使。各随官职大小，赏给金花银子表礼。王娇莲、萧惜惜等，俱着择良人为聘。其余的在赛儿破败之后投降的，不准投首，另行问罪。此可为妖术杀身之鉴。有诗为证：

四海纵横杀气冲，无端女寇犯山东。
吹箫一夕妖氛尽，月缺花残送落风。

铙（chò ng 冲去声）——旧时的一种火炮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二
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

词云：

丈夫只手把吴钩，欲斩万人头。如何铁石，打成心性，却为花柔？

君看项籍并刘季，一怒使人愁。只因撞着，虞姬戚氏，豪杰都休。

这首词是昔贤所作，说着人生世上“色”字最为要紧。随你英雄豪杰、杀人不眨眼的铁汉子，见了油头粉面，一个袋血的皮囊，就弄软了三分。假如楚霸王、汉高祖，分争天下，何等英雄！一个临死不忘虞姬，一个酒后不忍戚夫人，仍旧做出许多缠绵景状出来。何况以下之人！风流少年，有情有趣的，牵着一个“色”字，怎得不荡了三魂，走了七魄？却是这一件事关着阴德极重。那不肯淫人妻女，保全人家节操的人，阴受厚报，有发了高魁的，有享了大禄的，有生了贵子的，往往见于史传，自不消说。至于贪淫纵欲，使心用腹，污秽人家女眷，没有一个不减寿夺禄，或是妻女见报，阴中再不饶过的。

且如宋淳熙末年间，舒州有个秀才刘尧举，表字唐卿，随着父亲在平江做官。是年正当秋荐，就依随任之便，雇了一只船，往秀州赴试。开了船，唐卿举目向梢头一看，见了那持楫的，吃了一惊。元来是十六七岁一个美貌女子，鬢鬟弹媚，眉眼含娇，虽只是荆布淡妆，种种绰约之态，殊异寻常。女子当梢而立，俨然如海棠一枝，斜映水面。唐卿观之不足，看之有馀，不觉心动。在舟中密密体察光景，晓得是船家之女。称叹道：“从来说‘老蚌出明珠’，果有此事！”欲待调他一二句话，碍着他的父亲同在梢头行船，恐怕识破；妆做老成，不敢把眼正觑梢上，却时时偷看他一眼。越看越媚，情不能禁。心生一计，只说舟重行迟，赶路不上，要船家上去帮扯纤。元来这只船上老儿为船主，一子一女相帮。是日儿子三官保先在岸上扯纤，唐卿定要强他老儿上去了，止是女儿在那里当梢。唐卿一人在舱中，像意好做光了，未免先寻些闲话试问他。他十句里边也回答着一两句，韵致动人。唐卿趁着他说话，就把眼色丢他。他有时含羞敛避，有时正颜拒却。及至唐卿看了别处，不来兜搭了，却又说句把冷话，背地里忍笑，偷眼斜盼着唐卿。正是明中妆样，暗地撩人，一发叫人当不得，要神魂飞荡了。唐卿思量要大大撩拨他一撩拨，开了箱子，取出一条白罗帕子来，将一个胡桃系着，绾上一个同心结，抛到女子面前。女子本等看见了，故意假做不知，呆着脸，只自当橹。唐卿恐怕女子真个不觉，被人看见，频频把眼送意，把手指着，要他收取。女子只是大刺刺的在那里，竟像个不会意的。看看船家收了纤，将要下船，唐卿一发着急了，指手画脚。见他只是不动，没个是处，倒懊悔不及，

吴钩——古代吴地所制的一种弯形刀，刃极锋利，此代称精良兵器。

项籍并刘季——项羽和刘邦。项羽名籍，封西楚霸王，宠爱虞姬；刘邦字季，即汉高祖，宠爱戚氏。

淳熙——宋孝宗赵 年号，公元 1174—1189 年。

舒州——治所在今安徽省潜山县。

平江——这里指宋代平江府，治所在今江苏省吴县。

秋荐——秋试，亦即乡试。

秀州——治所在今浙江省嘉兴市。

弹（du 朵）——下垂的样子。

兜搭——攀谈、纠缠。

恨不得伸出一只长手，仍旧取了过来。船家下得舱来，唐卿面挣得通红，冷汗直淋，好生置身无地。只见那女儿不慌不忙，轻轻把脚伸去帕子边，将鞋尖勾将过来，遮在裙底下了。慢慢低身倒去，拾在袖中，腆着脸，对着水外只是笑。唐卿被他急坏，却又见他正到利害头上，如此做作，遮掩过了，心里私下感他，越觉得风情着人。自此两下多有意了。

明日复依昨说，赶那船家上去，两人扯纤。唐卿便老着脸皮，谢女子道：“昨日感卿包容。不然，小生面目难施了。”女子笑道：“胆大的人，元来恁地虚怯么？”唐卿道：“卿家如此国色，如此慧巧，宜配佳偶，方为厮称。今文鹓彩凤，误堕鸡栖中，岂不可惜？”女子道：“君言差矣！红颜薄命，自古如此，岂独妾一人？此皆分定之事，敢生嗟怨！”唐卿一发伏其贤达。自此语话投机，一在舱中，一在梢上，相隔不多几尺路，眉来眼去，两情甚浓。却是船家虽在岸上，回转头来，就看得船上见的。只好话说往来，做不得一些手脚，干热罢了。

到了秀州，唐卿更不寻店家，就在船上作寓。入试时，唐卿心里放这女子不下，题目到手，一挥而就，出院甚早，急奔至船上。只见船家父子两人，趁着舱里无人，身子闲着，叫女儿看好了船，进城买货物去了。唐卿见女儿独在船中，喜从天降，急急跳下船来，问女子道：“你父亲兄弟那里去了？”女子道：“进城去了。”唐卿道：“有烦娘子，移船到静处一话何如？”说罢，便去解缆。女子会意，即忙当橹，把船移在一个无人往来的所在。唐卿便跳在梢上来，搂着女子道：“我方壮年，未曾娶妻，倘蒙不弃，当与子缔百年之好。”女子推逊道：“陋质贫姿，得配君子，固所愿也。但枯藤野蔓，岂敢仰托乔松？君子自是青云之器，他日宁肯复顾微贱？妾不敢承，请自尊重。”唐卿见他说出正经话来，一发怜爱，欲心如火。恐怕强他不得，发起极来，拍着女子背道：“怎么说那较量的话！我两日来，被你牵得我神魂飞越，不能自禁，恨没个机会得与你相近，一快私情。今日天与其便，只吾两人在此，正好恣意欢乐，遂平生之愿。你却如此坚拒，再没有个想头了。男子汉不得如愿，要那性命何用？你昨者为我隐藏罗帕，感恩非浅；今既无缘，我当一死以报。”说罢，望着河里便跳。女子急牵住他衣裾，道：“不要慌，且再商量。”唐卿转身来抱住道：“还商量甚么！”抱至舱里来，同就枕席，乐事出于望外，真个如获珍宝。事毕，女子起身来，自掠了乱发，就与唐卿整了衣。说道：“辱君俯爱，冒耻仰承。虽然一霎之情，义坚金石，他日勿使剩蕊残葩，空随流水。”唐卿道：“承子雅爱，敢负心盟？目今揭晓在即，倘得寸进，必当以礼娶子，贮于金屋。”两人千恩万爱，欢笑了一回。女子道：“恐怕父亲城里出来。”原移船到旧处住了。唐卿假意上岸，等船家归了，方才下船，竟无人知觉此事。谁想：

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

唐卿父亲在平江任上，悬望儿子赴试消息。忽一日晚间得一梦，梦见两个穿黄衣的人，手持一张纸，突然来报道：“天门放榜，郎君已得首荐。”傍边走过一人，急掣了这张纸去，道：“刘尧举近日作了欺心事，已压了一科了。”父亲吃一惊，觉来乃是一梦。思量来得古怪，不知儿子做甚么事。想了此言，未必成名了。果然，秀州揭晓，唐卿不得与荐。元来场中考官道是唐卿文卷好，要把他做头名。有一个考官另看中了一卷，要把唐卿做第二。那个考官不肯，道：“若要做第二，宁可不中；留在下科，不怕不是头名。不可中坏了他。”忍着气，把他黜落了。

唐卿在船等候，只见纷纷嚷乱，各自分头去报喜。唐卿船里静悄悄，鬼也没个走将来。晓得没帐，只是叹气；连那梢上女子，也道是失望了，暗暗泪下。唐卿只得看无人处，把好言安慰他，就用他的船转了。到家见过父母，父亲把梦里话来问他道：“我梦如此，早知你不得中。只是你曾做了甚欺心事来？”唐卿口里赖道：“并不曾做甚事。”却是老大心惊，道：“难道有这样话？”似信不信。

及到后边，得知场里这番光景，才晓得本该得荐，却为阴德上损了，迟了功名。心里有些懊悔，却还念那女子不置。到第二科，唐卿果然领了首荐。感念女子旧约，遍令寻访，竟无下落，不知流泛在那里去了。后来唐卿虽得及第，终身以此为恨。

看官，你看刘唐卿只为此一着之错，罚他蹉跎了一科，后边又不得团圆。盖因不是他姻缘，所以阴鹭越重了。奉劝世上的人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淫乱人家妇女。古人说得好：

我不淫人妻女，妻女定不淫人。

我若淫人妻女，妻女也要淫人。

而今听小子说一个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，辗转果报的话。元朝沔州原上有个大家子，姓铁，名镡，先祖为绣衣御史，娶妻狄氏，姿容美艳，名冠一城。那汉沔风俗，女子好游，贵宅大户，争把美色相夸。一家娶得个美妇，只恐怕别人不知道，倒要各处去卖弄张扬，出外游耍，与人看见。每每花朝月夕，士女喧阗，稠人广众，挨肩擦背，目挑心招，恬然不以为意。临晚归家，途间一一品题，某家第一，某家第二。说着好的，喧哗谗浪，彼此称羨，也不管他丈夫听得不听得。就是丈夫听得了，也道是别人赞他妻美，心中暗自得意。便有两句取笑了他，总是不在心上的。到了至元、至正年间，此风益甚。铁生既娶了美妻，巴不得领了他各处去摇摆。每到之处，见了的无不啧啧称赏。那与铁生相识的，调笑他，夸美他，自不必说。只是那些不曾识面的，一见了狄氏，问知是铁生妻子，便来扭相知，把言语来撩拨，酒食来撺哄，道他是有缘之人，有福之人，大家来奉承他。所以铁生出门，不消带得本钱在身边，自有这一班人扳他去吃酒吃肉，常得醉饱而归。满城内外人，没一个不认得他，没一个不怀一点不良之心，打点勾搭他妻子。只是铁生是个大户人家，又且做人有些性气刚狠，没个因由，不敢轻惹得他，只好干咽唾沫，眼里口里，讨些便宜罢了。

古人两句说得好：

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。

狄氏如此美艳，当此风俗，怎容得他清清白白过世？自然生出事体来。又道是“无巧不成话”，其时同里有个人，姓胡，名绥，有妻门氏，也生得十分娇丽。虽比狄氏略差些儿，也算得上等姿色，若没有狄氏在面前，无人再赛得过了。这个胡绥亦是个风月浪荡的人，虽有了这样好美色，还道是让狄氏这一分，好生心里不甘伏。谁知铁生见了门氏，也羡慕他，思量一网打尽，两美俱备，方称心愿。因而两人各有欺心，彼此交厚，共相结纳，意思便把

沔州——元代沔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勉县。

绣衣御史——侍御史中掌治狱的官员。

扭(yà 亚)相知——硬要引为知己朋友。扭，吴方言中指硬把东西塞给人家或卖给人家。

“慢藏”二句——引用《易·系辞》原话，大意是说：保管疏忽就招致盗窃；妖艳的打扮易招致淫乱。

妻子大家兑用一用，也是情愿的。铁生性直，胡生性狡。铁生在胡生面前，时常露出要勾上他妻子的意思来。胡生将计就计，把说话曲意倒在铁生怀里，再无推拒。铁生道是胡生好说话，毕竟可以图谋；不知胡生正要乘此机会，营勾狄氏，却不漏一些破绽出来。

铁生对狄氏道：“外人都道你是第一美色。据我所见，胡生之妻也不下于你。怎生得设个法儿，到一到手，人生一世，两美俱为我得，死也甘心。”狄氏道：“你与胡生恁地相好，把话实对他说不得？”铁生道：“我也曾微露其意，他也不以为怪，却是怎好直话得出？必是你替我做个牵头才弄得成，只怕你要吃醋捻酸。”狄氏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妒心的，可以帮衬处，无不帮衬。却有一件：女人的买卖，各自门，各自户，如何能到惹得他？除非你与胡生内外通家，出妻见子，彼此无忌，时常引得他到我家里来，方好觑个机会，弄你上手。”铁生道：“贤妻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从此愈加结识胡生，时时引他到家里吃酒，连他妻子请将过来，叫狄氏陪着。外边广接名姬狎客，调笑戏谑，一来要奉承胡生喜欢，二来要引动门氏情性。但是宴乐时节，狄氏引了门氏在里面帘内窥看。看见外边淫昵褻狎之事，无所不为，随你石人也要动火。

两生心里，各怀着一点不良之心，多各卖弄波俏，打点打动女佳人。谁知里边看的女人，先动火了一个。你道是谁？元来门氏虽然同在那里窥看，到底是做客人的，带些拘束，不像狄氏自家屋里，恣性瞧看，惹起春心。那胡生比铁生，不但容貌胜他，只是风流身分，温柔性格，在行气质，远过铁生。狄氏反看上了，时时在帘内露面调情，越加用意支持酒肴，毫无倦色。铁生道是有妻内助，心里快活，那里晓得就中之意？铁生酒后对胡生道：“你我各得美妻，又且两人相好至极，可谓难得。”胡生谦逊道：“拙妻陋质，怎能比得尊嫂生得十全。”铁生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不相上下的了。只是一件，你我各守着自己的，亦无别味。我们做个痴兴不着，彼此更换一用，交收其美，心下何如？”此一句话正中胡生深机，假意答道：“拙妻陋质，虽蒙奖赏，小弟自揣怎敢有犯尊嫂？这个于理不当。”铁生笑道：“我们醉后谗浪至此，可谓忘形之极。”彼此大笑而散。

铁生进来，带醉看了狄氏，抬他下颏道：“我意欲把你与胡家的兑用一兑用，何如？”狄氏假意骂道：“痴乌龟！你是好人家儿女。要偷别人的老婆，到舍着自己妻子身体？亏你不羞，说得出来。”铁生道：“总是通家相好的，彼此便宜何妨？”狄氏道：“我在里头帮衬你凑趣使得，要我做此事，我却不肯。”铁生道：“我也是取笑的说话，难道我真个舍得你不成？我只是要勾着他罢了。”狄氏道：“此事性急不得。你只要攥哄得胡生快活，他未必不像你一般见识，舍得妻子也不见得。”铁生搂着狄氏道：“我那贤惠的娘，说得有理。”一同狄氏进房睡了，不题。

却说狄氏虽有了胡生的心，只为铁生性子不好，想道：“他因一时间思量勾搭门氏，高兴中有此痴话。万一做下了事，被他知道了，后边有些嫌忌起来，碍手碍脚，到底不妙。何如只是用些计较，瞒着他做，安安稳稳快乐不得？”心中算计已定了。

一日，胡生又到铁生家饮酒。此日只他两人，并无外客。狄氏在帘内往来来来，示意胡生。胡生心照了，留量不十分吃酒，却把大瓠劝铁生。哄他

道：“小弟一向蒙兄长之爱，过于骨肉。兄长俯念拙妻，拙妻也仰慕兄长。小弟乘间，下说词说他，已有几分肯了。只要兄长看顾小弟，不消说，先要兄长做百来个妓者东道，请了我，方与兄长图成此事。”铁生道：“得兄长肯赐周全，一千个东道也做。”铁生见说得快活，放开了量，大碗价吃。胡生只把肉麻话哄他吃酒，不多时烂醉了。胡生只做扶他的名头，抱着铁生进帘内来。狄氏正在帘边，他一向不避忌的，就来接手搀扶，铁生已自一些不知。胡生把嘴唇向狄氏脸上做要亲的模样，狄氏就把脚尖儿勾他的脚，声唤使婢艳雪、卿云两人来扶了家主进去。刚剩得胡生、狄氏在帘内，胡生便抱住不放，狄氏也转身来回抱。胡生就求欢道：“渴慕极矣！今日得谐天上之乐，三生之缘也。”狄氏道：“妾久有意，不必多言。”褪下裤来，就在堂中椅上坐了，跷起双脚，任胡生云雨起来。可笑铁生心贪胡妻，反被胡生先淫了妻子。正是：

舍却家常慕友妻，谁知背地已偷期。

卖了馄饨买面吃，恁样心肠痴不痴？

胡生风流在行，放出手段，尽意舞弄。狄氏欢喜无尽，叮嘱胡生不可泄漏。胡生道：“多谢尊嫂不弃小生，赐与欢会。却是尊兄许我多时，就知道了，也不妨碍。”狄氏道：“拙夫因贪贤阍，故有此话。虽是好色心重，却是性刚心直，不可惹他。只好用计赚他，私图快活，方为长便。”胡生道：“如何用计？”狄氏道：“他是个酒色行中人，你访得有甚名妓，牵他去吃酒嫖宿。等他不归来，我与你就好通宵取乐了。”胡生道：“这见识极有理。他方才欲营勾我妻，许我妓馆中一百个东道。我就借此机会，撺掇一两个好妓者，绊住了他，不怕他不留恋。只是怎得许多缠头之费供给他？”狄氏道：“这个多在我身上。”胡生道：“若得尊嫂如此留心，小生拚尽着性命，陪尊嫂取乐。”两个计议定了，各自散去。

元来胡家贫，铁家富，所以铁生把酒食结识胡生，胡生一面奉承，怎知反着其手？铁生家道虽富，因为花酒面上费得多，把膏腴的产业，逐渐费掉了。又遇狄氏搭上了胡生，终日撺掇他去出外取乐，狄氏自与胡生治酒欢会，珍馐备具，日费不赀。狄氏喜欢过甚，毫不吝惜，只乘着铁生急迫，就与胡生内外撺掇他，把产业贱卖了。狄氏又把价钱藏起些，私下奉养胡生。胡生访得有名妓，就引着铁生去入马，置酒留连，日夜不归。狄氏又将平日所藏之物，时时寄些与丈夫，为酒食犒赏之助。只要他不归来，便与胡生畅情作乐。铁生道是妻贤不妒，越加放恣，自谓得意。有两日归来，狄氏见了，千欢万喜，毫无嗔妒之意。铁生感激不胜，梦里也道妻子是个好人。有一日，正安排了酒果，要与胡生享用，恰遇铁生归来。见了说道：“为何置酒？”狄氏道：“晓得你今日归来，恐怕寂寞，故设此等待。已着人去邀胡生来陪你了。”铁生道：“知我心者，我妻也。”须臾胡生果来，铁生又与尽欢，商量的只是衙门中说话。有时醉了，又挑着门氏的话。胡生道：“你如今有此等名姬相交，何必还顾此糟糠之质？果然不嫌丑陋，到底设法上你手罢了。”铁生感谢不尽，却是口里虽如此说，终日被胡生哄到妓家，醉梦不醒，弄得他眼花撩乱，也那有闲日子去与门氏做绰趣工夫？

名头——即名目，此指凭借的缘由。

入马——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这里指宿娼嫖妓。

有两日——吴方言，偶尔。

胡生与狄氏却打得火一般热，一夜也间不的。碍着铁生在家，须不方便。胡生又有一个吃酒易醉的方，私下传授了狄氏，做下了酒，不上十来杯，便大醉软摊，只思睡去。自有了此方，铁生就是在家，或与狄氏，或与胡生，吃不多几杯，已自颓然在旁。胡生就出来，与狄氏换了酒，终夕笑语淫戏，铁生竟是不觉得。有番把归来时，撞着胡生、狄氏正在欢饮。胡生虽悄地避过，杯盘狼藉，收拾不迭。铁生问起狄氏，只说某亲眷到来，留着吃饭；怕你来强酒，吃不过，逃去了。铁生便就不问。只因前日狄氏说了不肯交兑的话，信以为实，道是个心性贞洁的人。那胡生又狎昵奉承，惟恐不及，终日陪嫖妓、陪吃酒的，一发那里疑心着？况且两个有心人算一个无心人，使婢又做了脚，便有些小形迹，也都遮饰过了。到底外认胡生为良朋，内认狄氏为贤妻，迷而不悟。街坊上人知道此事的，渐渐多了，编着一只《畜（音可）调山坡羊》来嘲他道：

那风月场，那一个不爱？只是自有了娇妻，也落得个自在。又何须终日去乱走胡行，反把个贴肉的人儿送别人还债。你要把别家的一手擎来，谁知在家的把你双手托开。果然是余（狄）的到先余了，你曾见他那门儿安在？割猫儿尾拌着猫饭来，也落得与人用了些不疼的家财。乖乖，这样贪花，只算得折本消灾。乖乖，这场交易，不做得公道生涯。

却说铁生终日耽于酒色，如醉如梦，过了日子，不觉身子淘出病来，起床不得，眠卧在家。胡生自觉有些不便，不敢往来。狄氏通知他道：“丈夫是不起床的，亦且使婢们做眼的多，只管放心来走，自不妨事。”胡生得了这个消息，竟自别无顾忌。出入自擅惯了脚步，不觉忘怀了，错在床面前走过。铁生忽然看见了，怪问起来道：“胡生如何在里头走出来？”狄氏与两个使婢同声道：“自不曾见人走过，那里甚么胡生？”铁生道：“适才所见，分明是胡生。你们又说没甚人走过，难道病眼模糊，见了鬼了？”狄氏道：“非是见鬼。你心里终日想其妻子，想得极了，故精神恍惚，开眼见他，是个眼花。”

次日，胡生知道了这话，说道：“虽然一时扯谎哄了他，他后边病好了，必然静想得着，岂不疑心？他既认是鬼，我有道理，真个把个鬼来与他看看。等他信实，是眼花了，以免日后之疑。”狄氏笑道：“又来调喉！那里得有个鬼？”胡生道：“我今夜乘暗躲在你家后房，落得与你欢乐。明日我妆做一个鬼，走了出去，却不是一举两得？”果然是夜狄氏安顿胡生在别房，却叫两个使婢在床前相伴家主，自推不耐烦伏侍，图在别床安寝。撇了铁生，径与胡生睡了一晚。

明日，打听得铁生睡起朦胧，胡生把些靛涂了面孔，将鬓发染红了，用绵裹了两只脚，要走得无声，故意在铁生面前直冲而出。铁生病虚的人，一见大惊，喊道：“有鬼！有鬼！”忙把被遮了头，只是颤。狄氏急忙来问道：“为何大惊小怪？”铁生哭道：“我说昨日是鬼，今日果然见鬼了。此病凶多吉少，急急请个师巫，替我禳解则个！”自此一惊，病势渐重。狄氏也有些过意不去，只得去访求法师。医者道是酒色过度，水竭无救。铁生日日直进卧内问病，一向通家，也不避忌。门氏在床边伏侍，遮遮掩掩。见铁生日常周济他家的，心中带些感激，渐渐交通说话，眉来眼去。铁生出于久慕，得此机会，老大撩拨。调得情熟，背了胡生眼后，两人已自搭上了。铁生从来心愿，赔了妻子多时，至此方才勾帐。正是：

一报还一报，皇天不可欺。

向来打交易，正本在斯时。

门氏与铁生成了此事，也似狄氏与胡生起初一般的，如胶似漆。晓得胡生命在旦夕，到底没有好的日子了，两人恩山义海，要做到头夫妻。铁生对门氏道：“我妻甚贤，前日尚许我接你来，帮衬我成好事。而今若得娶你同去相处，是绝妙的了。”门氏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此肯帮衬人，所以自家也会帮衬。”铁生道：“他如何自家帮衬？”门氏道：“他与我丈夫往来已久，晚间时常不在我家里睡，但看你出外，就到你家去了。你难道一些不知？”铁生方才如梦初觉，如醉方醒，晓得胡生骗着他，所以卧师入定，先祖有此诉。今日得门氏上手，也是果报。对门氏道：“我前日眼里亲看见，却被他们把鬼话遮掩了。今日若非娘子说出，到底被他两人瞒过。”门氏道：“切不可到你家说破，怕你家的怪我。”铁生道：“我既有了你，可以释恨。况且你丈夫将危了，我还家去张扬做甚么？”悄悄别了门氏，回家里来，且自隐忍不言。

不两日，胡生死了。铁生吊罢归家，狄氏念着旧情，心中哀痛，不觉掉下泪来。铁生此时有心看人的了，有甚么看不出？冷笑道：“此泪从何而来？”狄氏一时无言。铁生道：“我已尽知，不必瞒了。”狄氏紫涨了面皮，强口道：“是你相好往来的死了，不觉感叹堕泪，有甚么知不知、瞒不瞒？”铁生道：“不必口强。我在外面宿时，他何曾在自家家里宿？你何曾独自宿了？我前日病时，亲眼看见的又是何人？还是你相好往来的死了，故此感叹堕泪。”狄氏见说着真话，不敢分辨，默默不乐。又且想念胡生，阖眼就见他平日模样，恹恹成病，饮食不进而死。

死后半年，铁生央媒把门氏娶了过来，做了续弦。铁生与门氏甚是相得，心中想着卧师所言，祸福之报，好生警悟。对门氏道：“我只因见你姿色，起了邪心，却被胡生先淫媾了妻子，这是我的花报。胡生与吾妻子，背了我淫媾，今日却一时俱死，你归于我，这却是他们的花报。此可为妄想邪淫之戒。先前卧师入定转来，已说破了。我如今悔心已起，家业虽破，还好收拾支撑。我与你安分守己过日罢了！”铁生就礼拜卧师为师父，受了五戒，戒了邪淫，也再不放门氏出去游荡了。汉沔之间，传将此事出去，晓得果报不虚。卧师又到处把定中所见劝人，变了好些风俗。有诗为证：

江汉之俗，其女好游。自非文化，谁不可求？
睹色相悦，彼此营勾。宁知捷足，反占先头。
诱人荡败，自己绸缪。一朝身去，田土人收。
眼前还报，不爽一筹。奉劝世人，莫爱风流！

五戒——佛教中对“在家”的男女教徒所定的五条戒律，即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三
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

诗曰：

得失荣枯总在天，机关用尽也徒然。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头螳捕蝉。
无药可延卿相寿，有钱难买子孙贤。
甘贫守分随缘过，便是逍遥自在仙。

话说大梁有个富翁，姓张。妻房已丧，没有孩儿，止生一女，招得个女婿。那张老年纪已过七十，因把田产家缘尽交女婿，并做了一家，赖其奉养，以为终身之计。女儿女婿也自假意奉承，承颜顺旨，他也不作生儿之望了。不想已后渐渐疏懒，老大不堪。忽一日，在门首闲立，只见外甥走出来寻公公吃饭。张老便道：“你寻我吃饭么？”外甥答道：“我寻自己的公公，不来寻你。”张老闻得此言，满怀不乐。自想道：“女儿落地便是别家的人，果非虚话。我年纪虽老，精力未衰，何不娶个偏房？倘或生得一个男儿，也是张门后代。”随把自己留下馀财，央媒娶了鲁氏之女。成婚未久，果然身怀六甲，方及周年，生下一子。张老十分欢喜。亲戚之间，都来庆贺；惟有女儿、女婿暗暗地烦恼。张老随将儿子取名一飞，众人都称他为张一郎。

又过了一二年，张老患病，沉重不起。将及危急之际，写下遗书二纸。将一纸付与鲁氏，道：“我只为女婿外甥不孝，故此娶你做个偏房。天可怜见，生得此子。本待把家私尽付与他，争奈他年纪幼小，你又是个女人，不能支持门户，不得不与女婿管理。我若明明说破，他年要归我儿，又恐怕他每暗生毒计。而今我这遗书中暗藏哑谜，你可紧紧收藏，且待我儿成人之日，从公告理。倘遇着廉明官府，自有主张。”鲁氏依言，收藏过了。张老便叫人请女儿、女婿来，嘱咐了几句，就把一纸遗书与他。女婿接过看道：

张一非我子也，家财尽与我婿，外人不得争占。

女婿看过，大喜，就交付浑家收讫。张老又私把自己馀资，与鲁氏母子，为日用之费。赁间房子，与他居住。数日之内，病重而死。那女婿殡葬丈人已毕，道是家缘尽是他的，夫妻两口，洋洋得意，自不消说。

却说鲁氏抚养儿子渐渐长成，因忆遗言，带了遗书，领了儿子，当官告诉。争奈官府都道是亲笔遗书，既如此说，自应是女婿得的。又且那女婿有钱买嘱，谁肯与他分割？亲戚都为张一不平，齐道：“张老病中乱命，如此可笑！”却是没做理会处。

又过了几时，换了个新知县，大有能声。鲁氏又领了儿子，到官告诉，说道：“临死之时，说书中暗藏哑谜。”那知县把书看了又看，忽然会意，便叫人唤将张老的女儿、女婿、众亲眷们及地方父老都来。知县对那女婿说道：“你妇翁真是个聪明的人。若不是这遗书，家私险被你占了。待我读与你听：

张一非，我子也，家财尽与。我婿外人，不得争占。

大梁——宋代对今开封市的通称。

外甥——吴方言称外孙为“外甥”。下文“女婿外甥不孝”，“外甥”也指外孙。

六甲——古代星象名，传为主宰阴阳调配及季节变化的神；这里指妇女怀孕。

哑谜——指隐语，即话中包藏谜底。下文的遗书，利用断句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形成了隐语。

你道怎么把‘飞’字写做‘非’字？只恐怕舅子年幼，你见了此书，生心谋害，故此用这机关。如今被我识出，家财自然是你舅子的。再有何说？”当下举笔，把遗书圈断，家财尽判还张一飞。众人拱服而散，才晓得张老取名之时，就有心机了。正是：

异姓如何拥厚资？应归亲子不须疑。

书中哑谜谁能识，大尹神明果足奇。

只这个故事，可见亲疏分定，纵然一时朦胧，久后自有廉明官府剖断出来，用不着你的瞒心昧己。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话本，叫做《包龙图 智赚合同文》。

你道这话本出在那里？乃是宋朝汴梁西关外义定坊，有个居民刘大，名天祥，娶妻杨氏。兄弟刘二，名天瑞，娶妻张氏。嫡亲数口儿，同家过活，不曾分另。天祥没有儿女，杨氏是个二婚头，初嫁时带个女儿来，俗名叫做“拖油瓶”。天瑞生个孩儿，叫做刘安住。本处有个李社长，生一女儿，名唤定奴，与刘安住同年。因为李社长与刘家交厚，从未生时指腹为婚。刘安住二岁时，天瑞已与他聘定李家之女了。那杨氏甚不贤慧，又私心要等女儿长大，招个女婿，把家私多分与他。因此妯娌间时常有些说话的，亏得天祥兄弟和睦，张氏也自顺气，不致生隙。

不想遇着荒歉之岁，六料不收。上司发下明文，着居民分房减口，往他乡外府趁熟。天祥与兄弟商议，便要远行。天瑞道：“哥哥年老，不可他出。待兄弟带领妻儿去走一遭。”天祥依言。便请将李社长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亲家在此，只因年岁凶歉，难以度日。上司旨意，着居民减口，往他乡趁熟。如今我兄弟三口儿，择日远行。我家自来不曾分另，意欲写下两纸合同文书，把应有的庄田物件、房廊屋舍，都写在这文书上，我每各收留下一纸。兄弟一二年回来便罢；若兄弟十年五年不来，其间万一有些好歹，这纸文书便是个老大的证见。特请亲家到来，做个见人，与我每画个字儿。”李社长应承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天祥便取出两张素纸，举笔写道：

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、弟刘天瑞、幼侄安住，只为六料不收，奉上司文书，分房减口，各处趁熟。弟天瑞自愿挈妻带子，他乡趁熟。一应家私房产，不曾分另。今立合同文书二纸，各收一纸为照。

年 月 日立文书人刘天祥

亲弟刘天瑞

见人李社长

当下各人画个花押。兄弟二人，每人收了一纸。管待了李社长，自别去了。

天瑞拣个吉日，收拾行李，辞别兄嫂而行。弟兄两个，俱各流泪。惟有杨氏，巴不得他三口出门，甚是得意。有一只《仙吕赏花时》，单道着这事：

圈断——圈点断句。古时写文章没有标点符号，读者依据文义，常在旁边用加圈加点的办法断句，谓之“圈断”。

包龙图——指包拯，字希文，合肥人，北宋时著名的清官，以断讼明敏公正著称，被誉为“包青天”。官至龙图阁大学士（掌管皇家图书典籍的官员），俗称“包龙图”。

二婚头——吴方言，指再嫁的妇女。

六料——原指米、大麦、小麦、大豆、小豆、芝麻六种食料，这里泛指农作物。

趁熟——俗称“逃荒”，指饥荒时到收成好的地方去谋生。

两纸合同各自收，一日分离无限忧。辞故里，往他州，只为这黄苗不救，可兀的心去意难留。且说天瑞带了妻子，一路餐风宿水，无非是：逢桥下马，过渡登舟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。那边正是丰稔年时，诸般买卖好做，就租个富户人家的房子住下了。那个富户张员外，双名秉彝，浑家郭氏。夫妻两口，为人疏财仗义，好善乐施，广有田庄地宅。只是寸男尺女并无，以此心中不满。见了刘家夫妻，为人和气，十分相得。那刘安住年方三岁，张员外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乖觉聪明，满心欢喜。与浑家商议，要过继他做个螟蛉之子；郭氏心里也正要如此。便央人与天瑞和张氏说道：“张员外看见你家小官人十二分得意，有心要把他做个过房儿子，通家往来。未知二位意下何如？”天瑞和张氏见富家要过继他儿子，有甚不像意处？便回答道：“只恐贫寒，不敢仰攀。若蒙员外如此美情，我夫妻两口住在这里，可也增好些光彩哩！”那人便将此话回复了张员外。张员外夫妻甚是快活，便拣个吉日，过继刘安住来，就叫他做张安住。那张氏与员外为是同姓，又拜他做了哥哥。自此与天瑞认为郎舅，往来交厚，房钱衣食，都不要他出了。

自此将及半年，谁想欢喜未来，烦恼又到。刘家夫妻二口，各各染了疫症，一卧不起。正是：

浓霜偏打无根草，祸来只奔福轻人。

张员外见他夫妻病了，视同骨肉，延医调理，只是有增无减。不上数日，张氏先自死了。天瑞大哭一场，又得张员外买棺殓。过几日，天瑞看看病重，自知不痊，便央人请将张员外来，对他说道：“大恩人在上，小生有句心腹话儿，敢说得么？”员外道：“姐夫我与你义同骨肉，有甚分付，都在不才身上，决然不负所托，但说何妨。”天瑞道：“小生嫡亲的兄弟两口，当日离家时节，哥哥立了两纸合同文书。哥哥收一纸，小生收一纸。怕有些好歹，以此为证。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，谁知命蹇时乖，果然做了他乡之鬼。安住孩儿幼小无知，既承大恩人过继，只望大恩人广修阴德，将孩儿抚养成人，长大把这纸合同文书分付与他，将我夫妻两把骨殖埋入祖坟。小生今生不能补报，来生来世，情愿做驴做马，报答大恩。是必休迷了孩儿的本姓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张员外也自下泪，满口应承，又把好言安慰他。天瑞就取出文书，与张员外收了。捱至晚间，瞑目而死。张员外又备棺木衣衾，盛殓已毕，将他夫妻两口棺木，权埋在祖茔之侧。

自此抚养安住，恩同己子。安住渐渐长成，也不与他说知就里，就送他到学堂里读书。安住伶俐聪明，过目成诵。年十馀岁，五经子史，无不通晓。又且为人和顺，孝敬二亲。张员外夫妻珍宝也似的待他。每年春秋节令，带他上坟，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，但不与他说明缘故。

真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捻指之间，又是一十五年，安住已长成十八岁了。张员外正与郭氏商量，要与他说知前事，着他归宗葬父。时遇清明节令，夫妻两口，又带安住上坟。只见安住指着旁边的土堆，问员外道：“爹爹年年叫我拜这坟茔，一向不曾问得，不知是我甚么亲眷，乞与孩儿说知。”张员外道：“我儿，我正待要对你说，着你还乡。只恐怕晓得了自己的爹爹妈妈，便把我们抚养之恩，都看得冷淡了。你本不姓张，也不是这里人氏。你本姓刘，东京西关义定坊居民刘天瑞之子。你伯父是刘天祥。因为你那里

过房儿子——也叫“过继儿子”，即义子。

六料不收，分房减口，你父亲、母亲带你到这里趁熟。不想你父母双亡，埋葬于此。你父亲临终时节，遗留与我一纸合同文书，应有家私田产，都在这文书上。叫待你成人长大，与你说知就里，着你带这文书，去认伯父、伯母，就带骨殖去祖坟安葬。儿，今日不得不说与你知道。我虽无三年养育之苦，也有十五年抬举之恩，却休忘我夫妻两口儿。”安住闻言，哭倒在地。员外和郭氏叫唤苏醒。安住又对父母的坟茔，哭拜了一场，道：“今日方晓得生身的父母。”就对员外、郭氏道：“禀过爹爹、母亲，孩儿既知此事，时刻也迟不得了。乞爹爹把文书付我，须索带了骨殖，往东京走一遭去。埋葬已毕，重来侍奉二亲。未知二亲意下何如？”员外道：“这是行孝的事，我怎好阻挡得你？但只愿你早去早回，免使我两口儿悬望。”当下一同回到家中。安住收拾起行装，次日拜别了爹妈，员外就拿出合同文书，与安住收了。又叫人启出骨殖来，与他带去。临行，员外又分付道：“休要久恋家乡，忘了我认义父母。”安住道：“孩儿怎肯做知恩不报恩！大事已完，仍到膝下侍养。”三人各各洒泪而别。

安住一路上不敢迟延，早来到东京西关义定坊了。一路问到刘家门首，只见一个老婆婆站在门前。安住上前唱了个喏道：“有烦妈妈与我通报一声。我姓刘，名安住，是刘天瑞的儿子。问得此间是伯父、伯母的家里，特来拜认归宗。”只见那婆子一闻此言，便有些变色。就问安住道：“如今二哥、二嫂在那里？你既是刘安住，须有合同文字为照。不然，一面不相识的人，如何信得是真？”安住道：“我父母十五年前死在潞州了。我亏得义父抚养到今。文书自在我行李中。”那婆子道：“则我就是刘大的浑家。既有文书，便是真的了。可把与我，你且站在门外，待我将进去与你伯伯看了，接你进去。”安住道：“不知就是我伯娘，多有得罪。”就解开行李，把文书双手递将送去。杨氏接得，望着里边去了。安住等了半晌，不见出来。原来杨氏的女儿已赘过女婿，满心只要把家缘尽数与他，日夜防的是叔婶、侄儿回来。今见说叔婶俱死，伯侄两个又从不曾识认，可以欺骗得的。当时赚得文书到手，把来紧紧藏在身边暗处，却待等他再来缠时，与他白赖。也是刘安住悔气，合当有事，撞见了。若是先见了刘天祥，须不到得有此。

再说刘安住等得气叹口渴，鬼影也不见一个，又不好走得进去。正在疑心之际，只见前面走将一个老年的人来，问道：“小哥，你是那里人？为甚事在我门首呆呆站着？”安住道：“你莫非就是我伯伯么？则我便是十五年前父母带了潞州去趁熟的刘安住。”那人道：“如此说起来，你正是我的侄儿。你那合同文书安在？”安住道：“适才伯娘已拿将进去了。”刘天祥满面堆下笑来，携了他的手，来到前厅。安住倒身下拜。天祥道：“孩儿行路劳顿，不须如此。我两口儿年纪老了，真是风中之烛。自你三口儿去后，一十五年，杳无音信。我们兄弟两个，只看你一个人，偌大家私，无人承受，烦恼得我眼也花，耳也聋了。如今幸得孩儿归来，可喜！可喜！但不知你父母安否？如何不与你同归来我们一看？”安住扑簌簌泪下，就把父母双亡、义父抚养的事体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刘天祥也哭了一场，就唤出杨氏来道：“大嫂，侄儿在此见你哩！”杨氏道：“那个侄儿？”天祥道：“就是

白赖——抵赖、不认帐。

大嫂——这里是丈夫对妻子的称呼。

十五年前去趁熟的刘安住。”杨氏道：“那个是刘安住？这里哨子 每极多，大分是见我每有些家私，假妆做刘安住来冒认的。他爹娘去时，有合同文书，若有便是真的，如无便是假的。有甚么难见处？”天祥道：“适才孩儿说道，已交付与你了。”杨氏道：“我不曾见。”安住道：“是孩儿亲手交与伯娘的，怎如此说？”天祥道：“大嫂休斗我耍，孩儿说你拿了他的。”杨氏只是摇头，不肯承认。天祥又问安住道：“这文书委实在那里，你可实说。”安住道：“孩儿怎敢有欺？委实是伯娘拿了，人心天理，怎好赖得！”杨氏骂道：“这个说谎的小弟子孩儿，我几曾见那文书来？”天祥道：“大嫂休要斗气。你果然拿了，与我一看何妨？”杨氏大怒道：“这老子也好糊涂！我与你夫妻之情，倒信不过；一个铁募生的人，倒并不疑心。这纸文书我要他糊窗儿？有何用处！若果侄儿来，我也欢喜，如何肯措留他的？这花子故意来捏舌，哄骗我们的家私哩！”安住道：“伯伯，你孩儿情愿不要家财，只要傍着祖坟上埋葬了我父母这两把骨殖，我便仍到潞州去了。你孩儿须自有安身立命之处。”杨氏道：“谁听你这花言巧语！”当下提起一条杆棒，望着安住劈头劈脸打将过来，早把他头儿打破了，鲜血迸流。天祥虽在傍边解劝，喊道：“且问个明白！”却是自己又不认得侄儿。见浑家抵死不认，不知是假是真，好生委决不下，只得由他。那杨氏将安住叉出前门，把门闭了。正是：

黑蟒口中舌，黄蜂尾上针。

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刘安住气倒在地多时，渐渐苏醒转来，对着父母的遗骸，放声大哭。又道：“伯娘，你直下得如此狠毒！”正哭之时，只见前面又走过一个人来，问道：“小哥，你那里人？为甚事在此啼哭？”安住道：“我便是十五年前随父母去趁熟的刘安住。”那人见说，吃了一惊。仔细相了一相，问道：“谁人打破你的头来？”安住道：“这不干我伯父事。是伯娘不肯认我，拿了我的合同文书，抵死赖了，又打破了我的头。”那人道：“我非别人，就是李社长。这等说起来，你是我的女婿。你且把十五年来事情，细细与我说一遍，待我与你做主。”安住见说是丈人，恭恭敬敬唱了个喏，哭告道：“岳父听禀：当初父母同安住趁熟，到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员外家店房中安下。父母染病双亡，张员外认我为义子，抬举的成人长大。我如今十八岁了，义父才与我说知就里，因此担着我父母两把骨殖来认伯伯。谁想伯娘将合同文书赚的去了，又打破了我的头。这等冤枉，那里去告诉？”说罢，泪如涌泉。李社长气得面皮紫涨，又问安住道：“那纸合同文书既被赚去，你可记得么？”安住道：“记得。”李社长道：“你且背来我听。”安住从头念了一遍，一字无差。李社长道：“果是我的女婿，再不消说。这虔婆好生无理！我如今敲进刘家去，说得他转便罢；说不转时，现今开封府尹是包龙图相公，十分聪察，我与你同告状去，不怕不断还你的家私。”安住道：“全凭岳丈主张。”

李社长当时敲进刘天祥的门，对他夫妻两个道：“亲翁、亲妈，什么道理？亲侄儿回来，如何不肯认他，反把他头儿都打破了？”杨氏道：“这个

哨子——骗子。

小弟子孩儿——骂人的话，犹如现在口语里的“小崽子”、“小杂种”。

铁募生——确实陌生。募生，即“陌生”。铁，加强语气之词，意为硬是、十足是。

社长！你不知他是诈骗人的，故来我家里打浑。他既是我家侄儿，当初曾有合同文书，有你画的字。若有那文书时，便是刘安住。”李社长道：“他说是你赚来藏过了，如何白赖？”杨氏道：“这社长也好笑，我何曾见他的？却似指贼的一般。别人家的事情，谁要你多管！”当下又举起杆棒，要打安住。李社长恐怕打坏了女婿，挺身拦住，领了他出来，道：“这虔婆使这般的狠毒见识，难道不认就罢了？不到得和你干休！贤婿，不要烦恼。且带了父母的骨殖和这行囊，到我家中将息一晚，明日到开封府进状。”安住从命，随了岳父一路到李家来。李社长又引他拜见了丈母，安排酒饭管待他，又与他包了头，用药敷治。

次日侵晨，李社长写了状词，同女婿到开封府来。等了一会，龙图已升堂了。但见：

冬冬衙鼓响，公吏两边排。

阎王生死殿，东岳吓魂台。

李社长和刘安住当堂叫屈。包龙图接了状词，看毕，先叫李社长上去，问了情由。李社长从头说了。包龙图道：“莫非是你包揽官司，教唆他的？”李社长道：“他是小人的女婿，文书上元有小人花押，怜他幼稚含冤，故此与他申诉。怎敢欺得青天爷爷？”包龙图道：“你曾认得女婿么？”李社长道：“他自三岁离乡，今日方归，不曾认得。”包龙图道：“既不认得，又失了合同文书，你如何信得他是真？”李社长道：“这文书除了刘家兄弟和小人，并无一人看见。他如今从前至后，背来不差一字，岂不是个老大的证见？”包龙图又唤刘安住起来，问其情由。安住也一一说了。又验了他的伤，问道：“莫非你果不是刘家之子，借此来行拐骗的么？”安住道：“爷爷，天下事是假难真，如何做得这没影的事体？况且小人的义父张秉彝，广有田宅，也勾小人一生受用了。小人原说过，情愿不分伯父的家私，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在祖坟，便仍到潞州义父处去居住。望爷爷青天详察。”包龙图见他两人说得有理，就批准了状词。随即拘唤刘天祥夫妇同来。

包龙图叫刘天祥上前，问道：“你是个一家之主，如何没些主意，全听妻言？你且说，那小厮果是你侄儿不是？”天祥道：“爷爷，小人自来不曾认得侄儿，全凭着合同为证。如今这小厮抵死说是有的，妻子又抵死说没有。小人又没有背后眼睛，为此委决不下。”包龙图又叫杨氏起来，再三盘问，只是推说不曾看见。包龙图就对安住道：“你伯父、伯娘如此无情，我如今听凭你，着实打他，且消你这口怨气。”安住恻然下泪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！我父亲尚是他的兄弟，岂有侄儿打伯父之理？小人本为认亲葬父，行孝而来，又非是争财竞产。若是要小人做此逆伦之事，至死不敢。”

包龙图听了这一遍说话，心下已有几分明白。有诗为证：

包老神明称绝伦，就中曲直岂难分？

当堂不肯施刑罚，亲者原来只是亲。

当下又问了杨氏几句，假意道：“那小厮果是个拐骗的，情理难容。你夫妻们和李某且各回家去，把这厮下在牢中，改日严刑审问。”刘天祥等三人叩头而出，安住自到狱中去了。杨氏暗暗地欢喜。李社长和安住俱各怀着鬼胎，疑心道：“包爷向称神明，如何今日到把原告监禁？”

却说包龙图密地分付牢子每，不许难为刘安住。又分付衙门中人张扬出

去，只说安住破伤风发，不久待死。又着人往潞州取将张秉彝来。不则一日，张秉彝到了。包龙图问了他备细，心下大明，就叫他牢门首见了安住，用好言安慰他。次日念了听审的牌，又密嘱付牢子每临审时如此如此。随即将一行人拘到。

包龙图叫张秉彝与杨氏对辩，杨氏只是硬争，不肯放松一句。包龙图便叫监中取出刘安住来。只见牢子回说道：“病重垂死，行动不得。”当下李社长见了张秉彝，问明缘故不差，又忿气与杨氏争辩了一会。又见牢子们来报道：“刘安住病重死了。”那杨氏不知利害，听见说是死了，便道：“真死了却谢天地，到免了我家一累。”包爷分付道：“刘安住得何病而死？快叫仵作人相视了回话。”仵作人相了，回说：“相得死尸，约年十八岁。太阳穴为他物所伤致死，四周有青紫痕可验。”包龙图道：“如今却怎么处？到弄做个人命事，一发重大了。兀那杨氏，那小厮是你甚么人？可与你关甚亲么？”杨氏道：“爷爷，其实不关甚亲。”包爷道：“若是关亲时节，你是大，他是小，纵然打伤身死，不过是误杀子孙，不致偿命，只罚些铜纳赎。既是不关亲，你岂不闻得：‘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’他是各白世人，你不认他罢了，拿甚么器械打破他头，做了破伤风身死。律上说：‘殴打平人，因而致死者，抵命。’左右，可将枷来，枷了这婆子，下在死囚牢里，交秋处决，偿这小厮的命。”只见两边如狼似虎的公人，暴雷也似答应一声，就抬过一面枷来。唬得杨氏面如土色，只得喊道：“爷爷！他是小妇人的侄儿。”包龙图道：“既是你侄儿，有何凭据？”杨氏道：“现有合同文书为照。”当下身边摸出文书，递与包公看了。正是：

本说的丁一卯二，生扭做差三错四。

略用些小小机关，早赚出合同文字。

包龙图看毕，又对杨氏道：“刘安住既是你的侄儿，我如今着人抬他的尸首出来，你须领去埋葬，不可推却。”杨氏道：“小妇人情愿殡葬侄儿。”包龙图便叫监中取出刘安住来，对他说道：“刘安住，早被我赚出合同文字来也。”安住叩头谢道：“若非青天老爷，真是屈杀小人。”杨氏抬头看时，只见容颜依旧，连打破的头都好了。满面羞惭，无言抵对。包龙图遂提笔判云：

刘安住行孝，张秉彝施仁，都是罕有，俱各旌表门闾。李社长着女婿择日成婚。其刘天瑞夫妻骨殖，准葬祖茔之侧。刘天祥朦胧不明，念其年老，免罪。妻杨氏，本当重罪，罚铜准赎。杨氏赘婿，原非刘门瓜葛，即时逐出，不得侵占家私。

判毕，发放一千人犯，各自宁家。众人叩头而出。

张员外写了通家名帖，拜了刘天祥、李社长，先回潞州去了。刘天祥到家，将杨氏埋怨一场，就同侄儿将兄弟骨殖，埋在祖茔，已毕。李社长择个吉日，赘女婿过门成婚。一月之后，夫妻两口同到潞州，拜了张员外和郭氏。以后刘安住出仕贵显。刘天祥、张员外俱各无嗣，两姓的家私，都是刘安住一人承当。可见荣枯分定，不可强求。况且骨肉之间，如此昧己瞒心，最伤元气。所以宣这个话本，奉戒世人，切不可为着区区财产，伤了天性之恩。有诗为证：

螟蛉义父犹施德，骨肉天亲反弄奸。

日后方知前数定，何如休要用机关！

拍案惊奇卷三十四
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衒

诗云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不是三生应判与，直须慧剑断邪思。

话说世间齐眉结发，多是三生分定。尽有那挥金霍玉，百计千方，图谋成就的，到底却捉个空。有那一贫如洗，家徒四壁，似司马相如的，分定时，不要说寻媒下聘与那见面交谈，便是殊俗异类，素昧平生，意想所不到的，却得成了配偶。自古道：“姻缘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”见得此一事非同小可。只看从古至今，有那昆仑奴、黄衫客、许虞候那一班惊天动地的好汉，也只为从险阻艰难中，成全了几对儿夫妇，直教万古流传。奈何平人见个美貌女子，便待偷鸡吊狗，滚热了又妄想永远做夫妻；奇奇怪怪，用尽机谋，讨得些寡便宜，枉玷辱人家门风。直到弄将出来，十个九个，死无葬身之地。

说话的，依你如此说，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？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？怎见得便个个死于非命？看官听说，你却不知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”。夫妻自不必说，就是些闲花野草，也只是前世的缘分。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，前缘凑着，自然配合。奸骗的保身没事，前缘偿了，便可收心。为此也有这一辈，自与那痴迷不转头送了性命的不同。如今且说一个男假为女，奸骗亡身的故事。

苏州府城有一豪家庄院，甚是广阔。庄侧有一尼庵，名曰功德庵，也就是豪家所造。庵里有五个后生尼姑，其中只有一个出色的，姓王，乃是云游来的，又美丽，又风月，年可二十来岁。是他年纪最小，却是豪家主意，推他做个庵主。元来那王尼有一身奢欸的本事：第一件，一张花嘴，数黄道白，指东话西，专一在官宦人家打趂，那女眷们没一个不被他哄得投机的。第二件，一付温存情性，善能体察人情，随机应变的帮衬。第三件，一手好手艺，又会写作，又会刺绣，那些大户女眷，也有请他家里来教的，也有到他庵里就教的。又不时有那来求子的，来做道场保襁灾悔的；他又去富贵人家及乡村妇女，诱约到庵中作会。庵有净室十七间，各备床褥衾枕，要留宿的极便。所以他庵中没一日没女眷来往，或在庵过夜，或几日停留。又有一辈妇女，赴庵一次过，再不肯来了的。至于男人，一个不敢上门见面。因有豪家出示，禁止游客闲人。就是豪家妻女在内，夫男也别嫌疑，恐怕罪过，不敢轻来打搅。所以女人越来得多了。

话休絮烦。有个常州理刑厅，随着察院巡历，查盘苏州府的，姓袁。因查盘公署就在察院相近，不便；亦且天气炎热，要个宽敞所在歇足。县间借得豪家庄院，送理刑去住在里头。一日将晚，理刑在院中闲步，见有一小楼，极高，可以四望，随步登楼。只见楼中尘积，蛛网蔽户，是个久无人登

昆仑奴、黄衫客、许虞候——均唐代传奇小说中成全别人婚姻的侠义人物。昆仑奴见裴铏《昆仑奴》，黄衫客见蒋防《霍小玉传》，许虞候见许尧佐《柳氏传》。

打趂——往来周旋。

理刑厅——州府中分理刑法的机构，这里指掌管刑法的官员。

察院——即都察院，这里指都察院所设的监察御史，为巡按州县、纠视刑狱的官员。

的所在。理刑喜他微风远至，心要纳凉，不觉迁延伫立许久。遥望侧边对着，也是一座小楼。楼中有三五个少年女娘，与一个美貌尼姑嘻笑顽耍。理刑倒躲过身子，不使那边看见。偷眼在窗里张时，只见尼姑与那些女娘，或是搂抱一会，或是勾肩搭背、偎脸接唇一会。理刑看了半晌，摇着头道：“好生作怪！若是女尼，缘何作此等情状？事有可疑。”放在心里。

次日，唤皂隶来问道：“此间左侧有个庵，是甚么庵？”皂隶道：“是某爷家功德庵。”理刑道：“还是男僧在内，女僧在内？”皂隶道：“止有女僧五人。”理刑道：“可有香客与男僧来往么？”皂隶道：“因是女僧在内，有某爷家做主，男人等闲也不敢进门，何况男僧？多只是乡宦人家女眷们往来，这是日日不绝的。”理刑心疑不定。

恰好知县来参，理刑把昨晚所见与知县说了。知县分付兵快随着理刑，抬到尼庵前来，把前后密地围住。理刑亲自进庵来，众尼慌忙接着。理刑看时，只有四个尼姑，昨日眼中所见的却不在内。问道：“我闻说这庵中有五个尼姑，缘何少了一个？”四尼道：“庵主偶出。”理刑道：“你庵中有座小楼，从那里上去的？”众尼支吾道：“庵中只是几间房子，不曾有甚么楼。”理刑道：“胡说！”领了人各处看一遍，众尼卧房多看过，果然不见有楼。理刑道：“又来作怪！”就唤一个尼姑另到一个所在，故意把闲话问了一会，带了开去。却叫带这三个来，发怒道：“你们辄敢在吾面前说谎？方才这一个尼姑已自招了，有楼在内，你们却怎说没有？这等奸诈，可恶！快取拶来。”众尼慌了，只得说道：“实有一楼，从房里床侧纸糊门里进去就是。”理刑道：“既如此，缘何隐瞒我？”众尼道：“非敢隐瞒爷爷，实是还有几个乡宦家夫人、小姐在内，所以不敢说。”推官便叫众尼开了纸门，带了四五个皂隶，弯弯曲曲走将进去，方是胡梯。只听得楼上嘻笑之声，理刑站住，分付皂隶道：“你们去看，有个尼姑在上面时，便与我拿下来。”皂隶领旨，一拥上楼去。只见两个闺女，三个妇人，与一个尼姑，正坐着饮酒。见那几个公人募上来，吃那一惊不小，四分五落的，却待躲避。众皂隶一齐动手，把那娇娇嫩嫩的一个尼姑，横拖倒拽，捉将下来。拽到当面，问了他卧房在那里。到里头一搜，搜出白绫汗巾十九条，皆有女子元红在上。又有簿籍一本，开载明白，多是留宿妇女姓氏、日期，细注某人是某日初至，某人是某人荐至，某女是元红，某女元系无红，一一明白。理刑一看，怒发冲冠，连四尼多拿了，带到衙门里来。庵里一班女眷见捉了众尼去，不知甚么事发，一齐出庵，雇轿各自回去了。

且说理刑到了衙门里，喝叫动起刑来。坚称身是尼僧，并无犯法。理刑又取稳婆进来，逐一验过，多是女身。理刑没做理会处，思量道：“若如此，这些汗巾、簿籍，如何解说？”唤稳婆密问道：“难道毫无可疑？”稳婆道：“止有年小的这个尼姑，虽不见男形，却与女人有些两样。”理刑猛想道：“从来闻有缩阳之术，既这一个有些两样，必是男子。我记得一法，可以破之。”命取油涂其阴处，牵一只狗来食。那狗闻了油香，伸了长舌，之不止。元来狗舌最热，到十来，小尼热痒难熬，打一个寒噤，腾的一条棍子直统出来，且是坚硬不倒。众尼与稳婆掩面不迭。

理刑怒极，道：“如此奸徒，死有馀辜！”喝叫拖番，重打四十；又夹

推官——官名，监察使下设的勘问刑狱官员。

稳婆——即产婆、接生婆。

一夹棍，教他从实供招来踪去迹。只得招道：“身系本处游僧，自幼生相似女，从师在方上学得采战伸缩之术，可以夜度十女。一向行白莲教，聚集妇女奸宿。云游到此庵中，有众尼相爱留住。因而说出能会缩阳为女，便充做本庵庵主，多与那夫人小姐们来往。来时诱至楼上同宿，人多不疑。直到引动淫兴，调得情热，方放出肉具来，多不推辞。也有刚正不肯的，有个淫咒迷了他，任从淫欲，事毕方解。所以也有一宿过再不来的。其余尽是两相情愿，指望永远取乐。不想被爷爷验出，甘死无辞。”

方在供招，只见豪家听了妻女之言，道是理刑拿了家庵尼姑去，写书来嘱托讨饶。理刑大怒，也不回书，竟把汗巾、簿籍封了送去。豪家见了，羞赧无地。

理刑乃判云：

审得王某，系三吴亡命，优仆奸徒。倡白莲以惑黔首，抹红粉以溷朱颜。教祖沙门，本是登岸和尚；娇藏金屋，改为入幕观音。抽玉笋合掌禅床，孰信为尼为尚？脱金莲展身绣榻，谁知是女是男？譬之鸛入凤巢，始合《关雎》之好；蛇游龙窟，岂无云雨之私！明月本无心，照霜闺而寡居不寡；清风原有意，入朱户而孤女不孤。废其居，火其书，方足以灭其迹；剖其心，剝其目，不足以尽其辜。

判毕，分付行刑的百般用法摆布，备受惨酷。那一个粉团也似的和尚，怎生熬得过？登时身死。四尼各责三十，官卖了。庵基拆毁，那小和尚尸首，抛在观音潭。闻得这事的，都去看他。平日与他往来的人家内眷，闻得此僧事败，吊死了好几个。这和尚奸骗了多年，却死无葬身之所。若前此回头，自想道不是久长之计，改了念头，或是索性还了俗，娶个妻子，过了一世，可不正应着看官们说的道“奸骗的也有没事”这句话了？便是人到此时，得了些滋味，昧了心肝，直待至死方休。所以凡人一走了这条路，鲜有不做出来的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这是男妆为女的了。而今有一个女妆为男，偷期后得成正果的话。

洪熙年间，湖州府东门外有一儒家，姓杨。老儿亡故，一个妈妈同着小儿子并一个女儿过活。那女儿年方一十二岁，一貌如花，且是聪明。单从小小的三好两歉，有些小病。老妈妈没一处不想到，只要保佑他长大，随你甚么事也去做了。

忽一日，妈妈和女儿正在那里做绣作，只见一个尼姑步将进来，妈妈欢喜接待。元来那尼姑是杭州翠浮庵的观主，与杨妈妈来往有年。那尼姑也是个花嘴骗舌之人，平素只贪些风月，庵里收拾下两个后生徒弟，多是通同与他做些不伶俐勾当的。那时将了一包南枣、一瓶秋茶、一盘白果、一盘栗子，到杨妈妈家来探望。叙了几句寒温，那尼姑看杨家女儿时，生得如何——

体态轻盈，丰姿旖旎。白似梨花带雨，娇如桃瓣随风。缓步轻移，裙拖下露两竿新笋；含羞欲语，领缘上动一点朱樱。直饶封涉不生心，

三吴——泛指江浙一带地区。

沙门——亦作“桑门”，佛教名词，意思是息心凝神，这里借指佛门。

洪熙——明仁宗朱高炽年号，仅一年，即公元1425年。

绣作——刺绣活。

封涉——当是“封陟”之误，唐敬宗时人，传说他居于少室，有一仙女多次夜间去找他，他总是拒之门。

便是鲁男 须动念。

尼姑见了问道：“姑娘今年尊庚多少？”妈妈答道：“十二岁了。诸事倒多伶俐，只有一件没奈何处，因他身子怯弱，动不动三病四痛，老身恨不得把身子替了他。为这一件上，常是受怕担忧。”尼姑道：“妈妈可也曾许个愿心，保襁保襁么？”妈妈道：“咳！那一件不做过？求神拜佛，许愿祷星，只是不能脱身。不知是什么悔气星进了命，再也退不去。”尼姑道：“这多是命中带来的。请把姑娘八字与小尼推一推看。”妈妈道：“师父元来又会算命，一向不得知。”便将女儿年月日时对他说了。尼姑做张做智，算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姑娘这命，只不要在妈妈身畔便好。”妈妈道：“老身虽不舍得他离眼前，今要他病好，也说不得。除非过继到别家去，却又性急里没一个去处。”尼姑道：“姑娘可曾受聘了么？”妈妈道：“不曾。”尼姑道：“姑娘命中犯着孤辰，若许了人家时，这病一发了不得。除非这个着落，方合得姑娘贵造，自然寿命延长，身体旺相。只是妈妈自然舍不得的，不好启齿。”妈妈道：“只要保得没事时，随着那里去何妨？”尼姑道：“妈妈若割舍得下时，将姑娘送在佛门，做个世外之人，消灾增福，此为上着。”妈妈道：“师父所言甚好。这是佛天面上功德。我虽是不忍抛撇，譬如多病多痛死了，没奈何走了这一着罢。也是前世有缘，得与师父厮熟。倘若不弃，便送小女与师父做个徒弟。”尼姑道：“姑娘是一点福星。若在小庵，佛面上也增多多少光辉，实是万分之幸。只是小尼怎做得姑娘的师父？”妈妈道：“休恁地说。只要师父抬举他一分，老身也放心得下。”尼姑道：“妈妈说那里话？姑娘是何等之人，小尼敢怠慢他？小庵虽则贫寒，靠着施主们看觑，身衣口食不致淡泊，妈妈不必挂心。”妈妈道：“恁地，待选个日子，送到庵便了。”妈妈一头看历日，一头不觉簌簌的掉泪。尼姑又劝慰了一番。妈妈拣定日子，留尼姑在家住了两日，雇只船，叫女儿随了尼姑出家。母子两个，抱头大哭一番。

女儿拜别了母亲，同尼姑来到庵里，与众尼相见了，拜了师父，择日与他剃发，取法名叫做静观。自此，杨家女儿便在翠浮庵做了尼姑。这多是杨妈妈没主意，有诗为证：

弱质虽然为病磨，无常何必便来拖？

等闲送上空门路，却使他年自择窝。

你道尼姑为甚撺掇杨妈妈叫女儿出家？元来他日常要做些不公不法的事，全要那几个后生标致徒弟做个牵头，引得人动。他见杨家女儿十分颜色，又且妈妈只要保扶他长成，有甚事不依了他？所以他将机就计，以推命做个入话，唆他把女儿送入空门，收他做了徒弟。那时杨家女儿十二岁上，情窦未开，却也不以为意。若是再大几年的，也抵死不从了。自做了尼姑之后，每常或同了师父，或自己一身，到家来看母亲，一年也往来几次。妈妈本是爱惜女儿的，在身边时节，身子略略有些不爽利，一分便认做十分，所以动不动忧愁思虑。离了身畔，便有些小病，却不在眼前，倒省了许多烦恼。又

外。事见《太平广记》卷68“封陟”条。

鲁男——据《诗·小雅·巷伯》毛传云：“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，邻嫠妇又独处于室。夜，暴风雨至而室坏，妇人趋而托之，男子闭户而不纳。”后以“鲁男”代指不好女色的男子汉。

做张做智——装模作样，故弄玄虚。

孤辰——辰为地支之一，孤指没有天干相配。旧时迷信说法，卜课时得孤辰，主事不利。

且常见女儿到家，身子健旺，女儿怕娘记挂，口里只说旧病一些不发。为此，那妈妈一发信道该是出家的人，也倒不十分悬念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湖州黄沙街里，有一个秀才，复姓闻人，单名一个嘉字。乃是祖贯绍兴，因公公在乌程处馆，超籍过来的。面似潘安，才同子建。年十七岁，堂上有四十岁的母亲，家贫，未有妻室。为他少年英俊，又且气质闲雅，风流潇洒，十分在行，朋友中没一个不爱他敬他的，所以时常有人资助他。至于敖游宴饮，一发罢他不得。但是朋友们相聚，多以闻人生不在为歉。

一日，正是正月中旬天气，梅花盛发。一个后生朋友，唤了一只游船，拉了闻人生往杭州耍子，就便往西溪看梅花。闻人生禀过了母亲，同去。一日夜到了杭州。那朋友道：“我们且先往西溪看了梅花，明日进去。”便叫船家把船撑往西溪。不上个把时辰，到了。泊船在岸，闻人生与那朋友步行上崖，叫仆从们挑了酒盒，相挈而行。约有半里多路，只见一个松林，多是合抱不交的树。林中隐隐一座庵观，周围一带粉墙包裹，向阳两扇八字墙门，门前一道溪水，甚是僻静。两人走到庵门前闲看，那庵门掩着，里面却像有人窥觑。那朋友道：“好个清幽庵院。我们扣门进去，讨杯茶吃了去，何如？”闻人生道：“还是趁早去看梅花要紧，转来进去不迟。”那朋友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拽开脚步便去。顷刻间走到，两人看梅花时，但见：

烂银一片，碎玉千重。幽馥袭和风，贾午异香还较逊；素光映丽日，西子靓妆应不如。绰约干能傲冰霜，参差影偏宜风月。骚人题咏安能尽？韵客杯盘何日休！

两人看了，闲玩了一回，便叫将酒盒来，开怀畅饮。天色看看晚来，酒已将尽，两人吃个半酣，取路回舟中来。那时天已昏黑，只要走路，也不及进庵中观看。急急下船，过了一夜，次早松木场上岸，不题。

且说那个庵正是翠浮庵，便是杨家女儿出家之处。那时静观已是十六岁了，更长得仪容绝世，且是性格幽闲。日常有这些俗客往来，也有注目看他的，也有言三语四挑拨他的，众尼便嘻笑趋陪，殷勤款送，他只淡淡相看，分毫不放在心上。闲常见众尼每干些勾当，只做不知，闭门静坐，看些古书，写些诗句，再不轻易出来走动。也是机缘凑泊，适才闻人生庵前闲看时，恰好静观偶然出来闲步，在门缝里窥看。只见那闻人生逸致翩翩，有出尘之态。静观注目而视，看得仔细。见闻人生去远了，恨不再赶上去饱看一回，无聊无赖的，只得进房。心下想道：“世间有这般美少年，莫非天仙下降？人生一世，但得恁地一个，便把终身许他，岂不是一对好姻缘？奈我已堕入此中，这事休题了。”叹口气，噙着眼泪。正是：

哑子漫尝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向人言。

看官听说：但凡出家人，必须四大俱空。自己发得念尽，死心塌地做个佛门弟子，早夜修持，凡心一点不动，却才算得有功行。若如今世上，小时凭着父母蛮做，动不动许在空门，那晓得起头易，到底难。到得大来，得知了这些情欲滋味，就是强制得来，原非他本心所愿。为此，就有那不守分的，

超籍——改变户籍。

西溪——在杭州灵隐山西北松木场，风景秀丽，是有名的游览胜地。

贾午异香——贾午是晋代贾充之女，她与韩寿私通，曾把皇帝赐与贾充的奇香偷给韩寿。“异香”即指贾午所偷之“香”。

污秽了禅堂佛殿。正叫做“作福不如避罪”。奉劝世人，再休把自己儿女送上这条路来。闲话休题。

却说闻人生自杭州归来，荏苒间又过了四个多月。那年正是大比之年，闻人生已从道间取得头名。此时正是六月天气，却不甚热，打点束装上杭。他有个姑娘，在杭州关内黄主事家做孤孀，要去他庄上寻间清凉房舍，静坐几时。看了出行的日子，已得朋友们资助了些盘缠，安顿了母亲，雇了只航船，带了家僮阿四，携了书囊前往。

才出东门，正行之际，岸上一个和尚说着湖州话，叫道：“船是上杭州去的么？”船家道：“正是。送一位科举相公上去的。”和尚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带小僧一带，舟金依例奉上。”船家道：“师父杭州去做甚么？”和尚道：“我出家在灵隐寺，今到俗家探亲，却要回去。”船家道：“要问舱里相公，我们不敢自主。”只见那阿四便钻出船头，上来嚷道：“这不识时务小秃驴！我家官人正去乡试，要讨采头，撞将你这一件秃光光不利市的物事来。去便去，不去时，我把水兜豁上一顿水，替你洗洁净了那个乱代头。”——你道怎地叫做“乱代头”？昔人有嘲诮和尚说话道：“此非治世之头，乃乱代之头也。”盖为“乱”“卵”二字音相近。阿四见家主与朋友们戏谑曾说过，故此学得这句话，骂那和尚。——和尚道：“载不载，问一声，也不冲撞了甚么，何消得如此嚷？”闻人生在舱里听见，推窗看那和尚，且是生得清秀娇嫩，甚觉可爱。又见说是灵隐寺的和尚，便想道：“灵隐寺去处，山水最胜。我便带了这和尚去，与他做个相知往来，到那里做下处也好。”慌忙出来喝住道：“小厮不要无理！乡里间的师父，既要上杭时，便下船来，做伴同去何妨？”也是缘分该如此，船家得了这话，便把船拢岸。那和尚一见了闻人生，吃了一惊。一头下船，一头瞅着闻人生，只顾看。闻人生想道：“我眼里也从不见这般一个美丽长老，容色绝似女人。若使是女身，岂非天姿国色？可惜是个和尚了。”和他施礼罢，进舱里坐定。却值风顺，拽起片帆，船去如飞。

两个在舱中各问姓名了毕，知是同乡，只说着一样的乡语，一发投机。闻人生见那和尚谈吐雅致，想道：“不是个庸僧。”只见他一双媚眼，不住的把闻人生上下只顾看。天气暴暑，闻人生请他宽了上身单衣。和尚道：“小僧生性不十分畏暑，相公请自便。”看看天晚，吃了些夜饭，闻人生便让和尚洗澡。和尚只推是不消。闻人生洗了澡，已自困倦，倒头只寻睡了。阿四也往梢上去自睡。那和尚见人睡静，方灭了火，解衣与闻人生同睡。却自翻来覆去，睡不安稳，只自叹气。见闻人生已睡熟，悄悄坐起来，伸只手把他身上摸着。那时闻人生正醒来，伸个腰。那和尚流水放手，轻轻的睡了倒去。闻人生却已知觉，想道：“这和尚倒来惹骚。恁般一个标致的，想是师父也不饶他，倒是惯家了。我便兜他来男风一度也使得，如何肉在口边不吃？”闻人生正是少年高兴的时节，便爬将过来，与和尚做了一头。伸将手去摸时，和尚做一团儿睡着，只不做声。闻人生又摸去，只见软团团两只奶儿。闻人生想道：“这小长老又不肥胖，如何有恁般一对好奶？”闻人生倒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问他道：“你实说，是甚么人？”和尚道：“相公不要则声。我身实是女尼，因怕路上不便，假称男僧。”闻人生道：

采头——本是赌博用语；采，指骰子（赌具）的点色，掷出得胜的点色谓“得采”，因称赌注为“采头”。这里是希望科举高中，含有“吉利”的意思。

“这等一发有缘，放你不过了。”不问事繇，跳上身去。那女尼道：“相公可怜小尼还是个女身，不曾破肉的，从容些则个。”闻人生此时欲火正高，那里还管。那女尼只得蹙眉啮齿忍耐。

霎时云收雨散，闻人生道：“小生无故得遇仙姑，知是睡里梦里？须道住止详细，好图后会。”女尼便道：“小尼非是别处人氏，就是湖州东门外杨家之女。为母亲所误，将我送入空门，今在西溪翠浮庵出家，法名静观。那里庵中也有来往的，都是些俗子村夫，没一个看得上眼。今年正月间，正在门首闲步，看见相公在门首站立，仪表非常，便觉神思不定，相慕已久。不想今日不期而会，得谐鱼水，正合夙愿，所以不敢推拒。非小尼之淫贱也，愿相公勿认做萍水相逢，须为我图个终身便好。”闻人生道：“尊翁尊堂还在否？”静观道：“父亲杨某，亡故已久；家中还有母亲与兄弟。昨日看母亲来，不想遇着相公。相公曾娶妻未？”闻人生道：“小生也未有室。今幸遇仙姑，年貌相当，正堪作配。况是同郡儒门之女，岂可埋没于此？须商量个长久见识出来。”静观道：“我身已托于君，必无二心。但今日事体匆忙，一时未有良计。小庵离城不远，且是僻静清凉。相公可到我庵中作寓，早晚可以攻书。自有道者在外打斋，不烦薪水之费，亦且可以相聚。日后相个机会，再作区处。相公意下何如？”闻人生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只恐同伴不容。”静观道：“庵中止有一个师父，是四十以内之人，色上且是要紧。两个同伴，多不上二十来年纪，他们多不是清白之人。平日与人来往，尽在我眼里，那有及得你这样仪表？若见了你，定然相爱，你便结识了他们，以便就中取事。只怕你不肯留，那有不留你之事？”闻人生听罢，欢喜无限，道：“仙姑高见极明。既恁地，来早到松木场，连我家小厮打发他随船回去，小生与仙姑同往便了。”说了一回，两个搂抱得有兴，再讲那欢娱起来。正是：

平生未解到花关，倏到花关骨尽寒。

此际不知真与梦，几回暗里抱头看。

事毕，只听得晨鸡乱唱。静观恐怕被人知觉，连忙披衣起身。船家忙起来行船，阿四也起来伏侍梳洗。吃早饭罢，赶早过了关。阿四问道：“那里歇船，好到黄家去问下处。”闻人生道：“不消得下处了。这小师父寺中有空房，我们竟到松木场上岸罢。”船到松木场，只说要到灵隐寺，雇了一个脚夫，将行李一担挑了。闻人生分付阿四道：“你可随船回去，对安人说声不消记念，我只在这师父寺里看书。场毕，我自回来，也不须教人来讨信得。”打发了，看他开了船，闻人生才与静观雇了两乘轿，抬到翠浮庵去。另与脚夫说过，叫他跟来。

霎时到了，还了轿钱、脚钱。静观引了闻人生进庵，道：“这位相公要在此做下处，过科举的。”众尼看见，笑脸相迎，把闻人生看了又看，愈加欢爱。殷殷勤勤的陪过了茶，收拾一间洁净房子，安顿了行李。吃过夜饭，洗了浴，少不得先是那庵主起手，快乐一宵。此后这两个你争我夺，轮番伴宿。静观恬然不来兜揽，让他们欢畅，众尼无不感激静观。滚了月馀，闻人生也自支持不过。他们又将人参汤、香薷饮、莲心、圆眼之类调浆，闻人生，

脚夫——专替客商搬运行李货物为业的人。给脚夫的工钱称“脚钱”，见下文。

香薷（rú如）饮——一种补药。香薷为一年生草本植物，气味芳香，可入药，有解热镇痛功能。

圆眼——即“龙眼”，俗称“桂圆”，木本，果实甘甜，有养血安神的功能。

调浆——即调养。

无所不至。闻人生倒好受用。

不觉已是穿针过期，又值七月半盂兰盆大斋时节。杭州年例，人家做功课，点放河灯。那日还是七月十二日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差人来庵里请师父们念经、做功课，庵主应承了。众尼进来，商议道：“我们大众去做道场，十三至十五，有三日停留。闻官人在此，须留一个相陪便好。只是忒便宜了他。”只见两尼你也要住，我也要住，静观只不做声。庵主道：“人家去做功课，我自然推不得，不消说。闻官人原是静观引来的，你两个讨他便便宜多了，今日只该着静观在此相陪，也是公道。”众人道：“师父处得有理。”静观暗地欢喜。众尼自去收拾法器经箱，连老道者多往那家去了。

静观送了出门，进来对闻人生道：“此非久恋之所，怎生作个计较便好。今试期已近，若但迷恋于此，不惟攀桂无分，亦且身躯难保。”闻人生道：“我岂不知？只为难舍着你，故此强与众欢，非吾愿也。”静观道：“前日初会你时，非不欲即从你作脱身之计，因为我在家中来，中途不见了，庵主必到我家里要人，所以不便。今既在此多时了，我乘此无人在庵，与你逃去。他们多是与你染的，心头病怕露出来，料不好追得你。”闻人生道：“不如此说。我是个秀才家，家中况有老母。若同你逃至我家，不但老母惊异，未必相容；亦且你庵中追寻得着，经动官府，我前程也难保。何况你身子不知作何着落。此事行不得。我意欲待赴试之后，如得一第，娶你不难。”静观道：“就是中了个举人，也没有就娶个尼姑的理。况且万一不中，又却如何？亦非长算。我自出家来，与人写经写疏，得人衬钱，积有百来金。我撇了这里，将了这些东西做盘缠，寻一个寄迹所在，等待你名成了，再从容家去，可不好？”闻人生想一想道：“此言有理。我有姑娘，嫁在这里关内黄乡宦家，今已守寡，极是奉佛。家里庄上，造得有小庵，晨昏不断香火。那庵中管烧香点烛的老道姑，就是我的乳母。我如今不免把你此情告知姑娘，领你去放在他家家庵中，托我奶娘相伴着你。他是衙院人家，谁敢来盘问？你好一面留头长发，待我得意之后，以礼成婚，岂不妙哉！倘若不中，也等那时发长，便到处无碍了。”静观道：“这个却好。事不宜迟，作急就去。若三日之后，便做不成了。”

当下闻人生就奔至姑娘家去，见了姑娘。姑娘道罢寒温，问道：“我久在此望你来科举了，如何今日才来？有下处也未曾？”闻人生道：“好叫姑娘得知：小侄因为做下处，寻出一件事头来，特求姑娘周全则个。”姑娘道：“何事？”闻人生造个谎道：“小侄那里有一个业师杨某，亡故多时。他止有一女，幼年间就与小侄相认，后来被个尼姑拐了去，不知所向。今小侄贪静，寻下处在这里西溪地方，却在翠浮庵里撞着他，且是生得人物十全了。他心不愿出家，情愿跟着小侄去。也是前世姻缘，又是故人之女，推却不得。但小侄在此科举，怕惹出事来。若带他家去，又是个光头不便；欲

已是穿针过期——指过了农历七月初七。“七七”为古代妇女节日，有做针线以乞巧的活动。

盂兰盆——梵文音译，意为“救倒悬”。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佛教徒盂兰盆会，追荐祖先，诵经施食，以救度亡灵倒悬之苦。

人家——这里是“家家”的意思。

衬钱——酬谢僧道的斋事钱。“衬”是梵文音译“达嘶”（意为施舍钱财）的略称，“嘶”的同音字。“衬钱”一词，兼有音义。

衙院人家——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人家。

待当官告理，场前没闲工夫，亦且没有闲使用。我想姑娘此处有个家庵，是小侄奶子在里头管香火，小侄意欲送他来姑娘庵里头暂住。就是万一他那里晓得了，不过在女眷人家香火庵里，不为大害。若是到底无人跟寻，小侄待乡试已毕，意欲与他完成这段姻缘。望姑娘作成则个。”姑娘笑道：“你寻着了个陈妙常，也来求我姑娘了。既是你师长之女，怪你不得。你既有意要成就，也不好叫他在庵里住。你与他多是少年心性，若要往来，恐怕玷污了我佛地。我庄中自有静室，我收拾与他住下，叫他长起发来。我自叫丫鬟伏侍，你亦可以长来相处。若是晚来无人，叫你奶子伴宿，此为两便。”闻人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姑娘再造之恩。小侄就去领他来，拜见姑娘了。”

别了出门，就在门外叫了一乘轿，竟到翠浮庵里。进庵与静观说了适才姑娘的话，静观大喜，连忙收拾，将自己所有，尽皆捡了出来。闻人生道：“我只把你藏过了，等他们来家，我不妨仍旧再来走走，使他们不疑心着我。我的行李且未要带去。”静观道：“敢是你与他们业根未断么？”闻人生道：“我专心为你，岂复有他恋？只要做得没个痕迹，如金蝉脱壳方妙。若他坐定道是我，无得可疑了，正是科场前利害头上，万一被他们官司绊住，不得入试怎好？”静观道：“我平时常独自一个家去的。他们问时，你只推偶然不在，不知我那里去了。支吾着他，他定然疑心我是到娘家去，未必追寻。到得后来晓得不在娘家，你场事已毕了，我与你别作计较，离了此地。你是隔府人，他那里来寻你？寻着了，也只索白赖。”计议已定，静观就上了轿。闻人生把庵门掩上，随着步行，竟到姑娘家来。

姑娘一见静观，青头白脸，桃花般的两颊，吹弹得破的皮肉，心里也十分喜欢。笑道：“怪道我家侄儿看上了你！你只在庄上内房里住，此处再无外人敢上门的，只管放心。”对着闻人生道：“我庄上房中，你亦可同住。但你若竟住在此，恐怕有人跟寻得出，反为不美。况且要进场，还须别寻下处。”闻人生道：“姑娘见得极是。小侄只可暂来。”从此静观只在姑娘庄里住。闻人生是夜也就同房宿了。明日别了去，另寻下处，不题。

却说翠浮庵三个尼姑做了三日功果回来，到得庵前，只见庵门虚掩的。走将进去，静悄悄不见一人，惊疑道：“多在何处去了？”他们心上要紧的是闻人生，静观倒是第二。着急到闻人生房里去看，行李书箱都在，心里又放下好些。只不见了静观，房里又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不知甚么缘故。正委决不下，只见闻人生踱将进来。众尼笑逐颜开，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庵主一把抱住，且不及问静观的说话，笑道：“隔别三日，心痒难熬，今且到房中一乐。”也不顾这两个小尼口馋，径自去做事了。闻人生只得勉强奉承，酣畅一度，才问道：“你同静观在此，他那里去了？”闻人生道：“昨日我到城中去了一日，天晚了，来不及，在朋友家宿了。直到今日来，不知他那里去了。”众尼道：“想是见你去了，独自一个没情绪，自回湖州去了。他在此独受用了两日，也该让让我们，等他去去再处。”因贪着闻人生快乐，把静观的事倒丢在一边了。谁知闻人生心却不在此处，鬼混了两三日，推道要到场前寻下处。众尼不好阻得，把行李挑了去。众尼千约万约，道：“得空原到这里来住。”闻人生满口应承，自去了。

闲使用——指疏通官府的费用。

陈妙常——故事中的道姑，与书生潘必正相爱，私自结合。故事源出《古今女史》，明代高濂敷演为传奇戏剧《玉簪记》，流传颇广。这里乃是以陈妙常喻静观。

庵主过了几日，不见静观消耗。放心不下，叫人到杨妈妈家问问，说是不曾回家，吃了一惊。恐怕杨妈妈来着急，倒不敢声张，只好密密探听。又见闻人生一去不来，心里方才有些疑惑。待要去寻他盘问，却不曾问得下处明白，只得忍耐着，指望他场后还来。只见三场已毕，又等了几日，闻人生脚影也不见来。元来闻人生场中甚是得意，出场来，竟到姑娘庄上，与静观一处了，那里还想着翠浮庵中？庵主与二尼望不见到，恨道：“天下有这样薄情的人，静观未必不是他拐去了。不然，便是这样不来，也没解说。”思量要把拐骗来告他，又碍着自家多洗不清，怕惹出祸来。正商量到场前寻他，或是问到他湖州家里去炒他，终是女人辈，未有定见，却又撞出一场巧事来。

说话间，忽然门外有人敲门得紧。众尼多心里疑道：“敢是闻人生来也？”齐走出来，开了门看，只见一乘大轿，三四乘小轿，多在门首歇着。敲门的家人报道：“安人到此。”庵主却认得，是下路来的某安人，慌忙迎接。只见大轿里安人走出来，傍边三四个养娘出轿来，拥着进庵。坐定了，寒温过，献茶已毕，安人打发家人们：“到船上俟候，我在此，过午下船。”家人们各去了。

安人走进庵主房中来。安人道：“自从我家主亡过，我就不曾来此，已三年了。”庵主道：“安人今日贵脚踹贱地，想是完了孝服，才来烧香的。”安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庵主道：“如此秋光，正好闲耍。”安人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有甚心情游耍！”庵主有些瞧科，挑他道：“敢是为没有了老爹，冷静了些？”安人起身把门掩上，对庵主道：“我一向把心腹待你，你不要见外，我和你说句知心话。你方才说我冷静，我想我止隔得三年，尚且心情不奈烦，何况你们终身独守，如何过了？”庵主道：“谁说我们独守？不瞒安人说，全亏得有个把主儿相伴一相伴。不然，冷落死了，如何熬得！”安人道：“你如今见有何人？”庵主道：“有个心上妙人，在这里科举的小秀才。这两日一去不来，正在此设计商量。”安人道：“你且丢着此事。我有一件好事作成你，你尽心与我做着，管教你快活。”庵主道：“何事？”安人道：“我前日在昭庆寺中进香，下房头安歇。这房头有个未净头的小和尚，生得标致异常。我瞒你不得，其实隔绝此事多时，忍不住动火起来。因他上来送茶，他自道年幼不避忌，软嘴塌舌，甚是可爱。我一时迷了，遣开了人，抱他上床，要试他做做此事看。谁知这小厮深知滋味，比着大人家更是雄健。我实是心吊在他身上，舍不得他了。我想了一夜，我要带他家去。须知我是寡居，要防生人眼，恐怕坏了名声。亦且拘拘束束，躲躲闪闪，怎能勾像意？我今与师父商量，把他来师父这里净了头。他面貌娇嫩，只认做尼姑。我归去后，师父带了他竟到我家来，说是师徒两个来投我。我供养在家里庵中，连我合家人只认做你的女徒，我便好像意做事，不是神鬼不知的？所以今日特地到此，要你做这大事。你若依得，你也落得些快活。有了此人，随你心上人也放得下了。”庵主道：“安人高见妙策。只是小尼也沾沾手，恐怕安人吃醋。”安人道：“我要你帮衬做事，怎好自相妒忌？到得家里，我还要牵你来做了一床，等外人永不疑心，方才是妙哩。”庵主道：“我的知心的安人，这等说，我死也替你去。我这里三个徒弟，前日不见了一个小的，今恰好把来抵补，一发好瞒生人。只是如何得他到这里来？”安人道：“我约定他在此。他许我背了师父，随我去的。敢就来也！”

敢——表示猜测的语气副词，略同于大概、或许。

正说之间，只见一个小尼敲门，进房来道：“外边一个拢头小伙子，在那里问安人。”安人忙道：“是了，快唤他进来。”只见那小伙望内就走。两个小尼见他生得标致，个个眉花眼笑。安人见了，点点头，叫他进来。他见了庵主，作个揖。庵主一眼不霎，估定了看他。安人拽他手过来，问庵主道：“我说的如何？”庵主道：“我眼花，见了善财童子，身子多软摊了。”安人笑将起来。庵主且到灶下看斋，就把这些话与两个小尼说了。小尼多咬着指头道：“有此妙事！”庵主道：“我多分随他去了。”小尼道：“师父撇了我们，自去受用？”庵主道：“这是天赐我的衣食。你们在此，料也不空过。”大家笑耍了一回，庵主复进房中。只见安人搂着小伙，正在那里说话。见了庵主，忙在扶手匣里取出十两一包银子来，与他道：“只此为定。我今留此子在此，我自开船先去了。十日之内，望你两人到我家来，千万勿误。”安人又叮嘱那小伙几句话，出到堂屋里吃了斋，自上轿去了。

庵主送了出去，关上大门，进来见了小伙，真是黑夜里拾得一颗明珠。且来搂他去亲嘴，喜不可言。对他道：“今后我与某安人合用的了，只这几夜，且让让我着。”事毕，就取剃刀来与他落了发。仔细看一看，笑道：“也倒与静观差不多。到那里，少不得要个法名，仍叫做静观罢。”是夜就同庵主一床睡了。极得两个小尼姑，咽干了唾沫。

明日收拾了，叫个船，竟到下路去。分付两个小尼道：“你们且守在此。我到那里，看光景若好，捎个信与你们。毕竟不来，随你们散伙家去罢。杨家有人来问，只说静观随师父下路人家去了。”两尼也巴不得师父去了，大家散伙，连声答应道：“都理会得。”从此，老尼与小伙同下船来，人面前认为师弟，晚夕上只做夫妻。不多几日，到了那一家，充做尼姑，进庵住好。安人不时请师徒进房留宿，常是三个做一床。尼姑又教安人许多取乐方法，三个人只多得一颗头，尽兴淫恣。那少年男子，不敌两个中年老阴，几年之间，得病而死。安人哀伤郁闷，也不久亡故。老尼被那家寻他事故，告了他偷盗，监了追赃，死于狱中。这是后话。

且说翠浮庵自从庵主去后，静观的事一发无人提起，安安稳稳，住在庄上。只见揭了晓，闻人生已中了经魁，喜喜欢欢，来见姑娘。又私下与静观相见，各各快乐。自此，日里在城中完这些新中式的事，晚上到姑娘庄上与静观歇宿。密地叫人去翠浮庵打听，已知庵主他往，两小尼各归俗家去了，庵中空锁在那里。回覆了静观，掉下了老大一个跔。

闻人生事体已完，想要归湖州来，与姑娘商议：“静观发未长，娶回未得，仍留在姑娘这里。待我去会试再处。”静观又嘱咐道：“连我母亲处也未可使他知道。我出家是他的主意，如何蓦地还俗？且待我头发长了，与你双归，他才拗不得。”闻人生道：“多是有见识的话。”别了荣归。拜过母亲，把静观的事并不提起。到得十月尽边，要去会试，来见姑娘。此时静观头发齐肩，可以梳得个假鬓了。闻人生意欲带他去会试，姑娘劝道：“我看此女德性温淑，堪为你配。既要正经婚姻，岂可仍复私下带来带去？不像事体！仍留我庄上住下，等你会试得意荣归，他发已尽长，此时只认是我的继女，迎归花烛，岂不正气？”闻人生见姑娘说出一段大道理话，只得忍情

不霎——即不眨。

估定了——犹如说“瞄准了”。

善财童子——佛教神话传说中侍奉观音菩萨的仙童，极端庄秀雅。

与静观别了。

进京会试，果然一举成名，中了二甲，礼部观政。《同年录》上，先刻了“聘杨氏”，就起一本，给假归娶。奉旨准给花红表礼，以备喜筵。驰驿还家，拜过母亲。母亲闻知归娶，问道：“你自幼未曾聘定，今娶何人？”闻人生道：“好教母亲得知：孩儿在杭州，姑娘家有个继女，许下孩儿了。”母亲道：“为何我不曾见说？”闻人生道：“母亲日后自知。”选个吉日，结起彩船，花红鼓乐，竟到杭州关内黄家来，拜了姑娘，说了奉旨归娶的话。姑娘大喜，道：“我前者见识如何？今日何等光采！”先与静观相见了，执手各道别情。静观此时已是内家装扮了，又道黄夫人待他许多好处，已自认义为干娘了。黄夫人亲自与他插戴了，送上彩轿，下了船。船中赶好日结了花烛，正是：

红罗帐里，依然两个新人；锦被窝中，各出一般旧物。

到家里齐齐拜见了母亲。母亲见媳妇生得标致，心下喜欢。又见他湖州声口，问道：“既是杭州娶来，为何说这里的话？”闻人生方把杨家女儿错出了家，从头至尾的事说了一遍，母亲方才明白。

次日，闻人生同了静观，竟到杨家来。先拿子婿的帖子与丈母，又一内弟的帖与小舅。杨妈只道是错了，再四不收。女儿只得先自走将进来，叫一声“娘！”妈妈见是一个凤冠霞帔的女眷，吃那一惊不小，慌忙站起来，一时认不出了。女儿道：“娘休惊怪，女儿即是翠浮庵静观是也。”妈妈听了声音，再看面庞，才认得出。只是有了头发，妆扮异样，若不仔细，也要错过。妈妈道：“有一年多不见你面，又无音耗。后来闻得你同师父到那里下路去了，好不记挂。今年又着人去看，庵中鬼影也无。正自思念你，没个是处。你因何得到此地位？”女儿才把去年搭船相遇，直到此时奉旨完婚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喜得个杨妈妈双脚乱跳，口扯开了收不拢来，叫儿子去快请姊夫进来。儿子是学堂中出来的，也尽晓得趋跄，便拱了闻人生进来，一同姊姊站立，拜见了杨妈妈。此时真如睡里梦里，妈妈道：“早知你有这一日，为甚把你送在庵里去？”女儿道：“若不送在庵中，也不能勾有这一日。”当下就接了杨妈妈到闻家过门，同坐喜筵，大吹大擂，更馀而散。

此后，闻人生在宦途时有蹉跌，不甚像意。年至五十，方得腰金而归。杨氏女得封恭人，林下偕老。闻人生曾遇着高明的相士，问他宦途不称意之故。相士道：“犯了少年时风月，损了些阴德，故见如此。”闻人生也甚悔翠浮庵少年孟浪之事，常与人说尼庵不可擅居，以此为戒。这不是“偷期得成正果”之话？若非前生分定，如何得这样奇缘？有诗为证：

主婚靡不仗天公，堪叹人生尽聩聋。
若道姻缘人可强，氤氲使者有何功？

《同年录》——旧时会试后，同科新中进士要登记造册，刻碑题名，称《同年录》。

内家——亦称“俗家”，与出家人对称。

趋跄——赶快奉迎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

诗云：

从来欠债要还钱，冥府于斯倍灼然。

若使得来非分内，终须有日复还原。

却说人生财物，皆有分定。若不是你的东西，纵然勉强哄得到手，原要一分一毫填还别人的。从来因果报应的说话，其事非一，难以尽述。在下先拣一个希罕些的，说来做个得胜头回。

晋州古城县 有一个人，名唤张善友。平日看经念佛，是个好善的长者。浑家李氏，却有些短见薄识，要做些小便宜勾当。夫妻两个过活，不曾生男育女，家道尽从容好过。其时本县有个赵廷玉，是个贫难的人。平日也守本分，只因一时母亲亡故，无钱葬埋，晓得张善友家事有馀，起心要去偷他些来用。算计了两日，果然被他挖个墙洞，偷了他五六十两银子去。将母亲殡葬讣，自想道：“我本不是没行止的，只因家贫，无钱葬母，做出这个短头的事来，扰了这一家人家。今生今世还不了他，来生来世是必填还他则个。”张善友次日起来，见了壁洞，晓得失了贼。查点家财，箱笼里没了五六十两银子。张善友是个富家，也不十分放在心上，道是命该失脱，叹口气罢了。唯有李氏，切切于心，道：“有此一项银子，做许多事，生许多利息，怎舍得白白被盗了去？”

正在纳闷间，忽然外边有一个和尚来寻张善友。张善友出去相见了，问道：“师父何来？”和尚道：“老僧是五台山僧人，为因佛殿坍塌，下山来抄化修造。抄化了多时，积得有百来两银子，还少些个。又有那上了疏，未曾勾销的。今要往别处去走走，讨这些布施。身边所有银子，不便携带，恐有失所，要寻个寄放的去处，一时无有。一路访来，闻知长者好善，是个有名的檀越，特来寄放这一项银子。待别处讨足了，就来取回本山去也。”张善友道：“这是胜事，师父只管寄放在舍下，万无一误。只等师父事毕，来取便是。”当下把银子看验明白，点计件数，拿进去交付与浑家了，出来留和尚吃斋。和尚道：“不劳檀越费斋。老僧心忙，要去募化。”善友道：“师父银子，弟子交付浑家，收好在里面。倘若师父来取时，弟子出外，必预先分付停当，交还师父便了。”和尚别了，自去抄化。那李氏接得和尚银子在手，满心欢喜。想道：“我才失得五六十两，这和尚倒送将一百两来，岂不是补还了我的缺，还有得多哩！”就起一点心，打帐要赖他的。

一日，张善友要到东岳庙里烧香求子去，对浑家道：“我去则去，有那五台山的僧所寄银两，前日是你收着。若他来取时，不论我在不在，你便与他去。他若要斋吃，你便整理些蔬菜斋他一斋，也是你的功德。”李氏道：“我晓得！”张善友自烧香去了。去后，那五台山和尚抄化完了，却来问张

得胜头回——又称“得胜利市头回”，旧时说书人的术语，即话本小说的“入话”，寓吉利之意。

晋州古城县——今河北省正定县。古城当为鼓城之讹。

短头的事——言做事有短处，不道德，犹如说“亏心事”。

抄化——僧人为求资助而向施主零星募捐。

“又有”二句——指施主答应了向和尚捐款而还未交钱，只记在了簿子上。疏，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。

打帐——吴方言，也作“打桩”，即打算、准备的意思。

善友取这项银子。李氏便白赖道：“张善友也不在家，我家也没有人寄甚么银子，师父敢是错认了人家了。”和尚道：“我前日亲自交付与张长者，长者收拾进来，交付孺人的，怎么说此话？”李氏便赌咒道：“我若见你的，我眼里出血。”和尚道：“这等说，要赖我的了？”李氏又道：“我赖了你的，我堕十八层地狱！”和尚见他赌咒，明知白赖了，争奈是个女人家，又不好与他争论得。和尚没计奈何，合着掌念声佛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是十方抄化来的布施，要修理佛殿的，寄放在你这里，你怎么要赖我的？你今生今世赖了我这银子，到那生那世，少不得要填还我。”带着悲恨而去。过了几时，张善友回来，问起和尚银子。李氏哄丈夫道：“刚你去了，那和尚就来取。我双手还他去了。”张善友道：“好，好。也完了一宗事。”

过得两年，李氏生下一子。自生此子之后，家私火焰也似长将起来。再过了五年，又生一个，共是两个儿子了。大的小名叫做乞僧，次的小名叫做福僧。那乞僧大来，极会做人家，披星带月，早起晚眠。又且生性吝啬，一文不使，两文不用，不肯轻费着一个钱，把家私挣得惹大。可又作怪，一般两个弟兄，同胞共乳，生性绝是相反。那福僧每日只是吃酒赌钱，养婆娘，做子弟，把钱钞不着疼热的使用。乞僧旁看了，是他辛苦挣来的，老大的心疼。福僧每日有人来讨债，多是瞒着家里，外边借来花费的。张善友要做好汉的人，怎肯交儿子被人逼迫，门户不清的？只得一主一主填还了。那乞僧只叫得苦。张善友疼着大孩儿苦挣，恨着小孩儿荡费，偏吃亏了。立个主意，把家私匀做三分分开：他弟兄们各一分，老夫妻留一分。等做家的自做家，破败的自破败，省得歹的累了好的，一总凋零了。那福僧是个不成器的，肚肠倒要分了，自繇自在，别无拘束，正中下怀。家私到手，正如：

汤泼瑞雪，风卷残云。

不上一年，使得光光荡荡了。又要分了爹妈的这半分，也自没有了。便去打搅哥哥，不繇他不应手，连哥哥的也布摆不来。他是个做家的人，怎生受得过？气得成病，一卧不起，求医无效，看看至死。张善友道：“成家的倒有病，败家的倒无病，五行中如何这样颠倒？”恨不得把小的替了大的。苦在心头，说不出来。那乞僧气蛊已成，毕竟不痊，死了。张善友夫妻大痛无声。那福僧见哥哥死了，还有剩下家私，落得是他受用，一毫不在心上。李氏妈妈见如此光景，一发舍不得大的。终日啼哭，哭得眼中出血而死。福僧也没有一些苦楚，带着母丧，只在花街柳陌，逐日混帐。淘虚了身子，害了癆瘵之病，又看看死来。张善友此时急得无法可施，便是败家的，留得个种也好，论不得成器不成器了。正是：

前生注定今生案，天数难逃大限催。

福僧是个一丝两气的病。时节到来，如三更油尽的灯，不觉的息了。

张善友虽是平日不像意他的，而今自念两儿皆死，妈妈亦亡，单单剩得老身，怎繇得不苦痛哀切？自道：“不知作了什么罪业，今朝如此果报得没下稍。”一头愤恨，一头想道：“我这两个业种是东岳求来的，不争被你阎

惹大——即“偌大”，如此之大。

布摆——即“摆布”，这里是安排的意思。

气蛊（g 古）——因气恼而引起的一种疾病。

混帐——犹如说“鬼混”，指胡作非为，不正经过日子。

癆瘵（zhài 债）——中医所称的癆病，即肺结核病。

君勾去了，东岳敢不知道？我如今到东岳大帝面前，告苦一番。大帝有灵，勾将阎神来，或者还了我个把儿子，也不见得！”也是他苦痛无聊，痴心想到此，果然到东岳跟前哭诉道：“老汉张善友，一生修善。便是俺那两个孩儿和妈妈，也不曾做甚么罪过，却被阎神屈屈勾将去，单剩得老夫。只望神明将阎神追来，与老汉折证一个明白。若果然该受这业报，老汉死也得瞑目。”诉罢，哭倒在地，一阵昏沉，晕了去。

朦胧之间，见个鬼使来对他道：“阎君有勾。”张善友道：“我正要见阎君问他去。”随了鬼使，竟到阎君面前。阎君道：“张善友，你如何在东岳告我？”张善友道：“只为我妈妈和两个孩儿，不曾犯下什么罪过，一时都勾了去。有此苦痛，故此哀告大帝做主。”阎王道：“你要见你两个孩儿么？”张善友道：“怎不要见？”阎王命鬼使召将来，只见乞僧、福僧两个齐到。张善友喜之不胜，先对乞僧道：“大哥，我与你家去来。”乞僧道：“我不是你什么大哥。我当初是赵廷玉，不合偷了你家五十多两银子。如今加上几百倍利钱，还了你家。俺和你不亲了。”张善友见大的如此说了，只得对福僧说：“既如此，二哥随我家去了也罢。”福僧道：“我不是你家甚么二哥。我前身是五台山和尚，你少了我的。你如今也加百倍还得我勾了，与你没相干了。”张善友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如何我少五台山和尚的？怎生得妈妈来一问便好！”阎王已知其意，说道：“张善友，你要见浑家不难。”叫鬼卒：“与我开了酆都城，拿出张善友妻李氏来！”鬼卒应声去了。只见押了李氏，披枷带锁，到殿前来。张善友道：“妈妈，你为何事如此受罪？”李氏哭道：“我生前不合混赖了五台山和尚百两银子，死后叫我历遍十八层地狱。我好苦也！”张善友道：“那银子我只道还他去了，怎知赖了他的？这是自作自受。”李氏道：“你怎生救我？”扯着张善友大哭。阎王震怒，拍案大喝。张善友不觉惊醒，乃是睡倒在神案前，做的梦明明白白，才省悟多是宿世的冤家债主。住了悲哭，出家修行去了。

方信道暗室亏心，难逃他神目如电。

今日个显报无私，怎倒把阎君埋怨？

在下为何先说此一段因果？只因有个贫人，把富人的银子借了去，替他看守了几多年，一钱不破；后来不知不觉，双手交还了本主。这事更奇，听在下表白一遍。

宋时汴梁曹州曹南村周家庄上有个秀才，姓周，名荣祖，字伯成；浑家张氏。那周家先世广有家财。祖公公周奉，敬重释门，起盖一所佛院，每日看经念佛。到他父亲手里，一心只做人家。为因修理宅舍，不舍得另办木石砖瓦，就将那所佛院尽拆毁来用了。比及宅舍功完，得病不起，人皆道是不信佛之报。父亲既死，家私里外通是荣祖一个掌把。那荣祖学成满腹文章，要上朝应举。他与张氏，生得一子，尚在襁褓，乳名叫做长寿。只因妻娇子幼，不舍得抛撇，商量三口儿同去。他把祖上遗下那些金银成锭的，做一窖儿埋在后面墙下，怕路上不好携带；只把零碎的、细软的带些随身。房廊屋舍，着个当直的看守，他自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曹州有一个穷汉，叫做贾仁。真是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吃

勾——逮捕，捉拿。这里是命令召见的意思。

酆都城——今四川省丰都县；旧时迷信传说阴曹地狱即在这里。

曹州——故治在今山东省曹县。

了早起的，无那晚夕的。又不会做什么营生，则是与人家挑土筑墙，和泥托坯，担水运柴，做盆工生活度日。晚间在破窑中安身。外人见他十分过的艰难，都唤他做“穷贾儿”。却是这个人，禀性古怪拗警，常道：“总是一般的人，别人那等富贵奢华，偏我这般穷苦！”心中恨毒。有诗为证：

又无房舍又无田，每日城南窑内眠。

一般带眼安眉汉，何事囊中偏没钱？

说那贾仁心中不伏气，每日得闲空，便走到东岳庙中，苦诉神灵道：“小人贾仁，特来祷告。小人想：有那等骑鞍压马，穿罗着锦，吃好的，用好的。他也是一世人，我贾仁也是一世人。偏我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烧地眠，炙地卧，兀的不穷杀了小人？小人但有些小富贵，也为斋僧布施，盖寺建塔，修桥补路，惜孤念寡，敬老怜贫。上圣可怜见咱！”日日如此。

真是精诚之极，有感必通，果然被他哀告不过，感动起来。一日祷告毕，睡倒在廊檐下。一灵儿被殿前灵派侯摄去，问他终日埋天怨地的缘故。贾仁把前言再述一遍，哀求不已。灵派侯也有些怜他，唤那增福神，查他衣禄、食禄，有无多寡之数。增福神查了，回覆道：“此人前生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毁僧谤佛，杀生害命，抛撇净水，作贱五谷，今世当受冻饿而死。”贾仁听说，慌了，一发哀求不止，道：“上圣可怜见，但与我些小衣禄、食禄，我是必做个好人。我爷娘在时，也是尽力奉养的。亡化之后，不知甚么缘故，颠倒一日穷一日了。我也在爷娘坟上烧钱裂纸，浇茶奠酒，泪珠儿至今不曾干。我也是个行孝的人。”灵派侯道：“吾神试点检他平日所为，虽是不见别的善事，却是穷养父母，也是有的。今日据着他埋天怨地，正当冻饿。念他一点小孝，可又道‘天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名之草’，吾等体上帝好生之德，权且看有别家无碍的福力，借与他些。与他一个假子，奉养至死，偿他这一点孝心罢。”增福神道：“小圣查得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，他家福力所积，阴功三辈；为他折毁佛地，一念差池，合受一时折罚。如今把那家的福力权借与他二十年，待到限期已足，着他双手交还本主，这个可不两便？”灵派侯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唤过贾仁，把前话分付他明白，叫他牢牢记取：“比及你去做财主时，索还的早在那里等了。”贾仁叩头，谢了上圣济拔之恩。心里道：“已是财主了！”出得门来，骑了高头骏马，放个辔头。那马见了鞭影，飞也似的跑，把他一交擗翻。大喊一声，却是南柯一梦，身子还睡在庙檐下。想一想，道：“恰才上圣分明的对我说，那一家的福力借与我二十年，我如今该做财主。一觉醒来，财主在那里？梦是心头想，信他则甚！昨日大户人家要打墙，叫我寻泥坯，我不免去寻问一家则个。”

出了庙门去，真是时来福凑。恰好周秀才家里看家当直的，因家主出久未归，正缺少盘缠；又晚间睡着，被贼偷得精光。家里别无可卖的，止有后园中这一垛旧坍墙。想道：“要他没用，不如把泥坯卖了，且将就做盘缠度日。”走到街上，正撞着贾仁。晓得他是惯与人家打墙的，就把这话央他去卖。贾仁道：“我这家正要泥坯，讲倒价钱，吾自来挑也。”果然走去说定了价，挑得一担算一担。开了后园，一凭贾仁自掘自挑。贾仁带了铁锹、锄

盆（bèn 笨）工——指重体力劳动。吴方言称翻土为盆。

拗警——固执。

颠倒——反过来。这里是说事实与愿望正好相反。

讲倒——讲妥、说准。

头、土 之类来，动手刚扒倒得一堵，只见墙脚之下，拱开石头，那泥簌簌的落将下去，恰像底下是空的。把泥拨开，泥下一片石板。撬起石板，乃是盖下一个石槽，满槽多是土壑 块一般大的金银，不计其数。傍边又有小块，零星楔着。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神明如此有灵，已应着昨梦。惭愧！今日有分做财主了。”心生一计，就把金银放些在土 中，上边覆着泥土，装了一担。且把在地中挑未尽的，仍用泥土遮盖，以待再挑。他挑着担，竟往栖身的破窑中，权且埋着，神鬼不知。运了一两日，都运完了。

他是极穷人，有了这许多银子，也是他时运到来，且会摆拨 。先把些零碎小镲，买了一所房子住下了，逐渐把窑里埋的又搬将过去，安顿好了。先假做些小买卖，慢慢衍将大来。不上几年，盖起房廊屋舍，了解典库、粉房、磨房、油房、酒房，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长将起来。旱路上有田，水路上有船，人头上有钱。平日叫他做“穷贾儿”的，多改口叫他是员外了。又娶了一房浑家，却是寸男尺女皆无。空有那鸦飞不过的田宅，也没一个承领。又有一件作怪，虽有了这样大家私，生性吝啬苦克，一文也不使，半文也不用。要他一贯钞，就如挑他一条筋。别人的，恨不得劈手夺将来；若要他把与人，就心疼的了不得。所以又有人叫他做“悭贾儿”。请着一个老学究，叫做陈德甫，在家里处馆。那馆不是教学的馆，无过在解铺里上些帐目，管些收钱举债的勾当。贾员外日常与陈德甫说：“我枉有家私，无个后人承领。自己生不出，街市上但遇着卖的，或是肯过继的，是男是女，寻一个来，与我两口儿喂眼 也好。”说了不则一番。陈德甫又转分付了开酒务 的店小二：“倘有相应的，可来先对我说。”这里一面寻螟蛉之子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周荣祖秀才，自从同了浑家张氏、孩儿长寿，三口儿应举去后，怎奈命运未通，功名不达。这也罢了，岂知到得家里，家私一空，止留下一所房子。去寻寻墙下所埋祖遗之物，但见墙倒泥开，刚剩得一个空石槽。从此衣食艰难，索性把这所房子卖了，复是三口儿去洛阳探亲。偏生这等时运，正是：

时来风送滕王阁 ，运退雷轰荐福碑 。

那亲眷久已出外，弄做个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，身边盘缠用尽。到得曹南地方，正是暮冬天道，下着连日大雪。三口儿身上俱各单寒，好生行走不得。有一篇《正宫调·滚绣球》为证：

是谁人碾就琼瑶往下筛？是谁人剪冰花迷眼界？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，恰便似粉妆就殿阁楼台。便有那韩退之蓝关前冷怎当 ，便有那

土 ——土筐一类器具。

土壑 (j 基) ——砖坯。

摆拨 ——使用、安排、计划。

喂眼 ——指眼中看着心里得到安慰，俗语也叫做“解眼馋”。

酒务 ——即酒店。宋代酒为专卖品，已设酒务官。

“时来”句——据《岁时广记》载，唐代诗人王勃路过马当山，水神将他一帆风顺吹至滕王阁，得以参与阎公盛宴，写出了著名的《滕王阁序》。

“运退”句——据《尧山堂外纪》载，荐福山有唐欧阳询所书《荐福寺碑》，极名贵；宋范仲淹欲为穷书生拓千本荐福碑以谋生，却正遇碑为轰雷击碎。

“韩退之”句——韩愈，字退之，唐代文学家，他贬官途经蓝关时遇大雪，在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中有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诗句。

孟浩然驴背上也跌下来，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访戴。则这三口儿兀的不冻倒尘埃？眼见得一家受尽千般苦，可甚么十谒朱门九不开？委实难捱！

当下张氏道：“似这般风又大，雪又紧，怎生行去？且在那里避一避也好。”周秀才道：“我们到酒务里避雪去。”两口儿带了小孩子，趲到一个店里来。店小二接着，道：“可是要买酒吃的？”周秀才道：“可怜，我那得钱来买酒吃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不吃酒，到我店里做甚？”秀才道：“小生是个穷秀才，三口儿探亲回来，不想遇着一天大雪。身上无衣，肚里无食，来这里避一避。”店小二道：“避避不妨，那一个顶着房子走哩？”秀才道：“多谢哥哥。”叫浑家领了孩儿，同进店来，身子疙抖抖的寒颤不住。店小二道：“秀才官人，你每受了寒了，吃杯酒不好？”秀才叹道：“我才说没钱在身边。”小二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那里不是积福处？我舍与你一杯烧酒吃，不要你钱。”就在招财、利市面前那供养的三杯酒内，取一杯递过来。周秀才吃了，觉道和暖了好些。浑家在傍闻得酒香，也要杯儿敌寒，不好开得口，正与周秀才说话。店小二晓得意思，想道：“有心做人情，便再与他一杯。”又取那第二杯递过来，道：“娘子也喝一杯。”秀才谢了，接与浑家吃。那小孩子长寿不知好歹，也嚷道要吃。秀才簌簌地掉下泪来，道：“我两个也是这哥哥好意与我每吃的，怎生又有得到你？”小孩子便哭将起来。小二问知缘故，一发把那第三杯与他吃了。就问秀才道：“看你这样艰难，你把这小的儿与了人家可不好？”秀才道：“一时撞不着人家要。”小二道：“有个人要。你与娘子商量去。”秀才对浑家道：“娘子，你听么？卖酒的哥哥说，你们这等饥寒，何不把小孩子与了人？他有个人家要。”浑家道：“若与了人家，倒也强似冻饿死了。只要那人养的活，便与他去罢！”秀才把浑家的话对小二说。小二道：“好教你们喜欢！这里有个大财主，不曾生得一个儿女，正要一个小的。我如今领你去。你且在此坐一坐，我寻将一个人来。”

小二三脚两步，走到对门，与陈德甫说了这个缘故。陈德甫踱到店里，问小二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小二叫周秀才与他相见了。陈德甫一眼看去，见了小孩子长寿，便道：“好个有福相的孩儿！”就问周秀才道：“先生那里人氏，姓甚名谁？因何就肯卖了这孩儿？”周秀才道：“小生本处人氏，姓周名荣祖。因家业凋零，无钱使用，将自己亲儿，情愿过房与人为子。先生，你敢是要么？”陈德甫道：“我不要。这里有个贾老员外，他有泼天也似家私，寸男尺女皆无。若是要了这孩儿，久后家缘家计，都是你这孩儿的。”秀才道：“既如此，先生作成小生则个。”陈德甫道：“你跟着我来。”周秀才叫浑家领了孩儿，一同跟了陈德甫到这家门首。

“孟浩然”句——孟浩然是唐代诗人，相传他有雪中骑驴寻梅的故事，元人曾据此编为杂剧。

“剡溪”句——晋代王徽之，字子猷，曾在雪夜自山阴乘舟至剡溪访问朋友戴逵，至其门，不入而返，人家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事见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。

“十谒”句——唐代李观诗：“十谒朱门九不开，利名渊藪且徘徊。自知不是封侯骨，夜夜江山入梦来。”元明戏剧小说中常引用首句，喻乞贷无门的苦境。

招财、利市——即“招财童子”和“利市仙官”的略称，这是旧时商人经常供奉的财神。

泼天——犹如说漫天，这里夸饰钱财之多，房产之广。

作成——成全。

陈德甫先进去见了贾员外。员外问道：“一向所托寻孩子的，怎么了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员外，且喜有一个小的了。”员外道：“在那里？”陈德甫道：“现在门首。”员外道：“是个甚么人的？”陈德甫道：“是个穷秀才。”员外道：“秀才倒好，可惜是穷的。”陈德甫道：“员外说得好笑，那有富的来卖儿女？”员外道：“叫他进来，我看看。”陈德甫出来，与周秀才说了，领他同儿子进去。秀才先与员外叙了礼，然后叫儿子过来与他看。员外看了一看，见他生得青头白脸，心上喜欢，道：“果然好个孩子！”就问了周秀才姓名，转对陈德甫道：“我要他这个小的，须要他立纸文书。”陈德甫道：“员外要怎么样写？”员外道：“无过写道‘立文书人某人，因口食不敷，情愿将自己亲儿某，过继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。’”陈德甫道：“只叫员外勾了，又要那‘财主’两字做甚？”员外道：“我不是财主，难道叫我穷汉？”陈德甫晓得是有钱的心性，只顺着道：“是，是。只依着写‘财主’罢。”员外道：“还有一件要紧，后面须写道：‘立约之后，两边不许翻悔。若有翻悔之人，罚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用。’”陈德甫大笑道：“这等，那正钱可是多少？”员外道：“你莫管我，只依我写着。他要得我多少？我财主家心性，指甲里弹出来的，可也吃不了。”陈德甫把这些话一一与周秀才说了。周秀才只得依着口里念的写去，写到“罚一千贯”，周秀才停了笔，道：“这等，我正钱可是多少？”陈德甫道：“知他是多少？我恰才也是这等说。他道：‘我是个巨富的财主，他要的多少？’他指甲里弹出来的，着你吃不了哩。”周秀才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依他写了，却把正经的卖价竟不曾填得明白。他与陈德甫也多是迂儒，不晓得这些圈套，只道口里说得好听，料必不轻的。岂知做财主的专一苦克算人，讨着小便宜。口里便甜如蜜，也听不得的。

当下周秀才写了文书，陈德甫递与员外收了。员外就领了进去，与妈妈看了，妈妈也喜欢。此时长寿已有七岁，心里晓得了。员外教他道：“此后有人问你姓什么，你便道‘我姓贾。’”长寿道：“我自姓周。”那贾妈妈道：“好儿子，明日与你做花花袄子穿。有人问你姓，只说姓贾。”长寿道：“便做大红袍与我穿，我也只是姓周。”员外心里不快，竟不来打发周秀才。秀才催促陈德甫，德甫转催员外。员外道：“他把儿子留在我家，他自去罢了。”陈德甫道：“他怎么肯去？还不曾与他恩养钱哩！”员外就起个赖皮心，只做不省得，道：“甚么恩养钱？随他与些罢。”陈德甫道：“这个员外休耍人！他为无钱，才卖这个小的，怎么倒要他恩养钱？”员外道：“他因为无饭养活儿子，才过继与我。如今要在我家吃饭，我不问他要恩养钱，他倒问我要恩养钱？”陈德甫道：“他辛辛苦苦养这小的，与了员外为儿，专等员外与他些恩养钱，回家做盘缠。怎这等耍他？”员外道：“立过文书，不怕他不肯了。他若有说话，便是翻悔之人，教他罚一千贯还我，领了这儿子去。”陈德甫道：“员外怎如此斗人耍！你只是与他些恩养钱去，是正理。”员外道：“陈德甫，看你面上，与他一贯钞。”陈德甫道：“这等一个孩儿，与他一贯钞忒少。”员外道：“一贯钞，许多宝字哩！我富人使一贯钞，似挑着一条筋。你是穷人，怎倒看得这样容易？你且与他去。他是读书人，见

正钱——正当的、应支付的钱。这里指买卖孩子的钱。

恩养钱——卖孩子的钱，意谓曾恩养过。

许多宝字——旧时铜钱上铸有“通宝”字样，一贯为一千钱，故如此说。

儿子落了好处，敢不要钱，也不见得。”陈德甫道：“那有这事？不要钱，不卖儿子了。”再三说不听，只得拿了一贯钞与周秀才。

秀才正走在门外与浑家说话，安慰他道：“且喜这家果然富厚，已立了文书，这事多分可成，长寿儿也落了好地了。”浑家正要问道：“讲倒多少钱钞？”只见陈德甫拿得一贯出来。浑家道：“我几杯儿水洗的孩儿偌大，怎生只与我一贯钞？便买个泥娃娃也买不得！”陈德甫把这话又进去与员外说。员外道：“那泥娃娃须不会吃饭。常言道：‘有钱不买张口货。’因他养活不过，才卖与人。等我肯要，就勾了，如何还要我钱？既是陈德甫再三说，我再添他一贯。如今再不添了。他若不肯，白纸上写着黑字，教他拿一千贯来领了孩子去。”陈德甫道：“他有得这一千贯时，倒不卖儿子了。”员外发作道：“你有得添，添他！我却没有。”陈德甫叹口气，道：“是我领来的不是了。员外又不肯添，那秀才又怎肯两贯钱就住？我中间做人也难。也是我在门下多年，今日得过继儿子，是个美事。做我不着，成全他两家罢。”就对员外道：“在我馆钱内支两贯，凑成四贯，打发那秀才罢。”员外道：“大家两贯，孩子是谁的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孩子是员外的。”员外笑逐颜开，道：“你出了一半钞，孩子还是我的，这等，你是个好人！”依他又支了两贯钞，帐簿上要他亲笔注明白了。共成四贯，拿出来与周秀才，道：“这员外是这样悭吝苦克的，出了两贯，再不肯添了。小生只得自支两月的馆钱，凑成四贯，送与先生。先生，你只要儿子落了好处，不要讨论多少罢！”周秀才道：“甚道理！倒难为着先生。”陈德甫道：“只要久后记得我陈德甫。”周秀才道：“贾员外则是两贯，先生替他出了一半，这倒是先生赍发了小生，这恩德怎敢有忘？唤孩儿出来，叮嘱他两句，我每去罢。”

陈德甫叫出长寿来，三个抱头哭个不住。分付道：“爹娘无奈，卖了你。你在此，可也免了些饥寒冻馁。只要晓得些人事，敢这家不亏你。我们得便来看你就是。”小孩子不舍得爹娘，吊住了只是哭。陈德甫只得去买些果子来哄住了他，骗了他进去。周秀才夫妻自去了。

那贾员外过继了个儿子，又且放着刁勒买的，不费大钱，自得其乐，就叫他做了贾长寿。晓得他已有知觉，不许人在他面前提起一句旧话，也不许他周秀才通消息往来，古古怪怪，防得水泄不通。岂知暗地移花接木，已自双手把人家交还他。那长寿大来，也看看把小时的事忘怀了，只认贾员外是自己的父亲。可又作怪，他父亲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，他却心性阔大，看那钱钞便是土块般相似。人道是他有钱，多顺口叫他为“钱舍”。

那时妈妈亡故，贾员外得病不起，长寿要到东岳烧香，保佑父亲。与父亲讨得一贯钞，他便背地与家僮兴儿开了库，带了好些金银宝钞去了。到得庙上来，——此时正是三月二十七日，明日是东岳圣帝诞辰。——那庙上的人好不来的多。天色已晚，拣着廊下一个干净处所歇息。可先有一对儿老夫妻在那里，但见：

仪容黄瘦，衣服单寒。男人头上儒巾，大半是尘埃堆积；女子脚跟罗袜，两边泥土粘连。定然终日道途间，不似安居闺阁内。

你道这两个是甚人？元来正是卖儿子的周荣祖秀才夫妻两个。只因儿子卖

多分——多半，大概。

做我不着——意思是拿我来作牺牲。

钱舍——意谓有钱的舍人；舍人是宋元以后对显贵子弟的称呼，犹如称“公子”、“少爷”。

了，家事已空，又往各处投人不着，流落在他方十来年。乞化回家，思量要来贾家探取儿子消息。路经泰安州，恰遇圣帝生日，晓得有人要写疏头，思量赚他几文，来央庙官。庙官此时也用得他着，留他在这廊下的。因他也是个穷秀才，庙官好意，拣这搭干净地与他。岂知贾长寿见这带地好，叫兴儿赶他开去。兴儿狐假虎威，喝道：“穷弟子，快走开去，让我们！”周秀才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兴儿就打他一下，道：“钱舍也不认得？问是什么人！”周秀才道：“我须是问了庙官，在这里住的。什么钱舍来赶得我？”长寿见他不肯让，喝教打他。兴儿正在厮扭，周秀才大喊，惊动了庙官，走来说道：“甚么人如此无礼？”兴儿道：“贾家钱舍，要这搭儿歇。”庙官道：“家有家主，庙有庙主。是我留在这里的秀才，你如何用强夺他的宿处？”兴儿道：“俺家钱舍有的是钱，与你一贯钱，借这塌儿田地歇息。”庙官见有了钱，就改了口，道：“我便叫他让你罢。”劝他两个另换个所在。周秀才好生不伏气，没奈何，只得依了。

明日烧罢香，各自散去。长寿到得家里，贾员外已死了。他就做了小员外，掌把了偌大家私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周秀才自东岳下来，到了曹南村，正要去查问贾家消息。一向不回家，把巷陌多生疏了。在街上一路慢访问，忽然浑家害起急心疼来。望去一个药铺，牌上写着“施药”，急走去，求得些来，吃下好了。夫妻两口走到铺中谢那先生。先生道：“不劳谢得，只要与我扬名。”指着招牌上字道：“须记我是陈德甫。”周秀才点点头，念了两声“陈德甫”，对浑家道：“这陈德甫名儿好熟，我那里曾会过来，你记得么？”浑家道：“俺卖孩儿时，做保人的不是陈德甫？”周秀才道：“是，是。我正好问他。”又走去叫道：“陈德甫先生，可认得学生么？”德甫相了一相，道：“有些面染。”周秀才道：“先生也这般老了。则我便是卖儿子的周秀才。”陈德甫道：“还记得我赏发你两贯钱？”周秀才道：“此恩无日敢忘。只不知而今我那儿子好么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好教你欢喜，你孩儿贾长寿，如今长立成人了。”周秀才道：“老员外呢？”陈德甫道：“近日死了。”周秀才道：“好一个愠刻的人！”陈德甫道：“如今你孩儿做了小员外，不比当初老的了，且是仗义疏财。我这施药的本钱，也是他的。”周秀才道：“陈先生，怎生着我见他一面？”陈德甫道：“先生，你同嫂子在铺中坐一坐，我去寻将他来。”

陈德甫走来，寻着贾长寿，把前话一五一十的对他说。那贾长寿虽是多年没人题破，见说了，转想幼年间事，还自隐隐记得。急忙跑到铺中来，要认爹娘。陈德甫领他拜见。长寿看了模样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泰安州打的就是他，怎么了？”周秀才道：“这不是泰安州夺我两口儿宿处的么？”浑家道：“正是，叫得甚么钱舍！”秀才道：“我那时受他的气不过，那知即是我儿子。”长寿道：“孩儿其实不认得爹娘，一时冲撞，望爹娘恕罪。”两口儿见了儿子，心里老大喜欢。终久乍会之间，有些生煞煞。长寿过意不去，道是“莫非还记着泰安州的气来？”忙叫兴儿到家取了一匣金银来，对陈德甫道：“小侄在庙中不认得父母，冲撞了些个。今先将此一匣金银，陪

庙官——管理道观的人。

这搭——搭，吴方言作助词用，表示地点、处所。这搭，这里、这块地方。下文“这塌（w 窝）儿”意同。

生煞煞——陌生。

个不是。”陈德甫对周秀才说了。周秀才道：“自家儿子，如何好受他金银陪礼？”长寿跪下道：“若爹娘不受，儿子心里不安，望爹娘将就包容。”周秀才见他如此说，只得收了。开来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原来这银子上凿着“周奉记”。周秀才道：“可不原是我家的？”陈德甫道：“怎生是你家的？”周秀才道：“我祖公叫做周奉，是他凿字记下的。先生，你看那字便明白。”陈德甫接过手看了，道：“是倒是了。既是你家的，如何却在贾家？”周秀才道：“学生二十年前，带了家小，上朝取应去，把家里祖上之物，藏埋在地下。已后归来，尽数都不见了，以致赤贫，卖了儿子。”陈德甫道：“贾老员外原系穷鬼，与人脱土坯的，以后忽然暴富起来。想是你家原物，被他挖着了，所以如此。他不生儿女，就过继着你家儿子，承领了这家私。物归旧主，岂非天意？怪道他平日一文不使，两文不用，不舍得浪费一些。元来不是他的东西，只当在此替你家看守罢了。”周秀才夫妻感叹不已，长寿也自惊异。

周秀才就在匣中取出两锭银子，送与陈德甫，答他昔年两贯之费。陈德甫推辞了两番，只得受了。周秀才又念着店小二三杯酒，就在对门叫他过来，也赏了他一锭。那店小二因是小事，也忘记多时了，谁知出于不意，得此重赏，欢天喜地去了。

长寿就接了父母到家去住。周秀才把适才匣中所剩的交还儿子，叫他明日把来散与那贫难无倚的，须念着贫时二十年中苦楚。又叫儿子照依祖公公时节，盖所佛堂，夫妻两个在内双修。贾长寿仍旧复了周姓。贾仁空做了二十年财主，只落得一文不使，仍旧与他没帐。可见物有定主如此，世间人枉使坏了心机。有口号四句为证：

想为人禀命生于世，但做事不可瞒天地。

贫与富一定不可移，笑愚民枉使欺心计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生杀

诗云：

参成世界总游魂，错认讹闻各有因。
最是天公施巧处，眼花历乱使人浑。

话说天下的事，惟有天意最深，天机最巧。人居世间，总被他颠颠倒倒。就是那空幻不实境界，偶人一个眼花错认了，明白是无端的后边照应将来，自有一段缘故在内，真是人所不测。唐朝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时，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，携文往谒。至中路，遇暴雨雷雹。日已昏黑，去店尚远，傍着一株大树下且歇。少顷雨定，月色微明，就解鞍放马，与僮仆宿于路侧。困倦已甚，一齐昏睡。良久，张生朦胧觉来，见一物，长数丈，形如夜叉，正在那里吃那匹马。张生惊得魂不附体，不敢则声，伏在草中。只见把马吃完了，又取那头驴去啣啣啣的吃了。将次吃完，就把手去扯他从奴一人过来，提着两足，扯裂开来。张生见吃动了人，怎不心慌？只得硬挣起来，狼狽逃命。那件怪物随后赶来，叫呼骂詈。张生只是乱跑，不敢回头。约勾跑了一里来路，渐渐不听得后面声响。往前走去，遇见一个大冢，冢边立着一个女人。张生慌忙之中，也不管是什么人，连呼“救命”。女人问道：“为着何事？”张生把适才的事说了。女人道：“此间是个古冢，内中空无一物，后有一孔，郎君可避在里头。不然，性命难存。”话罢，女子也不知那里去了。张生就寻冢孔，投身而入。冢内甚深，静听外边，已不见甚么声响，自道避在此料无事了。

须臾望去，冢外月色转明。忽闻冢上有人说话响，张生又惧怕起来，伏在冢内不动。只见冢外推将一物进孔中来，张生只闻得血腥气。黑中看去，月光照着明白，乃是一个死人，头已断了。正在惊骇，又见推一个进来。连推了三四个才住，多是一般的死人。已后没得推进来了，就闻得冢上人嘈杂道：“金银若干，钱物若干，衣服若干。”张生方才晓得是一班强盗了，不敢吐气，伏着听他。只见那为头的道：“某件与某人，某件与某人。”连唱十来人的姓名。又有嫌多嫌少，道分得不均匀，相争论的，半日方散去。张生晓得外边无人了，对了许多死尸，好不惧怕。欲要出来，又被死尸塞住孔口，转动不得。没奈何，只得蹲在里面，等天明了再处。静想方才所听唱的姓名，忘失了些，还记得五六个，把来念的熟了。看看天亮起来。

却说那失盗的乡村里，一伙人各执器械，来寻盗迹。到了冢傍，见满冢是血，就围住了，掘将开来，所杀之人都在冢内。落后见了张生，是个活人，喊道：“还有个强盗落在里头！”就把绳捆将起来。张生道：“我是个举子，不是贼。”众人道：“既不是贼，缘何在此冢内？”张生把昨夜的事一一说了。众人那里肯信？道：“必是强盗杀人，送尸到此，偶堕其内的，不要听他胡讲。”众人你住我不住的乱来踢打，张生只叫得苦。内中有老成的道：“私下不要乱打，且送到县里去！”一伙人望着县里来。正行之间，只见张

牛僧孺——字思黯，唐贞元进士，因批评时政而为宰相李吉甫所斥，穆宗时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，为“牛李党争”中牛派首领。

伊阙——旧县名，故治在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，地势险要，成为洛阳南边的屏障。

夜叉——佛教传说中一种食量大的恶鬼。

生的从人、驴马、鞍驼尽到。张生见了，吃惊道：“我昨夜见的是什么来？如何马驴从奴俱在？”那从人见张生被缚住在人丛中，也惊道：“昨夜在路傍困倦睡着了，及到天明，不见了郎君，故此寻来。如何被这些人如此窘辱？”张生把昨夜话对从人说了一遍。从人道：“我们一觉好睡，从不曾见个甚的，怎么有如此怪异？”乡村这伙人道：“可见是一胡话！明是劫盗。敢这些人都是一党！”并不肯放松一些，送到县里。

县里牛公却是旧相识，见张生被乡人绑缚而来，大惊道：“缘何如此？”张生把前话说了。牛公叫快放了绑，请起来，细问昨夜所见。张生道：“劫盗姓名，小生还记得几个。在冢上分散的衣物数目，小生也多听得明白。”牛公取笔，请张生一一写出。按名捕捉，人赃俱获，没一个逃得脱的。

乃知张生夜来所见夜叉吃啖赶逐之景，乃是冤魂不散，鬼神幻出此一段怪异，逼那张生伏在冢中，方得默记劫盗姓名，使他逃不得。此天意假手张生以擒盗，不是正合着小子所言“眼花错认，也自有缘故”的话？而今更有个眼花错认了，弄出好些冤业因果来，理不清身子的，更为可骇可笑。正是：

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

冤业随身，终须还帐。

这话也是唐时的事。山东沂州之西有个宫山，孤拔耸峭，迥出众峰，周围三十里，并无人居。贞元初年，有两个僧人到此山中，喜欢这个境界幽僻，正好清修，不惜勤苦，满山拾取枯树丫枝，在大树之间搭起一间柴棚来。两个敷坐在内，精勤礼念，昼夜不辍。四远村落闻知，各各喜舍资财布施，来替他两个构造屋室。不上旬月之间，立成一个院宇。两僧尤加慇懃，远近皆来钦仰。一应斋供，多自日逐有人来给与。两僧各处一廊，在佛前共设咒愿，誓不下山，只在院中持诵，必祈修成无上菩提正果。

正是：

白日禅关闲闭，落霞流水长天。

溪上丹枫自落，山僧自是高眠。

又：

檐外晴丝扬网，溪边春水浮花。

尘世无心名利，山中有分烟霞。

如此苦行，已经二十馀年。元和年间，冬夜月明，两僧各在廊中朗声咏唱。于时空山虚静，闻山下隐隐有恸哭之声，来得渐近，须臾已到院门。东廊僧在静中听罢，忽然动了一念，道：“如此深山寂寞，多年不出，不知山下光景如何。听此哀声，令人凄惨感伤！”只见哭声方止，一个人在院门边墙上扑的跳下地来，望着西廊便走。东廊僧遥见他身躯绝大，形状怪异，吃惊不小。不敢声张，怀着鬼胎，且嘿观动静。自此人入西廊之后，那西廊僧咏唱之声截然住了，但听得劈劈扑扑，如两下力争之状。过一回，又听得猜豸咀嚼，啖噬啜吒，其声甚厉。东廊僧慌了，道：“院中无人，吃完了他，少不得到我，不如预先走了罢。”忙忙开了院门，惶骇奔突。久不出山，连

一（ch n 忡）——宋、元时俗语，犹“一派”、“一片”。

沂州——故治在今山东省临沂市，唐代辖境相当现在沂河流域及枣庄、新泰一带。

慇（què 确）懃——至诚而勤奋。

呗（bài 拜）唱——佛教徒对诸佛菩萨所唱的赞歌。

猜（yínyá 银牙）——野兽争斗嘶咬声。

路径都不认得了，攉攉仆仆，气力殆尽。回头看一看后面，只见其人踉踉跄跄，大踏步赶将来，一发慌极了，乱跑乱跳。忽逢一小溪水，褰衣渡毕，追者已到溪边，却不过溪来，只在隔水嚷道：“若不阻水，当并啖之。”东廊僧且惧且行，也不知走到那里去的是，只信着脚步走罢了。

须臾大雪，咫尺昏迷。正在没奈何所在，忽有个人家牛坊，就躲将进去，隐在里面。此时已有半夜了，雪势稍晴，忽见一个黑衣的人，自外执刀枪徐至栏下。东廊僧吞声屏气，潜伏暗处，向明窥看，见那黑衣人踌躇四顾，恰像等些什么的一般。有好一会，忽然院墙里面抛出些东西来，多是包裹衣被之类。黑衣人看见，忙取来扎缚好了，装做了一担。墙里边一个女子，攀了墙，跳将出来。映着雪月之光，东廊僧且是看得明白。黑衣人见女子下了墙，就把枪挑了包裹，不等与他说话，望前先走；女子随后，跟他去了。东廊僧想道：“不尴尬，此间不是住处！适才这男子女人，必是相约私逃的。明日院中不见了人，照雪地行迹寻将出来，见了个和尚，岂不把奸情事缠在上来？不如趁早走了去为是。”总是一些不认得路径，慌忙又走。恍恍惚惚，没个定向，又乱乱的不成脚步。

走上十数里路，蹇了一个空，扑通的攉了下去，乃是一个废井。亏得干枯没水，却也深广。月光透下来，看时，只见傍有个死人，身首已离，血体还暖，是个适才杀了的。东廊僧一发惊惶，却又无法上得来，莫知所措。

到得天色亮了，打眼一看，认得是昨夜攀墙的女子。心里疑道：“这怎么解？”正在没出豁处，只见井上有好些人喊嚷，临井一看，道：“强盗在此了！”就将索缒人下来。东廊僧此时吓坏了心胆，冻僵了身体，挣扎不得，被那人就在井中绑缚了。先是光头上—顿栗暴，打得火星爆散。东廊僧没口得叫冤，真是在死边过。那人扎缚好了，先后同死尸吊将上来。只见一个老者，见了死尸，大哭一番。哭罢，道：“你这那里来的秃驴！为何拐我女儿出来，杀死在此井中？”东廊僧道：“小僧是宫山东廊僧人，二十年不下山，因为夜间有怪物到院中啖了同侣，逃命至此。昨夜在牛坊中避雪，看见有个黑衣人进来，墙上一个女子跳出来，跟了他去。小僧因怕惹着是非，只得走脱。不想堕落井中，先已有杀死的人在内。小僧知他是甚缘故？小僧从不下山的，与人家女眷有何识熟，可以拐带？又有何冤仇将他杀死？众位详察则个。”说罢，内中人有好几个曾到山中认得他的，晓得是有戒行的高僧。却是现今同个死女子在井中，解不出这事来，不好替他分辨得。免不得一同送到县里来。

县令看见一干人绑了个和尚，又抬了一个死尸，备问根由。只见一个老者告诉道：“小人姓马，是这本处人。这死的就是小人的女儿，年一十八岁，不曾许聘人家，这两日方才有两家来说起。只见今日早起来，家里不见了女儿，跟寻起来，看见院后雪地上鞋迹，晓得越墙而走了。依踪寻到井边，便不见女儿鞋迹，只有一团血洒在地上。向井中一看，只见女已杀死，这和尚却在里头，岂不是他杀的？”县令问那僧人怎么说。东廊僧道：“小僧是个宫山中苦行僧人，二十馀年不下本山。昨夜忽有怪物入院，将同住僧人啖噬，不得已，破戒下山逃命。岂知宿业所缠，撞在这网里来。”就把昨夜牛坊所见，已后虑祸再逃，坠井遇尸的话，细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相公但差人到宫山一查，看西廊僧人踪迹有无，是被何物啖噬模样，便见小僧不是诬语。”县令依言，随即差个公人到山查勘的确，立等回话。

公人到得山间，走进院来，只见西廊僧好端端在那里坐着看经。见有人

来，才起问讯。公人把东廊僧所犯之事，一一说过，道：“因他诉说有甚怪物入院来吃人，故此逃下山来的，相公着我来看个虚实。今师父既在，可说昨夜怪物怎么样起？”西廊僧道：“并无甚怪物。但二更时候，两廊方对持念，东廊道友忽然开了院，走了出去。我两人誓约已久，二十多年不出院门。见他独去，也自惊异，大声追呼，竟自不闻。小僧自守着不出院之戒，不敢追赶罢了。至于山下之事，非我所知。”

公人将此话回覆了县令。县令道：“可见是这秃奴诬妄。”带过东廊僧，又加研审，东廊僧只是坚称前说。县令道：“眼见得西廊僧人见在，有何怪物来院中？你恰恰这日下山，这里恰恰有脱逃被杀之女同在井中，天下有这样凑巧的事？分明是杀人之盗，还要抵赖！”用起刑来，喝道：“快快招罢！”东廊僧道：“宿债所欠，有死而已，无情可招。”恼了县令性子，百般拷掠，楚毒备施。东廊僧道：“不必加刑，认是我杀罢了。”此时连原告见和尚如此受惨，招不出甚么来，也自想道：“我家并不曾与这和尚往来，如何拐得我女着？就是拐了，怎不与他逃去，却要杀他？便做是杀了，他自家也走得去的，如何同住这井中做甚么？其间恐有冤枉。”倒走到县令面前，把这些话一一说了。县令道：“是倒也说得是。却是这个奸僧黑夜落井，必非良人；况又口出妄语欺诳，眼见得中有隐情了。只是行凶刀仗无存，身边又无赃物，难以成狱。我且把他牢固监候，你们自去外边缉访。你家女儿平日必有踪迹可疑之处，与私下往来之人，家中必有所失物件，你每逐一留心细查，自有明白。”众人听了分付，当下散了出来。东廊僧自到狱中受苦，不题。

却说这马家是个沂州富翁，人皆呼为马员外。家有一女，长成得美丽非凡，从小与一个中表之兄杜生彼此相慕，暗约为夫妇。杜生家中却是清淡，也曾央人来做几次媒妁，马员外嫌他家贫，几次回了。却不知女儿心里，只思量嫁他去的。其间走脚通风，传书递简，全亏着一个奶娘，是从幼乳这女子的。这奶子是个不良的婆娘，专一哄诱他小娘子动了春心，做些不恰当的手脚，便好乘机拐骗他的东西。所以晓得他心事如此，倒身在里头做马泊六，弄得他两下情热如火，只是不能成就这事。那女子看看大了，有两家来说亲，马员外已有拣中的，将次成约。女子有些着了急，与奶娘商量道：“我一心只爱杜家哥哥，而今却待把我许别家，怎生计处？”奶子就起个惫懒肚肠，哄他道：“前日杜家求了几次，员外只是不肯。要明配他，必不能勾；除非嫁了别家，与他暗里偷期罢。”女子道：“我既嫁了人，怎好又做得这事？我一心要随着杜郎，只不嫁人罢。”奶子道：“怎由得你不嫁？我有一个计较，趁着未许定人家时节，生做他一做。”女子道：“如何生做？”奶子道：“我去约定了他，你私下与他走了，多带了些盘缠，在他州外府过他几时，落得快活。且等家里寻得着时，你两个已自成合得久了。好人家儿女，不好拆开了另嫁得，别人家也不来要了。除非此计，可以行得。”女子道：“此计果妙，只要约得的确。”奶子道：“这个在我身上。”

元来马员外家巨富，女儿房中东西，金银珠宝、头面首饰、衣服，满箱满笼的，都在这奶子眼里。奶子动火他这些东西，怎肯教富了别人？他有一个儿子，叫做牛黑子，是个不本分的人，专一在赌博行、厮扑行中走动，结识那一班无赖子弟，也有时去做些偷鸡吊狗的勾当。奶子欺心，当女子面前

惫懒——泼皮无赖。

厮扑——即“相扑”，类似现在的摔跤。

许他去约杜郎，他私下去与儿子商量，只叫他冒顶了名，骗领了别处去，卖了他，落得他小富贵。算计停当，来哄女子道：“已约定了，只在今夜月明之下，先把东西搬出院墙外牛坊中了，然后攀墙而出就是。”女子要奶子同去，奶子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你自去，须一时没查处，连我去了，他明知我在里头做事，寻到我家，却不做出来？”那女子不曾面订得杜郎，只听他一面哄词。也是数该如此，凭他说着就是，信以为真。道是从此一走，便可与杜郎相会，遂了向来心愿了。正是：

本待将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！

是夜，女子与奶子把包裹扎好，先抛出墙外，落后女子攀墙而出，正是东廊僧在暗地里窥看之时。那时见有个黑衣人担着前走，女子只道是杜郎换了青衣，瞒人眼睛的，尾着随去，不以为意。到得野外井边，月下看得明白，是雄纠纠一个黑脸大汉，不是杜郎了。女孩儿家不知个好歹，不繇的你不惊喊起来。黑子叫他不要喊，那里掩得住？黑子想道：“他有偌多的东西在我担里，我若同了这带脚的货去，前途被他喊破，可不人财两失？不如结果了他罢。”拔出刀来，望脖子上只一刀，这娇怯怯的女子，能消得几时功夫？可怜一朵鲜花，一旦萎于荒草。也是他念头不正，以致有此。正是：

赌近盗兮奸近杀，古人说话不曾差。

奸赌两般都不染，太平无事做人家。

女子既死，黑子就把来擗入废井之中，带了所得东西，飞也似的去了。怎知这里又有这个悔气星照命的和尚来顶了缸，坐牢受苦？

说话的，若如此，真是有天无日头的事了！看官，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少不得到其间逐渐的报应出来。

却说马员外先前不见了女儿，一时叫人追寻，不匡撞着这和尚，鬼混了多时，送他在狱里了，家中竟不曾仔细查得。及到家中细想，只疑心道未必关得和尚事。到得房中一看，只见箱笼一空，道是必有个人约着走的。只是平日不曾见什么破绽，若有奸夫同逃，如何又被杀死？却不可解。没个想处，只得把所失之物，写个失单，各处贴了招榜，出了赏钱，要明白这件事。那奶子听得小娘子被杀了，只有他心下晓得，捏着一把汗。心里恨着儿子道：“只教他领了他去，如何做出这等没脊骨事来？”私下见了，暗地埋怨一番，着实叮嘱他：“要谨慎。关系人命事，弄得大了！”

又过了几时，牛黑子渐把心放宽了，带了钱到赌坊里去赌。怎当得博去就是个叉色，一霎时把钱多输完了。欲待再去拿钱时，兴高了，却等不得；站在旁边看，又忍不住。伸手去腰里摸出一对金镶宝簪头来，押钱再赌，指望就博将转来，自不妨事。谁知一去不能复返，只得忍着输散了。那押的当头须不曾讨得去，在个捉头儿的黄胖哥手里。

带脚的货——指人，即那女子。

顶了缸——即“顶缸”，吴方言，指代人受过。

有天无日头——吴方言，形容天昏地暗，喻无辜者白受冤屈。

没脊骨——不正当。

叉色——赌博术语，表示“负”象。古时赌博以六枚头钱都是背面为胜，都是正面为负。叉色即得了正面，以“×”会意，故称。

当头——原指可以拿到当铺典当的实物，此处借指抵押的物品。

捉头儿——又叫“抽头”，指赌博的头家从赌客中提取的好处钱，即“头钱”。

黄胖哥带了家去，被他妻子看见了，道：“你那里来这样好东西？不要来历不明，做出事来。”胖哥道：“我须有个来处，有甚么不明？是牛黑子当钱的。”黄嫂子道：“可又来！小牛又不曾有妻小，是个光棍哩，那里挣得有此等东西？”胖哥猛想起来道：“是呀！马家小娘子被人杀死，有张失单，多半是头上首饰。他是奶娘之子，这些失物，或者他有些乘机偷盗在里头？”黄嫂子道：“明日竟到他家解钱，必有说话。若认着了，我们先得赏钱去，可不好？”商量定了。

到了次日，胖哥竟带了簪子，望马员外解库中来。恰好员外走将出来，胖哥道：“有一件东西，拿来与员外认着。认得着，小人要赏钱；认不着，小人解些钱去罢。”黄胖哥拿那簪头递与员外。员外一看，却认得是女儿之物，就诘问道：“此自何来？”黄胖哥把牛黑子赌钱押簪的事，说了一遍。马员外点点头道：“不消说了，是他母子两个商通合计的了。”款住黄胖哥，要他写了张首单，说：“金宝簪一对，的系牛黑子押钱之物，所首是实。”对他说：“外边且不可声张。”先把赏钱一半与他，事完之后找足。黄胖哥报得着，欢喜去了。

员外袖了两个簪头进来，对奶子道：“你且说前日小娘子怎么逃出去的？”奶子道：“员外好笑！员外也在这里，我也在这里，大家都不知道的，我如何晓得？倒来问我！”员外拿出簪子来，道：“既不晓得，这件东西为何在你家里拿出来？”奶子看了簪，虚心病发，晓得是儿子做出来，惊得面如土色，心头丕丕价跳，口里支吾道：“敢是遗失在路傍，那个拾得的。”员外见他脸色红黄不定，晓得有些海底眼，且不说破。竟叫人寻将牛黑子来，把来拴住，一径投县里来。牛黑子还乱嚷乱跳道：“我有何罪，把绳拴我？”马员外道：“有人首你杀人公事。你且不要乱叫，有本事当官辨去。”

当下县令升堂，马员外就把黄胖哥这纸首状同那簪子送将上去，与县令看，道：“赃物证见俱有了，望相公追究真情则个。”县令看了道：“那牛黑子是什么人，干涉得你家着？”马员外道：“是小女奶子的儿子。”县令点头道：“这个不为无因了。”叫牛黑子过来，问道：“这簪是那里来的？”牛黑子一时无辞，只得推道：“是母亲与他的。”县令叫连那奶子拘将来。县令道：“这奸杀的事情，只在你这奶子身上，要跟寻出来。”喝令把奶子上了刑具。奶子熬不过，只得含糊招道：“小娘子平日与杜郎往来相密，是夜约了杜郎私奔，跳出墙外，是老妇晓得的。出了墙去的事，老妇一些也不知道。”县令问马员外道：“你晓得可有杜某么？”员外道：“有个中表杜某，曾来问亲几次。只为他家寒，不曾许他。不知他背地里有此等事。”县令又将杜郎拘来。杜郎但是平日私期密订，情意甚浓，忽然私逃被杀，暗称可惜，其实一些不知影响。县令问道：“你如何与马氏女约逃，中途杀了？”杜郎道：“平日中表兄妹，柬帖往来契密则有之，何曾有私逃之约？是谁人来约？谁人证明的？”县令唤奶子来与他对，也只说得是平日往来；至于相约私逃，原无影响，却是他不过。杜郎一向又见说失了好些东西，便辨道：“而今相公只看赃物何在，便知与小生无与了。”县令细想一回道：“我看杜某软弱，必非行杀之人；牛某粗狠，亦非偷香之辈。其中必有顶冒假托之事。”就把牛黑子与老奶子着实行刑起来。老奶子只得把贪他财物，暗叫儿子冒名赴约，这是真情。以后的事，却不知了。牛黑子还自喳喳嘴强，推着杜郎道：“既约的是他，不干我事。”县令猛然想起道：“前日那和尚口里明说，晚间见个黑衣人，挈了女子同去的。叫他出来一认，便明白了。”

喝令狱中放出那东廊僧来。

东廊僧到案前，县令问道：“你那夜说在牛坊中，见个黑衣人进来，盗了东西，带了女子去。而今这个人若在，你认得他否？”东廊僧道：“那夜虽然是夜里，雪月之光，不减白日。小僧静修已久，眼光颇清，若见其人，自然认得。”县令叫杜郎上来，问僧道：“可是这个？”东廊僧道：“不是。彼甚雄健，岂是这文弱书生？”又叫牛黑子上来，指着问道：“这个可是？”东廊僧道：“这个了。”县令冷笑，对牛黑子道：“这样，你母亲之言已真，杀人的不是你谁？况且赃物见在，有何理说？只可惜这和尚，没事替你吃打吃监多时。”东廊僧道：“小僧宿命所招，自无可怨。所幸佛天甚近，得相公神明昭雪。”县令又把牛黑子夹起，问道：“同逃也罢，何必杀他？”黑子只得招道：“他初时认做杜郎，到井边时，看见不是，乱喊起来，所以一时杀了。”县令道：“晚间何得有刀？”黑子道：“平时在厮扑行里走，身边常带有利器。况是夜晚做事，防人暗算，故带在那里的。”县令道：“我故知非杜子所为也。”遂将招情一一供明。把奶子毙于杖下；牛黑子强奸杀人，追赃完日，明正典刑。杜郎与东廊僧俱各释放，一行人各自散了，不题。

那东廊僧没头没脑，吃了这场敲打，又监里坐了几时，才得出来。回到山上，见了西廊僧，说起许多事体。西廊僧道：“一同如此静修，那夜本无一物，如何偏你所见如此，以致惹出许多磨难来？”东廊僧道：“便是不解。”回到房中，自思无故受此惊恐，受此苦楚，必是自家有甚修不到处。向佛前忏悔已过，必祈见个境头。蒲团上静坐了三昼夜，坐到那心空性寂之处，恍然大悟。元来马家女子是他前生的妾，为因一时无端疑忌，将他拷打锁禁，有这段冤愆。今世做了僧人，戒行精苦，本可消释了。只因那晚听得哭泣之声，心中凄惨，动了念头，所以魔障就到，现出许多恶境界，逼他走到冤家窝里去，偿了这些拷打锁禁之债，方才得放。他在静中悟彻了这段因果，从此坚持道心，与西廊僧到底再不出山，后来合掌坐化而终。有诗为证：

有生总在业冤中，悟到无生始是空。

若是尘心全不起，凭他宿债也消融。

境头——佛教名词，原指辨识的事物对象，这里指造成这种磨难的起因根由。

坐化——佛教名词，指高僧临终之时端坐而死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七
屈突仲任酷杀众生郢州司马冥全内侄

诗云：

众生皆是命，畏死有同心。
何以贪饕者，冤仇结必深！

话说世间一切生命之物，总是天地所生，一样有声有气，有知有觉，但与人各自为类。其贪生畏死之心，总只一般；衔恩记仇之报，总只一理。只是人比他灵慧机巧些，便能以术相制，弄得驾牛络马，牵苍走黄，还道不足，为着一副口舌，不知伤残多少性命。这些众生，只为力不能抗拒，所以任凭刀俎。然到临死之时，也会乱飞乱叫，各处逃藏，岂是蠢蠢不知死活，任你食用的？乃世间贪嘴好杀之人，与迂儒小生之论，道“天生万物以养人，食之不为过。”这句说话，不知还是天帝亲口对他说的，还是自家说出来的？若但道是人能食物，便是天意养人；那虎豹能食人，难道也是天生人以养虎豹的不成？蚊虻能嚼人，难道也是天生人以养蚊虻不成？若是虎豹蚊虻也一般会说会话，会写会做，想来也要是这样讲了，不知人肯服不肯服。从来古德长者劝人戒杀放生，其话尽多，小子不能尽述。只趁口说这几句直捷痛快的，与看官们笑一笑，看说的可有理没有理。至于佛家果报说六道众生，尽是眷属，冤冤相报，杀杀相寻，就说他几年也说不了。小子而今说一个怕死的众生，与人性无异的，随你铁石做心肠，也要慈悲起来。

宋时太平府有个黄池镇，十里间有聚落，多是些无赖之徒，不逞宗室，屠牛杀狗所在。淳熙十年间，王叔端与表兄盛子东同往宁国府，过其处，少憩闲览，见野园内系水牛五头。盛子东指其中第二牛对王叔端道：“此牛明日当死。”叔端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子东道：“四牛皆食草，独此牛不食草，只是眼中泪下，必有其故。”因到茶肆中吃茶，就问茶主人：“此第二牛是谁家的？”茶主人道：“此牛乃是赵三使所买，明早要屠宰了。”子东对叔端道：“如何？”明日再往，只剩得四头在了。仔细看时，那第四牛也像昨日的一样不吃草，眼中泪出。看见他两个踱来，把双蹄跪地，如拜诉的一般。复问茶肆中人，说道：“有一个客人今早至此，一时买了三头，只剩下这头，早晚也要杀了。”子东叹息道：“畜类有知如此！”劝叔端访他主人，与他重价买了，置在近庄，做了长生的牛。

只看这一件事起来，可见畜生一样灵性，自知死期；一样悲哀，祈求施主。如何而今人歪着肚肠，只要广伤性命，暂侈口腹，是甚缘故？敢道是阴间无对证么？不知阴间最重杀生，对证明明白白。只为人死去既遭了冤对，自去一一偿报，回生的少，所以人多不及知道，对人说也不信了。小子如今说个回生转来，明白可信的话。正是：

牵苍走黄——牵着苍鹰，赶着黄狗奔跑。这里是说人能驯服鹰犬，猎取动物。

小生——指没有见识的人。

嚼——叮、咬。

六道——佛教将众生分为六类，即：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饿鬼道、畜生道，总称“六道”。前三道为善道，后三道为恶道，众生以善恶业因不同而在此六道中轮回。

太平府——宋代辖今安徽省东南部地区，治所在当涂县。

宁国府——辖境在太平府的南边，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州市。

一命还将一命填，世人难解许多冤。

闻声不食吾儒法，君子期将不忍全。

唐朝开元年间，温县有个人，复姓屈突，名仲任。父亲曾典郡事，止生得仲任一子，怜念其少，恣其所为。仲任性不好书，终日只是樗蒲射猎为事。父死时，家僮数十人，家资数百万，庄第甚多。仲任纵情好色，荒饮博戏，如汤泼雪，不数年间，把家产变卖已尽。家僮仆妾之类，也多养口不活，各自散去。只剩得温县这一个庄，又渐渐把四围附近田畴多卖去了。过了几时，连庄上零星屋宇及楼房内室也拆来卖了。止是中间一正堂岿然独存，连庄子也不成模样了。家贫无计可以为生。

仲任多力。有个家僮，叫做莫贺咄，是个蕃夷出身，也力敌百人。主仆两个好生说得着，大家各恃膂力，便商量要做些不本分的事体来。却也不爱去打家劫舍，也不爱去杀人放火，他爱吃的是牛马肉，又无钱可买，思量要与莫贺咄外边偷盗去。每夜黄昏后，便两人合伴，直走去五十里外。遇着牛，即执其两角，翻负在背上，背了家来；遇马骡，将绳束其颈，也负在背。到得家中，投在地上，都是死的。又于堂中掘地，埋几个大瓮在内，安贮牛马之肉。皮骨剥剔下来，纳在堂后大坑，或时把火焚了。初时只图自己口腹畅快，后来偷得多起来，便叫莫贺咄拿出城市换米来吃，卖钱来用。做得手滑，日以为常，当做了是他两人的生计了。亦且来路甚远，脱膊又快，自然无人疑心，再也不弄出来。

仲任性又好杀，日里没事得做，所居堂中，弓箭、罗网、叉弹满屋，多是千方百计，思量杀生害命。出去走了一番，再没有空手回来的。不论獐鹿兽兔，乌鸢鸟雀之类，但经目中一见，毕竟要算计弄来吃他。但是一番回来，肩担背负，手提足系，无非是些飞禽走兽，就堆了一堂屋角。两人又去舞弄摆布，思量巧样吃法。就是带活的，不肯便杀一刀、打一下死了罢，毕竟多设调和妙法。或生割其肝，或生抽其筋，或生断其舌，或生取其血，道是一死便不脆嫩。假如取得生鳖，便将绳缚其四足，绷住，在烈日中晒着。鳖口中渴甚，即将盐酒放在他头边，鳖只得吃了。然后将他烹起来，鳖是里边醉出来的，分外好吃。取驴缚于堂中，面前放下一缸灰水，驴四围多用火逼着。驴口干即饮灰水，须臾屎溺齐来，把他肠胃中污秽多荡尽了。然后取酒调了椒盐各味，再复与他。他火逼不过，见了只是吃。性命未绝，外边皮肉已熟，里头调和也有了。一日，拿得一刺猬，他浑身是硬刺，不便烹宰。仲任与莫贺咄商量道：“难道便是这样罢了不成？”想起一法来：把泥着些盐在内，跌成熟团，把刺猬团团泥裹起来，火里煨着。烧得熟透了，除去外边的泥，只见猬皮与刺，皆随泥脱了下来，剩的是一团熟肉，加了盐酱，且是好吃。凡所作为，多是如此。有诗为证：

捕飞逐走不曾停，身上时常带血腥。

典郡事——主持过郡中事务，即当过郡的行政长官。典，执掌、主管。

樗(ch 初)蒲——古代的一种博戏，后来作赌博的代称。

蕃夷——指少数民族。

说得着——说话投机，谈得来。

手滑——非常顺手。这里指没有“扑空”的时候，又手脚干净俐索。

脱膊——即“脱剥”，这里指剥皮剔骨。

跌成熟团——揉和成泥团。跌，摔打。熟，和匀。

且是烹炮多有术，想来手段会调羹。

且说仲任有个姑夫曾做郢州司马，姓张名安。起初看见仲任家事渐渐零落，也要等他晓得些苦辣，收留他去，劝化他回头做人家。及到后来，看见他所作所为，越无人气，时常规讽，只是不听。张司马怜他是妻兄独子，每每挂在心上。怎当他气类异常，不是好言可以谕解，只得罢了。后来司马已死，一发再无好言到他耳中，只是逞性胡为。

如此十多年，忽一日，家僮莫贺咄病死。仲任没了个帮手，只得去寻了个小时节乳他的老婆婆来守着堂屋，自家仍去独自个做那些营生。过得月馀，一日晚正在堂屋里吃牛肉，忽见两个青衣人直闯将入来，将仲任套了绳子便走。仲任自恃力气，欲待打挣，不知这时力气多在那里去了，只得软软随了他走。正是：

有指爪劈开地面，会腾云飞上青霄。

若无入地升天术，目下灾殃怎地消？

仲任口里问青衣人道：“拿我到何处去？”青衣人道：“有你家家奴扳下你来，须去对理。”仲任茫然不知何事，随了青衣人，来到一个大院。厅事十馀间，有判官六人，每人据二间。仲任所对在最西头二间，判官还不在，青衣人叫他且立堂下。有顷，判官已到。仲任仔细一认，叫声“阿呀！如何却在这里相会？”你道那判官是谁？正是他那姑夫郢州司马张安。那司马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几时来了？”引他登阶，对他道：“你此来不好。你年命未尽，想为对事而来。却是在世为恶无比，所杀害生命千千万万，冤家多在。今忽到此，有何计较可以相救？”仲任才晓得是阴府。心里想着平日所为，有些惧怕起来，叩头道：“小侄生前不听好言，不信有阴间地府，妄作妄行。今日来到此处，望姑夫念亲戚之情，救拔则个。”张判官道：“且不要忙，待我与众判官商议看。”因对众判官道：“仆有妻侄屈突仲任，造罪无数，今召来与奴莫贺咄对事。却是其人年命亦未尽，要放他去了，等他寿尽才来。只是既已到了这里，怕被害这些冤魂不肯放他。怎生为仆分上，商量开得一路，放他生还么？”众判官道：“除非召明法者与他计较。”

张判官叫鬼卒唤明法人来，只见有个碧衣人前来参见。张判官道：“要出一个年命未尽的罪人，有路否？”明法人请问何事，张判官把仲任的话对他说了一遍。明法人道：“仲任须为对莫贺咄事而来，固然阳寿未尽，却是冤家太广。只怕一与相见，群至沓来，不由分说，恣行食啖。此皆宜偿之命，冥府不能禁得。料无再还之理。”张判官道：“仲任既系吾亲，又命未合死，故此要开生路救他。若是寿已尽时，自作自受，我这里也管不得了。你有什么计，可以解得此难？”明法人想了一会，道：“唯有一路可以出得，却也要这些被杀冤家肯便好；若不肯，也没干。”张判官道：“却待怎么？”明法人道：“此诸物类，被仲任所杀者，必须偿其身命，然后各去托生。今召他每出来，须诱哄他每道：‘屈突仲任今为对莫贺咄事，已到此间，汝辈食啖

郢（yīn 运）州司马——郢州的辅佐官。郢州，唐代治所在须昌（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）。

扳——这里是牵连的意思。

判官——指朝廷大臣自选的属吏，一指迷信传说中阎王的属官。这里写屈突仲任误以为是前者，实际是后者。

明法者——精通法律的人。下句“明法人”，意同。

没干——没用。

了毕，即去托生。汝辈馀业未尽，还受畜生身，是这件仍做这件，牛更为牛，马更为马。使仲任转生为人，还依旧吃着汝辈。汝辈业报，无有了时。今查仲任未合即死，须令略还。叫他替汝辈追造福因，使汝辈各舍畜主业，尽得人身，再不为人杀害，岂不至妙？’诸畜类闻得人身，必然喜欢从命。然后小小偿他些夙债，乃可放去。若说与这番说话，不肯依时，就再无别路了。”张判官道：“便可依此而行。”

明法人将仲任锁在厅事前房中了，然后召仲任所杀生类到判官庭中来。庭中地可有百亩，仲任所杀生命闻召都来，一时填塞皆满。但见：

牛马成群，鸡鹅作队。百般怪兽，尽皆舞爪张牙；千种奇禽，类各舒毛鼓翼。谁道赋灵独蠢，记冤仇且是分明；谩言禀质偏殊，图报复更为紧急。飞的飞，走的走，早难道天子上林；叫的叫，噪的噪，须不是人间乐土。

说这些被害众生，如牛、马、驴、骡、猪、羊、獐、鹿、雉、兔以至刺猬、飞鸟之类，不可悉数。凡数万头，共作人言道：“召我何为？”判官道：“屈突仲任已到……”说声未了，物类皆咆哮大怒，腾振蹴踏，大喊道：“逆贼，还我债来！还我债来！”这些物类忿怒起来，个个身体比常倍大，猪羊等马牛，马牛等犀象，只待仲任出来，大家吞噬。判官乃使明法人一如前话，晓谕一番。物类闻说替他追福，可得人身，尽皆喜欢，仍旧复了本形。判官分付诸畜且出，都依命退出庭外来了。

明法人方在房里放出仲任来，对判官道：“而今须用小小偿他些债。”说罢，即有狱卒二人，手执皮袋一个、秘木二根到来。明法人把仲任袋将进去，狱卒将秘木秘下去，仲任在袋苦痛难禁，身上血簌簌的出来，多在袋孔中流下，好似浇花的喷筒一般。狱卒去了秘木，只提着袋，满庭前走转洒去。须臾血深至阶，可有三尺了。然后连袋投仲任在房中，又牢牢锁住了。复召诸畜等至，分付道：“已取出仲任生血，听汝辈食啖。”诸畜等皆作恼怒之状，身复长大数倍，骂道：“逆贼，你杀吾身，今吃你血！”于是竞来争食。飞的走的，乱嚷乱叫，一头吃，一头骂。只听得呼呼嗡嗡之声，三尺来血一霎时吃尽，还像不足的意，共舐地上，直等庭中土见，方才住口。明法人等诸畜吃罢，分付道：“汝辈已得偿了些债；莫贺咄身命已尽，一听汝辈取偿。今放屈突仲任回家，为汝辈追福，令汝辈多得人身。”诸畜等皆欢喜，各复了本形而散。

判官方才在袋内放出仲任来。仲任出了袋，站立起来，只觉浑身疼痛。张判官对他说道：“冤报暂解，可以回生。既已见了报应，便可努力修福。”仲任道：“多蒙姑夫竭力周全调护，得解此难。今若回生，自当痛改前非，不敢再增恶业。但宿罪尚重，不知何法修福，可以尽消。”判官道：“汝罪业太重，非等闲作福可以免得。除非刺血写一切经，此罪当尽。不然，他日更来，无可再救了。”仲任称谢领诺。张判官道：“还须遍语世间之人，使他每闻着报应，能生悔悟的，也多是你的功德。”说罢，就叫两个青衣人送归来路。又分付道：“路中若有所见，切不可擅动念头。不依我戒，须要吃亏。叮嘱青衣人道：“可好伴他到家。他馀业尽多，怕路中还有失处。”青

造福因——指积德行善。佛家主张因果报应，六道轮回，有福因即可得善报。

赋灵——与下面对句中的“禀质”均指上天赋予各种生灵的本性。

秘木——迷信传说中的一种刑具，可以榨出受刑者的血来。

衣人道：“本官分付，敢不小心！”仲任遂同了青衣前走。

行了数里，到了一个热闹去处，光景似阳间酒店一般。但见：

村前茅舍，庄后竹篱。村醪香透磁缸，浊酒满盛瓦瓮。架上麻衣，
昨日村郎留下当；酒帘大字，乡中学究醉时书。刘伶 知味且停舟，李
白闻香须驻马。尽到黄泉无客店，谁知冥路有沽家。

仲任正走得饥又饥，渴又渴，眼望去是个酒店，他已自口角流涎了。走到面前看时，只见店里头吹的吹，唱的唱，猜拳豁指，呼红喝六，在里头畅快饮酒。满前嘎饭，多是些肥肉鲜鱼，壮鸡大鸭。仲任不觉旧性复发，思量要进去坐一坐，吃他一餐，早把他姑夫所戒已忘记了，反来拉两个青衣进去同坐。青衣道：“进去不得的！错走去了，必有后悔。”仲任那里肯信？青衣阻挡不住，道：“既要进去，我们只在此间等你。”仲任大踏步跨将进来，拣个座头坐下了。店小二忙摆着案酒，仲任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元来一碗是死人的眼睛，一碗是粪坑里大蛆。晓得不是好去处，抽身待走，小二斟了一碗酒来，道：“吃了酒去。”仲任不识气，伸手来接，拿到鼻边一闻，臭秽难当，元来是一碗腐尸肉。正待撇下不吃，忽然灶下抢出一个牛头鬼来，手执钢叉，喊道：“还不快吃！”店小二把来一灌，仲任只得忍着臭秽强吞了下去，望外便走。牛头又领了好些奇形异状的鬼赶来，口里嚷道：“不要放走了他！”仲任急得无措，只见两个青衣元站在旧处，忙来遮蔽着，喝道：“是判院放回的，不得无礼！”搀着仲任便走。后边人听见青衣人说了，然后散去。

青衣人埋怨道：“叫你不要进去，你不肯听，致有此惊恐。起初判院如何分付来？只道是我们不了事。”仲任道：“我只道是好酒店，如何里边这样光景？”青衣人道：“这也原是你业障，现此眼花。”仲任道：“如何是我业障？”青衣人道：“你吃这一瓯，还抵不得醉鳖醉驴的债哩！”仲任愈加悔悟。随着青衣再走，看看茫茫荡荡，不辨东西南北，身子如在云雾里一般。须臾重见天日，已似是阳间世上，俨然是温县地方。同着青衣走入自己庄上草堂中，只见自己身子直挺挺的躺在那里，乳婆坐在旁边守着。

青衣用手将仲任的魂向身上一推，仲任苏醒转来，眼中不见了青衣，却见乳婆叫道：“官人苏醒着，几乎急死我也！”仲任道：“我死去几时了？”乳婆道：“官人正在此吃食，忽然暴死，已是一昼夜。只为心头尚暖，故此不敢移动，谁知果然活转来。好了！好了！”仲任道：“此一昼夜，非同小可，见了好些阴间地府光景。”那老婆子喜听的是这些说话，便问道：“官人见的是甚么光景？”仲任道：“元来我未该死，只为莫贺咄死去，撞着平日杀戮这些冤家，要我去对证，故勾我去。我也为冤家多，几乎不放转来了。亏得撞着对案的判官就是我张家姑夫，道我阳寿未绝，在里头曲意处分，才得放还。”就把这些说话光景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尽情告诉了乳婆。那乳婆只是合掌念“阿弥陀佛”不住口。仲任说罢，乳婆又问道：“这等，而今莫贺咄毕竟怎么样？”仲任道：“他阳寿已尽，冤债又多，我自来了，他

刘伶——晋代文学家，以嗜酒著称。

沽家——卖酒的店家。

呼红喝六——猜拳的呼叫声。红，满堂红，指猜拳双方各出五个手指。

案酒——送酒的菜肴食品。

不识气——不识时务，不知好歹。又作“不识相”、“不识窍”。

抢出——冒出、窜出。

在地府中毕竟要一一偿命，不知怎地受苦哩！”乳婆道：“官人可曾见他否？”仲任道：“只因判官周全我，不教对案，故此不见他，只听得说。”乳婆道：“一昼夜了，怕官人已饥，还有剩下的牛肉，将来吃了罢。”仲任道：“而今要依我姑夫分付，正待刺血写经，罚咒再不吃这些东西了。”乳婆道：“这个却好。”乳婆只去做些粥汤，与仲任吃了。仲任起来梳洗一番，把镜子将脸一照，只叫得苦。元来阴间把秘木取去他血，与畜生吃过，故此面色腊查也似黄了。

仲任从此雇一个人，把堂中扫除干净，先请几部经来，焚香持诵。将养了两个月，身子渐渐复旧，有了血色，然后刺着臂血，逐部逐卷写将来。有人经过，问起他写经根繇的，便把这些事逐一告诉将来。人听了无不毛骨耸然，多有助盘费供他书写之用的，所以越写得多了。况且面黄肌瘦，是个老大证见。又指着堂中的瓮，堂后的穴，每对人道：“这是当时作业的遗迹，留下为戒的。”来往人晓得是真话，发了好些放生戒杀的念头。

开元二十三年春，有个同官令虞咸，道经温县，见路傍草堂中有人年近六十，如此刺血书写不倦；请出经来看，已写过了五六百卷。怪道：“他怎能如此发心得猛？”仲任把前后的话，一一告诉出来。虞县令叹以为奇，留俸钱助写而去，各处把此话传示于人，故此人多知道。后来仲任得善果而终，所谓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者也。偈曰：

物命在世间，微分此灵蠢。
一切有知觉，皆已具佛性。
取彼痛苦身，供我口食用；
我饱已觉臃，彼死痛犹在。
一点嗔恨心，岂能尽消灭？
所以六道中，转转相残杀。
愿葆此慈心，触处可施用。
起意便多刑，减味即省命。
无过转念间，生死已各判。
及到偿业时，还恨种福少。
何不当生日，随意作方便！
度他即自度，应作如是观。

拍案惊奇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嫉妒侄延亲脉孝女藏儿

诗曰：

子息从来天数，原非人力能为。

最是无中生有，堪令耳目新奇。

话说元朝时，都下有个李总管，官居三品，家业巨富。年过五十，不曾有子。闻得枢密院东，有个算命的，开个铺面，谭人祸福，无不奇中，总管试往一算。于时衣冠满座，多在那里候他挨次推讲。总管对他道：“我之禄寿，已不必言。最要紧的，只看我有子无子。”算命的推了一回，笑道：“公已有子了，如何哄我？”总管道：“我实不曾有子，所以求算，岂有哄汝之理？”算命的把手掐了一掐，道：“公年四十，即已有子。今年五十六了，尚说无子，岂非哄我？”一个争道实不曾有，一个争道决已有过，递相争执。同座的人多惊讶起来，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算命的道：“在下不会差，待此公自去想。”只见总管沉吟了好一会，拍手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我年四十时，一婢有娠，我以职事赴上都，到得归家，我妻已把来卖了。今不知他去向。若说四十上该有子，除非这个缘故。”算命的道：“我说不差。公命不孤，此子仍当归公。”总管把钱相谢了，作别而出。

只见适间同在座上问命的一个千户，也姓李，邀总管入茶坊坐下。说道：“适间闻公与算命的所说之话，小子有一件疑心，敢问个明白。”总管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千户道：“小可是南阳人，十五年前也不曾有子，因到都下买得一婢，却已先有孕的。带得到家，吾妻适也有孕。前后一两月间，各生一男，今皆十五六岁了。适间听公所言，莫非是公的令嗣么？”总管就把婢子容貌、年齿之类，两相质问，无一不合。因而两边各通了姓名住址，大家说个“容拜”，各散去了。

总管归来，对妻说知其事。妻当日悍妒，做了这事；而今见夫无嗣，也有些惭悔哀怜，巴不得是真。次日邀千户到家，叙了同姓，认为宗谱，盛设款待。约定日期，到他家里去认看。

千户先归南阳。总管给假前往，带了许多东西，去馈送着千户，并他妻子仆妾多有礼物。坐定了，千户道：“小可归家问明此婢，果是宅上出来的。”因命二子出拜。只见两个十五六的小官人一齐走出来，一样打扮，气度也差不多。总管看了，不知那一个是他儿子，请问千户，求说明白。千户笑道：“公自认看，何必我说？”总管仔细相了一回，天性感通，自然认识，前抱着一个道：“此吾子也。”千户点头笑道：“果然不差！”于是父子相持而哭；旁观之人，无不堕泪。千户设宴，与总管贺喜，大醉而散。次日，总管

总管——总管府的行政长官。元代中央和地方均设有不同名目的总管府，诸路总管府管理军、政、农、工诸事。

谭——通“谈”，这里含有评讲的意思。

推讲——推算和讲解。

上都——元代以“开平”为上都，因元世祖忽必烈即帝位于此，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闪电河北岸。

千户——元代中级军事官员，为世袭军职，统兵近千人。

认为宗谱——看成是同一宗族，即“联宗”。

答席，就借设在千户厅上。酒间，千户对总管道：“小可既还公令郎了，岂可使令郎母子分离？并令其母奉公同还，何如？”总管喜出望外，称谢不已，就携了母子，同回都下。后来通籍承荫，官也至三品，与千户家往来不绝。

可见，人有子无子，多是命里做定的。李总管自己已信道无儿了，岂知被算命的看出有子，到底得以团圆，可知是逃那命里不过。小子为何说此一段话？只因一个富翁，也犯着无儿的病症，岂知也系有儿，被人藏过，后来一旦识认，喜出非常，关着许多骨肉亲疏的关目在里头。听小子从容的表白出来。正是：

越亲越热，不亲不热。附葛攀藤，总非枝叶。奠酒浇浆，终须骨肉。

如何妒妇，忽将嗣绝！必是前生，非常冤业。

话说妇人心性最是妒忌，情愿看丈夫无子绝后，说着买妾置婢，抵死也不肯的。就有个把被人劝化，勉强依从，到底心中只是有些嫌忌，不甘伏的。就是生下了儿子，是亲丈夫一点骨肉，又本等他做大娘，还道是“隔重肚皮隔重山”，不肯便认做亲儿一般。更有一等狠毒的，偏要算计了绝得方快活的。及至女儿嫁得个女婿，分明是个异姓，无关宗支的，他偏要认做的亲，是件偏心为他，倒胜如丈夫亲子侄。岂知女生外向，虽系吾所生，到底是别家的人。至于女婿，当时就有二心，转得背便另搭架子了。自然亲一支，热一支，女婿不如侄儿，侄儿又不如儿子。纵是前妻晚后，偏生庶养，归根结果的亲瓜葛，终久是一派，好似别人多哩。不知这些妇人们，为何再不明白这个道理！

话说元朝东平府有个富人，姓刘，名从善，年六十岁，人皆以员外呼之。妈妈李氏，年五十八岁。他有泼天也似家私，不曾生得儿子，止有一个女儿，小名叫做引姐，入赘一个女婿，姓张，叫张郎。其时张郎有三十岁，引姐二十七岁了。那个张郎极是贪小好利、刻剥之人，只因刘员外家富无子，他起心央媒，入舍为婿，便道这家私久后多是他的了，好不夸张得意。却是刘员外自掌把定家私在手，没有得放宽与他。亦且刘员外另有一个肚肠。一来他有个兄弟刘从道，同妻宁氏，亡逝已过，遗下一个侄儿，小名叫做引孙，年二十五岁，读书知事。只是自小父母双亡，家私荡败，靠着伯父度日。刘员外道是自家骨肉，另眼觑他。怎当得李氏妈妈一心只护着女儿、女婿，又且念他母亲存日妯娌不和，到底结怨在他身上，见了一似眼中之钉。亏得刘员外暗地保全，却是毕竟碍着妈妈、女婿，不能十分周济他，心中长怀不忍。二来员外有个丫头，叫做小梅。妈妈见他精细，叫他近身伏侍，员外就收拾

通籍成荫——继承户籍和封职。籍，指旧时依据各户职业而确定的身分。荫，指封建时代子孙因先人官爵而受到的封任。

关目——说书人术语，指关键性情节。

“奠酒”二句——是说人死之后，只有亲生骨肉才会到坟上去祭奠。骨肉，指直系亲属，这里指子孙。

大娘——长母、第一母亲。封建社会妾婢所生子女都要奉父亲原配夫人为“母”，生母依然是奴婢地位。

宗支——家族的血统。

的亲——即嫡亲、亲生的。

外向——不看作自家人，指女儿出嫁后就把娘家当作外家了。

另搭架子——犹如说“另起炉灶”，指另外干自己的营生。

瓜葛——这里指血缘关系。

东平府——辖今山东省西部地区，治所在今东平县。

来做了偏房，已有了身孕，指望生出儿子来。有此两件心事，员外心中不肯轻易把家私与了女婿。怎当得张郎惫赖，专一使心用腹，搬是造非，挑拨得丈母与引孙舅子日逐吵闹。引孙当不起激聒，刘员外也怕淘气，私下周给些钱钞，叫引孙自寻个住处，做营生去。引孙是个读书之人，虽是寻得间破房子住下，不晓得别做生理，只靠伯父把得这些东西，且逐渐用去度日。眼见得一个是张郎赶去了。张郎心里怀着鬼胎，只怕小梅生下儿女来。若生个小姨，也还只分得一半；若生个小舅，这家私就一些没他分了。要与浑家、引姐商量，所算那小梅。

那引姐倒是个孝顺的人。但是女眷家见识，若把家私分与堂弟引孙，他自道是亲生女儿，有些气不甘分；若是父亲生下小兄弟来，他自是喜欢的。况见父亲十分指望，他也要安慰父亲的心，这个念头是真。晓得张郎不怀良心，母亲又不明道理，只护着女婿，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产，时常心下打算。恰好张郎赶逐了引孙出去，心里得意，在浑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计小梅的意思来。引姐想道：“若两三人做了一路，所算他一人，有何难处？不争你们使嫉妒心肠，却不把我父亲的后代绝了？这怎使得！我若不在里头使些见识，保护这事，做了父亲的罪人，做了万代的骂名。却是丈夫见我不肯做一路，怕他每背地自做出来。不若将机就计，暗地周全罢了。”

你道怎生暗地用计？元来引姐有个堂分姑娘，嫁在东庄，是与引姐极相厚的，每事心腹相托。引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里去分娩，只当是托孤与他。当下来与小梅商议道：“我家里自赶了引孙官人出去，张郎心里要独占家私。姨姨你身怀有孕，他好生嫉妒，母亲又护着他。姨姨你自己也要放精细些。”小梅道：“姑娘肯如此说，足见看员外面上，十分恩德。奈我独自一身，怎提防得许多？只望姑娘凡百照顾则个。”引姐道：“我怕不要周全？只是关着财利上事，连夫妻两个，心肝不托着五脏的，他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脚，我如何知道？”小梅垂泪道：“这等却怎么好？不如与员外说个明白，看他怎么做主。”引姐道：“员外老年之人，他也周庇得你有数。况且说破了，落得大家面上不好看，越结下冤家了，你怎当得起？我倒有一计在此，须与姨姨熟商量。”小梅道：“姑娘有何高见？”引姐道：“东庄里姑娘与我最厚，我要把你寄在他庄上，在他那里分娩，托他一应照顾，生了儿女，就托他抚养着。衣食盘费之类，多在我身上。这边哄着母亲与丈夫，说姨姨不像意走了，他每巴不得你去的，自然不寻究。且等他把这一点要摆布你的肚肠放宽了，后来看个机会，等我母亲有些转头，你所养儿女已长大了，然后对员外一一说明，取你归来，那时须奈何你不得了。除非如此，可保十全。”小梅道：“足见姑娘厚情，杀身难报。”引姐道：“我也只为不忍见员外无后，恐怕你遭了别人毒手。没奈何，背了母亲与丈夫，私下和你计较。你日后生

偏房——俗称妾，也叫“小老婆”。

淘气——招惹气生。

把得——拿来给予的。

所算——算计、暗害。

甘分——甘心情愿。

堂分姑娘——即堂姑母，父亲的堂姐妹。

怕——这里是莫非、难道的意思。

周庇得你有数——对你周济保护得有限。

了儿子，有了好处，须记得今日。”小梅道：“姑娘大恩，经板儿印在心上，怎敢有忘？”两下商议停当，看着机会，还未及行。

员外一日要到庄上收割，因为小梅有身孕，恐怕女婿生嫉妒，女儿有外心，索性把家私都托女儿、女婿管了。又怕妈妈难为小梅，请将妈妈过来，对他说道：“妈妈，你晓得借瓮酿酒么？”妈妈道：“怎地说？”员外道：“假如别人家瓮儿，借将来家里做酒，酒熟了时，就把那瓮儿送还他本主去了。这不是只借得他家伙一番？如今小梅这妮子腹怀有孕，明日或儿或女得一个，只当是你的。那其间，将那妮子或典或卖，要不要，多凭得你。我只要借他肚里生下的要紧。这不当是借瓮酿酒？”妈妈见如此说，也应道：“我晓得你说的是，我觑着他便了，你放心庄上去。”员外叫张郎取过那远年近岁欠他钱钞的文书，都搬将出来，叫小梅点个灯，一把火烧了。张郎伸手火里去抢，被火一逼，烧坏了指头，叫疼。员外笑道：“钱这般好使？”妈妈道：“借与人家钱钞，多是幼年到今积攒下的家私，如何把这些文书烧掉了？”员外道：“我没有这几贯业钱，安知不已有了儿子？就是今日有得些根芽，若没有这几贯业钱，我也不消担得这许多干系，别人也不来算计我了。我想，财是什么好东西？苦苦盘算别人的做甚？不如积些阴德，烧掉了些，家里须用不了，或者天可怜见，不绝我后，得个小厮儿，也不见得。”说罢，自往庄上去了。

张郎听见适才丈人所言，道是暗暗里有些侵着他，一发不像意，道：“他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，我枉做好人也没干，何不趁他在庄上，便当真做一做？也绝了后虑。”又来与浑家商量。引姐见事体已急了，他日前已与东庄姑娘说知就里，当下指点了小梅，径叫他到那里藏过。来哄丈夫道：“小梅这丫头，看见我每意思不善，今早叫他配绒线去，不见回来，想是怀空走了。这怎么好？”张郎道：“逃走是丫头的常事。走了也倒干净，省得我们费气力。”引姐道：“只是父亲知道，须要烦恼。”张郎道：“我们又不打他，不骂他，不冲撞他。他自己走了的，父亲也抱怨我们不得。我们且告诉妈妈，大家商量去。”夫妻两个来对妈妈说了。妈妈道：“你两个说来没半句。员外偌大年纪，见有这些儿指望，喜欢不尽，在庄儿上专等报喜哩！怎么有这等的事？莫不是你两个做出了些什么歹勾当来？”引姐道：“今日绝早自家走了的，实不干我们事。”妈妈心里也疑心道别有缘故，却是护着女儿、女婿，也巴不得将没作有，便认做走了也干净，那里还来查着？只怕员外烦恼，又怕员外疑心，三口儿都赶到庄上与员外说。

员外见他每齐来，只道是报他生儿喜信，心下鹮突。见说出这话来，惊得木呆。心里想道：“家里难为他不过，逼走了他，这是有的。只可惜带了胎去。”又叹口气道：“看起一家这等光景，就是生下儿子来，未必能勾保全。便等小梅自去寻个好处也罢了，何苦累他母子性命！”泪汪汪的，忍着

“经板”句——犹如说铭刻在心。

觑（q 区）——这里作看待、照顾解。

业钱——作孽的钱，言这钱没有带来好处。

根芽——借指后代，因小梅已怀身孕。

怀空——趁这空子，找个机会。

说来没半句——说得太轻巧，不当一回事。

鹮（hú 胡）突——即“糊涂”，但这里指惊疑不定，心里嘀咕。

气恨命。又转了一念道：“他们如此算计我，则为着这些浮财。我何苦空积攒着做守财虏，倒与他们受用？我总是没后代，趁我手里施舍了些去也好。”怀着一天忿气，大张着榜子，约着明日到开元寺里，散钱与那贫难的人。张郎好生心里不舍得，只为见丈人心下烦恼，不敢拗他。到了明日，只得带了好些钱，一家同到开元寺里散去。

到得寺里，那贫难的纷纷的来了。但见：

连肩搭背，络手包头。疯瘫的毡裹臀行，喑哑的铃当口说。磕头撞脑，拿差了拄拐互喧哗；摸壁扶墙，踹错了阴沟相怨怅。闹热热携儿带女，苦凄凄单夫只妻。都念道明中舍去暗中来，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。那刘员外分付：大乞儿一贯，小乞儿五百文。乞儿中有个刘九儿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与大都子商量着道：“我带了这孩子去，只支得一贯；我叫这孩子自认做一户，多落他五百文。你在傍做个证见，帮衬一声，骗得钱来，我两个分了买酒吃。”果然去报了名，认做两户。张郎问道：“这小的另是一家么？”大都子傍边答应道：“另是一家。”就分与他五百钱，刘九儿都拿着去了。大都子要来分他的，刘九儿道：“这孩子是我的，怎生分得我钱？你须学不得我有儿子。”大都子道：“我和你说定的，你怎生多要了？你有儿的便这般强横？”两个打将起来。刘员外问知缘故，叫张郎劝他。怎当得刘九儿不识风色，指着大都子千绝户、万绝户的骂，道：“我有儿子，是请得钱，干你这绝户的甚事？”张郎脸儿挣得通红，止不住他的口。刘员外已听得明白，大哭道：“俺没儿子的这等没下梢！”悲哀不止，连妈妈、女儿伤了心，一齐都哭将起来。张郎没做理会处。

散罢，只见一个人落后走来，望着员外、妈妈施礼。你道是谁？正是刘引孙。员外道：“你为何到此？”引孙道：“伯伯，伯娘，前与侄儿的东西日逐盘费，用度尽了。今日闻知在这里散钱，特来借些使用。”员外碍着妈妈在傍，看见妈妈不做声，就假意道：“我前日与你的钱钞，你怎不去做些营生，便是这样没了？”引孙道：“侄儿只会看几行书，不会做什么营生。日日吃用，有减无增，所以没了。”员外道：“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！我那有许多钱勾你用？”狠狠要打。妈妈假意相劝，引姐与张郎对他道：“父亲恼哩，舅舅走罢！”引孙只不肯去，苦要求钱。员外将条柱杖，一直的赶将出来。他们都认是真，也不来劝。引孙前走，员外赶去，走上半里来路，连引孙也不晓其意，道：“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来？”员外见没了人，才叫他一声：“引孙！”引孙扑的跪倒。员外抚着哭道：“我的儿，你伯父没了儿子，受别人的气。我亲骨肉，只看你。你伯娘虽然不明理，却也心慈的。只是妇人一时偏见，不看得破，不晓得别人的肉偎不热。那张郎不是良人，须有日生分起来，我好歹劝化你伯娘转意。你只要时节边勤勤到坟头上去看看，只一两年间，我着你做个大大的财主。今日靴里有两锭钞，我瞒着他们，只做赶打，将来与你，你且拿去盘费两日。把我说的话，不要忘了！”引孙领诺而去，员外转来，收拾了家去。

张郎见丈人散了许多钱钞，虽也心疼，却道是自今已后，家财再没处走动，尽勾着他了。未免志得意满，独立自主，要另立个铺排，把张家来出

生分——陌生，这里指感情疏远。

时节边——指上坟祭祖的时节。

走动——流失、花费的意思。

景。渐渐把丈人、丈母放在脑后，倒像人家不是刘家的一般。刘员外固然看不得，连那妈妈积祖护他的，也有些不伏气起来。亏得女儿引姐，着实在里边调停。怎当得男子汉心性硬劣，只逞自意，那里来顾前管后？亦且女儿家顺着丈夫，日逐惯了，也渐渐有些随着丈夫路上来了，自己也不觉得的，当不得有心的看不过。

一日，时遇清明节令，家家上坟祭祖。张郎既掌把了刘家家私，少不得刘家祖坟要张郎支持去祭扫。张郎端正了春盛担子，先同浑家到坟上去。年年刘家上坟已过，张郎然后到自己祖坟上去。此年张郎自家做主，偏要先到张家祖坟上去。引姐道：“怎么不照旧先在俺家的坟上，等爹妈来上过了再去？”张郎道：“你嫁了我，连你身后也要葬在张家坟里，还先上张家坟是正礼。”引姐拗丈夫不过，只得随他先去上坟，不题。

那妈妈同刘员外已后起身到坟上来，员外问妈妈道：“他们想已到那里多时了。”妈妈道：“这时张郎已摆设得齐齐整整，同女儿在那里等了。”到得坟前，只见静悄悄地，绝无影响。看那坟头，已有人挑些新土，盖在上面了；也有些纸钱灰与酒浇的湿土在那里。刘员外心里明知是侄儿引孙到此过了，故意道：“谁曾在此先上过坟了？”对妈妈道：“这又作怪！女儿、女婿不曾来，谁上过坟？难道别姓的来不成？”又等了一回，还不见张郎和女儿来。员外等不得，说道：“俺和你先拜了罢，知他们几时来？”拜罢，员外问妈妈道：“俺老两口儿百年之后，在那里埋葬便好？”妈妈指着高冈儿上说道：“这答树木长的似伞儿一般，在这所在埋葬也好。”员外叹口气道：“此处没我和你的分。”指着一块下洼水滄的绝地道：“我和你只好葬在这里。”妈妈道：“我每又不少钱，凭拣着好的所在，怕不是我们葬？怎么倒在那水滄的绝地？”员外道：“那高冈有龙气的，须让他有儿子的葬，要图个后代兴旺。俺和你没有儿子，谁肯让我？只好剩那绝地与我们安骨头。总是没有后代的，不必好地了。”妈妈道：“俺怎生没后代？现有姐姐、姐夫哩！”员外道：“我可忘了。他们还未来，我和你且说闲话。我且问你，我姓什么？”妈妈道：“谁不晓得姓刘，也要问？”员外道：“我姓刘，你可姓甚么？”妈妈道：“我姓李。”员外道：“你姓李，怎么在我刘家门里？”妈妈道：“又好笑！我须是嫁了你刘家来。”员外道：“街上人唤你是刘妈妈，唤你是李妈妈？”妈妈道：“常言道：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’一车骨头半车肉，都属了刘家，怎么叫我做李妈妈？”员外道：“原来你这骨头也属了俺刘家了。这等，女儿姓甚么？”妈妈道：“女儿也姓刘。”员外道：“女婿姓甚么？”妈妈道：“女婿姓张。”员外道：“这等，女儿百年之后，可往俺刘家坟里葬去，还是往张家坟里葬去？”妈妈道：“女儿百年之后，自去张家坟里葬去。”说到这句，妈妈不觉的鼻酸起来。员外晓得有些省了，

铺排——安排、办法。

出景——出头露面，抬出来做主家。

积祖——本意为世世代代，引伸为向来、一贯。

春盛担子——春游或扫墓时携带的食具。

滄——通“淹”。

龙气——旧时迷信风水地脉，认为树木繁茂的山岗有“龙气”，死后葬在那里，子孙后代就会昌盛，家业发达。

姐姐、姐夫——这里是对女儿女婿的称呼，含有尊重的意思。

便道：“却又来！这等怎么叫做得刘门的后代？我们不是绝后的么？”妈妈放声哭将起来，道：“员外怎生直想到这里？俺无儿的，真个好苦！”员外道：“妈妈，你才省了！就没有儿子，但得是刘家门里亲人，也须是一瓜一蒂，生前望坟而拜，死后共土而埋。那女儿只在别家去了，有何交涉？”妈妈被刘员外说得明切，言下大悟。况且平日看见女婿的乔做作，今日又不见同女儿先到，也有好些不像意了。

正说间，只见引孙来坟头收拾铁锹，看见伯父、伯娘便拜。此时妈妈不比平日，觉得亲热了好些，问道：“你来此做甚么？”引孙道：“侄儿特来上坟添土来。”妈妈对员外道：“亲的则是亲。引孙也来上过坟、添过土了，他们还不见到。”员外故意恼引孙道：“你为甚么不挑了春盛担子，齐齐整整上坟，却如此草率？”引孙道：“侄儿无钱，只乞化得三杯酒，一块纸，略表表做子孙的心。”员外道：“妈妈，你听说么？那有春盛担子的，为不是子孙，这时还不来哩！”妈妈也老大不过意。员外又问引孙道：“你看那边鸦飞不过的庄宅，石羊石虎的坟头，怎不去？到俺这里做甚么？”妈妈道：“那边的坟，知他是那家？他是刘家子孙，怎不到俺刘家坟上来？”员外道：“妈妈，你才晓得！引孙是刘家子孙，你先前可不说姐姐、姐夫是子孙么？”妈妈道：“我起初是错见了。从今以后，侄儿只在我家里住，你是我一家之人。你休记着前日的不是。”引孙道：“这个侄儿怎敢！”妈妈道：“吃的穿的，我多照管你便了。”员外叫引孙拜谢了妈妈，引孙拜下去，道：“全仗伯娘看刘氏一脉，照管孩儿则个。”妈妈簌簌的掉下泪来。

正伤感处，张郎与女儿来了。员外与妈妈问其来迟之故，张郎道：“先到寒家坟上完了事，才到这里来，所以迟了。”妈妈道：“怎不先来上俺家的坟？要俺老两口儿等这半日！”张郎道：“我是张家子孙，礼上须先完张家的事。”妈妈道：“姐姐呢？”张郎道：“姐姐也是张家媳妇。”妈妈见这几句话，恰恰对着适间所言的，气得目瞪口呆，变了色道：“你既是张家的儿子、媳妇，怎生掌把着刘家的家私？”劈手就女儿处把那放匙钥的匣儿夺将过来，道：“已后张自张，刘自刘。”径把匣儿交与引孙了，道：“今后只是俺刘家人当家。”此时连刘员外也不料妈妈如此决断。那张郎与引姐平日护他惯了的，一发不知在那里说起，老大的没趣。心里道：“怎么连妈妈也变了卦？”竟不知妈妈已被员外劝化得明明白白的了。张郎还指点叫摆祭物，员外、妈妈大怒道：“我刘家祖宗，不吃你张家残食。改日另祭！”各不喜欢而散。

张郎与引姐回到家来，好生埋怨道：“谁匡先上了自家坟，讨得此番发恼不打紧，连家私也夺去与引孙掌把了。这如何气得过？却又是妈妈做主的，一发作怪！”引姐道：“爹妈认道只有引孙一个是刘家亲人，所以如此。当初你待要暗算小梅，他有些知觉，豫先走了。若留得他在时，生下个兄弟，须不让那引孙做天气。况且自己兄弟，还情愿的；让与引孙，实是气不干！”张郎道：“平日又与他冤家对头，如今他当了家，我们倒要在他喉下取气了，怎么好？还不如再求妈妈则个。”引姐道：“是妈妈主的意，如何求得转？”

乔做作——装模作样，弄虚作假。

石羊石虎——封建时代只有帝王将相的坟前才允许建立石人石兽，这里指大官僚的坟墓。

做天气——得意的贬词，略同于装腔作势、指手划脚。

气不干——气不过，不甘心。

我有道理，只叫引孙一样当不成家罢了。”张郎问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引姐只不肯说，但道是：“做出便见，不必细问。”

明日，刘员外做个东道，请着邻里人，把家私交与引孙掌把，妈妈也是心安意肯的了。引姐晓得这个消息，道是张郎没趣，打发出外去了。自己着人悄悄东庄姑娘处说了，接了小梅家来。元来小梅在东庄分娩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已是三岁了。引姐私下寄衣寄食，去看觑他母子，只不把家里知道，惟恐张郎晓得，生出别样毒害来。还要等他再长成些，才与父母说破。而今因为气不过引孙做财主，只得去接了他母子来家。

次日来对刘员外道：“爹爹不认女婿做儿子罢，怎么连女儿也不认了？”员外道：“怎么不认？只是不如引孙亲些。”引姐道：“女儿是亲生，怎么倒不如他亲？”员外道：“你须是张家人了，他须是刘家亲人。”引姐道：“便做道是亲，未必就该是他掌把家私。”员外道：“除非再有亲似他的，才夺得他。那里还有？”引姐笑道：“只怕有也不见得！”刘员外与妈妈也只见女儿忿气说这些话，不在心上。只见女儿走去叫小梅，领了儿子到堂前，对爹妈说道：“这可不是亲似引孙的来了？”员外、妈妈见是小梅，大惊道：“你在那里来？可不道逃走了？”小梅道：“谁逃走？须守着孩儿哩。”员外道：“谁是孩儿？”小梅指着儿子道：“这个不是？”员外又惊又喜，道：“这个就是你所生的孩儿？一向怎么说？敢是梦里么！”小梅道：“只问姑娘，便见明白。”员外与妈妈道：“姐姐快说些个！”引姐道：“父亲不知，听女儿从头细说一遍：当初小梅姨姨有半年身孕，张郎使嫉妒心肠，要所算小梅。女儿想来父亲有许大年纪，若所算了小梅，便是绝了父亲之嗣。是女儿与小梅商量，将来寄在东庄姑姑家中分娩，得了这个孩儿。这三年只在东庄姑姑处抚养，身衣口食，多是你女儿照管他的，还指望再长成些方才说破。今见父亲认道只有引孙是亲人，故此请了他来家，须不比女儿，可不比引孙还亲些么？”小梅也道：“其实亏了姑娘。若当日不如此周全，怎保得今日有这个孩儿？”刘员外听罢，如梦初觉，如醉方醒，心里感激着女儿。小梅又教儿子不住的叫他爹爹，刘员外听得一声，身也麻了。对妈妈道：“元来亲的只是亲。女儿姓刘，到底也还护着刘家，不肯顺从张郎，把兄弟坏了。今日有了老生儿，不致绝后，早则不在绝地上安坟了。皆是孝顺女所赐，老夫怎肯知恩不报？如今有个主意，把家私做三分分开：女儿、侄儿、孩儿，各得一分。大家各管家业，和气过日子罢了。”当日叫家人寻了张郎家来，一同引孙及小孩儿拜见了邻舍诸亲，就做了个分家筵席，尽欢而散。

此后刘妈妈认了真，十分爱惜着孩儿，员外与小梅自不必说，引姐、引孙又各内外保全，张郎虽是嫉妒，也用不着，毕竟培养得孩儿成立起来。此是刘员外广施阴德，到底有后。又恩待骨肉，原受骨肉之报，所谓“亲一支，热一支”也。有诗为证：

女婿如何有异图，总因财利令亲疏。
若非孝女关疼热，毕竟刘家有后无？

拍案惊奇卷三十九
乔势天师禳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

诗云：

自古有神巫，其术能役鬼。
祸福如烛照，妙解阴阳理。
不独倾公卿，时亦动天子。
岂似后世者，其人总村鄙。
语言甚不伦，偏能惑闾里。
淫祀无虚日，枉杀供牲醴。
安得西门豹，投畀邺河水。

话说男巫女覡，自古有之。汉时谓之“下神”，唐世呼为“见鬼人”，尽能役使鬼神，晓得人家祸福休咎，令人趋避，颇有灵验。所以公卿大夫，都有信着他的；甚至朝廷宫闱之中，有时召用。此皆有个真传授，可以行得去做得来的，不是荒唐。却是世间的事，有了真的，便有假的。那无知男女，妄称神鬼，假说阴阳，一些影响没有的，也一般会哄动乡民，做张做势的，从古来就有了。直到如今，真有术的巫覡已失其传。无过是些乡里村夫，游嘴老妪，男称太保，女称师娘，假说降神召鬼，哄骗愚人。口里说汉话，便道神道来了，却是脱不得乡气，信口胡柴的，多是不囫圇的官话，杜撰出来的字眼。正经人听了，浑身麻木，忍笑不住的；乡里人信是活灵活现的神道，匾匾的信伏。不知天下曾有那不会讲官话的神道么！又还一件可恨处：见人家有病人来求他，他先前只说救不得，直到拜求恳切了，口里说出许多牛羊猪狗的愿心来，要这家脱衣典当，杀生害命，还恐怕神道不肯救，啼啼哭哭的。及至病已犯拙，烧献无效，再不怨怅他，疑心他，只说不曾尽得心，神道不喜欢。见得如此，越烧献得紧了，不知弄人家费多少钱钞，伤多少性命。不过供得他一时乱话，吃得些、骗得些罢了。律上禁止师巫邪术，其法甚严，也还加他“邪术”二字，要见还成一家说话。而今并那邪不成邪，术不成术，一味胡弄。愚民信伏，习以成风，真是痼疾不可解，只好做有识之人的笑柄而已。

苏州有个小民，姓夏，见这些师巫兴头，也去投着师父，指望传些真术。岂知费了拜见钱，并无甚术法得传，只教得些游嘴门面的话头，就是祖传来

闾里——乡里，泛指民间。

“安得”二句——西门豹，战国时魏国人，任邺令，当地巫婆以“河伯娶妇”之名害民掠财，他敢于破除迷信，投巫婆于河中。事见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附录。投畀（bì 闭），投给、扔到。邺，古地名，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。

覡（xí 习）——与“巫”同义，均指古代装神弄鬼的人。《国语·楚语下》：“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”此处“男巫女覡”，似误。

太保——本是古代官名，官阶很高，这里尊称所谓有道术的巫师。

汉话——本指古时语言，这里是巫覡故弄玄虚，胡编乱造，以显示与当时的“官话”（通行语言）不同。

胡柴——即“胡谄”，胡说八道。

匾匾的信伏——服服贴贴，深信不疑。

犯拙——变得沉重。

辈相授的秘诀。习熟了，打点开场施行。其邻有个范春元，名汝舆，最好戏耍。晓得他是头番初试，原没基本领的，设意要弄他一场笑话，来哄他道：“你初次降神，必须露些灵异出来，人才信服。我忝为你邻人，与你商量个计较，帮衬着你，等别人惊骇方妙。”夏巫道：“相公有何妙计？”范春元道：“明日等你上场时节，吾手里拿着糖糕，叫你猜。你一猜就着，我就赞叹起来，这些人自然信服了。”夏巫道：“相公肯如此帮衬小人，小人万幸。”

到得明日，远近多传道新太保降神，来观看的甚众。夏巫登场，正在捏神捣鬼、妆憨打痴之际，范春元手中捏着一把物事来，问道：“你猜得我掌中何物，便是真神道。”夏巫笑道：“手中是糖糕。”范春元假意拜下去，道：“猜得着，果是神明！”即拿手中之物，塞在他口里去。夏巫只道是糖糕，一口接了。谁知不是糖糕滋味，又臭又硬，甚不好吃。欲待吐出，先前猜错了，恐怕露出马脚，只得攒眉忍苦，咽了下去。范春元见吃完了，发一道：“好神明！吃了干狗屎了！”众人起初看见他吃法烦难，也有些疑心；及见范春元说破，晓得被他做作，尽皆哄然大笑，一时散去。夏巫吃了这场羞，传将开去，此后再弄不兴了。似此等虚妄之人，该是这样处置他才妙。怎当得愚民要信他骗哄，亏范春元是个读书之人，弄他这些破绽出来。若不然时，又被他胡行了。

范春元不足奇。宋时还有个小人，也会不信师巫，弄他一场笑话。

华亭金山庙临海边，乃是汉霍将军祠。地方人相传道是钱王霸吴越时，他曾起阴兵相助，故此崇建灵宫。淳熙末年，庙中有个巫者，因时节边，聚集县人，捏神捣鬼，说将军附体，宣言祈祝他的，广有福利。县人信了，纷竞前来。独有钱寺正家一个干仆沈晖，倔强不信，出语谑侮。有与他一班相好的，恐怕他触犯了神明，尽以好言相劝，叫他不可如此戏弄。那庙巫宣言道：“将军甚是恼怒，要来降祸。”沈晖偏要与他争辨道：“人生祸福天做定的，那里什么将军来摆布得我？就是将军有灵，决不附着你这等村蠢之夫，来说祸说福的。”

正在争辨之时，沈晖一交跌倒，口流涎沫，登时晕去。内中有同来的，奔告他家里，妻子多来看视。见了这个光景，分明认是得罪神道了，拜着庙巫讨饶。庙巫越妆起腔来，道：“悔谢不早，将军盛怒，已执录了精魄，押赴酆都。死在顷刻，救不得了。”庙巫看见晕去不醒，正中下怀，落得大言恐吓。妻子惊惶无计，对着神像只是叩头，又苦苦哀求庙巫，庙巫越把话说得狠了。妻子只得拊尸恸哭。看的人越多了，相戒道：“神明利害如此，

春元——旧时对举人的称谓。

忝——谦词，意为有辱、愧为。

(w i 威)——表示惊叹的呼叫声。

做作——这里是捉弄的意思。

华亭——旧县名，故治在今上海市松江县。

霍将军——指西汉时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。

钱王——指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镠。

灵宫——为死者建造的庙宇，此处指“金山庙”，即霍将军祠。

寺正——即“大理寺正”的省称，为负责刑狱的官员。

干仆——干练的有才能的仆人。

执录——收管、索拿。

戏谑不得的！”庙巫一发做着天气，十分得意。

只见沈晖在地下扑的跳将起来。众人尽道是强魂所使，俱各惊开。沈晖在人丛中跃出，扭住庙巫，连打数掌，道：“我把你这枉口嚼舌的，不要慌！那曾见我酆都去了？”妻子道：“你适才却怎么来？”沈晖大笑道：“我见这些人信他，故意做这个光景，耍他一耍。有甚么神道来？”庙巫一场没趣，私下走出庙去躲了。合庙之人，尽皆散去。从此也再弄不兴了。

看官，只看这两件事，你道巫师该信不该信？所以聪明正直之人，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，只好哄愚夫愚妇，一窍不通的。小子而今说一个极做天气的巫师，撞着个极不下气的官人，弄出一场极畅快的事来。比着西门豹投巫，还觉希罕。正是：

奸欺妄欲言生死，宁知受欺正于此。

世人认做活神明，只合同尝干狗屎。

话说唐武宗会昌年间，有个晋阳县令，姓狄，名维谦，乃反周为唐的名臣狄梁公仁杰之后。守官清恪，立心刚正，凡事只从直道上做去。随你强横的，他不怕；就上官也多谦让他一分。治得个晋阳户不夜闭，道不拾遗，百姓家家感德衔恩，无不赞叹的。谁知天灾流行，也是晋阳地方一个悔气。虽有这等好官在上，天道一时亢旱起来，自春至夏，四五个月内，并无半点雨泽。但见：

田中纹坼，井底尘生。滚滚烟飞，尽是晴光浮动；微微风撼，元来暖气熏蒸。辘轳不绝声，止得泥浆半杓；车戽无虚刻，何来活水一泓？供养着五湖四海行雨龙王，急迫煞八口一家喝风狗命。止有一轮红日炎炎照，那见四野阴云款款兴？

旱得那晋阳数百里之地，土燥山焦，港枯泉涸，草木不生，禾苗尽槁。急得那狄县令屏去侍从仪卫，在城隍庙中跣足步祷，不见一些征应。一面减膳羞，禁屠宰，日日行香，夜夜露祷。凡是那救旱之政，没一件不做过了。

话分两头。本州有个无赖邪民，姓郭，名赛璞。自幼好习符咒，投着一个并州来的女巫，结为伙伴，名称师兄师妹，其实暗地里当做夫妻。两个一正一副，花嘴骗舌，哄动乡民不消说。亦且男人外边招摇，女人内边蛊惑，连那官宦大户人家，也有要祷除灾祸的，也有要祛除疾病的，也有夫妻不睦要他魔样和好的，也有妻妾相妒要他各使魔魅的，……种种不一，弄得太原州界内七颠八倒。本州监军使，乃是内监出身。这些太监心性，一发敬信

会昌——唐武宗李炎年号，公元841—846年。

晋阳——古县名，故治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南。

狄梁公仁杰——狄仁杰，字怀英，太原人，唐代名臣。武则天当政时，不畏权势，使唐中宗（李显）得以恢复帝位，后封为梁国公。

车戽（hù 户）——两种汲水灌田的工具，水车和戽斗。

款（x 须）款——快速的样子。

城隍——道教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。唐以后各郡县均祭祀城隍，故所建庙宇特多。

并州——唐代辖境相当现在山西省汾水中游地区，治所在太原（今市西南晋源镇）。开元中升为太原府，故下文又称之为“太原州”。

魔（y n 掩）样——施行法术以消灾。

魔魅——施行法术以招祸。

监军使——亦称“监军”，代表皇帝驻守军中以行监督的官员。古代多为临时差遣，唐代以宦官（即下

的了不得。监军使适要朝京，因为那时朝廷也重这些左道 异术，郭赛璞与女巫便思量随着监军使之便，到京师走走，图些侥幸。那监军使也要作兴 他们，主张带了他们去。

到得京师，真是五方杂聚之所，奸宄 易藏，邪言易播。他们施符设咒，救病除妖，偶然撞着小小有些应验，便一传两，两传三，各处传将开去，道是异人异术，分明是一对活神仙在京里了。及至来见他的，他们习着这些大言不惭的话头，见神见鬼，说得活灵活现。又且两个一鼓一板，你强我赛。除非是正人君子不为所惑，随你 瞧伶俐的好汉，但是一分信着鬼神的，没一个不着他道儿。外边既已哄传其名，又因监军使到北司 各监赞扬，弄得这些太监往来的多了，女巫遂得出入宫掖，时有恩赉。又得太监们帮衬之力，夤缘圣旨，男女巫俱得赐号天师。元来唐时崇尚道术，道号天师，僧赐紫衣，多是不以为意的事。却也没个什么职掌衙门，也不是什么正经品职，不过取得名声好听，恐动乡里而已。郭赛璞既得此号，便思荣归故乡。同了这女巫，仍旧到太原州来。此时无大无小，无贵无贱，尽称他每为天师。他也妆模作样，一发与未进京的时节，气势大不同了。

正值晋阳大旱之际，无计可施。狄县令出着告示道：“不拘官吏军民人等，如有能兴云致雨，本县不惜重礼酬谢。”告示既出，有县里一班父老，率领着若干百姓，来禀县令道：“本州郭天师，符术高妙，名满京都。天子尚然加礼，若得他一至本县祠中，那祈求雨泽，如反掌之易。只恐他尊贵，不能勾得他来。须得相公虔诚敦请，必求其至，以救百姓，百姓便有再生之望了。”狄县令道：“若果然其术有灵，我岂不能为着百姓屈己求他？只恐此辈是大奸猾，煽起浮名，未必有真本事。亦且假窃声号，妄自尊大，请得他来，徒增尔辈一番骚扰，不能有益。不如就近访那真正好道、潜修得力的，未必无人；或者有得出来应募，定胜此辈虚器的一倍。本县所以未敢慕名，开此妄端耳。”父老道：“相公听见固是，但天下有其名必有其实，见放着那朝野闻名、 瞧的天师不求，还那里去另访得道的？这是‘现钟不打，又去炼铜’了。若相公恐怕供给烦难，百姓们情愿照里递人丁派出做公费。只要相公做主，求得天师来，便莫大之恩了。”县令道：“你们所见既定，我何所惜！”

于是县令备着花红表里，写着恳请书启，差个知事的吏典，代县令亲身行礼。备述来意已毕，天师意态甚是倨傲。听了一回，慢然答道：“要祈雨么？”众人叩头道：“正是。”天师笑道：“亢旱乃是天意，必是本方百姓罪业深重，又且本县官吏贪污不道，上天降罚，见得如此。我等奉天行道，怎肯违了天心，替你们祈雨？”众人又叩头道：“若说本县县官，甚是清正有馀。因为小民作业，上天降灾，县官心生不忍，特慕天师大名，敢来礼聘，屈尊到县，祈请一坛甘雨。万勿推却，万民感戴。”天师又笑道：“我等岂

文所说“内监”、“太监”)为监军，权限益重，与统帅分庭抗礼。

左道——邪道。

作兴——这里是抬举、推崇的意思。

奸宄(gu 轨)——指胡为不法的人。

北司——唐代内侍省在皇宫之北，故称。内侍省专用宦官执掌宫廷内部事务。

现钟不打，又去炼铜——古时成语，意谓有现成的机会不利用，反而到处去寻找。

表里——送礼的衣料。

肯轻易赴汝小县之请？”再三不肯。

吏典等回来，回覆了狄县令。父老同百姓等多哭道：“天师不肯来，我辈眼见得不能存活了。还是县宰相公再行敦请，是必要他一来便好！”县令没奈何，只得又加礼物，添差了人，另写了恳切书启。又申个文书到州里，央州将分上，恳请必来。州将见县间如此勤恳，只得自去拜望天师，求他一行。

天师见州将自来，不得已，方才许诺。众人见天师肯行，欢声动地，恨不得连身子都许下他来。天师叫备男女轿各一乘，同着女师前往。这边吏典、父老人等，性命是从，敢不齐整？备着男女二轿，多结束得分外鲜明。一路上秉香燃烛，幢幡宝盖，真似迎着一双活佛来了。到得晋阳界上，狄县令当先迎着。他两人出了轿，与县令见礼毕。县令把着盏，替他两个上了花红彩段。鞦过马来，换了轿。县令亲替他笼着马，鼓乐前导，迎至祠中。先摆着下马酒筵，极其丰盛。就把铺陈行李之类，收拾在祠后洁净房内。县令道了安置，别了自去，专候明日作用，不题。

却说天师到房中对女巫道：“此县中要我每祈雨，意思虔诚，礼仪丰厚，只好这等了。满县官吏人民，个个仰望着下雨。假若我们做张做势，造化撞着了，下雨便好。倘不遇巧，怎生打发得这些人？”女巫道：“枉叫你弄了若干年代把戏，这样小事就费计较？明日我每只把雨期约得远些，天气晴得久了，好歹多少下些。有一两点洒洒，便算是我们功德了。万一到底不下，只是寻他们事故，左也是他不是，右也是他不是。弄得他们不耐烦，我们做个天气，只是撒着要去，不肯再留。那时只道恼了我们性子，扳留不住，自家只好忙乱，那个还来议我们的背后不成？”天师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他既十分敬重我们，料不敢拿我们破绽。只是老着脸皮做便了。”商量已定。

次日，县令到祠请祈雨。天师传命，就于祠前设立小坛停当。天师同女巫在城隍神前，口里胡言乱语的，说了好些鬼话。一同上坛来，天师登位，敲动令牌；女巫将着九环单皮鼓，打的厮琅琅价响。烧了好几道符，天师站在高处，四下一望，看见东北上微微有些云气。思量道：“夏雨北风生，莫不是数日内有雨落？得先说破了，做个人情。”下坛来，对县令道：“我为你飞符上界请雨，已奉上帝命下了，只要你们至诚，三日后雨当沾足。”这句话说传开去，万民无不踊跃喜欢。四郊土庶，多来团集了，只等下雨。

悬悬望到三日期满，只见天气越晴得正路了。——

烈日当空，浮云扫净。蝗蝻得意，乘热气以飞扬；鱼鳖潜踪，在汤池而蹴踖。轻风罕见，直挺挺不动五方旗；点雨无徵，苦哀哀只闻一路哭。

县令同了若干百姓，来问天师道：“三日期已满，怎不见一些影响？”天师道：“灾沴必非虚生，实由县令无德，故此上天不应。我今为你虔诚再告。”狄县令见说他无德，自己引罪道：“下官不职，灾祸自当，怎忍贻累于百姓？”

州将——指刺史。中唐以后，刺史不但是州郡最高行政长官，且握兵权，势力极大，亦即下文所说的“藩镇”。

撒着——撒手不管，丢在一边。

正路——犹如说彻底、实实在在。

汤池——热水池。

蹴踖（cù jí 促集）——局促不安的样子。

万望天师曲为周庇，宁使折尽下官福算，换得一场雨泽，救取万民，不胜感戴。”天师道：“亢旱必有旱魃。我今为你一面祈求雨泽，一面搜寻旱魃，保你七日之期，自然有雨。”县令道：“旱魃之说，诗书有之。只是如何搜寻？”天师道：“此不过在民间，你不要管我。”县令道：“果然搜寻得出，致得雨来，但凭天师行事。”

天师就令女巫到民间各处寻旱魃。但见民间有怀胎十月将足者，便道是旱魃在腹内，要将药堕下他来。民间多慌了。他又自恃是女人，没一家内室不走进去，但是有娠孕的，多瞒他不过。富家恐怕出丑，只得将钱财买嘱他，所得贿赂无算。只把一两家贫妇，带到官来，只说是旱魃之母，将水浇他。县令明知无干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是尽意奉承他。到了七日，天色仍复如旧，毫无效验。有诗为证。

旱魃如何在妇胎？奸徒设计诈人财。

虽然不是祈禳法，只合雷声头上来。

如此作为，十日有多。天不凑趣，假如肯轻轻松松洒下了几点，也要算他功劳，满场卖弄本事，受酬谢去了。怎当得干阵也不打一个，两人自觉没趣。推道是“此方未该有雨，担阁在此无用”，一面收拾，立刻要还本州。这些愚呆百姓一发慌了，嚷道：“天师在此，尚不能下雨；若天师去了，这雨再下不成了。岂非一方百姓该死？”多来苦告县令，定要扳留。县令极是爱百姓的，顺着民情，只得去拜告苦留，道：“天师既然肯为万姓特地来此，还求至心祈祷，必求个应验，救此一方。如何做个劳而无功去了？”天师被县令礼求，百姓苦告，无言可答。自想道：“若不放下个脸来，怎生缠得过？”勃然变色，骂县令道：“庸琐官人，不知天道。你做官不才，本方该灭。天时不肯下雨，留我在此何干！”县令不敢回言与辨，但称谢道：“本方有罪，自干天谴，非敢更烦天师。但特地劳渎天师到此一番，明日须要治酒奉饯，所以屈留一宿。”天师方才和颜道：“明日必不可迟了。”

县令别去，自到衙门里来，召集衙门中人，对他道：“此辈猾徒，我明知矫诬无益。只因愚民轻信，只道我做官的不肯屈意，以致不能得雨。而今我奉事之礼，祈恳之诚，已无所不尽，只好这等了。他不说自己邪妄没力量，反将恶语骂我。我忝居人上，今为巫者所辱，岂可复言为官耶？明日我若有所指挥，你等须要一一依我而行。不管有甚好歹是非，我身自当之。你们不可迟疑落后了。”这个狄县令一向威严，又且德政在人，个个信服。他的分付，那一个不依从的？当日衙门人等，俱各领命而散。

次早县门未开，已报天师严饬归骑，一面催促起身了。管办吏来问道：“今日相公与天师饯行，酒席还是设在县里，还是设在祠里？也要预先整备才好，怕一时来不迭。”县令冷笑道：“有甚来不迭？”竟叫打头踏到祠中来，与天师送行。随从的人多疑心道：“酒席未曾见备，如何送行？”那边祠中天师，也道县官既然送行，不知设在县中，还是祠中？如何不见一些动静？等得心焦，正在祠中发作道：“这样怠慢的县官，怎得天肯下雨？”

旱魃（bá 拔）——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旱神。

干阵——干雷，不下雨的雷。

矫诬——弄虚作假。

严饬——认真准备。

来不迭——来不及。

须臾间，县令已到。天师还带着怒色，同女巫一齐嚷道：“我们要回去的，如何没些事故担搁我们，甚么道理？既要钱行，何不早些！”县令改容，大喝道：“大胆的奸徒！你左道女巫，妖惑日久，撞在我手，当须死在今日！还敢说归去么？”喝一声：“左右拿下！”官长分付，从人怎敢不从？一伙公人暴雷也似答应一声，提了铁链，如鹰拿燕雀，把两人扣咽喉锁了，扭将下来。县令先告城隍道：“龌龊妖徒，哄骗愚民，诬妄神道，今日请为神明除之。”喝令按倒在城隍面前，道：“我今与你二人钱行！”各鞭背三十，打得皮开肉绽，血溅庭阶。鞭罢，捆缚起来，投在祠前漂水之内。可笑郭赛璞与并州女巫，做了一世邪人，今日死于非命。

强项官人不受挫，妄作妖巫干托大。

神前杖背神不灵，瓦罐不离井上破。

狄县令立刻之间，除了两个天师，左右尽皆失色。有老成的来禀道：“欺妄之徒，相公除了甚当。只是天师之号，朝廷所赐。万一上司嗔怪，朝廷罪责，如之奈何？”县令道：“此辈人无根绊，有权术，留下他冤仇不解，必受他中伤。既死之后，如飞蓬断梗，还有甚么亲识故旧来党护他的？即使朝廷责我擅杀，我拚着一官便了，没甚大事。”众皆唯唯，服其胆量。县令又自想道：“我除了天师，若雨泽仍旧不降，无知愚民越要归咎于我，道是得罪神明之故了。我想神明在上，有感必通。妄诞庸奴，原非感格之辈；若堂堂县宰为民请命，岂有一念至诚，不蒙鉴察之理？”遂叩首神前，虔诚道：“诬妄奸徒，身行秽事，口出诬言，玷污神德，谨已诛讫。上天雨泽，既不轻徇妖妄，必当鉴念正直。再无感应，是神明不灵，善恶无别矣！若果系县令不德，罪止一身，不宜重害百姓。今叩首神前，维谦发心。从此在祠后高冈烈日之中，立曝其身，不得雨，情愿槁死，誓不休息。”言毕，再拜而出。

那祠后有山，高可十丈。县令即命设席焚香，簪冠执笏，朝服独立于上。分付从吏，俱各散去听候。阖城士民听知县令如此行事，大家骇愕起来，道：“天师如何打死得的？天师决定不死。邑长惹了他，必有奇祸。如何是好？”又见说道：“县令在祠后高冈上，烈日中自行曝晒，祈祷上天去了。”于是奔走纷纭，尽来观看，搅做了人山人海，城墙也似砌将拢来。可煞怪异！真是来意至诚，无不感应。起初县令步到冈上之时，炎威正炽，砂石流铄。待等县令站得脚定了，忽然一片黑云推将起来，大如车盖，恰恰把县令所立之处，遮得无一点日光。四周日色，尽晒他不着。自此一片起来，四下里慢慢黑云团圈接着，与起初这覆顶的混做一块生成了，雷震数声，甘雨大注。但见：

千山碓碓，万境昏霾。溅沫飞流，空中宛转群龙舞；怒号狂啸，野外奔腾万骑来。闪烁烁曳两道流光，闹轰轰鸣几声连鼓。淋漓无已，只教农子心欢；震叠不停，最是恶人胆怯。

这场雨，足足下了一个多时辰，直下得沟盈浚满，原野滂流。士民拍手欢呼，感激县令相公为民辛苦。论万数千的跑上冈来，簇拥着狄公自山而下，

脰（dù 豆）颈——脰、颈同义，即脖子。

漂水——漂洗衣服的水池。

干托大——托大，妄自尊大。干，空、枉自。

感格——指感动上天。格，感通。

浚（kuài 快）——田间水沟。

脱下长衣当了伞子，遮着雨点。老幼妇女，拖泥带水，连路只是叩头赞诵。狄公反有好些不过意，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！此天意救民，本县何德？”怎当得众人愚迷的，多不晓得精诚所感。但见县官打杀了天师，又会得祈雨，毕竟神通广大，手段又比天师高强，把先前崇奉天师这些虔诚，多移在县令身上了。县令到厅，分付百姓各散。随取了各乡各堡雨数尺寸文书，申报上司去。

那时州将在州，先闻得县官杖杀巫者，也有些怪他轻举妄动。道是礼请去的，纵不得雨，何至于死？若毕竟请雨不得，岂不枉杀无辜？及见文书上来，报着四郊雨足；又见百姓雪片也似投状来，称赞县令曝身致雨许多好处。州将才晓得县令正人君子，政绩殊常，深加叹异。有心要表扬他，又恐朝廷怪他杖杀巫者。只得上表一道，明列其事。内中大略云：

郭巫等猥琐细民，妖诬惑众。虽窃名号，总属夤缘。及在乡里，渎神害下，凌轹邑长。守土之官为民诛之，亦不为过。狄某力足除奸，诚能动物，曝躯致雨，具见异绩。圣世能臣，礼宜优异。云云。

其时藩镇有权，州将表上，朝廷不敢有异。亦且郭巫等原系无籍棍徒，一时在京冒滥宠荣，到得出外多时，京中原无羽翼心腹记他在心上的，就打死了，没人仇恨。名虽天师，只当杀个平民罢了。果然不出狄县令所料。

那晋阳是彼时北京，一时狄县令政声，朝野喧传，尽皆钦服其人品。不一日，诏书下来褒异。诏云：维谦剧邑良才，忠臣华胄。睹兹天厉，将瘳下民。当请祷于晋祠，类投巫于邺县。曝山椒之畏景，事等焚躯；起天际之油云，情同剪爪。遂使旱风潜息，甘泽旋流。昊天犹鉴克诚，予意岂忘褒善？特颁朱绂，俾耀铜章。勿替令名，更昭殊绩。

当下赐钱五十万，以赏其功。从此，狄县令遂为唐朝名臣。后来升任去后，本县百姓感他，建造生祠，香火不绝。祈晴祷雨，无不应验。只是一念刚正，见得如此。可见邪不能胜正。那些乔妆做势的巫师，做了水中淹死鬼，不知几时得超升哩！世人酷信巫师的，当熟看此段话文。有诗为证：

尽道天师术有灵，如何水底不回生？

试看甘雨随车后，始信如神是至诚。

凌轹（lì 力）——欺侮、凌辱。轹，车轮碾过，引伸为践踏。

北京——唐代因晋阳（后升为太原府）是唐高祖李渊的发祥地，遂以这里为陪都，称北都，亦称北京。

华胄——显贵者的后代。指狄维谦是“名臣狄梁公仁杰之后”。

天厉——即天灾。

瘳（d n 单）下民——使下民遭受痛苦。瘳，病。

山椒之畏景——山顶上炽烈的阳光。

朱绂（fú 弗）——红色的系印丝带。赏赐朱绂，超越县令官阶，是一种特殊的嘉奖。

铜章——县令用铜制的印信。

拍案惊奇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

诗云：

人生凡事有前期，尤是功名难强为。

多少英雄埋没杀，只因莫与指途迷。

话说人生只有科第一事，最是黑暗，没有甚定准的。自古道：“文齐福不齐。”随你胸中锦绣，笔下龙蛇，若是命运不对，倒不如乳臭小儿、卖菜佣早登科甲去了。就如唐时以诗取士，那李、杜、王、孟，不是万世推尊的诗祖？却是李、杜俱不得成进士，孟浩然连官多没有，止有王摩诘一人有科第，又还亏得岐王帮衬，把《郁轮袍》打了九公主关节，才夺得解头。若不会夤缘钻刺，也是不稳的。只这四大家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人！及至诗不成诗，而今世上不传一首的，当时登第的元不少。看官，你道有甚么清头在那里？所以说：

文章自古无凭据，惟愿朱衣一点头。

说话的，依你这样说起来，人多不消得读书勤学，只靠着命中福分罢了。看官，不是这话。又道是：“尽其在我，听其在天。”只这些福分，又赶着兴头走的。那奋发不过的人，终久容易得些，也是常理。故此说“皇天不负苦心人”，毕竟水到渠成，应得的多。但是科场中鬼神弄人，只有那该侥幸的时来福凑，该迍迍的七颠八倒，这两项吓死人。先听小子说几件科场中事体，做个起头。

有个该中了，撞着人来帮衬的：

湖广有个举人，姓何，在京师中会试。偶入酒肆，见一伙青衣大帽人在肆中饮酒，听他说话，半文半俗；看他气质，假斯文带些光棍腔。何举人另在一座，自斟自酌。这些人见他独自一个寂寞，便来邀他同坐。何举人不辞，就便随和欢畅。这些人道是不做腔，肯入队，且又好相与，尽多快活。吃罢散去。隔了几日，何举人在长安街过，只见一人醉卧路傍，衣帽多被尘土染污。仔细一看，却认得是前日酒肆里同吃酒的内中一人。也是何举人忠厚处，见他醉后狼藉不像样，走近身扶起他来。其人也有些醒了，张目一看，见是何举人扶他，把手拍一拍臂膊，哈哈笑道：“相公造化到了！”就伸手袖中，解出一条汗巾来，汗巾结里，裹着一个两指大的小封儿。对何举人道：“可拿到下处自看。”何举人不知其意，袖了到下处去。下处有好几位同会试的在那里，何举人也不道是甚么机密勾当，不以为意，竟在众人面前拆开

李、杜、王、孟——指唐代著名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。下文“王摩诘”即王维。

岐王——指唐睿宗第四子李范，其人喜结交文学之士，封岐王。下文所言“帮衬”事，据《集异记》载：王维善弹琵琶，由岐王引荐给公主，奏新曲《郁轮袍》，并趁机递上自己的文章，受到公主赏识，才得以登第。

解头——唐时科举，先由地方推荐人才至都城应试，称为“解”，被推荐为第一名者叫作“解头”。

朱衣——相传宋欧阳修知贡举时，每当披阅卷卷，便觉座后站着一个朱衣人，朱衣人点头的文章便入格。后遂称试官为“朱衣”或“朱衣使者”。

迍迍（zh nzh n 諠沾）——处境艰难。

不做腔——不装腔作势摆架子。

入队——犹如现在口语所说“合群”，指为人随和，易于交往。

看时，乃是六个《四书》题目，八个经题目，共十四个。同寓人见了，问道：“此自何来？”何举人把前日酒肆同饮，今日跌倒街上的话，说了一遍，道是“这个人与我的，我也不知何来。”同寓人道：“这是光棍们假作此等哄人的，不要信他。”独有一个姓安的心里道：“便是假的何妨？我们落得做做熟也好。”就与何举人约了，每题各做一篇。又在书坊中寻刻的好文，参酌改定。后来入场，七个题目都在这里面的。二人多是预先做下的文字，皆得登第。元来这个醉卧的人，乃是大主考的书办，在他书房中抄得这张题目，乃是一正一副在内。朦胧醉中，见了何举人扶他，喜欢，与了他。也是他机缘辐辏，又挈带了一个姓安的。这些同寓不信的人，可不是命里不该，当面错过？

醉卧者人，吐露者神。

信与不信，命从此分。

有个该中了，撞着鬼来帮衬的：

扬州兴化县举子应应天乡试，头场日鼾睡，一日不醒，号军叫他起来，日已晚了。正自心慌，且到号底厕上走走。只见厕中已有一个举子在里头，问兴化举子道：“兄文成未？”答道：“正因睡了失觉，一字未成，了不得在这里。”厕中举子道：“吾文皆成，写在王讳纸上。今疾作，誊不得了。兄文既未有，吾当赠兄罢。他日中了，可谢我百金。”兴化举子不胜之喜。厕中举子就把一张王讳纸递过来，果然七篇多明明白白写完在上面。说道：“小弟姓某名某，是应天府学，家在僻乡。城中有卖柴牙人某人，是我侄，可一访之，便可寻我家了。”兴化举子领诺，拿到号房，照他写的誊了，得以完卷。进过三场，揭晓果中，急持百金，往寻卖柴牙人，问他叔子家里。那牙人道：“有个叔子，上科正患痢疾进场，死在场中了。今科那得还有一个叔子？”举子大骇，晓得是鬼来帮他中的。同了牙人，直到他家，将百金为谢。其家甚贫，梦里也不料有此百金之得，阖家大喜。这举子只当百金买了一个春元。

一点文心，至死不磨。

上科之鬼，能助今科。

有个该中了，撞着神借人来帮衬的。

宁波有两生，同在鉴湖育王寺读书。一生儇巧，一生拙诚。那拙的念佛，每早晚必焚香在大士座前祷告，愿求明示场中七题。那巧的见他匍匐不休，心中笑他痴呆，思量要耍他一耍。遂将一张大纸，自拟了七题，把佛香烧成字，放在香几下。拙的明日早起拜神，看见了，大信，道是大士有灵，果然密授秘妙。依题遍采坊刻佳文，名友窗课，模拟成七篇好文，熟记不忘。巧的见他信以为实，如此举动，道是被作弄着了，背地暗笑他着鬼。岂知进

书办——官署里掌管文书案牒的吏员。

应天——府名，治所在江宁（今南京市），明初建都于此，永乐后称南京。

号军——旧时科举考场，每考生一房间，称“号房”，看守号房的人为“号军”。

王讳纸——未详。

牙人——又称“牙商”，指在买卖双方中说合交易并抽取酬金的商人。

鉴湖——湖名，又称镜湖，在浙江省绍兴市西南两公里处，为绍兴名胜之一。

儇（xián 喧）巧——轻薄而聪明。

窗课——平日的习作文章。

到场中，七题一个也不差，一挥而出，竟得中式。这不是大士借那儂巧的手，明把题目与他的？

拙以诚求，巧者为用。

鬼神机权，妙于簸弄。

有个该中了，自己精灵现出帮衬的：

湖广乡试日，某公在场阅卷倦了，朦胧打盹。只听得耳畔叹息道：“穷死，穷死！救穷，救穷！”惊醒来，想一想道：“此必是有士子要中的作怪了。”仔细听听，声在一箱中出。伸手取卷，每拾起一卷，耳边低低道：“不是。”如此屡屡。落后一卷，听得耳边道：“正是。”某公看看，文字果好，取中之，其声就止。出榜后，本生来见。某公问道：“场后有何异境？”本生道：“没有。”某公道：“场中甚有影响。生平好讲甚么话？”本生道：“门生家寒不堪，在窗下每作一文成，只呼‘穷死’、‘救穷’，以此为常，别无他话。”某公乃言阅卷时耳中所闻如此，说了，共相叹异，连本生也不知道怎地起的。这不是自己一念坚切，精灵活现么？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

果然勇猛，自有神来。

有个该中了，人与鬼神两相凑巧帮衬的：

浙场有个士子，原是少年饱学，走过了好几科，多不得中。落后一科，年纪已长，也不做指望了。幸得有了科举，图进场完故事而已。进场之夜，忽梦见有人对他道：“你今年必中，但不可写一个字在卷上；若写了，就不中了。只可交白卷。”士子醒来，道：“这样梦也做得奇，天下有这事么？”不以为意。进场领卷，正要构思下笔，只听得耳边厢又如此说道：“决写不得的！”他心里疑道：“好不作怪！”把题目想了一想，头红面热，一字也忖不来。就暴躁起来，道：“都管是又不该中了，所以如此。”闷闷睡去。只见祖、父俱来，分付道：“你万万不可写一字，包你得中便了。”醒来叹道：“这怎么解？如此梦魂缠扰，料无佳思，吃苦做甚么！落得不做，投了白卷出去罢。”出了场来，自道头一个就是他贴出，不许进二场了。只见试院开门，贴出许多不合式的来，有不完篇的，有脱了稿的，有差写题目的，纷纷不计其数。正拣他一字没有的，不在其内。倒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些弥封对读的，多失了魂了！”隔了两日，不见动静，随众又进二场，也只是见不贴出，瞞生人眼，进去戏耍罢了。才捏得笔，耳边又如此说。他自笑道：“不劳分付。头场白卷，二场写他则甚？世间也没这样呆子。”游衍了半日，交卷而出，道这番决难逃了。只见第二场又贴出许多，仍复没有己名，自家也好生诧异。又随众进了三场，又交了白卷，自不必说。朋友们见他进过三场，

故事——照老样子办事。

都管——表推测，意为大约、多半。

贴出——指贴出取消下场考试资格的告示。旧时乡试分三场进行，前两场每场考毕，凡试卷明显不合格者，均以告示公布名单及原因，取消下场的考试资格。

弥封对读的——指科场中“弥封所”里的官员。弥封所是考场的监察机构，负责审查明显不合格的试卷，以便“贴出”；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及编号密封好，以免泄露给阅卷考官，叫做“弥封”；将弥封试卷誊清后与原卷校对有无出入，叫做“对读”。

生人——这里指不了解内情底细的人。

游衍——装作与别人无异的样子来敷衍、应付。

多来请教文字。他只好背地暗笑，不好说得。到得榜发，公然榜上有名，高中了。他只当是个梦，全不知是那里起的。随着赴鹿鸣宴 风骚，真是十分侥幸。领出卷来看，三场俱完好，且是锦绣满纸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其故。元来弥封所两个进士知县，多是少年科第，有意思的，道是不进得内帘，心中不伏气。见了题目，有些技痒，要做一卷试试手段，看还中得与否，只苦没个用印卷子。虽有个把不完卷的，递将上来，却也有一篇半篇先写在了上，用不着的。已后得了此白卷，心中大喜。他两个记着姓名，任你一篇、我一篇，共相斟酌改订，凑成好卷，弥封了，发去誊录。三场皆如此，果然中了出来。两个进士暗地得意，道是这人有天生造化；反着人寻将他来，问其白卷之故。此生把梦寐叮嘱之事，场中耳畔之言，一一说了。两个进士道：“我两人偶然之兴，皆是天教代足下执笔的。”此生感激无尽，认做了相知门生。

张公吃酒，李公却醉。

命若该时，一字不费。

这多是该中的话了。若是不该中，也会千奇万怪起来。

有一个不该中，鬼神反来耍他的：

万历癸未年，有个举人管九皋，赴会试。场前梦见神人传示七个题目，醒来个个记得。第二日寻坊间文，拣好的熟记了。入场七题皆合，喜不自胜，信笔将所熟文字写完，不劳思索。自道是得了神助，必中无疑。谁知是年主考厌薄时文，尽搜括坊间问题文字，入内磨对，有试卷相同的，便涂坏了。管君为此竟不得中，只得选了官去。若非先梦七题，自家出手去做，还未见得不好。这不是鬼神明明耍他？

梦是先机，番成悔气。

鬼善揶揄，直同儿戏。

有一个不该中强中了，鬼神来摆布他的：

浙江山阴士人诸葛一鸣，在本处山中发愤读书，不回过岁。隆庆庚午年元旦，未晓，起身梳洗，将往神祠中祷祈。途间遇一群人，喝道而来。心里疑道：“山中安得有此？”伫立在旁细看，只见鼓吹前导，马上簇拥着一件东西，落后贵人到，乃一金甲神也。一鸣明知是阴间神道，迎上前来，拜问道：“尊神前驱所迎何物？”神道：“今科举子榜。”一鸣道：“小生某人，正是秀才，榜上有名否？”神道：“没有。君名在下科榜上。”一鸣道：“小生家贫，等不得。尊神可移早一科否？”神道：“事甚难。然与君相遇，亦有缘，试为君图之。若得中，须多焚楮钱，我要去使用才安稳。不然，我亦有罪犯。”一鸣许诺。及后边榜发，一鸣名在末行，上有丹印。缘是数已填

鹿鸣宴——乡试以后宴请得中举子的宴会。这种风习始于唐代，因在宴会上要歌《诗·小雅·鹿鸣》篇，故而得名。以后沿习下来，明代例在乡试放榜后的次日举行鹿鸣宴。

内帘——旧时凡参与考试工作的官员统称为“帘官”，以考试期间不得离开考场堂帘，故而得名。帘官分内帘、外帘。内帘为主考及同考官所居，主要负责评阅试卷；外帘为监试、誊录、弥封、收掌等官所居，主要负责考试事务。内帘的级别要高于外帘。

用印卷子——发给考生的正式试卷，每人仅一份，盖有专用印章，以防作弊。

万历癸未年——即万历十一年，公元1583年。万历为明神宗朱翊钧年号，公元1573—1619年。

坊间文——这里指书坊刊印的应考范文。

隆庆庚午年——即隆庆四年，公元1570年。隆庆为明穆宗朱载堉年号，公元1567—1572年。

使用——这里指行贿。

满，一个教官将着一鸣卷竭力来荐，至见诸声色。主者不得已，割去榜末一名，将一鸣填补。此是鬼神在暗中作用。一鸣得中甚喜，匆匆忘了烧楮钱。赴宴归寓，见一鬼披发，在马前哭道：“我为你受祸了！”一鸣认看，正是先前金甲神。甚不过意，道：“不知还可焚钱相救否？”鬼道：“事已迟了，还可相助。”一鸣买些楮钱烧了。及到会试，鬼复来道：“我能助公登第，预报七题。”一鸣打点了进去，果然不差。一鸣大喜。到第二场，将到进去了，鬼才来报题。一鸣道：“来不及了。”鬼道：“将文字放在头巾内带了进去，我遮护你便了。”一鸣依了他，到得监试面前，不消搜得，巾中文早已坠下，算个怀挟作弊，当时打了枷号示众，前程削夺。此乃鬼来报前怨，作弄他的。可见命未该中，只早一科也是强不得的。

躁于求售，并丧厥有。

人耶鬼耶，各任其咎。

看官，只看小子说这几端，可见功名定数，毫不可强。所以道：

窗下莫言命，场中不论文。世间人总在这定数内，被他哄得昏头昏脑的。小子而今说一段指破功名定数的故事来，完这回正话。

唐时有个江陵副使李君，他少年未第时，自洛阳赴长安进士举，经过华阴道中，下店歇宿。只见先有一个白衣人在店，虽然浑身布素，却是骨秀神清，丰格出众。店中人甚多，也不把他放他心上。李君是个聪明有才思的人，便瞧科在眼里，道：“此人决然非凡。”就把坐来移近了，把两句话来请问他。只见谈吐如流，百叩百应，李君愈加敬重，与他围炉同饮，款洽倍常。

明日一路同行，至昭应，李君道：“小弟慕足下尘外高踪，意欲结为兄弟。倘蒙不弃，伏乞见教姓名年岁，以便称呼。”白衣人道：“我无姓名，亦无年岁。你以兄称我，以兄礼事我，可也。”李君依言，当下结拜为兄。至晚，对李君道：“我隐居西岳，偶出游行，甚荷郎君相厚之意。我有事故，明旦先要往城，不得奉陪，如何？”李君道：“邂逅幸与高贤结契，今遽相别，不识有甚言语指教小弟否？”白衣人道：“郎君莫不要知后来事否？”李君再拜，恳请道：“若得预知后来事，足可趋避，省得在黑暗中行，不胜至愿。”白衣人道：“仙机不可泄漏，吾当缄封三书与郎君，日后自有应验。”李君道：“所以奉恳，专贵在先知后事。若直待事后有验，要晓得他怎的？”白衣人道：“不如此说。凡人功名富贵，虽自有定数，但吾能前知，便可为郎君指引。若到其间开他，自有用处，可以周全郎君富贵。”李君见说，欣然请教。白衣人乃取纸笔，在月下不知写些甚么，折做三个柬，外用三个封封了，拿来交与李君，道：“此三封，郎君一生要紧事体在内。封有次第，内中有秘语，直到至急时方可依次而开，开后自有应验。依着做去，当得便宜；若无急事，漫自开他，一毫无益的。切记！切记！”李君再拜领受，珍藏篋中。次日各相别去。

李君到了长安，应过进士举，不得中第。李君父亲在时，是松滋令，家事颇饶。只因带了宦囊到京营求升迁，病死客邸，宦囊一空。李君痛父沦丧，

躁于求售——急于求成。售，到达、实现。

厥有——已经拥有的。厥，其。

江陵副使——指荆南节度副使。唐代荆南治所在江陵，即今湖北省江陵县。

昭应——古县名，故治在今陕西省华阴县西。

西岳——即“五岳”之一的西岳华山。

门户萧条，意欲中第才归，重整门阀。家中多带盘缠，拚住京师，不中不休。自恃才高，道是举手可得，如拾芥之易。怎知命运不对，连应过五六举，只是下第，盘缠多用尽了。欲待归去，无有路费；欲待住下以俟再举，没了赁房之资，求容足之地也无。左难右难，没个是处。

正在焦急头上，猛然想道：“仙兄有书，分付道有急方开。今日已是穷极无聊，此不为急，还要急到哪里去？不免开他头一封，看是如何。然是仙书，不可造次。”是夜沐浴斋素，到第二日清旦，焚香一炉，再拜祷告道：“弟子只因穷困，敢开仙兄第一封书，只望明指迷途则个。”告罢，拆开外封，里面又有一小封，面上写着道：

某年月日，以困迫无资用，开第一封。

李君大惊道：“真神仙也！如何就晓得今日目前光景？且开封的月日，俱不差一毫，可见正该开的。内中必有奇处。”就拆开小封来看，封内另有一纸，写着不多几个字：

可青龙寺门前坐。

看罢，晓得有些奇怪，怎敢不依？只是疑心道：“到哪里去何干？”

问问青龙寺远近，元来离住处有五十多里路。李君只得骑了一头蹇驴，迢迢走到寺前，日色已将晚了。果然依着书中言语，在门槛上呆呆地坐了一回，不见甚么动静。天昏黑下来，心里有些着急，又想了仙书，自家好笑道：“好痴子！这里坐，可是有得钱来的么？不指望钱，今夜且没讨宿处了，怎么处？”正迟疑间，只见寺中有人行走响，看看至近，却是寺中主僧和个行者来关前门。见了李君，问道：“客是何人，坐在此间？”李君道：“驴弱居远，天色已晚，前去不得，将寄宿于此。”主僧道：“门外风寒，岂是宿处？且请到院中来。”李君推托道：“造次不敢惊动。”主僧再三邀进，只得牵了蹇驴，随着进来。主僧见是士人，具馔烹茶，不敢怠慢。

饮间，主僧熟视李君，上上下下估着。看了一回，就转头去与行童说一番，笑一番。李君不解其意，又不好问得。只见主僧耐了一回，突然问道：“郎君何姓？”李君道：“姓李。”主僧惊道：“果然姓李！”李君道：“见说贱姓，如此着惊何故？”主僧道：“松滋李长官，是郎君盛族，相识否？”李君站起身，蹙蹙道：“正是某先人也。”主僧不觉垂泪不已，说道：“老僧与令先翁长官，久托故旧，往还不薄。适见郎君丰仪酷似长官，所以惊疑，不料果是！老僧奉求已多日，今日得遇，实为万幸。”李君见说着父亲，心下感伤，涕流被面，道：“不晓得老师与先人旧识，顷间造次失礼。然适闻相求弟子已久，不解何故。”主僧道：“长官昔年将钱物到此求官，得疾狼狽，有钱二千贯，寄在老僧常住库中。后来一病不起，此钱无处发付。老僧自是以来，心中常如有重负，不能释然。今得郎君到此，完此公案，老僧此生无事矣。”李君道：“向来但知先人客死，宦囊无踪，不知却寄在老师这里。然此事无个证见，非老师高谊在古人之上，怎肯不昧其事，反加意寻访？重劳记念，此德难忘。”主僧道：“老僧世外之人，要钱何用？何况他人之

迢迢——慢慢地、迟缓地。

估——这里是边打量边猜测的意思。

盛族——即同族、本家。盛，表示尊敬意。

蹙蹙——皱眉伤感的样子。

常住库中——即寺院的库房里。常住为佛教名词，意为不生不灭；后亦指寺院。

财，岂可没为己有，自增罪业！老僧只怕受托不终，致负夙债，贻累来生。今幸得了此心事，魂梦皆安。老僧看郎君行况萧条，明日但留下文书一纸，做个执照，尽数辘去为旅邸之资，尽可营生。尊翁长官之目也瞑了。”李君悲喜交集：悲则悲着父亲遗念，喜则喜着顿得多钱，称谢主僧不尽。又自念仙书之验如此，真希有事也。

青龙寺主古人徒，受托钱财谊不诬。

贫子衣珠虽故在，若非仙诀可能符？

是晚主僧留住安宿，殷勤相待。次日尽将原辘二千贯发出，交明与李君。李君写个收领文字，遂雇骡驮载，珍重而别。

李君从此买宅长安，顿成富家。李君一向门阀清贵，只因生计无定，连妻子也不娶得。今长安中大家见他富盛起来，又是旧家门望，就有媒人来说亲与他。他娶下成婚，作久住之计。又应过两次举，只是不第。年纪看看长了，亲戚、朋友、仆从等，多劝他且图一官，以为终身之计，如何被科名骗老了？李君自恃才高，且家有馀资，不愁衣食。自道：“只争得此一步，差好多光景，怎肯甘心就住，让那才不如我的得意了，做尽天气！且索再守他次把做处。”

本年又应一举，仍复不第。连前却满十次了。心里虽是不伏气，却是逐年打鼐鼐，也觉得不耐烦了。——说话的，如何叫得打鼐鼐？看官听说：唐时榜发后，与不第的举子吃解闷酒，浑名打鼐鼐。——此样酒席可是吃得十来番起的？李君要住住手，又割舍不得；要宽心再等，不但擗掇的人多，自家也觉争气不出了。况且妻子又未免图他一官半职荣贵，耳边日常把些不入机的话来激聒，一发不知怎地好，竟自没了主意。含着一眶眼泪道：“一歇了手，终身是个不第举子。就侥幸官职高贵，也说不响了。”

踌躇不定几时，猛然想道：“我仙兄有书道急时可开。此时虽无非常急事，却是住与不住，是我一生了当的事，关头所差不小。何不开他第二封一看，以为行止？”主意定了，又斋戒沐浴。次日清旦，启开外封，只见里面写道：

某年月日，以将罢举开第二封。

李君大喜道：“元来原该是今日开的。既然开得不差，里面必有决断。吾终身可定了！”忙又开了小封，看时，也不多几个字，写着：

可西市鞦韆行头坐。

李君看了道：“这又怎么解？我只道明明说个还该应举不应举，却又是哑谜。当日青龙寺须有个寺僧欠钱，这个西市鞦韆行头难道有人欠我及第的债不成？但是仙兄说话不曾差了一些，只索依他走去，看是甚么缘故。却其实有些好笑。”自言自语了一回，只得依言，一直走去。

走到那里，自想道：“可在那处坐好？”一眼望去，一个去处，但见：
望子高挑，埕头广架。门前对子，强斯文带醉歪题；壁上诗篇，

辘去——用车拉去、运走。

辘——成串的钱。

擗掇的人——指前边劝他“且图一官”的人。

说不响——说话不硬气，不能理直气壮。

了当——了结。这里含有重大的意思。

望子——亦作“酒望”，酒店为招引顾客而在门前挂出的幌子。

村过客乘忙谄下。入门一阵腥膻气，案上原少佳肴；到坐几番吆喝声，面前未来供馔。谩说闻香须下马，枉夸知味且停骖。无非行路救饥，或是邀人议事。

元来是一个大酒店。李君独坐无聊，想道：“我且沽一壶吃着坐看。”步进店来。店主人见是个士人，便拱道：“楼上有洁净坐头，请官人上楼去。”李君上楼坐定，看那楼上的东首尽处，有间洁净小阁子，门儿掩着，像有人在里边坐下的，寂寂嘿嘿在里头。李君这付座底下，却是店主人的房。楼板上有个穿眼，眼里偷窥下去，是直见的。李君一个在楼上，还未见小二送酒菜上来。独坐着闲不过，听得脚底下房里头低低说话，他却地板眼里张看。只见一个人将要走动身，一个拍着肩叮嘱，听得落尾两句说道：“教他家郎君明日平明必要到此相会。若是苦没有钱，即说元是且未要钱的，不要挫过。迟一日就无及了。”去的那人道：“他还疑心不的确，未肯就来怎好？”李君听得这几句话有些古怪，便想道：“仙兄之言，莫非应着此间人的事体么？”即忙奔下楼来，却好与那两个人撞个劈面，乃是店主人与一个募生人。李君扯住店主人问道：“你们适才讲的是甚么话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侍郎的郎君有件紧要事干，要一千贯钱来用，托某等寻觅。故此商量，寻个头主。”李君道：“一千贯钱不是小事，那里来这个大财主好借用？”店人道：“不是借用，说得事成时，竟要了他这一千贯钱，也还算是相应的。”李君再三要问其事备细，店主人道：“与你何干？何必定要破。”只见那要去的人立定了脚，看他问得急切，回身来道：“何不把实话对他说？总是那边未见得成，或者另绊得头主，大家商量商量也好。”店主人方才附着李君耳朵说道：“是营谋来岁及第的事。”李君正斗着肚子里事，又合着仙兄之机，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此事虚实何如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侍郎郎君，见在楼上房内，怎的不实？”李君道：“方才听见你们说话，还是要去寻那个的是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有个举人要做此事，约定昨日来成的，直等到晚，竟不见来。不知为凑钱不起，不知为疑心不真。却是郎君元未要钱，直等及第了才交足。只怕他为无钱不来，故此又要这位做事的朋友去约他。若明日不来，郎君便自去了，只可惜了这好机会。”李君道：“好教两位得知：某也是举人，要钱时某也有。便就等某见一见郎君，做了此事，可使得否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官人是实话么？”李君道：“怎么不实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这事原不拣人的，若实实要做，有何不可？”那个人道：“从古道‘有奶便为娘’，我们见钟不打，倒去敛铜？官人若果要做，我也不到那边去，再走坏这样闲步了。”店主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就请上楼，与郎君相见面议何如？”两个人拉了李君，一同走到楼上来。

那个人走去东首阁子里，说了一会话。只见一个人踱将出来，看他怎生模样：

白胖面庞，痴肥身体。行动许多珍重，周旋颇少谦恭。抬眼看人，

埕(chéng呈)头——酒瓮。

穿眼——穿透两边的窟窿。

挫过——即错过、失去机会。

头主——为首的主顾。

相应——相抵、相当。

斗着——碰上、触到，含有符合的意思。下文还有“斗不着”，意思是没有遇到合适的。

常带几分蒙昧；出言对众，时牵数字含糊。顶着祖父现成家，享这儿孙自在福。

这人走出阁来，店主人忙引李君上前，指与李君道：“此侍郎郎君也，可小心拜见。”李君施礼已毕，叙坐了。郎君举手道：“公是举子么？”李君通了姓名，道：“适才店主人所说来岁之事，万望扶持。”郎君点头未答，且目视店主人与那个人，做个手势道：“此话如何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数目已经讲过。昨有个人约着不来，推道无钱。今此间李官人有钱，情愿成约，故此特地引他谒见郎君。”郎君道：“咱要钱不多，如何今日才有主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举子多贫，一时间斗不着。”郎君道：“拣那富的拉一个来罢了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富的要是，又撞不见这样方便。”郎君又拱着李君问店主人道：“此间如何？”李君不等店主人回话，便道：“某寄籍长安，家业多在此。只求事成，千贯易处，不敢相负。”郎君道：“甚妙，甚妙。明年主司侍郎，乃吾亲叔父也，必不误先辈之事。今日也未就要交钱，只立一约，待及第之后，即命这边主人走领，料也不怕少了的。”李君见说得有根因，又且是应着仙书，晓得其事必成，放胆做着，再无疑虑。即袖中取出两贯钱来，央店主人备酒来吃。一面饮酒，一面立约，只等来年成事交银。当下李君又将两贯钱谢了店主人与那一个人，各各欢喜而别。

到明年应举，李君果得这个关节之力，榜下及第。及第后，将着一千贯完那前约，自不必说。眼见得仙兄第二封书，指点成了他一生之事。

真才屡挫误前程，不若黄金立可成。

今看仙书能指引，方知铜臭亦天生。

李君得第授官，自念富贵功名，皆出仙兄秘授秘诀之力，思欲会见一面，以谢恩德，又要细问终身之事。差人到了华阴西岳，各处探访，并无一个晓得这白衣人的下落，只得罢了。以后仕宦得意，并无甚么急事可问，这第三封书无因得开。

官至江陵副使，在任时，一日忽患心痛，少顷之间，晕绝了数次，危迫特甚。方转念起第三封书来，对妻子道：“今日性命俄顷，可谓至急。仙兄第三封书可以开看，必然有救法在内了。”自己起床不得，就叫妻子灌洗了，虔诚代开。开了外封，也是与前两番一样的家数，写在里面道：

某年月日，江陵副使忽患心痛，开第三封。

妻子也喜道：“不要说时日相合，连病多晓得在先了，毕竟有解救之法。”连忙开了小封，急急看时，只叫得苦。元来比先前两封的字越少了，刚刚止得五字道：

可处置家事。

妻子看罢，晓得不济事了，放声大哭。李君笑道：“仙兄数已定矣，哭他何干？吾贫，仙兄能指点富吾；吾贱，仙兄能指点贵吾；今吾死，仙兄岂不能指点活吾？盖因是数，去不得了。就是当初富吾、贵吾，也元是吾命中所有之物。前数分明，止是仙兄前知，费得一番引路。我今思之，一生应举，真才却不能一第，直待时节到来，还要遇巧假手于人，方得成名，可不是数已前定？天下事大约强求不得的。而今官位至此，仙兄判断已决，我岂复不知止足，尚怀遗恨哉？”遂将家事一面处置了当。隔两日，含笑而卒。

这回书叫做《三拆仙书》，奉劝世人看取：数皆前定如此，不必多生妄

想。那有才不遇时之人，也只索引命自安，不必郁抑不快了。
人生自合有穷时，纵是仙家讵得私？
富贵只缘乘巧凑，应知难改盖棺期。

